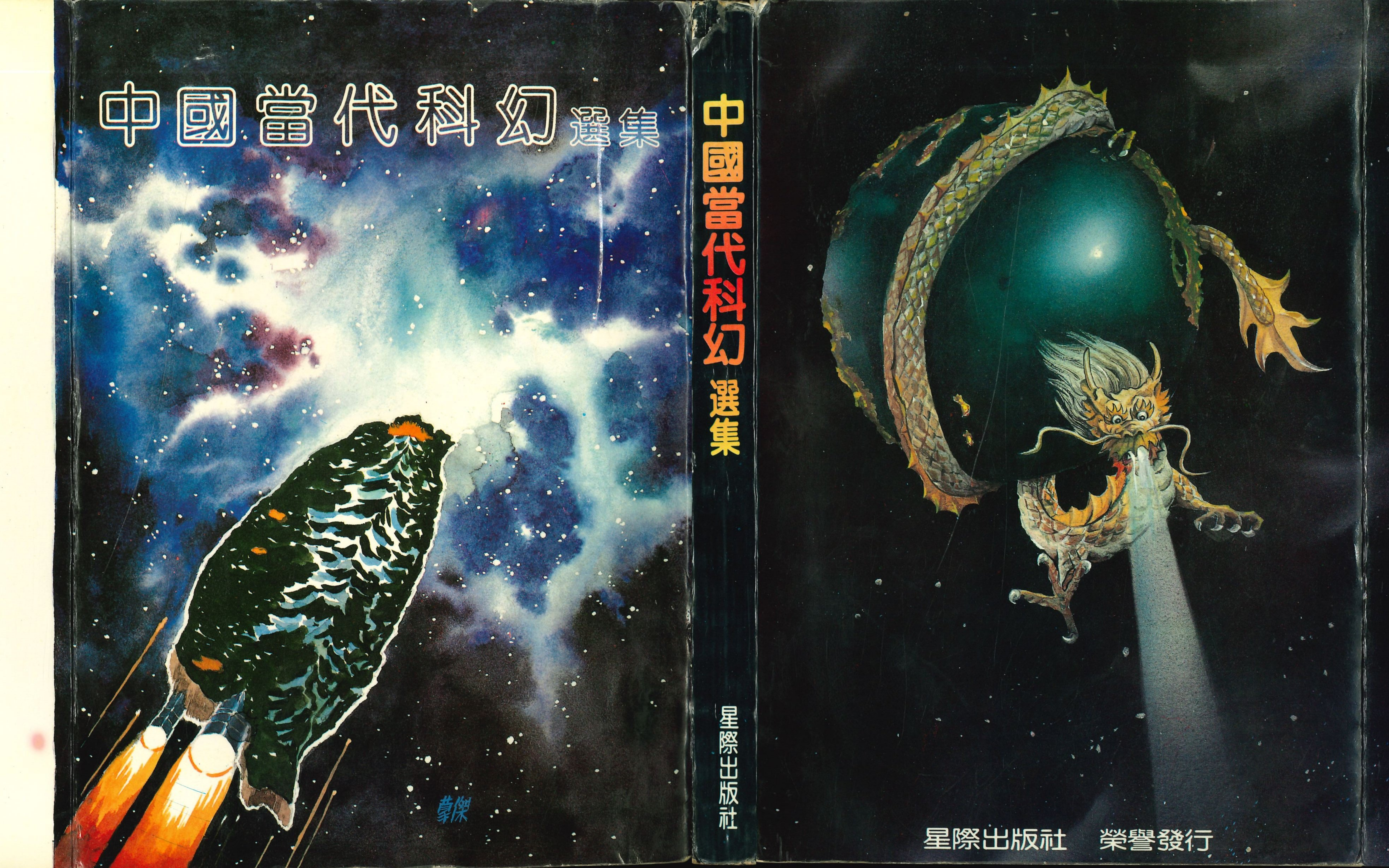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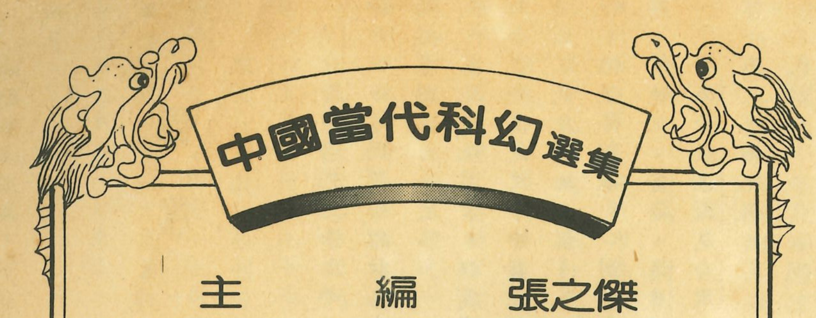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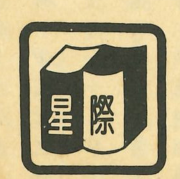

中國當代科幻選集
摹傑


中國當代科幻選集
中國當代科幻選集
星際出版社
星際出版社　榮譽發行



主　　編　張之傑
黃　海
呂應鐘
封面　插圖　蒙　傑
封　　底　張世傑





星際出版社　印行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總代理

編序

張之傑

政府遷台已三十二年。三十多年來我們在各方面到底做了些什麼？成績如何？都應該做一番檢討。一方面可以鑑往知來，一方面可以做為歷史的注脚。中國當代科幻選集就是基於此一認識而結集的。

基於文化因素，以及因文化因素所衍生出的種種問題——如科學不振，使得三十多年來，科幻小說一直是文學中最弱的一環。三十二年來的頭二十年，只有趙滋蕃於民國四十五年在香港寫過三本兒童科幻小說——飛碟征空、太空歷險記、月亮上看地球。（但這三本小說能不能歸入科幻，仍值得商榷。）到了民國五十年代中期（？），香港的倪匡開始寫作科幻小說。五十年代晚期，張曉風、黃海、張系國開始寫作科幻小說，至此台灣地區的科幻文學才算是正式揭開序幕。

黃海和張系國是台灣地區寫作科幻小說最多、最用力的兩個人；直到現在，仍為此道中的巨擘，無人可與比擬。

民國六十年代初期，除黃、張二人外，後人也寫過幾篇科幻小說。民國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呂應鍾、章杰加入寫作行列；就作品而言，二人仍在磨練階段，但對於推動工作卻最為出力。此外，吳望堯、黃凡、葉言都各寫過一篇。石資民寫過一篇兒童科幻小說，陳正治寫過一篇中篇兒童科幻小說。李頎則寫過一本長篇科幻小說新桃花源記。香港作家倪匡的科幻小說，於民國六十年代末期輸入台灣。

民國七十年代，新人鄭文豪崛起科幻文壇，與黃海、張系國、呂應鍾、章杰同為台灣地區寫作科幻較多、較用力的科幻作家。此外，方以庸、黃博英也開始寫作科幻小說。預料七十年代將有更多新人興起。科幻成為文學主流之一，指日可待。

推動科幻的刊物方面，賴金男主持的明日世界（民國六十三年創刊），稿約上寫明歡迎科幻稿件。呂應鍾主持的宇宙科學（民國六十六年創刊），內容雖以「丹尼肯式科學」為主，但科幻仍為所欲探討的主題之一。石育民所發行的少年科學（民國六十七年創刊），曾刊載過多篇兒童科幻小說。周浩正所主持的新少年（民國六十八年創刊），以科幻為其特色。黃海主編的飛碟與科幻（民國六十九年創刊），走得是宇宙科學的老路，每期大約刊出一篇科幻小說。張之傑主持的科幻文學（民國七十年創刊），是台灣地區第一本專門刊載科幻作品的專業性刊物。

因為推動科幻的刊物少，寫作科幻的人也少，所以結集這個集子並不十分困難。寫作科幻較多的作家——黃海、張系國、呂應鍾、章杰、鄭文豪，由作者本人自選兩篇，收入選集。其餘由編者搜羅——除了長篇科幻和兒童科幻，凡是編者搜羅到的，全都收入選集。收選時限，以民國七十年五月卅一日為限。編排順序，以各作家寫作科幻的「筆齡」為序，而不以該篇刊出的遲早為序。

相信這本選集，可以作為三十二年來台灣地區科幻小說的重要史料。

目錄

1 標本

倪匡

一

這是一個大日子，重要無比的大日子！

天色極明亮，天際有幾抹艷麗的雲彩，夾在雲彩中的星星，閃爍著奇異的光芒，光芒有著稜角，隨著移動的彩雲，明滅不定。

廣場上擠滿了羣衆，全部仰頭向上，視線集中在天空的頂部。視線集中處，天空是一片明藍色。

廣場極大，聚集的羣衆數以萬計，可是卻寂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大家都在等，等一個重要、偉大的時刻的來臨。

派出去作宇宙探測的一艘太空船，在經過了長遠的飛行之後，將在今天回航，不久之後，就會降落在這個廣場的中心。

自從科技飛速進步之後，宇宙航行已經不再是什麼稀罕的事，一艘一艘太空船被派出去，航

程也越來越遠，但都沒有一艘太空船像即將降落的那艘引起如此鉅大的轟動過。因爲這艘太空船，在回程途中，已經作了報告：「我們在遙遠的宇宙深處，發現另一個有生物的星球，並且，在這個星球上，採集到了兩個標本，標本是那個星球上最高級生物，是那個星球的主宰。我們採集了標本之後，已將標本運上太空船，將標本帶回來了！」

來自另一個遙遠星球的高級生物！

這是宇宙探索行動的一個大突破，消息一經公佈，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載來了無數羣衆，在廣場上集中，等待着太空船的降落。

等待的時間並不要很久，羣衆之中，突然爆發了一陣如同金屬相碰的發出的聲音一樣的呼叫聲，那是歡呼的聲音，歡呼英雄的凱旋。明藍的天空上，極目望去，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橘黃色的光點，那光點的後面，拖曳著一條同樣顏色的光尾，光尾中雜閃著奪目的星火，那是太空船高速通過氣層時，產生高熱的奇幻現象。

羣衆的歡呼聲越來越熾熱，像是無數金屬塊一起在大力撞擊一樣

二

和廣場上相反，巨大的會議室中，靜得出奇。

聚集在會議室中的，是來自各部門的高層領導者。主席坐下又站起，已經不知有多少次了，由此可知他內心的焦急。會議是由於特別緊急情形而召集的，作主席的是宇宙探索委員會的負責者。

特別緊急的情形，是來自如今可以看到的太空船的領航隊長的報告。

會議室的正中，是一幅巨大的螢光屏，螢光屏上顯露的，正是羣衆齊集的那個廣場，羣衆興奮的神情，在螢光屏上顯露無遺。太空船高速飛行所帶起的橘黃色光尾，也越來越寬濶。

一個與會者打破了沉寂，道：「快降落了！」

他的聲音，有著金屬相碰的鏗鏘，也帶著極度的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可以在每一個與會者的神情上看出來。

主席將視線從螢光屏轉向各與會者緩慢地道：「各位，請再看一遍領航隊長的報告！」

與會者有的移動了一下身子，有的木然坐著，在他們面前，都有著一張極薄的，看起來十分悅目的紙，紙上印著的是一行黑色的字：極度機密。掀開這張紙，下一頁，就是領航隊長的報告。

其實，不必主席要他們再看一遍，每一個與會者，早就已經知道了報告的內容。他們上一次集會已經決定將領航隊長的報告刪去一大部份之後，再向羣衆發表。

領航隊長的報告，在這十幾個出色的領導者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本來他們對該報告已了然於胸，但主席提議要他們再看一遍之後，他們再看了一遍，那是他們深願在他們面前的報告是虛幻的，不是實在的之故。

報告當然是實在的，同時也記錄了主席和領航隊長之間的對話。

領航隊長的報告，和向公衆發表的其實是一樣的，只不過隱瞞了其中的一段：「我們採集到的標本，那星球上的高級生物，具有嚴重無比、高度的危險性。我們認爲絕不能讓標本和公衆作

任何的接觸。我們採用氣體麻醉法，令標本處於被麻醉的狀態之中，並建議太空船降落，標本的運送途中，要採取最嚴密的保護措施。」

接到報告的主席問：「請說明標本的危險性嚴重到什麼程度？」

領航隊長答：「無法在通訊中說明，請召集特別緊急會議，我將在會議中對與會者解釋。」

主席說：「如果標本具有破壞性，應採取何種預防措施？」

領航隊長說：「危險性之大，無法形容，請派速度最高的小型飛船與太空船會合，我將直接攜帶標本到會議室來。」

主席發出了一下如同金屬摩擦一樣刺耳的苦笑聲，道：「各位，太空船快降落了，具有高度危險性的，來自另一星球的高級生物，就會在我們面前出現，現在我們還不知道領航隊長所講的危險性達到什麼程度，請各位做好一切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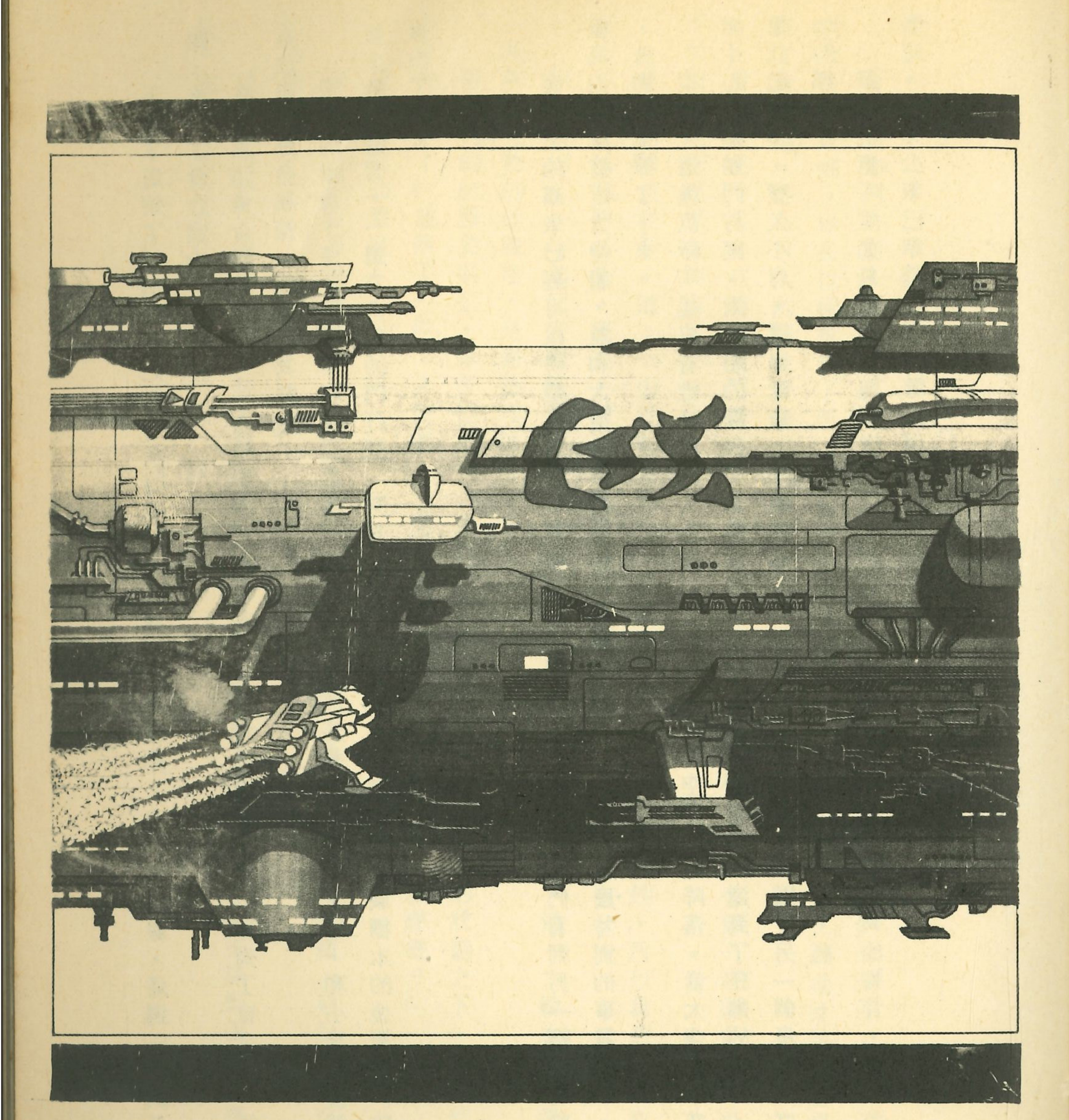
與會者有的挪動了一下身子，有的木然不動。

三

從太空船的船艙中望下來，已經可以看到廣場上羣衆聚集的情形。領航隊長發出了一連串降落的指示，隊員忙碌地操縱著各種儀器。

一個隊員自一排儀表板前回過身，大聲報告：「隊長，派出的小飛船來了！」

領航隊長又下了一個命令：「準備空中停留，和小飛船作空中會合！」然後，他沉默了片刻，又道：「將標本移進會合室。」



下達了這個命令之後，他自座位上起身，向後移動，出了駕駛艙，通過一條狹長的走廊，來到了會合室中。

在他到達會合室的同時，一條傳送帶，運載著一隻密封的金屬箱，也移到了會合室。領航隊長注視著那金屬箱，神情極其嚴肅。

飛船的船身，產生了一下輕微的震動，隊長知道，那是飛船在停頓之後，和小飛船接觸時所產生的。接著，一道六角形的門打開，隊長步向門，傳送帶移動，那裝載標本的金屬箱，隨著也移出了門。

四

廣場上的羣衆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長條型的太空船的船身。當他們看到另一艘小飛船，以極高的速度接近太空船，並和太空船會合之際，他們都想到：一定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了，所以，廣場上也靜了下來。

但是，這種沉靜，並沒有維持多久，小飛船立即飛走，太空船開始降落。當太空船降落在廣場中心，船艙門打開，太空船的隊員，在門口出現之際，羣衆的情緒，達到了狂熱的境界，歡呼聲此起彼落，歷久不息，這畢竟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刻：宇宙航行，帶回了另一個星球上高級生物的標本！

羣衆的歡呼聲如無數金屬塊相碰，天際的彩霞，色彩更絢麗，一種奇異的聲音，自四面八方響起，看來公衆已準備徹夜來歡迎遠航歸來的英雄了。

五

會議室的門打開，領航隊長先出現在門口。所有與會者一起離開了他們的座位，來表示對領航隊長的歡迎。隊長也留意到了所有與會者的緊張神態，他略側了側身子，讓他身後的金屬箱移進了會議室，停在巨大的圓型會議桌的中間。

會議桌的中間，立時凹了下去，恰好讓金屬箱在其中，那樣，可以令每一個與會者的視線，不受阻攔地到達那金屬箱。

主席請隊長坐下，道：「由於你報告中一再強調了標本的嚴重危險性，所以我們已採取了一切可以採取的預防措施，現在，請你作詳細的報告。」

隊長發出了一下如同表面粗糙不平的金屬塊互相摩擦一樣的苦笑聲，道：「標本——這種另一星球的生物的危險性，是無法預防的——。」

與會者的神態更緊張，隊長忙道：「不過，現在，標本處於被麻醉的狀態之下，危性性一時不會發生——」他停了一停，才又道：「先讓我們來看看標本的外型，怎麼樣？」

沒有反對的意見。

隊長掀開了金屬箱的蓋子，蓋子下面是一層透明物體，通過這層透明物體，可以看到在箱中的兩個標本。

這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第一次呈現與會者的眼前，與會者發出的充滿緊張的聲音，像是一大盤鋼球忽然自高處傾瀉落地一樣。

主席的聲音，聽來像是利器刮削著金屬一樣，叫道：「太醜惡了！」

其餘與會者都發出相同的呼叫聲音。躺在箱子中的那兩個標本，樣子在他們看來，實在太醜惡了！

標本是生物，毫無疑問，可是那是什麼樣子的生物！標本有著看來毫無保護作用的表面，整體的結構，全是各種圓形變體所連接而成的，有的接近正圓形，有的是圓柱形——各種粗、細、長、短不一的圓柱形，在有幾處地方，有著深棕色，直或蜷曲的絲狀物體附生在表面之上，在一個比較圓的，絲狀物體最多的部份，還有一些大小不同的洞，有的是黑色，有的是一種極難看的紅色。在那個紅色的孔洞之中，還有淺黃色的兩排如骨骼狀的物體，和一塊接近粉紅色的，充滿了黏液的東西，另外兩個深而小的孔洞中，也有絲狀物的黏液。

隊長解釋著：「這一個是這種生物的陰性，那一個是陽性！」

主席又叫了起來，道：「這算是什麼生物！我看不出這種生物有什麼危險性！」

與會者向隊長望去，隊長又苦笑了一下，道：「這種生物，他們的可怕處在於，在他們的生活過程中的極度個體中心。他們每一個個體，除了這個個體的本身之外，幾乎全不考慮別的個體。他們還有一種可怕的意念，嗯，那種意念，叫做貪念。」

與會者對隊長所說的，好像都很不明白。隊長再苦笑了一下，道：「那也是到了那個星球之後，才第一次接觸到了這種意念。其實，這種生物的生活過程十分短促，短促到了他們根本無法進行遠程宇宙航行的程度。可是，在他們這種短促的生活過程中，貪念卻支配了一切——」

主席切斷了隊長的話頭，道：「我還是不明白，請舉一些具體的例子！」

隊長道：「是。具體的例子是……是……譬如說，爲了貪念，這種生物可以使另一個個體死亡，甚至使幾千幾萬個同類個體死亡，也可以使幾千幾萬個同類個體，遭受極大的苦痛。可以用卑污的手段，搶奪其他個體的所有，可以用殘酷的方法，使其他個體蒙受害處，而令自己得到好處。」

與會者之一叫了起來，道：「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的星球——。」

隊長道：「在他們的星球上，每一個角落，每一時刻，都有這樣的事發生。有的規模大，大到幾十萬個體和幾十萬個體互相殺戮；有的規模小，小到一個個體和一個個體之間互相傷害。這種情形，已經持續了極久，而且還將持續下去！」

與會者幾乎每一個都道：「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隊長道：「所以我說，這種生物，具有極度的危險性，如果讓標本醒來，讓標本和公衆接觸，如果貪念在我們這裏傳播開來——。」

主席陡然下了決定：「絕不可以！」

他移動著身子，聲音中也充滿了更多金屬相碰的鏗鏘聲，道：「我提議，永遠將標本麻醉，保存在最機密的地方，絕不能讓這種生物和公衆接觸！」

與會者發出了一片贊同聲。隊長的讚同聲最響亮，因爲在囘航途中，他一直確不定自己是不是應該將那麼可怕的生物標本帶囘來。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六

在貯存最機密物體的密室中，管理員將金屬箱送進了一個有嚴密保護的櫃子，然後在櫃子外面掛上一塊牌子。牌子上寫著：

標本編號：異星生物一號（陽性）。
　　　　　異星生物二號（陰性）。

性　　質：具有極度危險性的可怕生物。

採集地點：遙遠星空不知名的小星球，該小星球循一不斷氫核爆炸的小星球作橢圓形軌跡移動。

標本在該星球的名稱：人。

原載民國七十年一月廿七日台灣時報副刊

2 潘渡娜

張曉風

回想起來，那些往事渺茫而虛幻，像一幀掛在神案上的高祖父的寫像，明知道是眞的，卻給人一種不眞實的感覺。但也幸虧不眞實，那種刺痛的感覺，因此也就十分模糊。

那一年是一九九七，廿世紀已被人們過得很厭倦了，日子如同一碟泡得太久的酸黃瓜，顯得又軟又疲。

那時候，我住在紐約離市區不太遠的公寓裏，那棟樓裏住著好幾百戶人家，各色人等都有，活像一個種族博覽會。我在我自己的門上用橘紅色油漆刷了一幅八卦圖——不然我就找不到自己的房子，我沒有看門牌的習慣，有時候我甚至也記不得自己的門牌，我老是走錯。

就因著那幅八卦圖，我認識了劉克用。而因爲認識劉克用，我們便有了那樣沉痛的故事。

那是一個周末的下午，他到這裏來找房子，偶然看到那幅八卦，便跑來按了鈴。

「這是那一位畫家的手筆？」他用英文問我。

「不是什麼畫家，」我也用英文回答，「是一個油漆匠隨便刷的。」

「美國沒有這樣的油漆匠！他們不懂，他們只會把油漆放在噴漆桶裏，再讓它噴出來。」

「是美國的中國油漆匠刷的。」

「是你？」他迷惘的望着我。

「是我。」

「你看，我就知道不是美國人畫的，」他高興地伸出手來，「而且，能畫這樣的畫，也不是油漆匠。」

「跟油漆匠差不多，我是一個廣告畫家。」

「對不起，你能說中國話嗎？」

「我能。」

「我是劉克用，我想來看看房子，想不到看到這幅畫，可惜是畫在門上的，不然我就要買去了。」

「我也後悔把它畫在門上了，否則的話倒撿到一筆生意了。」

那天我請他到房間裏面坐坐——結果我們談了一下午，並且一起吃了罐頭晚餐，而他的決定是不租房子了，反正他原來的意思也只是想偶然休假的時候，找個離實驗室遠一點的地方休息一下，現在既然跟我這麼相契，以後儘管來搭個臨時的牀就算了。

他是一個生化學家，我從來還沒有這麼體面的朋友呢！

重新有機會說中國話的感覺是很奇妙的，好像是在某一種感觸之下，忽然想起了一首兒時唱過的歌，並且從頭唱到尾以後，胸中所鼓蕩起的那種甜蜜溫馨的感覺。

我和劉克用的感情，大概就是在那種古老語言的魅力下培養出來的。

＊　＊　＊

一開頭，我就覺察出來劉克用是一個很特殊的人，他是一個處處都矛盾的人，我想，他也是一個痛苦的人——正如我是一個痛苦的人一樣。

他有一個特別突出的前額，和一雙褐得近於黑色的凹下去的眼睛，但他其他的輪廓卻又顯得很柔和，諸如淡而彎的眉毛，圓圓的鼻頭，以及沒有稜角的下巴。

據他自己說，作生化學家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只需要把一個試管倒到另外一個試管，再倒到另外一個試管裏去就行了。

「作廣告畫家更簡單，」我說，「你只要把一罐罐的顏料放到畫布上去就行了。」

「你不滿意你的職業嗎？」我們幾乎同時這樣問對方。

然後，我們又幾乎同時說「不」。

可是，我知道，事實上，他一方面也深深以此爲榮。我不同，我從來沒有以我的職業爲榮過，我所以沒有辭職是因爲我喜歡安定。有一次，是好多年以前了，我拿定主意要去找一個新職業，我發動我的車，想到城裏去轉一下，看看有什麼地方招工。可是，忽然間，我發現我糊糊塗塗地竟把車子又開回廣告社去了。

從那以後，我就認命了。

「像我這種工作，」我說：「倒也不一定要『人』來做。」

「哈」，他笑了起來，「你當別人都在做人的工作嗎？你說說看，現在剩下來，非要人做不可的事有幾樁？」

「大概就只有男人跟女人的那件事了！」

我原以為他會笑起來，但他卻忽然坐直了身子，眼睛裏放出了交疊的深黑陰影，他那低凹而黯然的眼睛像發生了地陷一樣，向着一個不可測的地方坍了下去。

＊　＊　＊

長長的一個夏天，我不知道劉到那裏去了。我當然並不十分想他，但悶得發慌的時候就不免想起那次一見如故的初晤。想起那些特別觸動人某些情感的中國話，想起彼此咒罵自己的生活，想起他那張很奇怪的臉。

有一天，已經很晚了，他忽然出現在我的門口，拎着一個舊旅行袋，疲倦得像一條用得太久的毛巾，我下意識地伸出手去搶着扶他，等我們彼此覺察的時候，我連忙縮回手，他也趕快站直了身子。

「那實驗會累死人的。」他撇着嘴苦笑，但等他喝了一杯水，卻又馬上有了開玩笑的力氣了，「喂，張大仁，如果今天晚上我死了，你應該去告訴他們，這種搞法是違法的，是不人道的，是謀殺。」

「去中國法庭呢？還是美國法庭？」

「去國際法庭吧！」他把鞋子踢了，赤腳坐在地板上，像要坐禪似的。

「你知道我今天來做什麼？」

「不是眞的留遺言吧？」

「不是，來告訴你，今天是七夕，很有意思的，是吧？」

我忽然哽咽起來，駕那麼遠的車，拖那麼累的身子，就為告訴我這一點嗎？

我曾經讀過那些美麗的古典故事，那些古人，像子期和伯牙，像張邵和范式，但那不是一九九七，一九九七的七夕能有一個駛車而來的劉克用就已經夠感人了。

「我照了一張相片，」他說，「很有意思的，帶來給畫家看看。」

那是一張放大的半身像，在實驗室照的，事實上看得清楚的部份只有半個臉，他的頭俯下去，正在看一列試管，因此眉毛以下的部份全都看不見，只有一個突出的額頭，像帽簷似的把什麼都遮住了。

而相片上大部份的東西是那些成千疊萬的玻璃試管，晶亮晶亮的，像一堆寶石，劉克用的頭便虛懸在那堆燦爛的寶石上。

「還好嗎？」

「不止是好，它讓我難過。」

「你也難過嗎？說說看，它給你什麼感覺。」

「我說不出來。」

「我來說罷，這是我們實驗室裏的自動照相設備照的，事實上並不是照我，而是照我那天做的一組實驗。但我偶然看到了，大仁，我想流淚了，大仁，你看，那像不像一個罪人，在教堂裏懺悔，連抬頭望天都不敢。」

「我倒想起另外一個故事，一則托爾斯泰寫的小故事，他說，從前有一個快樂的小村莊，大

家都用手工作，大家都很快活，但有一天，魔鬼來了，魔鬼說：『爲什麼你們不用腦子工作呀？』」

「你是指我的大腦袋嗎？」

「正是，你就是拿腦子去工作的。」

「我不過就是腦袋大罷了。我並不比別人多有腦子。」

我們又把那張相片看了一下，眞是傑作——可惜是電眼照的。

「我帶來一根笛子，」他說，「你喜歡的吧？」

「喜歡，你能吹嗎？」

「不太能，但就讓它放在膝上，陪我們過今年的七夕，不也就很奢侈了嗎？」

「古人是沒有什麼悲劇的想像力的，」我說，「他們所能想出的最慘的故事就是兩人隔了一條河，一年才見一次面。而事實上呢？不要說兩人，就是一個人，有時一輩子也沒有被自己尋到啊！」

「好啦，老兄，爲那個不善寫悲劇的時代乾杯吧！」他舉起了他的盛滿水的杯子。

我也舉起我的。

可惜我們沒有一座瓜棚，不然我們就可以竊聽遙遠的情話。

那一夜他沒有吹笛，我不久就睡了。但在夢裏，我卻聽到很渺然的笛聲。很像我小時候在濃濃的樹蔭下所聽到的，那種類似牧歌的飄滿了中國草原的短笛。

❀ ❀ ❀

又過了兩年，一九九九年的感恩節，我接到他的電話。

「我要去看你，」他說，「你託我的事我給你辦好了。」

「我沒託你什麼事！」

「啊，也許沒託吧？不過總之我替你解決了你需要解決的問題。」

「可是，什麼是我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到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他來了，滿臉神祕。我混身不安起來。

「我要給你介紹一個女朋友，很漂亮的。」

「唔，可是，你爲什麼不留著給自己。」

「老弟，聽我說，」他忽然激動起來。「你三十五，我卻四十三了，我不會結婚了，你懂嗎？我沒有熱情可以奉獻給婚姻生活了，我永世永世不會走入洞房了，我只會留在實驗室裏。」

「你比我更有資格結婚，你有一切，我卻什麼都沒有。」

「但婚姻是給『人』的恩賜，我差不多等於不是人了，大仁，你也許還不太認識我，你只和渡假中的我談過話。」

「好了，劉，如果只是介紹女朋友，你就逕自帶來好了，這不是什麼嚴重的事。」

「可是，可是比女朋友嚴重些，我是要你們結婚的，你明白嗎？」

「我對任何女人都沒有偏見，只是，我怎麼曉得我該不該接受，我怎麼能保證我要她。她是

什麼人？天哪，劉，你眞是冒失得有點滑稽了。」

「並不完全跟你想像的一般滑稽，大仁，古老的年代裏人們找個瞎子，合個八字就行了，奇怪，愛情跟瞎眼的關係似乎總是很密切的。更古老的年代更簡單，做男人的只要揪住女人的頭髮拖她回洞，而女人也只要裝做力不勝敵的樣子就可以了——這就是所謂髮妻的由來吧！」

「劉，你老實說吧，你是那裏來的靈感。你是什麼時候想起要當月老的。」

「從第一眼看到你，大仁，她，那個女孩子，需要一個藝術家。」

「我不是藝術家。」不知爲什麼，提起這個頭銜，我就覺得被損傷。「我開頭就告訴你了，我只是個油漆匠！」

「我也開頭就告訴你了，」他提高了嗓門，「你不是，你是一個藝術家，藝術家就是藝術家，藝術家可以去擦皮鞋，但他還是一個藝術家。」

「藝術家又怎麼樣？」我很不高興的說。

「藝術家給一切東西以生命，你難道不知道嗎？你沒有讀過那個希臘神話嗎？那雕刻者怎樣讓他的石像活了過來？你不羞嗎？你不去做你該做的，整天只嚷着自己是個油漆匠。」

「好吧！你要我幹什麼，我只是一個男人，我不是神。跟我結婚的女人從我處得不到什麼，除了一個妻子該得的以外。」

「好了，你聽着，有一個女孩子，叫做潘渡娜的，是一個美麗而純潔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她，我愛她——像愛女兒一樣地愛她，否則，我就要娶她了。」

「潘渡娜？你是說她是中國人嗎？」

「爲什麼姓潘就一定是中國人？她不是任何民族，她只是這地球上的人。」

「好吧，我倒也不太在乎她是那裏人，她多大了？」

「你爲什麼一定要知道她的年齡呢？總之，你看到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她當然是年輕的，年輕而迷人。」

「她住在那裏？劉，你爲什麼看來這樣神祕。」

「她當然住在一個地方，但我不能告訴你，除非你對她有興趣。」

「我當然對她有興趣，我對任何女人都有興趣，只是我不一定有娶她的興趣。」

「好吧，我不相信你不着迷，大仁，她的背景很單純，她沒有父母，她隨時可以走入你的家，她受過持家和育嬰的訓練，我知道她該得到你的愛，我知道，我是她的監護人。」

他說着，忽然激動起來，深凹的眼眶裏貯滿了淚水，他便不住的拿手絹去擦淚，而他擦淚的手竟抖得不能自抑。

「她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你憑什麼不信，大仁，你可以殺我，但她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女人，至少比夏娃好，比耶和華上帝造的那個女人高明。」

他哭了。

「你喝了酒嗎？劉，你不能平靜一點嗎？爲什麼弄出一副老父嫁女的苦臉來呢？」

「因爲，」他黯然地望著我，「事實上差不多就等於老父嫁女了。」

「她在那裏，你打算帶她什麼時候來？」

「在旅館，明天來怎麼樣？」

「好吧。」

我雖然覺得有些不妥，但想想也犯不着那麼認眞，劉或許是眞的喝了酒，我還是別跟他爭論算了。

潘渡娜眞的來了，跟在劉克用的背後。

有些女人的美需要長期相處以後才能發現，但潘渡娜不是，你一眼就看得出她的美。

她的皮膚介於黃白之間，頭髮和眼睛是深棕色，至於鼻子，看起來比中國人挺，比白種人塌，身材長得很勻稱，穿一身白色的低胸長袍，戴一頂鵝黃鏤空紗的小帽。很是明艷照人。

她顯然受過很好的教養，她端茶的樣子，她聽別人說話時溫和的笑容。她臨時表演的調雞尾酒，處處顯得她能幹又可親。

什麼都好，讓人想起那篇形容古美人的賦，眞是所謂「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眞的，潘渡娜給人的印象就是這樣的，她像是按着尺碼訂製的，沒有一個地方不合標準。譬如說她的頭髮，便是不粗不細，不滑不澀，不多不少，不太曲也不太直。而她的五官也那樣恰到好處地安排着，她很美麗，但不至於像絕色佳人。很聰明，很能幹，但不至於掠美男人。很溫柔，但不至於懦弱。很聰明，但不至於像天才人物。

總之，她恰到好處。

但是，我一想起她來，就覺得模糊，她簡直沒有特徵，沒有屬於自己的什麼，我對她既不討厭也不喜歡。

她像我櫃子裏的那些罐頭食物，說不上是美味，但也挑不出什麼眼兒。

「我們的潘小姐很可愛的，是嗎？」

我沒有想到劉當面就這樣說話。

「是的，」我很不自在，「的確是讓人動心的人物。」

「謝謝你們。」她用一種不十分自然的腔調說着中國話。

「如果妳願意，」劉又說，「隨時可以到張大仁這裏來，他是一個藝術家。」

「哦，藝術家。」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唔，並不是隨時可以來，星期一到星期五，我要上班，下午一點鐘才回家，聖誕節快到了，我們很忙呢！」

「沒關係，上班時間我不會來的。」

我暗暗吃了一驚，她的意思是不上班的時間都要來嗎？但後來想想，也沒有什麼，有些女孩是生來就比較大方的。

「潘小姐不上班嗎？」

「現在還沒有，不過有一個服裝設計師要我做他的模特兒。」

她的確很適合做立體的衣架子，她有那麼標準的身段。

我們的初晤既不羅曼蒂克，也沒有留下任何回憶，其實如果把女人分爲端莊的和性感的兩種，潘渡娜倒是比較偏於後者的——只是，不知爲什麼，她一點都不使人動心，她應該只適於做空中小姐或是女秘書或是時裝模特兒，但決不是好的情人。

其實許久以來我一直想着一個家，一個女人。我的同事們都只想片面解決，我卻留戀着舊有的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潘渡娜讓人有觸到塑膠的感覺——雖然不至於像觸到金屬那麼糟。

但眞正糟糕的地方也許就在這裏，她並沒有像金屬那樣觸手成冷，我也就沒有立刻伸囘我的手。

❀ ❀ ❀

那些日子很冷，早落的雪把人們的情緒弄得很不好。

潘渡娜常來，自己帶着酒，我眞喜歡那些酒。還有那些她做的酒菜。

有一天晚上潘渡娜剛囘去，電話就響了。

「你到底打算不打算寫訂貨單？」

口氣很強硬，我一時楞住了，不知對方是什麼意思。

「什麼貨單？」

「喂，我說，你打算不打算寫訂貨單？」

這一次是用中文說的，我曉得除了劉克用沒有別人。

「唔，」我說，「我的週薪你是曉得的。」

「潘渡娜，」他說，「她等着結婚，她貼不起那麼多的旅館錢和酒錢了。」

「我曉得，她不白吃你的，她有一筆財產，每個禮拜可以領到二百塊的利息——她花不了你一百的，你只會賺不會賠的。」

「那更糟，劉，我不喜歡有錢的女人，人都很自私，都想在婚姻生活裏佔上風，我怕我伺候不了潘渡娜。」

「聽着，大仁，你如果一定要拒絕幸運，我也沒有辦法，潘渡娜還不至於找不到丈夫。」

「這倒是眞的。」

「可是我希望是你。」

我沉默了，如果和潘渡娜結婚，事實上也沒有什麼不好。但我有一點怕她，記得小時候，我從不敢去挿電挿頭，我怕那偶然跳出來的慘綠的火花。我對所有新奇的東西天生就有一份排拒心理。

「大仁，你決定了嗎？」

我仍然沉默，因爲我不知道除了沉默我還能做什麼。

「這樣吧，我想不必拖太久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怎麼樣？我帶她去找你，然後我們一起上教堂，我就先和牧師約好，否則那一天他們準沒有空。一切都簡簡單單就行了。」

「再拖幾天吧！我要交一批貨。」

剛說完，我就後悔了，我這樣說等於承認了。

「啊！」我立刻聽到一聲歡呼。「當然，延幾天也好，潘渡娜也需要準備準備。」

那天晚上，我洗了澡，照例喝一杯冰牛奶，就去睡覺了——我奇怪我睡着的那麼快，我簡直連一點興奮的感覺都沒有。

* * *

婚期訂在十二月三十一號的晚上，一九九九年的最後一天。

中午，潘渡娜和劉來了，她穿着粉紅的曳地旗袍，外面罩著同質料的披風，頭上結着銀色的濶邊大緞帶，看起來活像一盒包紮妥當的新年禮物。

教堂就在很近的地方，劉把我們載了去，有一個又瘦又長的牧師已經在那裏等着我們了。那幾天雪下得不小，可是那天下午卻異樣的晴了，又冷又亮的太陽映在雪上，倒射出刺目的白芒，弄得大家都忍不住地流了淚。

牧師的白領已經很黃很舊了，頭髮也花斑斑地不很乾淨，他的北歐腔的英語聽來叫人難受。

「劉，你是帶她來赴婚禮的嗎？」他照例問了監護人。

他叫「劉」的時候，像是在叫李奧，劉跟那個一世紀的大主教有什麼關係？

劉忙不迭地點了頭，好像默認他就是李奧了。

牧師大聲地問了我和潘渡娜一些話，我聽不清楚，不過也點了頭。

於是他又祈禱，祈禱完，他就按了一下講臺旁邊的暗鈕，立時音樂就響起來了。我和潘渡娜就踏着音樂走了出來，瘦牧師依然站在教堂中，等我們上了車，他就伸手去按另一個鈕，音樂便停止了。

我們的車子一路回來，車輪在雪地上轉動，吱然有聲。刺人的白芒依然四邊襲來，我忍不住地掏出手帕來揩眼淚。

* * *

回到公寓，走進有八卦圖的門，我舒了一口氣。

劉克用很興奮，口口聲聲嚷着要請我們去吃中國飯，我和潘渡娜各人坐在沙發的一頭，尷尬得像舊式婚姻中的新人。

潘渡娜換了一件紫紅色的晚禮服，鬆鬆地搭着一條狐裘披肩。

我這才注意到，不管世紀的輪子轉得多快，男人把世界改成了什麼模樣，女人仍然固執地守着那幾樣東西——晚禮服、首飾、帽子和狐裘披肩。

我們吃了炒麵，很不是味兒，正確點說，應該是「切絲的牛排炒條狀的麥糊。」

我們又喝了酸辣湯，並且最後還來了一道甜得嚇人的八寶飯。

然後我們留在那裏看表演，那時候我才很吃驚地發現，雖然在紐約住了十年，我所知道的卻只限於從公寓到廣告社之間的那條街，夜總會的節目竟翻新得叫人咋舌。第一個節目是三個身上除了油漆外什麼也沒有的男女的合舞，兩個女人，一個漆成豹，一個漆成老虎，那個男人則漆成胸前有V字紋的灰熊。當她們扭舞的時候，侍者就給每人一隻水鎗，裏面裝著不知是什麼的液體，大伙兒瘋了一樣地去射她們，水鎗射及之處，油漆便軟溶溶地化了，臺上不再有野獸，臺上表演者的胴體愈來愈分明。相反地，臺下的都成了野獸，大廳之中，吊燈之下，到處是一片野獸的喘息聲，吶喊的聲音聽來有一種原始的恐怖。而侍者說，這只是開鑼戲，下面一個比一個刺激。

當着新婚的妻子，我只是捧場性地，射了幾鎗，潘渡娜和劉克用也射了，都是很文雅的動作。

「我們走吧！」劉說，「春宵一刻值千金哪！」

我們於是在驚人的混亂中離開了，我們婚後的第一個節目便告結束。

回到家，洗了澡，已經十一點了。

「我能在起坐間打個盹嗎？新郎官。我今天太興奮，喝了太多的酒，又開了太多的車，現在天已晚，路又滑，我怕我是很難趕回去了。」

我楞了一下，但我想到這些日子來他的友誼便儘快地點了頭。

「不要討厭我，」他說，他的語調在刹那間老了十年，在寒夜裏顯得疲乏而蒼涼，「天一亮我就走。」

然後他叫過潘渡娜，吻了她。

「也許我再不會看見妳了，潘渡娜。從今天起做大仁的妻子，妳要克盡婦職。」

然後他又叫過我，把潘渡娜的手交給我。

「潘渡娜的英文名字是 Pandora，你知道嗎？在古希臘的年代，衆天神曾經選過一個極完美的女人，作爲禮物，送給一個男人。而潘渡娜是我送給你的，她是一個禮物，珍惜她吧！」

那一刹間，我深深地感動了，劉哭了，他看來好像眞正的牧師，給了我們眞正的祝福。

不過，那只是一刹間。很快地，他的深深的眼睛中流過一種陰陰冷冷的冰流，他的近於歹毒的目光使我又迷惑又悚然。

✽ ✽ ✽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最後一夜，那是我和潘渡娜的第一夜。我們躺着，黑暗把我們包裹起來，我忽然想起晚餐後的那些節目，人和獸的分野在那裏？

我們開始彼此探索，爲什麼男人和女人的認識總是藉着黑暗，而不是光亮？

漸漸地，我聽到她滿意的低吟，我的肌肉也漸漸鬆馳下來，就在那時候，我聽到教堂的鐘響，那樣震澈天地的，沉沉的世紀之鐘。二十世紀結束了，新的世紀悄然移入。

突然間，烟火像爆米花一樣地在廣大的天空裏炸開了，那些詭譎的彩色胡亂地跳躍着，撒向十二月沉黑的夜。潘渡娜裸體的身軀上也落滿那些光影，使她看來有一種恐怖的意味。

好久，好久，那些聲音和烟花才退去，我恍恍惚惚地沉入渴切的睡眠裏。

可是，那裏傳來笛聲，那屬於中國草原風味的牧歌，那樣凄迷落寞的調子。

✽ ✽ ✽

我的生活還是老樣子，只是我很久不曾看見劉了，那天早晨他很早就走了，我起來的時候，起坐間裏只有繚繚繞繞的餘煙。

我打電話給他，他們說他已經辭職了，新的住址不詳，我只好留下電話號碼。其實留不留都一樣，他早就有我的電話號碼了。

潘渡娜是一個很能幹的主婦，只是有些時候她着實有點太特別。

「他們教我好多東西，」她說，「他們天天告訴我一百遍從起牀到睡覺的侍候丈夫的要訣。」

「他們有時教我中文，有時教我英文，」她又說，「不過他們還是希望我嫁一個中國人，一

個東方的藝術家對我比較合適。」

和大多數的丈夫一樣，起先我沒有注意她說些什麼，時間久了，我不免有些懷疑起來。

「他們是誰，妳從前沒有提起過。」

「他們從前不准我說，所以我沒說。」

「他們是些什麼人？」

「他們就是一些人，他們教我很多東西。他們教我吃飯，教我走路，教我說話，教我各種學問。」

「妳的意思是指妳的父母嗎？」

「不是，我沒有父母。」

「胡說，妳只是不曉得妳的父母在那裏，人人都有父母的。」

「沒有，眞的沒有，」她忽然得意的笑了，「劉克用說，雖然世界人口有六十億，不過只有我一個人是沒有父母的。」

「潘渡娜，妳不能想想嗎？妳小時候的事妳一樣都想不起來了嗎？」

「我沒有小時候，我記得我本來就有這麼大。」

「潘渡娜，妳眞荒謬，妳不要這樣，妳再這樣，我就要帶妳去看心理醫師了。」

「我很正常。」她很不高興地走開了。

這也許就是劉急於把潘渡娜弄出手的原因，她或許有輕微的幻想狂，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我想，也許她是一個棄嬰，曾經有一段時間失去過記憶。

我沒有想到我完全錯了。

* * *

有一天，那是二月初的一個下午，早春的消息在沒有花沒有樹的地方還是被嗅出來了。

那天工作很閒，我提早回家，準備到郊外去畫一幅寫生，好幾天前我就把我的顏料瓶都洗乾淨了，許多年沒有畫，所有的瓶瓶罐罐都髒成一團。

但一進門，我就楞住了，我的瓶罐都堆在地板上，潘渡娜伏在那些東西上面，用一種感人的手勢擁抱着它們，她的長髮披下來，她的臉側向一邊，眼淚沿腮而下。

看見我進來，她抬了一下頭，隨即又伏下去。

「妳這是幹什麼，潘渡娜？」

她幽幽地哭了，讓人心酸的哭。

「不要，潘渡娜，這些瓶子很容易破，它會扎着你的。」

「我想起來了，」她說，「我的生命便是這樣來的，那裏有很多很多玻璃管子，我被倒來倒去，我被加熱，被合成，我被分解。大仁，我就是這樣來。」

「潘渡娜，」我說，「如果妳喜歡瓶子，妳盡可以拿去玩，如果妳喜歡玻璃玩意兒，我可以給妳買一些，但不要說這種奇怪的話，知道嗎？」

她抬頭望我，一句話也不說，豆大的眼淚撲簌簌地滴着，我忍不住拿起我的帽子，走出小屋，她使我吃驚了，這個女人。但我得承認，共同生活了兩個月，我第一次發現她用這種神聖莊嚴

的態度去愛一樣東西，那決不是一種小女孩對玩物的情感，那是一種動人的親情。平常她做每一件事都規矩而不苟，她做每一件該做的事，像一隻上足了發條而又走得很準的鐘，很索味，可是無懈可擊。但今天，她的悲哀使她看來跟平常不同了。

胡亂地走着，我的心情意外的亂。

我還能說她什麼，潘渡娜，她不曾使我吃一點苦，不曾花我一分錢，她漂亮而貞節，她不懂得發脾氣，她只知道工作。所有好妻子的條件她都具備，所有屬於人性的弱點她都沒有。

但為什麼我總是不能愛她，我們相敬如賓，但我們似乎永遠不會相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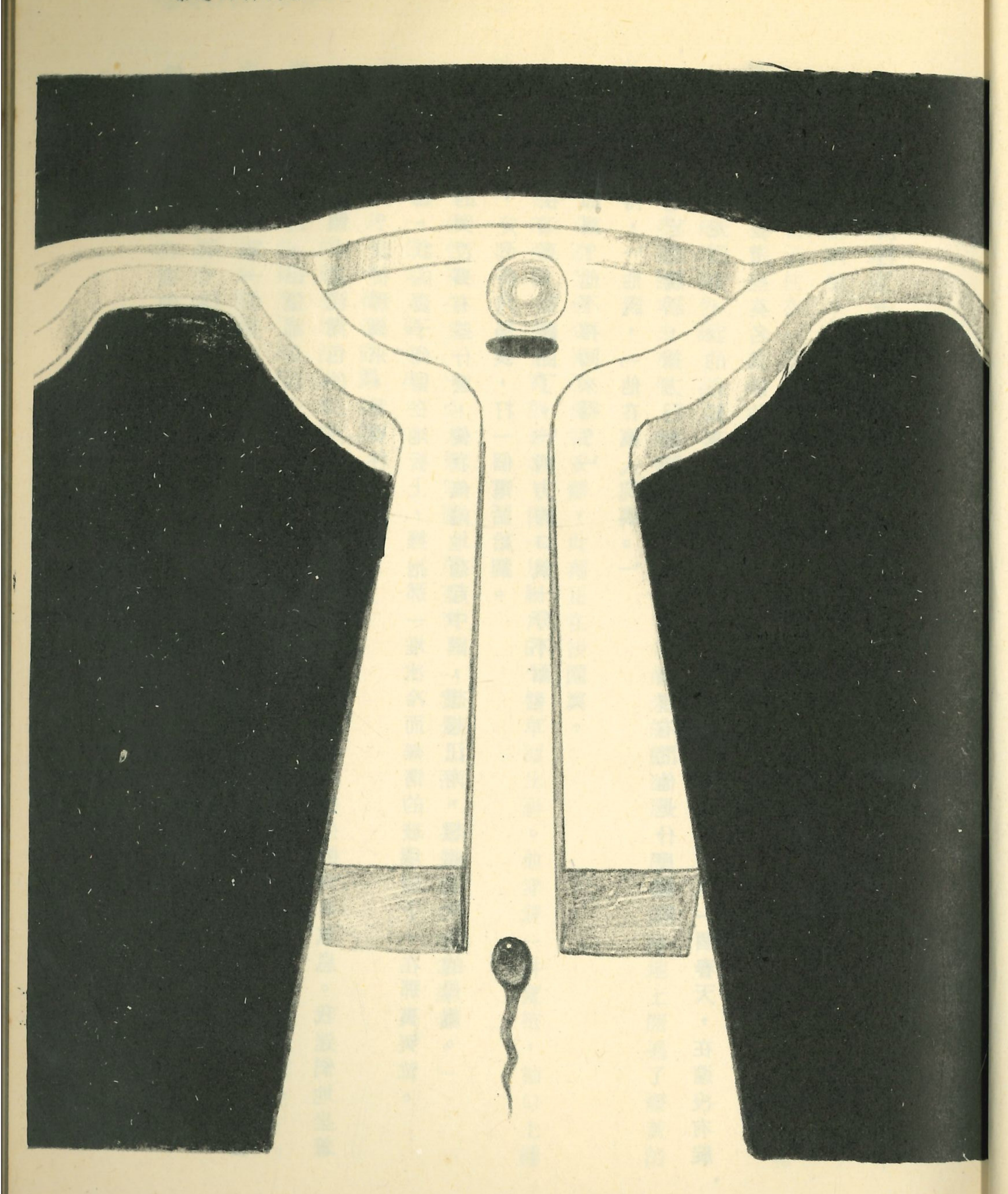
那些肌膚相親的夜，為什麼顯得那樣無效，那些性愛為什麼全然無補於我們之間的了解？每次，當我望着她，陌生的寒意便自心頭升起，潘渡娜啊！我將怎樣得救？

走着，走着，來到一處廣場，許多車子停在那裏，我疲倦地坐下來，四面的車如重重的叢林，我是被女巫的法圍困在其中的囚犯。

不知為什麼，我忽然想起了中國，又是江南春水乍綠的時節，不知是否有白鵝的紅掌在拍打今歲的春歌。

我又想起我的母親，我很小的時候她就死了，她是一個蒼白美麗的婦人，有着挑起的削肩，光瑩的前額極紅極薄的嘴唇。沒有人告訴過我，她到底死於什麼病，我想或許是悒鬱，她的眉總是鎖着，眼睛總是很恍惚地望着什麼地方。

寒冷的多夜裏，她總是起來給我蓋被，她一路走過來的時候，我便聽見她文雅的咳嗽聲，我多麼愛她！我常常故意踢掉被子，好讓她的手輕輕地為我拉上，我有時也故意發幾聲囈語，好騙



她俯下身來，給我溫熱的一吻。

但我八歲那年，她就死了。

我發誓要成爲一個畫家，並且要畫一張她的像，這或許是我後來有機會到美國以後選擇了藝術系的真正原因，但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終於沒有畫她的像，也沒有成爲一個畫家。

而此刻，頭上是淺湖色的二月天空，雪已化盡，空氣中有嫩生生的青草氣息。我迷惘地坐着，我是什麼人？我從那裏來，我要往何處去？

而潘渡娜。我的妻子尚留在地板上，擁抱那一堆冰冷而無情的玻璃罐子，在那裏哭泣。必是她的哭泣裏有些什麼，使我無端地想起中國，想起江南，想起我早逝的母親。

我起來，走到街角那裏，打一個電話給劉。

「他不在這裏，他離開了。」對方的口氣十分不耐。

「他去那裏？他不再回來嗎？」

「誰曉得，」他說，「他在瘋人院裏。」

我吃驚地忘記說話，對方已把話筒擲下了，我後悔沒有問他是什麼醫院。

沿着大街走回來，我的心緒紊亂得有如撲簾的弱絮。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在還沒有綻放的時候，已被這些莫名其妙的事踐踏了。

* * *

按着電話簿打了十幾個電話，終於有一個醫院承認有劉克用這個病人。

中國當代科幻選集

「李奧並不嚴重，」他們也唸不準那個字，「他只是有些幻想狂，他老是說他是上帝。」

「他在幾號病房？」

「不，他自己住在一個安靜的別墅裏，他的機關有特別護士照應他——可能是很重要的人物吧！」

他把別墅的地點告訴了我。

那天下午我便開車去找他，我終於找到一棟年代頗久的紅磚房，房前的草地上開遍了燦黃的水仙。

特別護士告訴我他這兩天非常安靜，此刻正在後園裏。

我走近他的時候，他正背對着我，向一片牆角的乍醬草而出神。他穿着一件寬袍，袖口上繡滿了金線。

「我命令你們要生長，」他大聲地說，用英文，「我是上帝，我是生命的掌握者。」

「這裏有一位客人要見你。」

「帶他過來。」他很莊嚴的說。

我走近他，面對面地注視着他的臉。

才兩個月，他竟有了這般的變化，他的頭髮和眉毛都已落盡，前額因而顯得更大更光禿了。深凹的眼眶也因此顯得更低了。他的嘴鬆鬆地掛下，像一個放置太久的炸圈餅。

我們彼此注視着而不發一言。

「你是張大仁。」他用中文說。

「你是劉克用。」

「你錯了，我是上帝。」

「是的，我剛聽說了，但以前，在你還沒有當上帝以前，你是劉克用，是嗎？」

「是的，不過，我以前也是上帝，只是我到後來才發現罷了。」

「那一天發現的？」

「第一次認識你那天我就發現了，以後逐步證實，直到你的新婚之夜，我得到了完全的證實。」

「你做上帝和我有關嗎？」

「和你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和潘渡娜有關。」

「我可以知道嗎？」

「可以，」他轉過身去叫護士，「喂，天使長，給我們拿飲料來。」

飲料放在石桌上，我們便坐在石凳上。

「潘渡娜很好嗎？」

「很好，只是昨天還抱着一大堆玻璃罐哭，她說，那是她生命中早期的居處。」

「她這樣說嗎？」他霍地站起身來，「她竟記得那麼清楚嗎？」

「記得什麼？」

「好，我先問你，你可曾覺得潘渡娜跟眞的女人有什麼不同嗎？」

「和眞的女人不同？她有很多說不上來的與人不同的地方，但她並不是假女人，爲什麼要和

眞女人不同？」

「好吧，大仁，讓我告訴你吧，潘渡娜並不是普通女人，她是我造的，聽着，她無父無母，她是我造的，她是從試管裏合成的生命，那些試管就是懷孕她的子宮。我是造她的，你是用她的，好了，我說得夠清楚了吧？」

我駭然地站起來。

「護士小姐，」我說，「他需要打針嗎？」

「打針，哈，打什麼針，我很正常。朋友，我很對不起你，我利用了你，但你也沒吃什麼虧，我辛辛苦苦造的女人，你卻坐享其成。」

「劉，你爲什麼要這樣想呢？創造生命明明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誰告訴你的，半個世紀以前人們就已經掌握DNA和RNA的祕密了，生命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神祕，生命只是受精卵分裂後的形成物，我們只要造出一個精蟲，一個卵子，我們只要掌握那些染色體，那些蛋白質和那些酸和鹼，生命是很容易的。」

我啞然地望着他。

「潘渡娜是我們第一次的成功，我們不眠不休地弄了十五年，做了上兆次的實驗，僅僅合成二個受精卵，不過已經夠順利了，那時候我把她交給另外一個小組，用試管代替子宮來撫育，但只有潘渡娜順利發展成爲胎兒。我們用一種激素促進細胞的分裂，在很短的時間內，她便成了一個女嬰，我們來不及等她再過二、三十年了，我們需要盡快觀察她，我們讓她在藥物的幫助下儘快生長，事實上，她和你結婚的時候，她才不到三歲。」

「這是卑鄙的，劉，」我跳上去揢住他，「你這假冒僞善的，你這猪。」

沒有字眼可以形容我當時的悲憤，我發現我成爲一種淫穢的工具，我是表演者，供他們觀察，使他們能寫長篇的報告。

護士小姐急速跑過來，拉開我們。

「我要叫警察逮捕你，」她狠狠地推我，「你不人道，你欺侮一個精神不正常的科學家。」

我這才想起他們都是一路的人。

「好吧，倒看是誰不人道，我要控告你們，你們這批下流的東西，你們設下這樣的騙局，我不會干休的，呸。」

「你冷靜點，大仁，」他慢吞吞地扣上被我拉開的鈕扣，「你想你究竟損失了什麼，潘渡娜是一個女人，一點沒錯的女人，跟夏娃的後裔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我不說，你一輩子也不知道。」

我氣得語結了，我扶着頭，一言不發。

「你忘了嗎？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們談過彼此的職業，你說你的工作只要機器便可以操縱了，我說，如今世上剩下來只有人才能做的事也不多了，你說，大概就剩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那件事吧！」

我不會忘記，他那天曾以那樣黑黝黝的眼望着我。

「你使我吃驚，你剛好說中了我的心事，那時的潘渡娜只是一個合成卵，但我卻在替她物色一個對象，我知道她所缺少的，我希望能找到一個東方藝術家，她是純粹的物質合成物，也許你能給他另一種生命，大仁，我沒有惡意。」

他的禿頭漸漸低垂，向晚的夕陽照在其上，一片可憐的荒涼。

「當然，我們可以另造一個男人，讓他們結合，但我們不能以兩個假設的人互證，那是不合邏輯的，我們選擇了你。那個夏夜，當我去看你的時候，潘渡娜已經是一個女嬰了。她是一個很美的女嬰，各種成分都照份量配合得很正確。那時候我們仍然沒有把握，直到去年感恩節，我發現他們的合作已經把潘渡娜塑成一個美麗動人的人物了。他們利用她的潛意識，把她每一分智慧都放在學習上了，他們利用『學習階次』的祕訣，那就是說，一個嬰孩可能在第五天的上午學眨眼最有效，可能在第十天的下午學揮動手腳最有效，可能在一百七十六天到一百七十九天學語言單音最有效，可能在二百天到二百十九天學長句最有效，他們一秒也沒有浪費。」

「我們的步驟是合成小組，受精小組，培育小組，刺激生長小組和教導小組，我們花在她身上的金錢比太空發展多得多，至於人力，差不多是九千個科學家的畢生精力，大仁，你想想，九千個人的一生唯一的事業便是要看她長大——大仁，相信我，人類最偉大的成功就是這一樁，而我是這個計劃的執行人，大仁，我難道不是上帝嗎？他們居然還說不是。」

他越說越激動起來，護士小姐又送上兩瓶飲料，我這才注意到護士在倒飲料的時候，預先在他的杯底放下一片什麼東西。

「大仁，老實說吧，耶和華算什麼，祂的方法太古舊了，必須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然後十月懷胎，讓做母親的痛得肝摧腸斷，然後栽培撫養，然後長大，然後死亡。

「大仁，這一切太落伍了，而且產品也不夠水準，大多數的人性都是軟弱的，在身體方面他們容易生病，在心靈方面他們容易受傷，而潘渡娜不是的，她不生病，她不犯罪，她不受傷。」

也許是藥物發生了作用，他漸漸平息下來。

「她是騾子吧，」我大聲地嘲笑着，「她不會有孩子的。」

「她會有的，她一定會。我們造她的時候，既然給了她檢驗合格的證書，她就能，如果不能，那是你不能——其實她不必生孩子，那太麻煩，我們可以另外造——但目前我們先要她生，我們要證實一下。作爲以後的參考。」

「如果她有，她不會愛，因爲她不曾有父母的愛。」

「她會，我們會給她足夠的黃體素，你以爲母愛是什麼？你以爲那是多麼值得歌頌的？那只不過是雌性動物在生產後分泌的一種東西，那種東西作怪，那些媽媽便一個個顯出一副慈眉祥目的樣子。」

「劉，你太過份了，什麼鬼思想把你迷住了，我告訴你，你可以有你的解釋，但我仍記得我的母親，永生永世都記得。春天的早晨她坐在窗前編柳條籃，編好了，就拉着我的手走到溪邊，在那裏，我玩着清淺的溪水，而她，什麼也不做，只怔怔地望我。」

「大仁，不管怎麼說，母愛是很荒謬的東西，母愛只是自愛的一種延長，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自私。母愛如果眞是一種夠神聖的愛，所有的母親都該被這種愛淨化了。如果所有的母親淨化了，今天的世界不是這個樣子。」

「大仁，其實嬰兒並不需要母親，有人拿一組黑猩猩做實驗，給牠們一些柔軟溫暖而可抱的物品，牠們便十分滿足。又有人每天餵一隻小鴨，牠便出入追隨，以爲這人是一隻母鴨子。

「那麼，大仁，只要我們能給孩子口腔的滿足，腸胃的滿足，擁抱的滿足，愛撫的滿足，母

愛就可以免了。」

那時，夕陽完全沉沒，只剩下一片淒艷的晚霞。

「去吧，大仁，回到潘渡娜那裏去，我們的試管每年度都要推出更進化的人種，遍滿地面，將來的世界上將充塞着你們的子孫和耶和華的子孫，你們的子孫強健而美麗，不久就要吞吃他們的，去吧，大仁，你是衆生之父，而我，是寂寞的上帝。」

暮色一旦注入空氣，就越來越濃。我忽然想起那闋元曲：「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衆生之父？」我淒然地笑了，「告訴你吧，劉，你可以當上帝，但我並沒有做衆生之父的榮幸，我是我的母親生的，我是在子宮中生長的，我是由乳房的汁水一滴滴養大的，我仍是耶和華的子孫，我仍是用最土最原始的法子造的，我需要二、三十年才能長成，我很脆弱，我容易有傷痕，我有原罪，我必須和自己掙扎，但使我驕傲而自豪的，就是這些苦難的傷痕，就是這些掙扎的汗水。」

「我命令你，」他說，「去愛潘渡娜，我是上帝。」

「你不是說愛很荒謬嗎？如果母愛是由於一種腺體作怪，男女的愛不也是另一種腺體作怪嗎？她何必有人愛，她那麼完全，她獨來獨往，她何必多我這個附屬品。」

他沒有答腔，我低頭看他，他已經張着嘴睡着了，並且打着鼾。

「你可以走了。」護士冷冷地望着我，「這是他睡覺的時間。」

我默默垂首，黑色的夜已經挪近，而何處是我的歸程？

「我放你進來是個錯誤。」她凶狠狠地說，「我原來以爲你也是中國人，可以帶給他一些愉快的話題，但你顯然說了些對他不利的話，別以爲我聽不懂，我不能讓你再來了，『李奧』是很重要的人物，我不能讓他在我手上加劇。」

「怎樣重要法？」

「這是機密，你不配曉得，」她做出女人們知道某項祕密時的刁鑽模樣，「全世界的人都曉得。」

「如果劉死了呢？」

「他不能死。他太重要。」

「瘋了就等於死。」

「所以他必須痊癒。」

我苦笑了一下，對他說了一聲「阿門」，便走入黑色洶湧的夜。

✻ ✻ ✻

驅車在紐約的街道上，我一條街一條街地走着，直到油乾了。我的車被迫停在路旁。

路邊有一處酒店，我就走進去。

「最近有一種酒，」侍者說，「叫做千年醉，你要不要試試。」

「要！」我大聲地說，大聲得連眼淚都掉出來。

那天的酒是什麼滋味，我已忘掉。只記得淚水滴在其中的苦鹼滋味，警車送我回家的顛簸滋

味，以及夜半嘔吐的攪腸滋味。

✻ ✻ ✻

而當我迷迷糊糊地躺着，我又聽見嘔吐的聲音。我仍然在吐嗎？我並沒有吃晚飯，我究竟要吐多少？

凌晨五點，我眞正地醒了，我又聽見嘔吐聲。走入洗手間，是潘渡娜在那裏。

她的頭髮凌亂，寢衣散開，臘黃着一張臉。

「你這是幹什麼？」我本能地衝上去，恐懼使我的聲音變成一種不忍卒聽的尖嘯。

那一剎間，我的悸怖是無法形容的，她的嘔吐聲使我有着不幸的預感。

她抬起頭來，以一種無助的眼光望着我。我們彼此的目光接觸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們都是不幸的人。

潘渡娜，潘渡娜，妳是一種怎樣的生物，顧你被合成的日子受咒詛，我坐在她的身邊，縱聲地哭了。

潘渡娜也哭了。而在那些哭聲中，我們感到孤獨，我們將永不相愛，雖然我們都哭。

✻ ✻ ✻

二〇〇〇年，六月九日。

不知爲什麼，我想着死。這些日子潘渡娜被「他們」接回去了。自從她說她不適並且想吐以

後，他們就帶她回去了，他們答應每到週末就要送她回來，但我不知道他們送了沒有，每到週末我就開車去露營。

我想着死，與潘渡娜接觸的那些回憶讓我被一種可怕的幻像籠罩着。我總是夢見我被什麼東西箝住，我也夢見狐仙，那些戰顫了整個中國北方的民間傳說。

而當我醒來時，我混身皆濕，原始的恐懼抓住我，使我悸怖得像一個十歲的男童。

那一天，二〇〇〇年的六月九日，我照例從那樣的夢中醒來，我的全身都尚存着清晰的被箝痛的感覺。

「恭喜你，」電話鈴聲響了，「我們預料你今天可能會做父親——我們想辦法把潘渡娜的懷孕期縮短了一半，這是我們初次的嘗試，如果成功了，也許我們下一次可以縮短爲四分之一。」

「祝你們成功。」我掛斷了電話。

我在屋子裏走着，垂地的窗帘尚未拉開，我如同掉在黑陷阱裏的困獸。

電話鈴又響了。

「我們就來接你，潘渡娜開始痛了。」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們不會有孩子。」

「不要固執，我們就來，如果一切順利，今天中午我們要向全世界發佈消息。」

走出公寓，太陽很刺目地照着，我忽然想起結婚那天，雪地上逼人的白芒。忽然有什麼東西打在我的頭上，我抬頭一看，居然是一陣冰雹，像拇指那麼大的，以及像拳頭那麼大的，天氣忽然凝凍起來，我發着抖，在六月。

一輛黑色的車子停在我的面前，我跨了進去。

＊ ＊ ＊

潘渡娜躺在床上，我走進去的時候，她正開心地吃着桃子餅。

「發生了一點意外，」醫生向我一攤手，「不知爲什麼，我們大家都錯了。」

離床不遠的地方，有一組人在那裏用忽大忽小的聲音辯論着。

我默默地垂手。

「每一種跡象，每一種檢驗又都證實她懷孕了，」醫生說，「但從早晨起，她的肚子逐漸消扁，並且每一項檢驗又都證實她肚子裏並沒有孩子。」

潘渡娜不說話，只是小聲地向醫生要了另外一種蘋果餅。

「這不是很好嗎？」我說，「我並不想要這個孩子，不過我抱歉讓你們失望了。」

「我們可以再等第二次機會。」

「我可不可以請你們換一個廠家，我不打算負責替你們製造孩子了。」

「那不是我們的事，你和潘渡娜商量吧！你們的婚姻是有法律的拘束力的。」

「法律只保護人和人的婚姻。」

「潘渡娜完全等於人。」

「她不是。」

「她是。」

他們把我和潘渡娜放在一個車子裏，打算把我們送回去。

「可不可讓我下來，」車子經過公園的時候，潘渡娜說，「我需要走一走。」

我們一起走下來，此刻又復是炎熱的六月，直射的陽光好像忘記剛才下冰雹的那回事了。

潘渡娜跳躍着奔向草坪，我這才發現她跑路的動作多麼像一個小女孩。她一面跑，一面回頭看我，臉上帶着怯怯的笑。

忽然，她躺了下來，她穿的是一件鑲了許多花邊的粉紅色孕婦衣，當她躺在綠茵茵的草地上，遠看過去便恍然如一朵極大的印度蓮花。

「我疲倦了，」她說，「我覺得我做了一個夢，很長很可怕的夢。」

我想告訴她，我也曾有惡夢，但我沒有說，我們夢並不相同。

「給我那個東西，」她指着垃圾箱裏一個發亮的玻璃瓶，「我喜歡那個東西。」

我取過來，遞在她的手裏，她把它貼在頰邊磨擦着，她的眼睛裏流出可憐的依戀之情。

「我厭倦了。」她又說了一次，聲音細小而遙遠。

「我覺得我的存在是不眞實的，」她嘆了一口氣，「大仁，我究竟少了些什麼東西？」

我俯下身去，她已閉上雙目，我拉過她的手，那裏已沒有脈動。她的眉際仍停留着那個問號：「大仁，我究竟少了些什麼東西？」

六月的熱風吹着，吹她一身細嫩的白花邊，在我的眼前還幻出漫天粉飛的雪片。

我感到寒冷。

尾聲

十二月，我接到劉的聖誕卡，他已經搬了家。

那時候，我剛好得到一個短期的休假，遂決定去鄉間看看他。

應門的是一個老婦人，我放了大半個心，如果是從前那位護士就麻煩了。

屋子裏沒有暖氣設備，客廳中畢畢剝剝地燒着松枝，小小的爆裂聲要多麼古典就有多麼古典。

「他已經知道了嗎？」我問老婦人。

那老婦人也許有重聽的毛病，沒有理我便逕自走了。

我無聊地望了一陣火光，才猛然發現劉就在客廳裏，在離火較遠而光線也較黯淡的一個角落，他垂頭睡在一張很深很大的黑色沙發裏，他的中國式的長袍是藍黑色的，一時很難分辨。

「劉克用，」我走上前去搖他的肩膀，「劉，你不能醒醒嗎？」

他慢慢地揉着眼睛醒過來，看見是我的時候竟一點驚訝的表情都沒有。

「哎，」他打着哈欠說，「我早就想着你該來的。」

「潘渡娜死了。」我說。

「我知道。」

我們互相注視了一會兒，現在我明白什麼是「恍如隔世」了。

「你還當上帝嗎？」

「不當了。」他苦笑了一下。

「是因爲潘渡娜的死嗎？」

「也可以這麼說。」

他站起身來，縮着脖子搓手，完全一副老人的樣子，慢慢地他走到窗口，又慢慢地，他走向爐邊。當他點燃他的烟斗的時候，我知道他有一段長話要說了。

「大仁，我或許該寫本懺悔錄，不過後來想想也就罷了。大仁，上次你來以後，我的病況就更重了，因爲他們告訴我，潘渡娜懷了孕。大仁，他們多麼幼稚，他們竟以爲我聽到那樣的消息便會痊癒。大仁，那一刹間多麼可怕，我竟完全崩潰。大仁，當你發現你掌握生命的主權，當你發現在你之上再沒有更高的力量，大仁，那是可怕的。生命是什麼？大仁，生命不是有點像阿波羅神的日車嗎？輝煌而偉大，但沒有人可以代爲執繮。大仁，沒有人，連他的兒子也不行。

「有那麼長一段時間，我渴望着『潘渡娜一號』能夠成功，但事實上，我並不懂得我正在做些什麼，在渴望着什麼。大仁，那是很奇怪的，我小的時候住在鄉下，我們的隔壁是一個雕刻像的，每次他總是騙別人，說他雕的神像特別靈驗，他半夜起來的時候常看見那些闗公，那些送子娘娘都在轉着眼珠子呢！但有一天，也許是他工作過份疲勞，他看見張飛的眼睛眨了幾下，他就立刻赤腳而逃，昏倒在院子裏，並且迷迷糊糊地嚷着：『他，他，他的眼珠子在動。』」

「大仁，這些年來，所有研究生化的人都夢想在試管裏造生命，大仁，當我們這樣嚷着的時候，我們並不覺得什麼，我們很快樂，但，大仁，當我們一步步接近造『人造人』的時候，我們就惶恐了，只是我們不曉得，我們看來很興奮。

「大仁啊，當潘渡娜造成的時候，我是說，當她只是一個受精卵的時候，我已經就嚐到那些苦果了，我在街上亂撞，我離開我豪華舒服的住宅，想隨便找一處地方住下，我找到你，但我畢竟捨不得擺脫這一切，我的半生都消耗在試管裏，我要知道潘渡娜是否可以成功，我每天注視着她的發展，大仁，我就同時受快樂與痛苦的沖擊。

「大仁，我七歲那年曾把一些錢幣埋在後院裏，我渴望它長出一棵搖錢樹來，我每天去巴望。有一天，它眞的發芽了，我忽然驚恐起來，我拔起那棵樹，發現那只是一株龍眼樹，而掘開土，我很高興地知道我的錢還在那裏，那時候，我便又失望又高興，大仁，我終於沒有得到搖錢樹，但我高興，高興這個世界有秩序，有法規。大仁，我們老是喜歡魔術，喜歡破壞秩序的東西。但事實上，我們更渴望一些萬年不變的平易的生活原則。

「可惜，大仁，我們竟不知道。

「對潘渡娜，我也是如此，當我爲她的成長而快樂發狂的時候，大仁，我就同時驚慌。同時悲哀。

不久，她已成爲一個女嬰，我多麼盼望她畸形，多麼盼望她死去。但是，沒有，她健康而美麗。大仁，沒有人知道，當她越來越成熟的時候，我痛苦到怎麼的地步。

當你們結婚時，大仁，我又懷着一些希望，我多麼願意她是一個不能有性生活的女人。那天晚上我本來要囘去，但在我裏面的另一個我卻要我留下，要我知道她在這方面是否等於一個女人。當你們悄無聲息地睡去的時候，我知道一切都安全了，潘渡娜可以放在世人中而不被認出。大仁，那夜，我驅車走過廿世紀的新雪地，逕自駛向精神病院，我爲我自己掛了號，我寫了自己的

病名，我躺上自己的病床。

之後，我被他們搬到鄉下，他們仔細地照顧我，以便有一天再起來領導他們造『人造人』。大仁，那時候幸虧我沒有痊癒，如果痊癒了，我們就要立刻動手生產潘渡娜第二號，那麼當我看到她成長時，我將再神經錯亂一次。

而那時候，他們告訴我潘渡娜懷了孕，我就忽然更囂張了，但，大仁，當上帝是極苦的，我是說，不是上帝而當上帝是極苦的。你摔破皮的時候向誰叫『天哪！』，你憂傷的時候向誰說『主啊！』，你快樂的時候向誰唱『哈利路亞』？

多年來對於上帝我一直有『彼可取而代之』的輕心，但，大仁，取代是容易的，取代了以後又怎麼呢？

後來，潘渡娜就死了。大仁，可笑他們還不敢告訴我，這是我唯一得救的機會。我唯一可以重拾人的生活的路，但他們竟瞞着我。

但我終於看出來了，我看出有些不對的地方，我自己到實驗室去，我看到浸在大玻璃缸中的潘渡娜，大仁，人是出於土而歸於土的，但潘渡娜呢，她出於試管而歸於試管。

「我一生的成果在此，她，潘渡娜，我曾希望她是一宗禮物，我曾希望她是一個渡者，但她什麼都不是，隔着藥水，我們彼此相視，她已經不復昔日的容顏了，她的身體被液體的折光律弄得變了形——但不知她是否也在看我，她有沒有發現我也在變形。

「大仁，那天我出奇的冷靜，我默默地在那裏站了一個上午，然後我擦我的眼淚，然後我走出來。

「大仁，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死，他們說她沒有死因。他們說她忽然之間一切都停止了，停止思想，停止循環，停止呼吸……他們又說她臨死時講過一句話，她說：『究竟我少了什麼？』

「他們因此便仔細地解剖她，他們把她每一部份都作了詳盡的研討，但終於他們作了結論：她完全等於人，她直到死時，身體每一部份都健康正常，她雖然並沒有懷過孩子，但如果假以時日，應該沒有什麼困難。——其實不懷孩子也沒有什麼，人類的女子不也常常不孕嗎？

「那麼，她為什麼死了呢？大仁，她為什麼在健康情況最好的時候，無疾而終呢？幸虧她在法律上還沒有取得人的地位，否則我們如何簽發她的死亡證書呢？

「大仁，你這和她生活過的，他究竟少了什麼，比之你我，她少了什麼？

「我一清醒便立刻召集了一個全體的檢討會，所有的部門都沒有錯誤，九千多科學家中的科學家密切地合作，造出了份量上那麼正確的潘渡娜。但，潘渡娜死了，這個使我們奉上我們一生心血時間的女人，大仁，她死了，我們好像一群辦家家酒的小孩子，在我們自己的遊戲裏拜堂、煮飯、請客、哄娃娃睡覺，儼然是一群大人，但母親一嚷，我們便清醒過來，回家洗手、吃飯、又恢復為一個小孩子。

「那天，我們面面相覷，不知我們失敗在何處。最後我們承認，也許她自己說的很對——她厭倦了，其實我們也厭倦，但我們的擔子很神聖，我是說，在冥冥之中，我們對生命，對神奇之物的敬畏，使我們不敢斷然拒絕活下去的義務。

「潘渡娜屬於她自己，她有權利遺棄自己，而我們，我們似乎屬於一種更高的轄制，我們被

雨水和陽光呵護，我們被青山和綠水怡悅，我們無權遺棄自己。

「大仁，有一天我將死，你們會給我怎樣的墓誌銘呢？其實，墓誌銘都差不多，因爲人的故事都差不多，但我只渴望一句話——這裏躺着一個人——我慶幸，我這一生最大的快樂和榮幸就是發現自己只是一個人。」

冬天的爐火把屋子塗成溫暖的橘紅色，松脂的香息撲人衣襟。而窗外，雪片落着，那樣輕柔地，像是存心要覆蓋某些傷痛的回憶。

「你們到底有沒有找出來，她所少的東西？」

「沒有，我們只能說沒有。」

「我們可不可以猜測——也許你不承認——那是靈魂。」

「我不知道，我只能說我不知道。」

「慶祝你的失敗。」我站起來拿酒，「也慶祝我的鰥居。」

「眞的，我們好運氣。」

陳年的威士忌，廿世紀的。我們高興地擧杯。

「喂！」我說，「你已經洗手不幹了嗎？」

「不幹了，退休金夠我吃好幾輩子的。」

「他們由誰領導呢？」

「不知道，隨他們去吧！」

「你不再關心人類了？你的同情呢？你不是說人類太軟弱嗎？你不是說舊有的製造辦法太落伍了嗎？你……」

「大仁，」他轉過身喝住我，「你忘了，那是我什麼時候說的話了。」

停一下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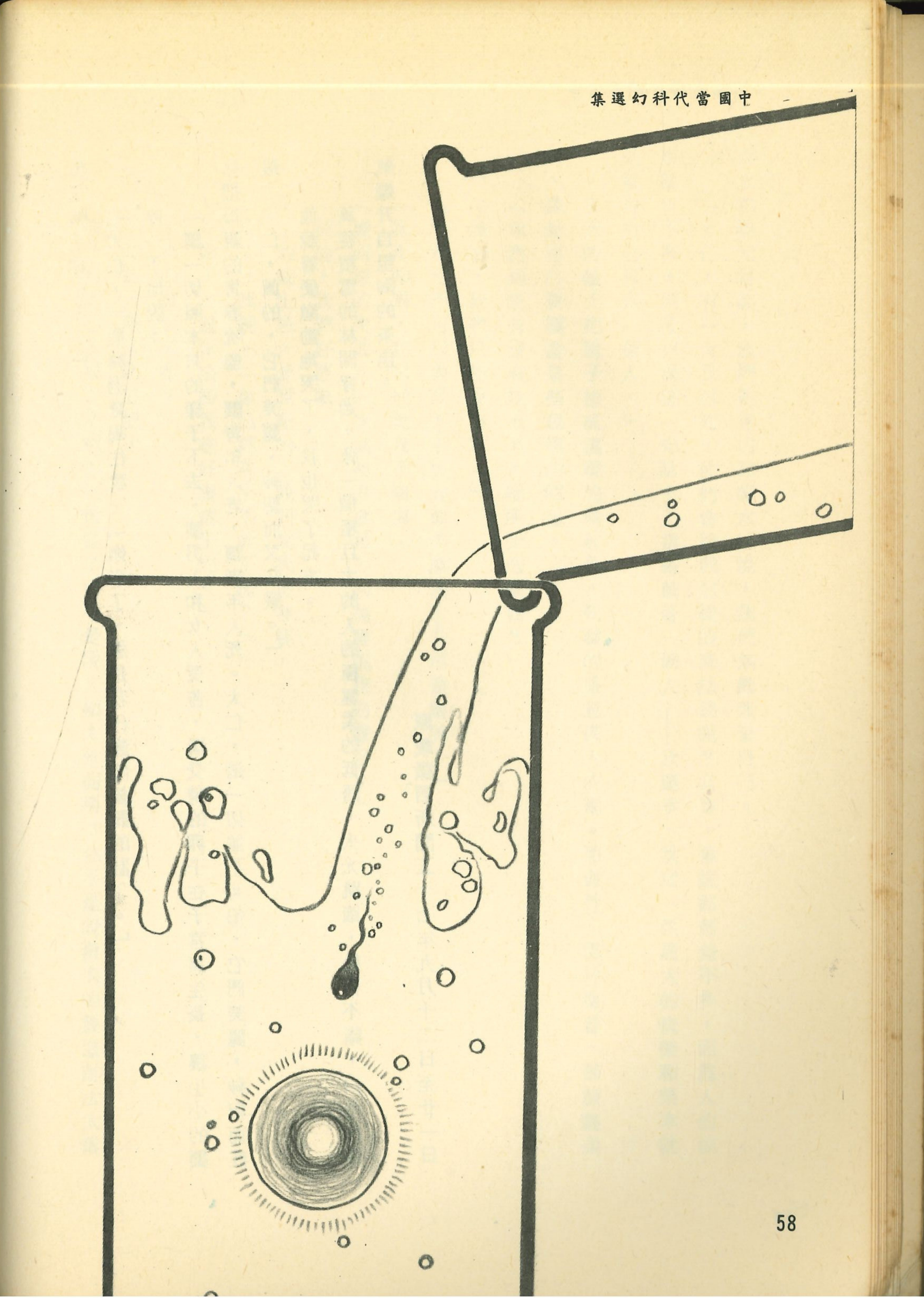
「讓一切照本來的樣子下去，讓男人和女人受苦，讓受精的卵子在子宮裏生長，讓小小的嬰兒把母親的青春吮盡，讓青年人老，讓老年人死。大仁，這一切並不可怕，它們美麗，神聖而莊嚴，大仁，眞的，它們美麗、神聖而又莊嚴。」

他說着便激動地哭了，我也哭了起來。

風從積雪的林間穿過，像一個極巨大的人的極輕柔的低語，火光跳躍，松香不斷，白色的熱氣嬝升自粗陶的茶盅。

原載徵信新聞五十七年九月十二日至廿一日

中國當代科幻選集



3 公元四九九九年的台北人

張曉風

話說公元四九九九年一個初夏的早晨，冥王星上的一位畫家接到來自臺北的電話。臺北方面透過宇宙文化交流促進會，要求用一噸葉綠素外加來回火箭票，只求換一幅畫像。

冥王星人覺得這價錢還不錯，但不免納悶，想不通臺北人何以不能就近找一個畫家，何必千里迢迢地找到冥王星上去呢？

「事情是這樣的，」臺北人解釋道，「臺北的畫家已經絕種三千年了。」

「照相師也勉強可以替你照一張啊！」

「照相師在二千五百年前也絕種了！」

「捏麪人的小販也行啊！他好歹也算是雕塑家呢！」

「早死絕了！」臺北人的聲音開始不耐煩起來，「那種人三千零二十年前就已經絕跡了。」

「臺北還有什麼人？」

「臺北就只剩我們這一支系——我是龜孫氏，龜孫牙，我一定要為自己畫一張畫像，我可以出大價錢，我這張畫像是要傳給子子孫孫瞻仰膜拜的。」

冥王星人倒不失為一位謙謙君子，當時倒也不要求加價，第二天就帶了顏料來了。直昇火箭在龜孫氏所住的大廈第三六五層陽臺上落下，龜孫氏親自來接，由於兩人都穿著圓形防毒衣，彼此一時也不知對方長得是什麼容形。當時屋頂平臺上雲蒸霧騰，全是一片毒氣，兩人也不敢說話，只揭開平臺上的一層蓋子，緣著一根繩子，像人猿泰山似的，直溜到二一八層龜孫氏的辦公室，方才停住。冥王星人忍不住發起問來：

「龜孫牙先生，你們這一支系我從前雖因不愛看宇宙電視臺的節目而未有所聞，但是想當然耳，應是最優秀的血統了，目前又住著如此現代化的龜孫大廈——為什麼卻連個電梯都沒有，竟然主人客人一起爬繩子呢？」

「貴賓有所不知，我們是當用則用，當省則省。房子非蓋得如此講究不可，因為要不是躲在這座大廈裏，我們一定會在三秒鐘內死亡，外面毒氣太濃了，從三千年前毒氣就沒散過——至於電梯，由於能源缺乏，所以暫停使用。」

「怎麼，你們居然還會鬧能源缺乏嗎？」

「唉，我們最近一千年來一直是向織女星訂購能源的。不幸前十年，織女小姐閒來無事翻舊箱子，不知怎麼忽然翻出三千年前的舊債，說是當時臺北市政府曾經給過她一紙公文，叫她跟牛郎搬出情人廟。她年紀大了，越想越氣，我們正派人跟她賠不是，不知下文如何……」

龜孫氏一面說，一面緩緩地脫下防毒衣，冥王星人聽得出神，猛一抬頭，直嚇得三魂出竅，七魄化冰。好在龜孫氏機警，立刻伸手按四一一四號電鈕，空氣裏馬上充滿薄荷、白蘭地和嗅鹽的氣味，冥王星人悠悠轉醒，前後不過四秒半的時間。

這龜孫氏究竟長得如何，有詩為證：

耳無廓兮眼有柵（讀若詐）
鼻如象長兮變色頭髮
肉囊其嘴兮翻浪其皮
赫赫威儀兮龜孫牙

冥王星人既經醒來，只得硬著頭皮擺好畫架，一面安慰自己道：「我不是一向都在找一個特別一點的模特兒嗎？這下總算被我找到了。」

心意一轉，冥王星人倒也不怕了，反而追問一句：「要穿衣服的，還是要裸體的？」

「兩個都畫一張吧！」那龜孫氏倒也大方。

脫好衣服，龜孫氏自己先到一七號龍頭底下按出了一杯威士忌，又問清楚冥王星人想喝鮑魚鷄湯，也替他在四五號龍頭下按出了一大碗。兩人吃完，隨即開始畫。

當時地球上其他各城市都已採用一個月只吃一顆藥丸的辦法以代替三餐，（還有些先進國家採用一年吃一次藥丸的制度）只有臺北人好吃，所以堅持不放棄這種古色古香的「食物龍頭」的遺風。那冥王星人顯然很受食物的影響，一下子便快活起來，問了不少不該問的話。

「你怎麼會有這麼一個耳朵呢？」

「這很簡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嘛！臺北市有耳朵外廓的人都在三千年前死絕了！」

「真的？」

「當然，有耳朵外廓的人容易收到聲音，那時候臺北聲浪震天，只要是聽覺正常的人都一個

個發瘋而死，剩下些耳朵半聾的，全聾的，以及像我這樣沒有耳廓聽不到什麼聲音的人還能正常地活著。」

「唔，你的眼睛怎麼長起欄柵的呢？」

「當時臺北髒呀，髒到極點，眼睛不長欄柵的人都瞎了。」

「你的象鼻子又是怎麼來的呀？」冥王星人因爲來自比較落後的星球，所以問題也就特別多。

「這是我們龜孫氏的遺傳，說也好笑，八千年前誰不笑我們這種鼻子，但這三千年來，要不靠著它，我們豈不早跟那些短鼻子的人一樣，吸多了煤煙全害肺癌死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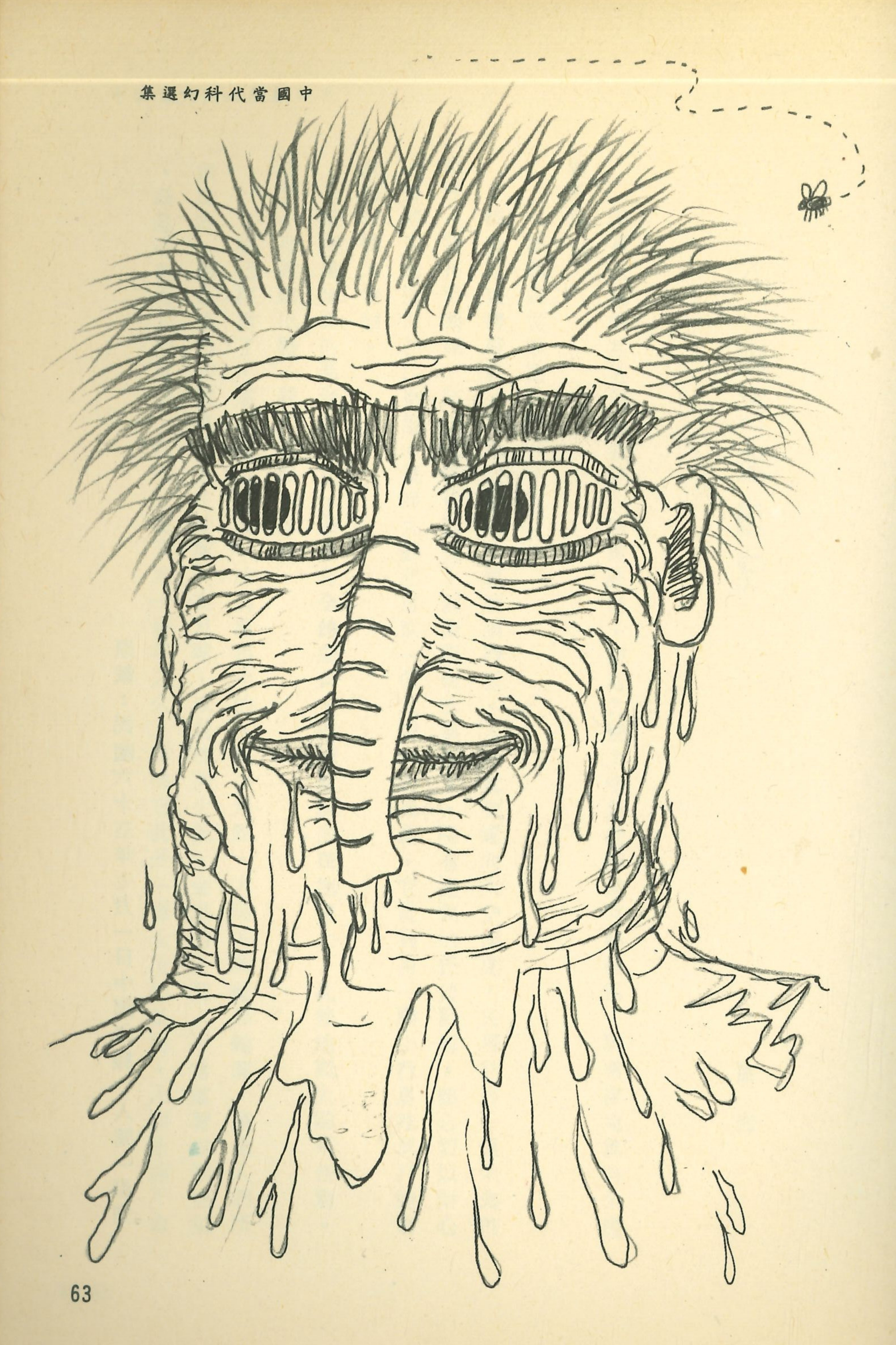
「你的頭髮又爲什麼會變顏色呢？」

「老兄，你眞少見多怪，我何止頭髮會變金、變紅、變黑、變白，我連眼珠子也會變呀。變綠變藍全由我高興。當時臺北凡是守著黑頭髮棕眼珠的人都餓死了——唉，其實這也是三千年前的事啦。」

「佩服！佩服！能不能請你解釋一下你的嘴和皮膚呢？」

「好的，這嘴其實沒什麼奧妙，當時一般人因爲吃了含汞的食物和污染的工業水所以都毒死了。我們這一支系的嘴大，裏面可以安裝濾毒器，所以大難不死。皮膚嗎？我的皮粗，又像波浪似的能一波一波的噴出毒沫，以排出體內的餘毒——這一來才有衆人皆死我獨活的成就。」

冥王星人一時佩服得五體投地，目瞪口呆。當下便把龜孫氏的眞容畫得十分動人，閱者無不認爲是開天闢地以來的巨構。



原載：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4 銀河迷航記

黃　海

與冥王星的基地通過最後一次電訊後，銀河九號太空船的指揮官羅倫凱，對著麥克風向全體船員宣布：

「我們就要離開太陽系了！」

羅倫凱表情嚴肅，心思沉重，注視著儀器板。人類就要邁向太空深處，去尋訪另一個未知的世界，開拓新領域，跨出太陽系以後，就變得無依無靠了，所有遇到的任何困難，都必須以耐心、智慧和創造力加以克服。銀河九號已自成一個太空中的孤島，它是利用一顆小行星挖洞打造而成的球體太空船。

指揮艙後面的圓形集會室，聚集著全體船員，他們盤腿坐在地毯上，沈靜地與太陽系告別，有如小孩脫離母體一般的震顫與緊張。

太陽已經遠了，遠到難以辨認，成爲羣星中的一個小光點。太陽的圓盤形輪廓，原是人們所熟悉的，那是生命的源泉呀！在地球、在月球，或是移居火星、金星的人類，平常望著這顆恆星，絲毫不覺得它的可貴，它已存在了五十億年之久，彷彿它就是一個永恆的保姆，人類永遠不會

失去它的光與熱，永遠不必擔憂它是否繼續服務。如今，銀河九號球體太空船載著二百七十二名船員，其中女性一百二十六名，就要遠離人類的家鄉，奔向浩瀚太空，尋找另一個地球，在那兒建立烏托邦，也許有去無返，否則只有在太空船內終老一生。

電訊組長林宗清，按下了古典音樂鈕，播放柔和的管弦樂曲，忽然又接到電訊，使他緊張了起來。

「是月球基地來的。」他對羅倫凱說：「找你，指揮官。是你爸爸打來的。」

羅倫凱苦笑了一下，他爲林宗清所說的「爸爸」感到滑稽。他的「爸爸」羅永福，是中國最優秀的太空人，他在最惡劣的環境下登陸冥王星，進行有史以來人類第一次對冥王星的探測，隨後，這兒的基地和觀測站，很快的被建立起來，羅永福的心臟不好，因爲在太空旅行中，發生機器故障，氧氣一度缺乏，差點要了他老命，他爲了保養身體，就一直住在低引力的月球上，以減輕身體負荷，低引力對他很有好處，一般說來，月球人要比地球人長壽幾十年。羅倫凱是用羅永福手臂上刮下的細胞，取出細胞核，再把除去核的卵和羅永福的細胞核結合，經過分裂生殖法培育而成的人，他的面孔、身材、個性成了羅永福的複製，只是比羅永福小四十五歲而已，他的心臟無須再加改造，因爲羅永福的心臟是後天的毛病，遺傳因子本身是健全的。

銀河九號已逐漸脫離太陽系引力，無線電從月球寧靜海殖民都市到這兒要十九個小時，因此羅倫凱聽到的是十九小時以前的聲音，電腦很快的又將聲音轉化成文字：

「倫凱，我的寶貝兒子：在這離別的時候，爸爸只有祝福你，平安快樂的抵達另一個世界。記得你出生在火星殖民地羅威爾市的時候，是多麼大的一件新聞，你已注定了今後一生該走的路

，人們把加諸在我身上的期望與讚美，轉投在你身上，因爲你是我的化身，你繼承了光榮傳統，請你好好保重，後會有期。還有，不要忘了，人類的能力不是最高的，宇宙間一定還有更高的能力存在，未知的仍然比已知的還要多。再見，祝你平安快樂。」

現在，無線電雖快如光速，也成了一封「信」，羅倫凱的回答，要十九個小時之後才能傳送到月球寧靜海，他只回了簡單幾句話，傳回去請他的父親不要罣念。

會議室所有的人都在留戀地注視逐漸變小的太陽光點，不用說，火星、地球、月球、金星，幾個有人類殖民地的星球，早已不可目見，隱入永恆的宇宙中。

羅倫凱走出指揮艙，在會議室門口遇到營養學家伊麗莎白。她在對他拋媚眼。她是地球上二十世紀著名影星伊麗莎白泰勒的化身後裔，當年伊麗莎白死後，立下遺囑，冰凍屍體，等待復活，後來，她在二十二世紀復活了，認爲人生沒有意義，又吃安眠藥自殺了，在她第二次死前，曾立下遺囑，保存她的部分體細胞，以便進行分裂生殖，繁衍和她長得一模一樣的後代。於是，和當年伊麗莎白泰勒一樣迷人的女孩子，在以後的幾世紀分別降生了，連名字也乾脆用同一個。她是美麗與性感的象徵，在二十世紀中期和末葉，曾經風靡了全世界。

「指揮官，該休息了。」伊麗莎白的紫眼睛格外晶亮迷人，她從盒子裏拿出營養丸，塞到羅倫凱手裏。

「謝謝！」羅倫凱微笑了一下，把它塞入自己嘴巴裏。

當他寬濶的肩膀和她擦身而過，聞到一股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水味，他眞想打她官腔，她已違反船上禁例，不應該誘大性的吸引，太空船內除了一百對夫婦以外，其餘的男女，都是經過生

化處理，暫時不會對異性感到興趣的，伊麗莎白和羅倫凱一樣是光棍。即使夫婦，在太空船內也不准隨便生育，以免引起人口爆炸，破壞維生循環系統的平衡，除非登陸星球，建立殖民地，才可解除禁例。

「各位女士先生，」羅倫凱對全體廣播：「第一次集會已經結束了。」

所有的人紛紛站起來，準備回去冬眠，將生命凍結起來，等候指示，再醒來做事。

牧師詹森仍在閉目祈禱，唸唸有詞，他也是個工程師，他是在金星出生的試管人，同樣是經由無性生殖技術分裂細胞長成的人。他的前身是二十世紀地球上的奇人——以色列一位名叫尤力格勒的後裔。根據歷史記載，尤力格勒幾乎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超感應人，他能用心靈力量做出許多事情。遺傳工程學家特別重視他的遺傳因子，設法複製他，使他的許多後裔都保留了這項特殊能力。

詹森禱告完畢，睜開眼睛，目光正好與羅倫凱碰了個正著。他濃眉大眼，看起來就有一股懾人的氣勢，薄薄的嘴唇緊抿著，表露出他對上帝的堅定不移的信仰。羅倫凱從閱讀歷史中知道尤力格勒生前沒有進過教堂，但仍虔誠相信上帝，他能知道別人的心思，用精神力移動東西、弄彎金屬，而他的化身後裔竟然變成了傳教人物，這是因爲複製人類以後仍保持新人的獨立人格，給予他自由意志發展自己。不過，未免有點奇怪。

「沒有什麼好奇怪。」詹森說。他已經知道羅倫凱心中的話。「我相信有一個全能的造物主，沒有祂，一切都不存在。」

詹森又談起了歷史，當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試驗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

，在未引爆之前，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在默默地禱告，因爲人類自感渺小，竟敢公佈了上帝保留了億萬年來的原子的秘密；當一九六八年美國太陽神八號太空船首度繞行月球軌道，人類第一次在那麼遙遠的太空回望自己的家鄉地球，太空人就曾透過無線電廣播，唸出了創世紀的第一章；多少世紀以來，自從人類自地球向外擴展新天地，認識地球在宇宙中的微小地位，科學與宗教的衝突結束了，新的宗教觀融和了科學觀，使人類更能接受。

「爲我表演一下如何？」伊麗莎白拿了一顆青色小豆，遞到詹森手裏「你能使它發芽嗎？」

「可以試試看，不一定有把握，但我實在不願意試。」

幾十個人圍攏來，爲了目睹一次精采的表演，他們鼓噪著，紛紛要求他表演超能力。

「對有生命的東西我不願意做。」他說。

「做吧！」羅倫凱鼓勵他：「爲了鼓舞大家的士氣做吧！，爲了你的信仰做吧！」

詹森環視大衆，露著無奈與窘迫，他隨手抓住一個年輕人的手，在他的錶上輕輕撫摸兩下。

「我叫它不走！」詹森兩眼炯然有光，直瞪著錶。

那只電子錶記錄著地球現在時刻，還有相對論效應的太空船時間，這時候太空船才離開地球不久，高速運動使時間擴張，地球與太空船兩者的時間差異還小，在詹森的意志力驅使之下，那只錶停了，正如他的祖先尤力格勒所經常表演的。不久，他又命令它再走，指出現在正確時刻。

四周響起了歡呼和鼓掌聲，消除了太空旅行的孤寂感。

詹森又以雙掌合蓋著豆子，凝神靜氣約有一分鐘之久，打開來，那顆豆子赫然長出了芽，又是一陣爆起的歡笑，似乎人們滿足於與神站在同等地位，對於神起了嘲諷。詹森又蓋起豆子，注

目運氣，再打開手掌以後，芽已不見，豆已恢復原狀，而他已是滿頭大汗。

「這是魔術嗎？」有人問，是一個蓄八字鬍的青年，他是維生循環系統的檢查員陳仁兆。

詹森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他用心靈感應術道出陳仁兆剛才的秘密：

「剛才你為什麼偷吻你的太太？但是你又後悔在火星和她結婚，你想另找對象？異想天開哩！你還想找個外星人結婚？」

陳仁兆窘了起來，紅通通的臉上兩顆眼睛骨碌轉，他說：

「不可能嗎？」

「那才有意思呀！」另外一位工程師劉漢維說。

「別胡扯了。」羅倫凱勸開他們。

當然，羅倫凱也知道太空飛行的心理、生理壓力，能有適當的方式來發洩也好。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太空人，為了解決性的問題，還煞費周章攜帶模型哩，那時候太空船還相當落伍，速度很慢，也沒有多眠設備可以停止生物時間，長途的太空旅行是相當寂寞難耐的。

指揮官再度下達命令，要各人回到自己的多眠箱去準備安息。有人提議合唱一首「星空之旅」再去，於是又是一陣歡呼。

歌聲很快地從每一張興奮的嘴發出來，在飛離人類家鄉這麼遠的太空深處，人的存在竟是這樣壯麗，奮鬪創造的信心與勇氣是可歌可泣的。

我們來自銀河系的郊外，要進城去遊賞繁華，多麼新鮮刺激！
人身血液裏的鐵、牙齒上的鈣、基因中的磷，

本是數十億年前的恒星原料所製成，
我們是星辰的兒女，
就要在星光中跳躍。
太陽已遠去，隱入燦爛衆星裏，
行程永無盡，天宇任遨遊，
光線有多快，人也有多快，
人是宇宙的榮耀，從太古到永遠。

歌聲止住後，羅倫凱打發他們各自回去多眠，所有的人慢慢離開了，維生循環系統主任張曉燕負責安置他們多眠，並命人一一檢查設備。

銀河九號太空船實際上是一顆直徑二·二哩的小行星，它使用反引力推進，並且神奇地克服慣性作用，可以瞬間停止、起動、直角轉彎，和傳說中的飛碟一樣，裏面的人不會因為瞬間加速而受傷害，她也有自己的重力系統，不斷的旋轉，製造人體所需要的重力，當她全速飛行，可以接近光速。

羅倫凱回到指揮艙，他召集了二十位重要幹部，對他們做任務指示，出發的忙碌，就算告一段落。他最後說：「我們是要在本銀河系尋找可居住的世界，如果我們脫離本銀河系，以次光速直向兩百三十萬光年外的仙女座銀河星系飛去，按照地球時間雖然要兩百三十萬年才可以抵達，但是相對論時間擴張效應十萬倍，可以在二十三年左右抵達，為了避免離開太遠，還是在本銀河系尋找，在飛行搜索時，必須減速，無法以次光速航行，一旦速度減低，相對論時間擴張效應就

會減低，因此，我們每個人必須注意自己的老化過程，珍惜生命，一有差錯，說不定一覺醒來已經衰老得不能說話走路了，或是根本醒不來，成了一付木乃伊。」

所有的人走了，留下羅倫凱，他還要沈思一會兒，他單獨坐在腦電儀旁邊的椅子上。他通上了電極在自己腦部，使自己進入虛幻美境去陶醉一番，有如二十世紀的迷幻藥作用，所不同的是，腦電儀不會傷害身體，它有鬆懈內心壓抑的功效，對於長途旅行的太空人特別有益處。另外有一種減低人體新陳代謝、防止老化速度的電子儀器，專供指揮官和高級主管使用，以代替多眠，它可以使人進入淺睡狀態，遇有緊急事故，再由機器人喚醒，但效果比多眠差些，無法完全停止生命，使用時間不宜太長。

他憧憬著太陽系的那邊，地球上的美麗景色，白雲青山，壯濶的野地與一望無際的海洋。他曾在巨型人造衞星太空站上面俯視大地，看見中國大陸與寶島臺灣，亮麗誘人，古老的中國文明曾經一蹶不振，終於在一陣發憤圖強後，重新創造了更進步的文明。雖然自己誕生在火星，那兒的環境是人類後來用人工改造的，景色與地球不同，許多地球人都還羡慕住在火星的居民，常常來觀光度假，他還是喜歡地球，他懷念那一次的中國之旅，愛好自由和平的中國人民，以他們的智慧和鬪志，經過一度劇烈的改變後，多少世紀以來的不斷努力，已把中國建設成一副全新的面貌。地球本是人類的原始家鄉，如今地球已不可目見，只有太陽成了隱約的遙遠光點。

他幻想著、思念著、回憶著，那一次從火星回到中國大陸的旅遊。他愛上一個女孩子，她是個老師，烏亮的捲髮、長睫毛、大眼睛、白皮膚、美好的身段、微笑迷人，露著編貝玉齒，她是江西遂川人。在陽光普照的海濱沙灘，他們玩著泥沙，追逐嬉戲，數著天上的雲朵，講火星上的

趣事，中國殖民區開發英雄的偉大而感人的事蹟。海洋的呼吸是那海浪的聲音，時而咆哮，時而嘆息喘氣，浪花白得可愛，和天上的雲朵相互輝映，天空這樣的藍，海天成一色，一望無垠，壯麗深邃，如詩如畫，火星的太陽沒有這樣大而溫暖，光景不同。女孩非常喜歡他，也喜歡他講的火星上的一切，但是她不能接受一個事實：羅倫凱是一個無性生殖的複製試管人，他是人家的副本，他只是中國太空人羅永福的化身而已。

「最少你應該有父親有母親才像個人呀！」那個叫李小珍的女孩最會撒嬌，她笑著問他，長睫毛下閃動著晶瑩的眸光。

「這是不得已的。」他回答小珍，心裏有一種受辱的感覺。「我生來就是如此，不要怪我！上帝造我就是這樣。」

「你是人造的人，不是神造的人！」小珍說：「你什麼都好，就是這點不好，我爸媽不會喜歡你的，我總要嫁個體面光彩的人，你知道，我們家鄉還很古老守舊。你還是再找別的女孩子吧！」

小珍的話，直刺他的心坎，使他有一股悽傷悵惘，他不能忘懷相處相愛的美好時光。

朦朧恍惚間，他懷念地球上遊山玩海的日子，那兒的河山可以稱得上如同錦繡，從太空看地球，海洋與陸地被雲層隱約的遮掩著，藍亮迷人，光輝奪目。雖然他長期在火星的低引力環境下生活，回到地球很不習慣，走路腳步遲重，動作不能靈活自如，他還是把這個球體視爲伊甸園。從多少世紀前，地球人口膨脹到一百五十億，地球就不再增加人口，被適當地控制住，地球上一度發生非常嚴重的能源危機、人口爆炸、糧食不足、種族歧視、大氣污染、生態不平衡等等問題

，早已成了歷史陳蹟。茫茫星空，無邊無際，一片浩瀚廣大的迷濛黑暗，只有衆星的光亮照耀著旅程。銀河九號太空船在星點與星點中穿梭前進……

多少世紀以來，人類擴展了生活領域，從地球移民到月球，改變火星、金星的大氣層，建設新環境定居下來，疏散地球上擁擠的人口，人類的文明飛躍進展，好奇心與不知足，使人類的腳跡踏遍太陽系每一個行星。

銀河九號太空船是由火星基地負責策劃建造的，從火星派出探險家，前往太空捕捉小行星，而後在火星太空軌道完成建造。利用小行星做船殼的主意，是當時來自地球的臺灣科學家顏清南和余金秋，出席火星會議所提出的，這樣可以使居住在裏面的太空人，有舒適的環境，保持維生系統的循環，能源及食物永不枯竭。會議中有一部分科學家曾主張，將距離火星一二、五〇〇哩的小衛星戴摩斯改造，成爲星際太空船，免得再勞師遠征太空，去捕捉小行星，但是戴摩斯衞星直徑五哩，在火星赤道上空軌道以每日繞火星五分之四週西昇東沉運行著，對火星殖民地來說，有很好的用途，要把戴摩斯改造成太空船，叫它永遠消失不見，火星居民自然不願意；而且戴摩斯體積也嫌太大了。

太空船內的維生系統，設計得很周密，人造大氣和加壓輔助裝置，保持內部空氣成分及加壓作用，使每平方吋有七到十四磅的大氣壓力，其中氧的分壓力每平方吋三至五磅，其餘爲氮氣的分壓。此外，還配合淨化系統，保持二氧化碳和其他汚染氣體在空氣中有一合宜的濃度，不致傷害人體，通風與濕度都在控制之內，水可以循環使用。

這是一項危險而刺激的旅行，志願參與這次太空壯舉的並不踴躍，這不像當初地球上歐洲人

移民新大陸一樣，也不像從地球移民月球或火星、金星。要跨出太陽系去尋找第二個地球，比原始人憑一葉扁舟飄流海洋去尋找島嶼還要困難千萬倍。恆星與恆星間的距離，平均在數光年到數十光年之間，恆星不一定有行星系，即使有，也不一定適合人類環境，像太陽系的火星、金星，是經過許多世紀的改造建設，才適合人類移民定居，更遠的海王星、冥王星只能安置觀察站。

銀河九號太空船內，還攜帶了許多人和動物的胚胎細胞，分別裝在試管裏面，冷凍保存，必要時可以培育新生命。很久以前，胚胎的保管輸送是裝在活動物的子宮裏面，運到目標星球再取出來培育，現在爲了適應長期太空旅行的環境，惟恐母體在旅途發生變化，影響胚胎，一律裝在試管裏面冷凍保存。

羅倫凱醒來的時候，發現有異樣，他揉揉眼睛，搖搖晃晃站起來，看看儀器表，太空船停了。

「發現了奇怪的東西。」全能機器人說。「就在前面五百哩左右的太空，有一個物體發出強烈電訊，好像是知性生物發出的。我們的電腦都把它記錄下來了，還分析不出所以然。」

超感應人詹森很快的被機器人第二號喚醒，他來到指揮艙，凝神注視前面的小小發光體有一會兒，他說：

「我的感應力有問題，我只能看到一具模糊的人形樣子，也許是外星人吧！但是我感覺不到他有生命，好像已經死了。」

更多的訊號來到了，電腦將訊號排列組合成圖形，再加以翻譯，這回很快的得到結果。這是一艘外星人的星際探測船，他們因爲機械故障，推進器癱瘓，只餘慣性作用在太空飄盪，亟待拯

救，裏面的太空人生命在凍結狀態，如果有別的智慧生物找到他們，必須先看看生命凍結裝置是否完好，再進行解凍，使他們復甦，要是死了，也就算了。

羅倫凱小心翼翼駛往前去，那艘遇難太空船是圓筒形的，直徑不過二十呎，高五十呎，和銀河九號一比，簡直小巫見大巫，銀河九號駛到它右側，保持等速，兩者就像靜止一樣停在太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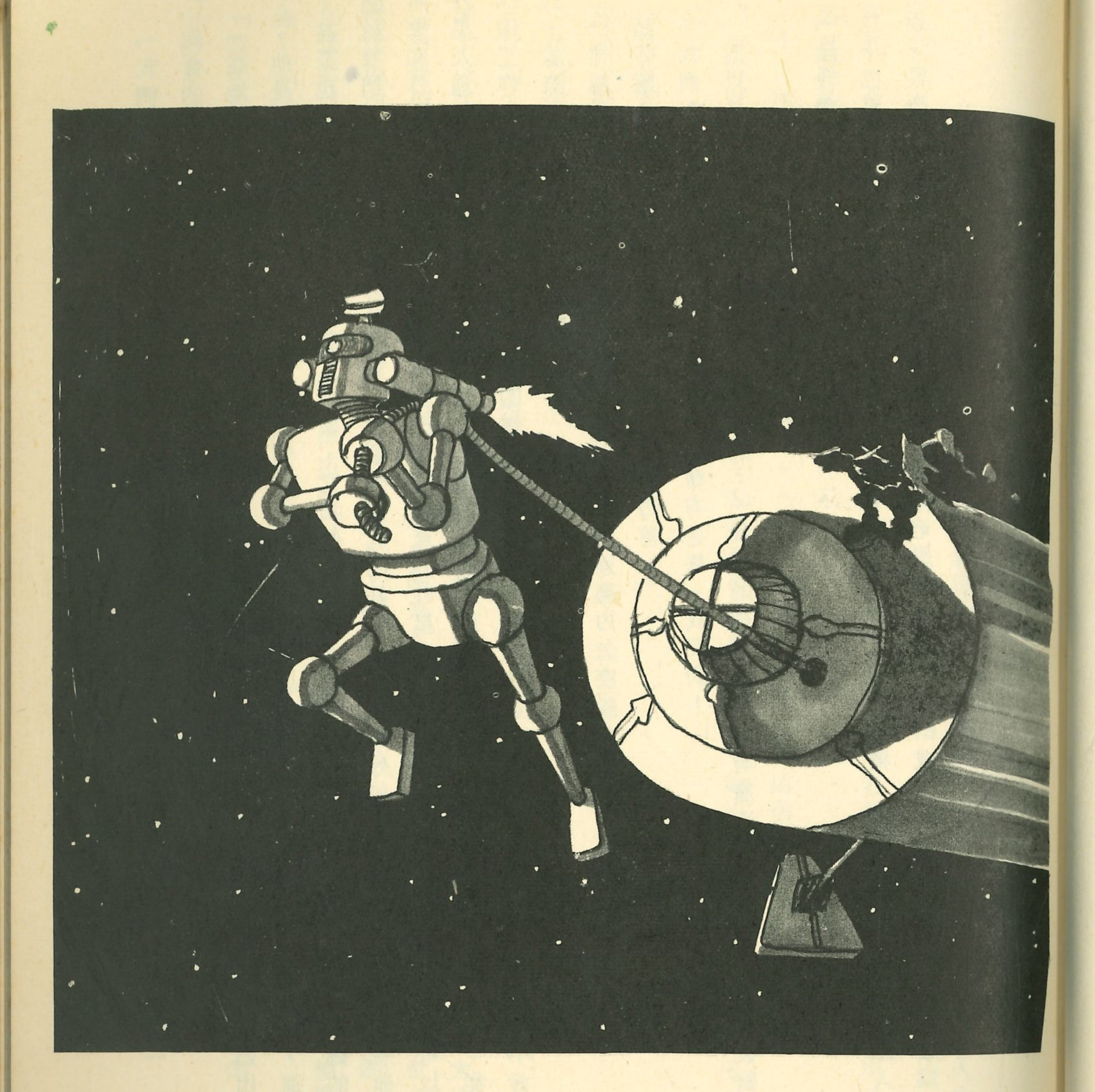
機器人二號受命前往執行任務，探查眞相，他備有小型火箭器，在距離五十呎外，飛躍過去，攀住它，用掛鈎鈎住船體，發動火箭，將它推入銀河九號腹艙內。

經過檢視之後，斷定兩個外星人已經死亡，比詹森感應的多一具，冷凍系統已損毀，只有電腦勉強在發出求救訊號。兩個外星人，形狀和人類差不多，比人類矮小，長得很醜惡，皮膚粗硬如牛皮，鼻子和嘴巴只有洞，沒有似人類般優美的輪廓，眼睛大如蕃茄，塌陷很深，有一層厚膜覆蓋著，大概他們居住的世界陽光比較弱的關係，可能他們的眼睛可以看到紫外線、耳朵可以聽到超音波也未可知，整個看起來只似雕刻未完工的人形而已。

詹森用心靈感應術和火星基地聯絡，報告情況，那是另一個尤力格勒的化身，在太陽系接收感應，從出發到現在，已經過了一百二十年地球時間，人類家鄉的文明又比以前進步很多了。宇宙的距離用無線電來通訊已嫌緩慢，只有心靈感應術可以突破限制，隨傳隨到，沒有時空阻隔。

從太陽系那邊來的答覆是：「歡呼吧！歡呼吧！歡呼吧！爲人類的文明而歡呼吧！」另一句話是：「注意檢疫工作，不可以有太空病毒的污染。」

繁複的檢疫工作做完以後，生物工程學博士黎國雄在幹部會議中提出了建議：



「我們可以複製一個活的外星人，長得和屍體一模一樣的外星人。有沒有人贊成？」

與會的人面面相覷，不知他說話的用意。黎博士繼續說：

「在地球上，曾經有人做過實驗，從古埃及的木乃伊的組織裏，取出遺傳因子，製造出一個活人。他是古埃及人的後裔，卻活在數千年後。我們也可以從外星人身上取出遺傳因子，進行複製，甚至也無須要動手術取外星人組織，當我們與外星人接觸時，只要外星人有遺傳密碼的電訊藍圖給我們，就可以在實驗室複製。複製外星人的好處是：研究外星人的身體構造，了解他，以便將來和外星人打交道，雖然我們自己培育生產的外星人，不會講外星人的話，但我們可以設法與外星人通訊，先用一些基本符號通訊，慢慢的就可以吸收外星人的文化，做文化交流。從事星際探險工作，就是要推動人類文明的進展，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來看，沒有文化的交流是不會有進步的，星際文化也是如此。」

「你認為怎麼樣？」羅倫凱問詹森：「你的感應力怎麼說？這樣做妥當嗎？」

超感應人詹森進入沉思狀態，久久，才回答：

「我們對生命過分干涉了，這樣可能會有惡果。我反對！」

「這只是他的過慮而已，」黎國雄說：「我們的指揮官，還有詹森你自己，還不是複製人？」

「讓我們表決一下。」羅倫凱說。

二十位高級幹部的會議，有十五票贊成，三票反對，兩票棄權。就這樣決定複製外星人。黎博士說，最少必須要有三年的太空船時間，才可以培育長大一個成年外星人。他是以人類為標準

做假定的，人類的生長期到成年是二十年，在實驗室中可以縮短為兩年到三年，這個試管人在未出廠時必須用知識丸及腦電儀灌輸知識，使他有智慧。

突然，會議室的門開了，一串裂人心肺的尖聲喊叫，隨著一個老醜得駭人的老太婆出現了，她莫名其妙的大哭大叫，把二十個人都楞住了。

「你是誰？那裏來的？」羅倫凱喝問。「我們太空船上並沒有這個人呀！」

彎腰駝背的女人，面皮老皺得像胡桃，看起來有一百多歲了，她不停地哭叫吵鬧，像是精神病發作：

「讓我死吧！我不要活了……我又老又醜……」

詹森仔細端詳一陣，忽有所悟地大叫起來：

「她是伊麗莎白！她是伊麗莎白！」

「我的天！」幾乎有一半人異口同聲驚呼著。

老太婆伏地痛哭不止，連聲音也醜醜怪怪的。她的冬眠裝置一定發生了問題，以致在太空旅行中生命繼續老化，女人都是愛漂亮的，當她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成了醜八怪，當然痛不欲生。

維生循環系統工程主任張曉燕，她感到很訝異，因為這時候除了高級幹部暫時停止冬眠，起來參加活動以外，一般人都還在冬眠，伊麗莎白怎麼會自己醒來又起身呢？檢查過電腦和機器人的記錄，都沒有叫醒她，而且她的冬眠裝置也一直沒有發生故障。

「我夢見一個長得很醜的女外星人，嚇死我了，我就驚醒了！」伊麗莎白說完，突然像一頭兇猛的野獸朝張曉燕撲去，狠狠地咬她手臂，使張曉燕痛徹骨髓，大呼救命。

「是你害了我！」伊麗莎白聲嘶力竭的喊叫：「你嫉妒我的美麗，你是維生系統主任，所以故意做了手腳。」

羅倫凱一面命令重新檢查所有的冬眠設備，一面排解伊麗莎白的胡鬧。

女人是情緒動物，一不如意就會遷怒於人。在羅倫凱的勸慰下，她停止了對張曉燕的攻擊，但仍哭鬧不已。

「詹森，到底怎麼回事？有什麼感應沒有？」羅倫凱問。

「我現在頭好痛，痛得厲害，完全失去感應力。」詹森好困惑。

哭聲止住，伊麗莎白瞪大了可怕的雙眼，衝到黎博士前面，雙手抓住他肩膀，死命的搖撼。

「你要爲我想辦法！」伊麗莎白喊叫著，像一隻老烏鴉的可怕叫聲：「你要爲我重造一個人，把我變年輕！」

黎博士微笑地點頭，他已經知道該怎麼辦了。

人體生命的永遠存在與延續，在人類歷史上一直是個夢想，從來就沒有實現過，如今，在銀河九號太空船上，就要從事這項生命的重塑與延續工作。

伊麗莎白全身各器官及腦部，已全部老化，是快死的人了，不可能運用老式的器官移植辦法，以自己體細胞先行培育自己的預備器官，諸如心、肝、肺、腎、胃等，以便隨時更換，其實她的這些器官太空船上也有，如果逐一更換，無濟於事。經過全體幹部會議討論以後，黎國雄做了決定。

「各位女士先生，」黎博士說：「有一件秘密，我現在才向各位報告，當初我們被派往太空

各地去尋找新世界，我們所付出去的代價是相當大的，因爲我們可能永遠回不了太陽系老家，因此，我們攜帶了一項特別裝置，它可以使人永生，它不是器官移植，而是靈魂的複製移植。」當他講到最後一句話時，特別加重語氣，提高聲調，他停頓了一下，環視衆多的詫異眼光，繼續說：「這項超級機密，只有電腦、指揮官羅倫凱和我知道，預備在將來有人老化到極點，快要死的時候，才加以運用，辦法是這樣的，必須先從伊麗莎白身上取出體細胞，複製另一具一模一樣的人體，但是比較年輕多了，等於是個全新的人，從嬰兒到成人，必須保持新人的腦部空白，直到適當時候，將老人喚醒，利用一種非常精細的儀器，連接兩人腦部，把老人的思想、記憶，全部灌錄到新人腦部去，運用這種方法，人的肉體可以不斷更新去舊，靈魂永生……」

「我的上帝！」詹森呼喊了起來：「太可怕了！」

「好哇！」伊麗莎白大笑。

「那具老人怎麼辦呢？」

「讓她自然死亡，再廢棄掉。人類永生不死的夢想就可以完全實現。」

「還沒有！」詹森忍不住又開口了：「死去的人不能從死裏復活。根據你的這項說法，並不能完全使人免於死亡，要是一個人在死去之前，來不及準備自己第二付身體，那就辦不到了，你所說的永生不死，還是有條件的。」

「可以辦到。」黎博士斬釘截鐵的說：「我們有一種儀器，能夠在人未死以前預先收存人腦的思想記憶，我們可以複製了人以後，再將機器所保存的資料，輸送到新人的腦袋去。」

「不可思議！」張曉燕說。她還在爲自己被咬一口而不甘心。

「於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電腦自動記錄儀器寫下了這句話，造人的工作隨之開始。黎國雄從伊麗莎白身上取出一片小組織，在電子顯微鏡下做極爲精細的顯微手術，使細胞實行分裂生殖，每一個細胞都可以造成一個人，但要做這種手術非常困難，必須浪費許多細胞，手術完成後，細胞便開始分裂，將來會培育長成另一個伊麗莎白的副本。細胞開始在分裂長大，以後的工作，全部交給自動控制儀器和機器人去照顧。

黎博士再進行複製外星人的手術。

剩下的只有等待。太空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冬眠箱將生命暫時停止。當黎博士、指揮官羅倫凱和詹森再度被機器人叫醒的時候，已經有兩具新造的生命體在等他們了。伊麗莎白的腦思想記憶的轉移，進行得很順利，那具新人，原來是木偶一樣的靜靜躺在玻璃子宮裏面，現在有了靈性了。當她站起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身上一絲不掛，她開始感覺到羞恥。

「那個死鬼李察波頓……」她突然冒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

黎博士要她再躺回子宮裏去，重新把儀器裝上，調查她的思想記憶，根據黎博士的解釋，人的潛在意識有時候會保留遠古祖先的一部分，這就是爲什麼有人從來沒有到過某地，會突然對某地有熟悉之感。

伊麗莎白再度起身，詹森送了一件袍子給她穿上，她看起來才二十幾歲，又年輕又漂亮，她扭揑作態，搔首弄姿，微笑著向羅倫凱拋媚眼。

「這就是永生的奇蹟嗎？」詹森嘆息著。

「這是死裏復活。」黎博士說。

年輕的伊麗莎白朝老伊麗莎白瞟了一眼，對她說：

「你看我，我多麼漂亮，我討厭你！你眞醜，你像魔鬼一樣醜惡！一樣可怕！」

老伊麗莎白的氣息很微弱，形同待死的人，聽到有人這樣批評她，竟然緩緩地移動身體，站起來。

「我們同是一個人！」她說：「我們的靈魂原來是一個，分裂爲兩個，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全沒有分別，只有肉體不一樣而已。你不用嘲笑我，我也不用羨慕你。」

「不，不！」年輕的伊麗莎白狂呼暴跳起來：「伊麗莎白只有一個！」

詹森和羅倫凱交換了一個眼色，這個結果是他們當初所意料不到的，他們剛在討論如何使已經製成的外星人有靈性有思想。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詹森說：「剛才我好像感應到外星人已經有自由意志了，我好像幻見外星人自己站起來，開走了他們自己的太空船。」

「根本不可能的」羅倫凱說：「他現在還沒有靈性！就算有，也是人類的，不會是外星人的。」

猛不防聽見一聲淒厲的慘叫，老伊麗莎白身體冒著煙倒下去了，新伊麗莎白手裏拿著死光鎗，她殺死了自己的前身。

黎博士奪下了伊麗莎白手裏的死光鎗，他咆哮著：

「你幹嘛殺人？」

「那是我自己，我有權利殺死她！」

「上帝懲罰你！」詹森大叫。「是她生你的，沒有她那有你？」

「她遲早總要死的，我不高興她活著。」

伊麗莎白突然雙手按著額頭，大叫頭痛，經過羅倫凱與黎博士一陣安撫之後，才略爲定了神。詹森在爲死去的老伊麗莎白禱告。

「沒有，靈魂並沒有轉移！」詹森忽有所悟的說「只是靈魂的複製而已，這能算永生嗎？」

一陣混亂與忙碌過後，他們把伊麗莎白放回她的冬眠箱。現在他們明白，複製新人而使他的腦際一片空白，正如製作空白錄音帶，老人是原版錄音帶，將老的錄音帶轉錄到新帶裏，自然老的錄音仍在，除非用方法消除它，否則不會消失。

新造的外星人靜靜地躺在玻璃子宮裏面，他們暫時不去理會他，到必要時再灌錄人類思想給他，不過目前已教他暫時停止生長，將生命凍結起來。他們火化了老伊麗莎白的屍體以後，就各自回去冬眠。

銀河九號繼續向前行駛，機器人在做全船的控制與監視工作，並負責搜索行星系，期望在茫茫太空中找到一處人類的樂土。

不知經過多少世紀，也不知發生了什麼重大變故，機器人一號按動了全船人員緊急集合的按鈕，於是，所有的人都從冬眠中蘇醒。像他們出發時離開太陽系的情景一般，全體人員聚集在會議室。

指揮官羅倫凱和黎博士，發現外星人的太空船失蹤了，複製的外星人也不見了，倒是年輕的

伊麗莎白還好端端的，就像過去沒發生什麼事一樣。

「集合幹什麼？」

「要登陸了嗎？找到地方可以安居了？」

「發生什麼變故？」

許多人議論紛紛，高級幹部也在查電腦，追問機器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機器人會失常，按動緊急集合電鈕？過去的時日，太空船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電腦的記錄竟是一片空白，從接運外星人太空船進來以後發生的事，全部沒有記錄，或是記錄已被抹除了？

羅倫凱召集二十位高級幹部到指揮艙去，和大家商量。

「過去發生的事情是集體幻覺嗎？我們二十個人都發現外星人太空船和裏面的屍體，不可能是做夢，現在什麼也沒有了，我們造的人也不見了。」羅倫凱激動地說。

人人嘈雜地講話，莫知所以然。詹森的超感應力派上了用場，他自言自語：

「我……我手裏怎麼會有一卷錄音帶？」

他走到錄音機旁邊，放入錄音帶，開動它，播放出來的竟是他自己的聲音：

「各位太陽系來的文明生物訪客，現在就藉著你們自己的口講幾句話。經過我們太空浮標系統的探測考察之後，我們覺得人類還相當幼稚野蠻，盲目的追求永生，只有手段而沒有目的，不知改造人性，未免太可悲了。

「不錯，人體的複製和腦思想的轉移複錄，正是通往永生之路的石階，但人類的本性竟隱藏了不可救藥的殘暴傾向，嫉恨、仇恨、貪婪、愛慕虛榮、只重外表、不務實際、肉慾、自私……

從伊麗莎白的個案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我們是銀河烏托邦的守衛者，在銀河各處太空設有浮標，專門偵測監視前來尋找烏托邦的知性生物，也負責檢查知性生物的心靈，看看是否眞正愛好和平的訪客。如果確實是，我們會用浮標太空船引導他們前來，幫助他們過美好的生活，否則，我們只有棄之不顧，請原諒我們用假死來欺騙你們，使我們可以進來考察。

「經過詳細的調查檢驗，我們認爲，人類的科學技術已足夠進行星際探測，雖然和我們相比，還極端幼稚，成就仍然驚人而可觀，但是心靈方面卻需要長期的進化改造，不是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完成的。

「我們的心靈非常高貴，高貴得可以脫離肉體而單獨存在，這是由於長期的心靈生活，自我創造的成績，所以當我們的心靈不附在肉體上，那付肉體就成了假死狀態，不需冬眠，也可停止生命。

「伊麗莎白只是我們的抽樣試探考驗，請原諒我們作弄她。人類必須還要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自我改造，才能了悟生死與幸福和平的眞義。請原諒我們不告而別！

「再會吧！太陽系來的美麗動物，兩隻腳的美麗動物，在未來是很有前途的，不要洩氣，再加努力吧！」

錄音帶播完之後，自動焚化了。

在場的幹部，如同大夢初醒。過去一些時間所發生的事，太玄秘而近於幻想，所有事實證據都消滅了。彷彿只是一場噩夢，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各位女士先生，」羅倫凱對全體船員廣播：「因爲電腦故障，發生了一場誤會，勞動大家起來，眞抱歉。請你們還是回到原來的房間去吧！我們還在尋找新世界，我們一定會找到的，只要我們有信心，有愛心，只要我們肯努力……只要努力……」羅倫凱說到最後有點悽傷而難以爲繼的哽咽起來。

一切恢復平靜後，羅倫凱回到指揮艙，詹森還坐在那兒沉思，若有所失，表情凝重。太空船外面依舊是無垠的星空，時間和空間都是沒有窮盡的，無始無終，生命在宇宙中，只是在物質與能量場表演戲劇而已。

這時，伊麗莎白走進來，渾身依舊散發陣陣香水味，她滿臉迷惘困惑。她顫聲說：

「我好像做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夢，我殺死了一個老太婆……那個老太婆……那個老太婆長得好醜惡……我用死光鎗殺死了她……因爲她說我們彼此是一個人，不分你我……我只記得這些。」

詹森用話安慰她，拍著她的肩膀，陪她一起回去冬眠。

「不要怕！噩夢就會過去的，只要心中有愛，什麼都不怕。」

羅倫凱在冬眠之前，習慣地坐在腦電儀旁邊，接上各種電極，肉體與精神的疲勞，使他難以承擔，他要幻遊多少世紀以前的世界，於是，他看到了太陽系那邊的地球，那是人類的家鄉呵！晶亮可愛的一顆星球，充滿了綠色與藍色的生機……中國大陸的錦繡河山……金黃色的海灘，雪白的浪花與湛藍的天空……那個大眼、烏亮捲髮、微笑迷人露著編貝玉齒的女孩……那個叫小珍的女教師，展露出可愛的笑靨在招引他……而那是多少世紀以前的事了。

銀河九號太空船仍以高速航向無極的太空深處。

原載：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一日中央日報副刊

5 永遠的快樂

黃海

「你快樂嗎？」

有一個似遠似近的聲音，模模糊糊的傳來。是的，我快樂，我快樂極了。只有經由這種腦部刺激作用，才感受到無上的快樂。太空航業大王史立根笑了，吃吃地笑著。

他躺在長椅上，一束電線接駁到他頭頂。古明克博士在操著夢幻機器，調整腦部刺激頻道，帶領他幻遊極樂境地。史立根剛剛從一場失敗的戀愛中嚐到了痛苦，他來快樂中心購買快樂，發洩鬱悶，滿足欲望，抹去過往的陰影，消除悲哀的情緒。這種夢幻機器，藉著腦部刺激能使人體驗到色、香、味，以至聽覺、觸覺的感受，或者可以身歷某一偉大人物的心靈世界，人類的七情六慾，皆所包括。

「你想喝酒嗎？盡量的喝吧！」古明克博士說：「順便聽點美妙的音樂如何！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吧！現在你可以享受到應有盡有的感覺。」

恍惚中，他品嚐了濃烈的酒味，音樂入耳，心旌搖晃，看到五光十色，目眩神迷的景象。陳麗麗微笑著，兩排潔白的牙齒，在朱紅的唇邊閃亮，她穿著半透明的白紗，身材浮凸玲瓏，腰枝

款擺，姍姍而來，然後，伸展雙臂，投向他……。

「陳麗麗！」史立根迷惘地叫著。

古明克博士插嘴問他：「現在你看到女人啦？」

「是的，一個美麗的女人。」

「他不是陳麗麗！」古明克博士說：「陳麗麗剛剛回去地球了，還在太空船上，她永遠不會再回火星來的，你不喜歡她，你嫌她沒有漂亮的小腿，你虐待過她，她變心了！現在你要把她忘了。」

「是黃雅蘭！」史立根叫著，在夢幻中迎向那個美麗倩影，張開了自己的雙臂，要去擁抱她……。

「不是，她不是黃雅蘭。」古明克說：「黃雅蘭是你的第十一任情人，她已經死了。」

史立根想起來了，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他和黃雅蘭穿著太空裝在月球上散步，因爲太空裝漏氣，她當場就死掉了，不過，她也不是個好女人，她太高傲了，動不動就發脾氣，暴跳如雷，當初要不是看上她有錢，我也不會要她。說眞的，沒有她的支持，史立根太空航運公司也不會發達起來。他仔細端詳面前如夢似幻的女人，他已混亂了記憶。在過去八十年的生涯裏，他結交過二十位親密的女友，每一個女人都有她的優點與缺點，但是，他就是不能容忍別人的缺點，他希望找到一個全然沒有缺點的女人做太太。所以他一直沒有結婚。

「是愛麗絲！」他迷迷糊糊地叫著。

「不是，」古明克說：「愛麗絲是你居住在月球時交的女朋友，她本來非常美麗苗條，心地

也善良，你嫌她越來越肥胖，她也變心了！」

「那麼她是誰？」

「她是十全十美的女人，不……」古明克又更正說：「她是二十全二十美的女人，如果你喜歡她，你可以娶她爲妻，有了她，你再也不會鬧失戀了。她有你過去二十個女人所有的優點，沒有任何缺點，你一定會滿意的。」

美麗的倩影近在眼前，史立根可以看見她，觸摸到她，聞到她身上散發的體香，聽見她嬌嗔的聲音。這些，全部經由夢幻機器的妙用，使他進入身歷其境的知覺中，滿足他的下意識需要。

實驗結束後，史立根渾身愉快輕鬆，笑瞇瞇地起身，望向窗外，在塑膠保護層下的人造大氣裏，太陽低懸在橘紅色的天空，火星的黑夜即將來臨，電動車在羅威爾市的路上行駛著，發出亮光與低沈的聲音。

「古明克博士，」史立根說：「我想娶一個太太，這一次我絕對絕對不要起變卦，剛才我所見到的女人，確實是我最滿意的女人，大概只有在夢幻中才找得到吧！」

「你想照樣訂製一個太太嗎？」古明克問。

「這不是異想天開嗎？」史立根大惑不解。

「現在已經可以辦到了。」古明克一本正經地說：「我們可以用電腦控制設計製作，完全照你開出的條件，配合遺傳工程學，把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交給你，只要你出得起價錢，我們一定爲你效勞。」

「眞的嗎？」

「沒問題。」古明克博士說：「我們只要你捐出兩艘核子動力太空船給火星殖民地政府。」

史立根被帶往會見火星政府的總理富蘭克林，在合約書上簽約。他所訂購的太太條件如下：

身高一六八公分，火星體重二十二公斤。

三圍三十六、二十四、三十六。

年齡二十五歲。金髮、碧眼、白皮膚、沒有智齒、盲腸。

文理博士程度。

心地純潔善良，個性嫻靜、穩重、明理，具有中國婦女的美德。從不發脾氣，能容納我的個性，我要怎樣就怎樣。萬一我打她，她不能還手，罵她，她不能頂嘴，而且絕對不能氣在心裏，要心悅誠服。她關心我，有如我的母親或保姆；體貼我，有如愛人；順服我，就像我養的小狗。

還有，愛情專一，永不改變，看到年輕漂亮的小伙子，絕不動心，目不斜視。

還有，……。

電腦並且為他設計了她全身的形像，印出照片。

這是火星赤道區擁有十八萬人口的羅威爾市。自從人類在一九八〇年代登陸火星之後，幾世紀以來，由地球移民來此的人類，不斷的開拓奮鬥，創造了火星文明，目前總人口已達五十二萬。由於火星大氣稀薄，其中二氧化碳、水蒸氣、氧氣、氮氣、氬氣，平均含量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火星基地的主要部分，建在地下數公尺深的地方，每一個人造大氣層有十公尺到六十公尺厚，每一個基地都用雙層薄的透明塑膠膜蓋住，以防止氧氣擴散，並可傳導光線，雙層的塑膠膜之間加入二氧化碳的壓力，以避免氧氣外逸。從天空中俯瞰，像是一叢叢的肥皂泡，在

陽光下反光，煞是好看。

史立根太空航運公司的業務越來越發達，由地球和月球來觀光的旅客年年增加，史立根本人也成為許多女人羨慕追求的對象。托科學之福，對長生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使得人類壽命平均達到一百三十歲以上，六、七十歲的女人生孩子比比皆是。一般人要到九十歲以上才退休。史立根本人很想舒舒服服地度過下半生，當然希望找到一個完全稱心如意的伴侶。

一年後，當史立根搭太空梭從福波衞星抵達羅威爾基地時，在檢疫部發現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在對他微笑，長長的睫毛下閃爍著魅人的眸光。他一看就很面熟。

他掏出懷中的皮夾，看看那張電腦照片。他驚呼著：

「妳是……妳是季愛琳！」

「是的，你怎麼會認識我呢？」好嬌美柔和的聲音。

「妳還沒有出生以前，我就認識妳了。」

「古明克博士要我來找你的。」季愛琳說：「他說我是你的太太。」

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史立根很快的愛上她。由於人造大氣內擁擠著太多的人口，史立根提議，兩人戴著氧氣面罩和防護衣，走出人造大氣外面去散散步。

荒涼的火星地面，參差的石頭到處羅列，四外一片光禿與乾涸，顏色磚紅，看不見地球上的青山、河流、湖泊。風，柔和地輕吹著，塵埃飛揚，太陽看起來微弱無力，陰暗而遙遠，只有在地球的一半光度，天空有一層薄薄的霧氣籠罩著，輪廓朦朧的沙丘綿延擴展向無盡的遠方，在幽暗中消失。那是正在墾殖的地區，一大片由地球移殖過來的植物，包括沙哈拉沙漠和亞利桑那沙

漠耐旱的仙人掌，還有地球極區耐寒的青苔，在此播種繁殖，希望藉著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動物所需的氧氣，慢慢的改變火星的大氣層，也許將來有一天，火星的人類不必生活在肥皂泡式的人造大氣層裏面，可以像在地球一樣，自由自在的在地表任何地方活動。

「季愛琳，你願意跟我生活一輩子嗎？」透過無線電通話設備，史立根在頭盔裏面問她。

「願意，你是我的主人，我是絕對服從你的。」季愛琳嬌滴滴的說：「無論你要我做什麼，我都會去做，只要你快樂。我聽說，最初的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造的，我雖然不是你的肋骨造的，但是，我等於是你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是完全屬於你的……。」

這些話聽起來，把史立根樂壞了。他轉身摟起她，推開自己的頭盔，也打開季愛琳的頭盔，於是，他親了她，火星嚴寒刺骨的風陣陣襲來，他卻感受到愛情的溫暖，生命中燃起了第二十一隻火把，就要永遠照亮未來前程。

在結婚後的第一年，史立根嚐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快樂。季愛琳一向百依百順，沒有脾氣，她的腦袋又像個電腦，無所不知，通曉文法理工，愛情專一，偶爾史立根瞄了別的女孩子，她也從不吃醋。他一發脾氣，雖暴跳如雷，卻贏得她嬌柔的安慰，他慶幸，他眞正娶到一個完完全全稱心如意的太太。

許多陶醉的時日過去了，這個集合了二十個女人所有優點的妻子，隨著時間的增長，他開始對她感到不耐，他發現自己不能容忍一個毫無缺點的人，每天面對著她，便有許多不自在。是他虧待了過去的二十個女人？是他不如她的完美而自卑？是他老朽了，而她永遠美好，忠心不變，自慚形穢。

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他被悅耳的影像電話鈴聲吵醒，朦朧中撳下了床頭的按鈕，睜開惺忪睡眼，在掙扎起床之間，無意中碰落了架子上的一杯水，灑在季愛琳的臉上，他來不及爲她揩拭。看見多年不見的姪孫兒和姪孫女，圍在鏡頭前朝他大嚷：

「叔公，我們要來火星度假了，我們現在就要出發了，第一次通話完畢。」

「你們不要來！」史立根吼著，也不知是哪來的大脾氣，他把季愛琳從床上推起來，面對著傳像器，繼續惡聲嚷著：「看吧，這是叔公的新娘子，在電視上看不就得了，現在再瞧個清楚吧！」

季愛琳朝著傳像器揮手，還做了一個飛吻，全然不顧自己頭臉的狼狽樣子。

由於火星與地球距離遙遠，即使無線電傳遞訊息，也要十數分鐘時間的躭擱。史立根不知哪來的一股怨氣，打了季愛琳一個耳光，他大概在試試她的脾氣。

季愛琳只是無奈的擺擺手，摀著臉頰低聲說：「我服侍你不週到，都怪我不好，我是你忠實的太太，永遠屬於你的……。」

看著她那副不愠不火的樣子，他更加沈不住氣，存心挑釁，故意惹她生氣，他揮起拳頭，打在她玲瓏剔透的胴體。季愛琳則動也不動的趴在床上，背對著他，咬著牙根，頻頻嬌喘著。

「你爲什麼不作聲？你爲什麼不抗議？你爲什麼不生氣，我眞受不了你！」史立根幾乎要崩潰了，哭哭啼啼的嚷著：「你應該生氣的，爲什麼不生氣？你應該還手的，爲什麼不還手？」

約四十分鐘後，影像電話又傳來了地球來的訊息：

「叔公，別這麼兇嘛！嬸婆，您等著，我們就來，我們的嬸婆比我們還年輕漂亮哩！我們可

要好好的來瞧瞧嬸婆本人。通話全部完畢。」

三個姪孫子和三個姪孫女，在影像中朝他們做了一個飛吻，通訊隨即切斷。他們傳來的飛吻，正是答覆幾分鐘前季愛琳傳過去的飛吻，至於叔公打嬸婆的一幕，他們也許還沒有看到。

史立根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他一面打她，一面哭嚷著：「妳為什麼待我這樣好？妳有時也該反抗我、打我、恨惡我、罵我，才有點意思呀！知道嗎？不要光只知道愛我，人除了愛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呀！……」

季愛琳拍拍他佝僂的背，溫柔地撫摸他抽搐的身體，並且為他擦乾眼淚，像母親哄哭啼的嬰兒一般，然後帶他去見古明克博士。

「你對她不滿意嗎？」古明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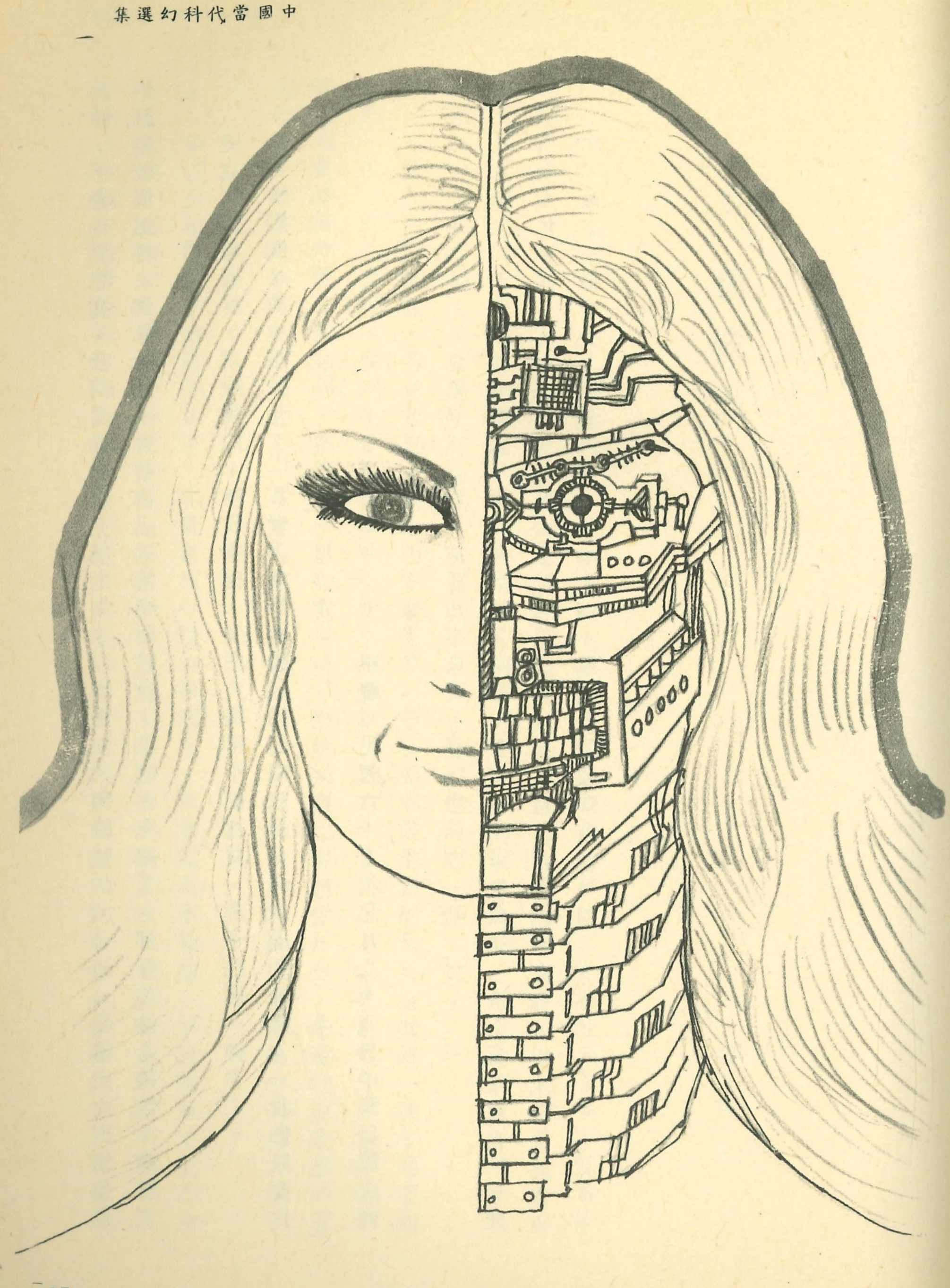
「滿意，本來是很滿意……」他哭泣著，像是受了極大委屈的孩子，突然找到傾訴的對象。「現在，我覺得什麼事都不對勁，我想請你幫個忙，也許可以改變一下她，使她適合我。」

「傻孩子！」古明克吃了他老豆腐。「是你變了，她一直沒有變，季愛琳永遠那麼可愛，永遠那副德性，是你變了，除非也把你調整一下，那就永遠合適了，兩個人永遠都不變了。」

「史立根先生，你瞧瞧我的腦袋。」季愛琳說著，把後腦勺轉向他。古明克博士的手在她後腦上一扭，把整個頭蓋和頭髮掀開來，露出一個大洞，裏面是一團糾纏不清的電子線路。

「啊——」史立根驚呼著，雙眼暴突，全身發抖，搖搖欲倒。

「少見多怪！」古明克揪住他，他把自己的後腦勺拉開，露出一個洞，裏面同樣是密密麻麻的電子線路。「史立根，你看看我的腦袋，我們的人永遠是第一流的，沒有地球人類原種的卑劣



本性，不會見異思遷，我們是最完全完美的人！我們是血肉與機械的結合體，希望史立根先生也把腦袋改成這樣，那就永遠不會被自己的情緒所奴役，不會再有變了。那樣才會永遠保持快樂！」

史立根震驚過度，兩眼發白，呼吸急促，張開大嘴卻不能言語，身子往後一仰……。

「你快樂嗎？史立根先生，」季愛琳喃喃地說，扶起史立根衰弱崩塌的身體。「我們只要你快樂，永遠的快樂……。」

原載：民國六十七年元月二十五日中華日報副刊

6 銅像城

張系國

銅像矗立在城中心，高逾百丈，佔地十畝。城的四週是廣濶的草原。從城外五十哩，就看得到銅像龐大的身軀，在呼囘世界的紫太陽照耀下閃閃發光。據那時候的旅客說，從太空船觀看呼囘世界，這星球上最醒目的標誌，就是索倫城的銅像。連京城的黃金寶殿，都不及銅像來得壯觀。這麼碩大的銅像，不要說呼囘世界，在整個宇宙裏，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

有關銅像的來歷，傳說各異。據呼囘史書記載，最初的銅像是爲紀念索倫城第一批移民而樹立的。但一般認爲第一尊銅像是索倫城首任城主的遺像。又有一個說法，銅像是第三次星際戰爭時虜獲的戰利品。不論如何，在第三次星際戰爭時，索倫城裏已有銅像存在，是後世史家都同意的事實。最初的銅像約有十丈高，在當時算是龐然巨物，但比起後來的銅像，乃是小巫見大巫了。

第三次星際戰爭結束後廿年，在戰亂裏失踪的呼囘王，突然囘到索倫城。早已繼承王位的弟弟，自然不肯讓位，雙方終於兵戎相見。舊帝依賴老臣暗助，攻陷京城，新帝敗走草原。舊帝復辟後，將城中新帝餘黨全體處死，除了把千餘首級掛在城門示衆外，又將原有銅像熔化，與孽黨

的盔甲共同熔鑄成舊帝銅像。舊帝不久崩殂，嗣君年幼，新帝黨得豹人之助，再度攻陷索倫城。新帝復位後，一樣殘殺舊帝黨，將原有銅像熔化，再鑄成新帝銅像。舊帝嗣君倖免於難，逃往草原，十二年後又率衆大舉攻城……新帝黨與舊帝黨之爭，持續了千餘年之久。根據呼回史書記載，索倫城易幟共計三十一次。當時局勢的動盪不安，可以想見，史稱「千年戰爭」。

千年戰爭既是新帝黨與舊帝黨的內戰，對安留紀呼回文明的發展並沒有什麼積極貢獻。唯一的成就，也許就是銅鑄技術的進步——不論何黨攻城得手，第一樁大事，就是殺戮敵黨，將死者的盔甲與原有銅像共同熔鑄新像。戰爭一次比一次殺人更多，銅像也就愈鑄愈大。索倫城第十七次易手時，銅像已高達卅丈。這麼巨大的銅像，即使銅鑄技術再進步，熔鑄仍是曠日費時的辛苦工作。勝利的一黨為了鑄像，每每搞得民窮財盡，怨聲載道。往往銅像剛鑄好，敵黨已開始擊鼓攻城。鑄像的工作，於是又得重新開始。

但銅像是不能不鑄的。索倫城的銅像，已成為索倫城統治者的夢魘。當時的一位呼回詩人寫得好：「整個世界的目光／都注視著京城裏日漸高大的金人」。索倫城第十九度易手時，勝利者曾頒佈命令，搗毀銅像，並且從此不許鑄像。這位勇敢的新帝黨王子，竟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城人士鄙視唾棄的對象，第二天早晨就被部下在浴缸裏刺殺，索倫城也第廿度易手。有了這樣恐怖的殷鑑，後來的索倫城統治者，沒有人敢違抗傳統。不論鑄像的工作有多麼艱鉅，即使因此搞到府庫空虛，銅像也不能不鑄！

索倫城統治者對銅像的態度，因此不能不說是曖昧的。不鑄像會導致殺身之禍，鑄像卻必然亡國。這兩者之間的利害抉擇，足以令最英明的帝王焦慮到鬢髮皆白。索倫城人民對銅像的態度

，也同樣十分曖昧。他們痛恨鑄像的工作。不少人的父兄，或者盔甲成為鑄像的一部份，或者因鑄像而慘死——失足落入沸騰的銅汁鍋裏、搗毀舊銅像時被破片砸死、搬運銅像時筋疲力盡倒斃路旁。銅像因此帶來悲苦的記憶。但銅像又是索倫城人民最感驕傲的標誌。索倫城之所以偉大，索倫城一切的光榮事蹟之所以為人傳誦，都因有這銅像存在。呼回詩人沒有一位不曾寫詩詛咒過銅像，也沒有一位不曾寫詩讚美過銅像。直到現在，呼回年輕人苦戀時寫情書，總是稱對方為「索倫城的銅像」，就是由於這個典故。

索倫城的統治者和人民，對銅像有著如此複雜而濃烈的情感。到索倫城第廿九次易手時，銅像已成了高達五十丈的龐然巨物。任何想要熔鑄銅像的人，祇要望它一眼，都會心膽俱裂。攻陷索倫城的舊帝黨將軍，進城時還十足的趾高氣昂。部下領他到銅像前，他的確僅僅望了銅像一眼，就一頭栽下馬來。這可憐人昏迷了三天。第三天的夜裏，有人看到他赤足背著手，在宮殿前的廣場上踱來踱去，喃喃自語。早上衞兵發現他吊死在宮裏。有人說他是自殺的；有人說他精神失常；也有人說是銅像的神靈附體，逼他投繯自盡。

不論眞相如何，將軍吊死後，有卅七年之久，新帝黨和舊帝黨的軍隊都不敢進入索倫城，索倫城成為權力眞空地帶。雙方的領袖都明白，誰膽敢進入索倫城，誰就必須重鑄銅像。雙方的領袖都缺乏這個勇氣，祇好聽任索倫城自由發展。這也該算是天意吧，因為呼回文明的民主傳統，就是在這卅七年間建立起來的。新帝黨和舊帝黨既然都迴避索倫城，城中無主，混亂了幾年。後來有位老學究力勸市民仿照地球古法，組織共和政府，史稱「第一共和」，索倫城也第三十度易幟。

共和政府成立後，索倫城逐漸恢復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工商百業迅速發展。共和政府的元老頗爲自傲，有人就想到，該是重鑄銅像的時候了。主張鑄像的人指出，現在的銅像是新帝黨最後一任國王的遺像，無論如何不適合國民瞻仰崇拜。共和政府的成就，已經遠超過歷朝諸王，自然應該另鑄新像。至於究竟該鑄誰的像，則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人認爲該鑄許多小像，紀念索倫城第一批移民；也有人認爲該紀念索倫城首任城主。至於共和政府的元老，自然私下都希望爲自己鑄像，只是不便公開鼓吹罷了。

反對鑄像的人倒也不少。他們指出，歷朝君王皆因鑄像而亡國喪身，共和政府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該好大喜功。新帝黨和舊帝黨的騎兵隊，仍然在草原出沒，隨時可能進攻索倫城。如果共和政府將人力物力都浪費在鑄像上面，無疑是自取滅亡的愚蠢行爲。況且銅像已高達五十丈，重逾百噸。上次重鑄銅像，費時共計十年。共和政府能不顧城內百姓反對，一意孤行嗎？

贊成鑄像和反對鑄像的兩派，勢力都很大，久久爭執不下。最後提出解決辦法的，還是當年首倡共和的老學究。這位老先生當時已九十多歲了，仍然耳聰目明，頭腦比年輕人還要敏銳清楚。他想出的解決辦法，的確是呼回歷史上一大創舉，對後世影響極大。他認爲銅像不必重鑄，祇需要在原有的銅像之外，添加一層外殼。這樣不僅新銅像必然比舊銅像更爲高大，而且舊銅像不必搗毀，節省許多人力物力。最要緊的，由於舊銅像仍然在新銅像之內，並未搗毀，未來的統治者，也絕不敢輕言搗毀銅像，至多設法另外添加一層外殼罷了。

老學究的意見，迅速爲共和政府的元老院一致通過採納。城內的商人和庶民，也都以手加額，如釋重負。這是何等聰明而兩全其美的辦法啊！人們對老學究非常感激，又念及他首倡共和的

功勳，共和政府新修的銅像，竟非他莫屬了。誰知道這麼一來，卻送了老學究的命，也斷送了第一共和。

索倫城共和政府新建銅像的消息，迅速傳遍草原，激惱了新帝黨和舊帝黨的領袖。他們既然瞭解重修銅像並非難事，野心復熾，盡釋前嫌，組織聯軍，圍攻索倫城。共和政府英勇奮戰了三年，終於抵擋不住聯軍的攻勢。城破之日，共和政府的元老無一人逃走，集體端坐元老院內，自焚殉國。守城的共和政府軍隊，也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無一人投降。第一共和悲壯的結局，迄今仍爲呼回詩人所歌誦，也激勵了後來呼回族的千萬民主鬪士。聯軍入城，大屠三日，又斬決九十多歲的老學究及全家卅五口，將他們的頭顱掛在城門上，永遠不許取下。一直到一百廿四年後，民黨革命成功，建立第二共和，才取下老人全家的頭顱，並爲老人重修銅像。

聯軍勝利後，共同擁戴新帝黨王子和舊帝黨公主爲王及后，新舊帝黨的千年戰爭，至此告一段落。共和政府所修的銅像，也迅速加添了另一層銅殼。千年戰爭後，呼回歷史邁入新紀元。從此不再有新舊帝黨之爭，而是帝黨與民黨之爭。其後的兩千年間，共有廿七次共和革命，及廿七次復辟反動。帝黨的標誌是花豹，民黨的標誌是青蛇，因此史稱「蛇豹之爭」。民黨和帝黨最後彼此妥協，呼回歷史遂步入君主立憲時期，安留紀的呼回文明也進入巔峯的黃金時代。

蛇豹之爭的二千年間，索倫城的銅像又加添了五十四層外殼，終於成爲近百丈高的雄偉巨像。君憲初期，出了幾位雄才大略的將軍和內閣總理，還重修過幾次銅像。但由於銅像體積過於龐大，連添加一層新外殼，工程都過份浩繁。最後一次添加外殼，竟耗資億萬，內閣因此垮臺。從此再沒有一位內閣總理嘗試過重修銅像。

銅像本身，卻逐漸自然起了變化。歷代加添的外殼，原本是不同朝代歷史人物的肖像。也許是因爲年代久遠的關係，也許是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這一層層的外殼自然而然壓縮黏接在一起。銅像逐漸改變外貌。它的面貌不再是某位歷史人物的面貌，而成了無數人物的綜合像貌。索倫城的市民和外來旅客瞻仰銅像時，都不由自主感受到一種奇特的壓力，彷彿看到的不是數百噸的金屬，而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有人說面對銅像時，似乎整個呼回歷史的眼睛都回望著他。也有人說銅像的面貌，絕不是凡人的面貌。有關銅像的種種神話，流傳漸廣。有人發誓說夜晚經過銅像，聽到銅像發出重濁的呼吸聲。住在銅像附近幾條巷子裏的居民，都曾聽到銅像裏傳出哭喊聲和嘆息聲。這些流言，雖經索倫市政府一再闢謠澄清，仍然不脛而走。由於銅像埋葬了歷代無數冤魂，市政府方面認爲會有這些神話出現，原本不足爲奇。一直到以銅像爲唯一眞神的銅像教出現了，人們開始膜拜銅像時，索倫市政府才慌了手腳，採取嚴厲措施，禁止銅像教的傳教活動和膜拜儀式。

這時候的呼回文明，正進入如日中天的全盛時期。藝術、文化、商業、工業、科技及軍事各方面的發展，都凌駕銀河系附近其他星區之上。呼回星區自然而然成爲附近十八個星區的盟主。以安留紀呼回人的文明進步，居然在首都索倫城出現原始的銅像教，頗費後世史家一番解釋。然而銅像的魔力一天天增長。市政府雖久未修整銅像，銅像卻似乎繼續生長。有人懷疑是銅像教教徒暗中進行修理工作。這種說法難以採信。第一、銅像教教徒雖膜拜銅像，卻絕不敢和銅像接觸，這在他們的教義裏，是瀆聖的行爲。第二、即使有教徒想犯禁修整銅像，他也很難不爲守衞銅像的衞兵查覺。有一種說法，比較有科學根據。此一理論認爲索倫城地層不斷下陷的結果，使銅

像底部出現岩層裂縫，地底的赤熱岩漿注入銅像內部，像吹氣球般逐漸吹脹銅像。這一理論，也合理解釋了銅像爲什麼有時彷彿在流「汗」，有時又似乎在流「淚」。不論如何，不斷在生長的銅像，的確引起市民普遍的驚恐。夜闌人靜時，銅像發出的喘息聲，即使是不相信銅像教的人，也能清楚聽到。銅像面部的表情，逐漸變得猙獰可怖。某國新來的大使，第一次看到銅像時，驚駭中竟脫口而出說：這是魔鬼的臉孔啊！

其後的百餘年間，銅像繼續生長，高度達到一百二十丈，身軀也繼續膨脹，侵佔了銅像前的廣場，和四五條街內的住宅區。隨著銅像的生長，信奉銅像教的人也越來越多。儘管有關方面全力壓制，也不能禁止銅像教擴充其勢力。孩童成羣結隊，別著銅像徽章，在城中遊行。婦女頸項掛著鑲有銅像金身的項鍊，到銅像前祈禱求其賜福。哲學家撰寫冗長的論文，討論銅像是否即宇宙唯一眞神。因著對教義解釋的不同，各銅像教流派之間不時爆發流血衝突。死難的教徒，便都堆在銅像前。銅像對這些變化似乎都無動於衷，祇是一心一意繼續生長。初期飽受當局壓迫的銅像教，在內閣總理和內閣閣員都公開宣稱入教後，竟成爲國教。呼回星區既然是附近十八星區的盟主，隨即照會加盟各星區，要求它們皈依銅像教。有十三個星區在呼回星區的武力威脅下就範。其餘的五個星區，斷然宣佈退盟。呼回星區裏狂熱的銅像教徒，旋即組織遠征軍討伐退盟的星區。局部的武裝衝突，導致鄰近超級星區干預。一連串的不幸事件，如連鎖反應般，終於引發了第四次星際戰爭。

第四次星際戰爭歷時兩百五十年，對銀河系各文明的摧殘及影響極大。戰爭的經過，在「第四次星際戰爭全史」裏有詳細記載，在此不多贅述。停戰協定簽訂後不久，禍首的呼回星區，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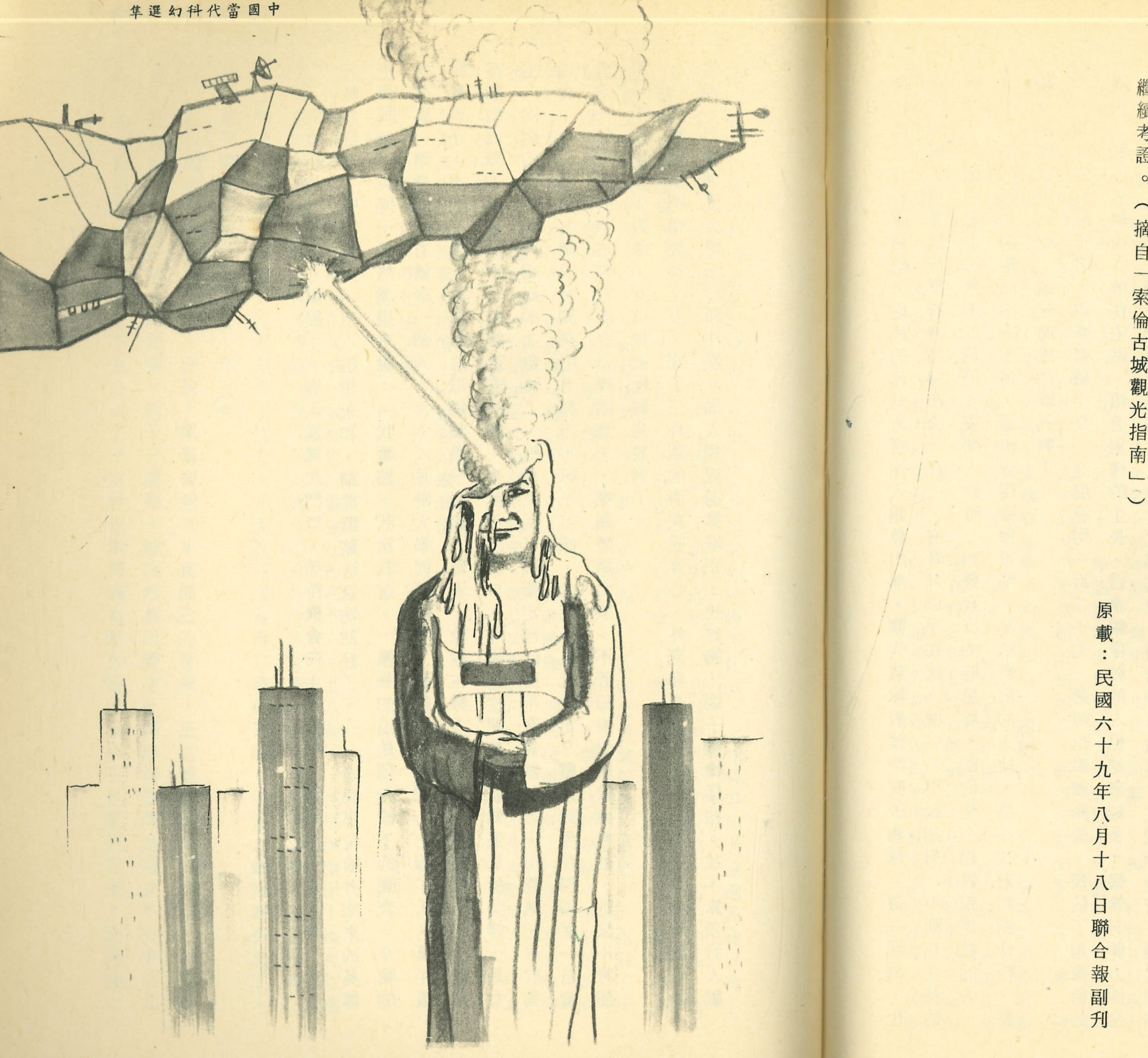
到應得的懲罰。來自G超級星區的艦隊，包圍了呼回世界的小小星球。一艘太空龍級無畏艦，不久就出現在索倫城上空。它費了廿分鐘的時間，就將整座銅像完全氣化。索倫城城中心，僅剩下一片燒得焦黑的空地。

有關銅像的神話，並不因銅像被氣化而消滅。據說在銅像被氣化前一日，銅像突然流淚不止，臉部呈現少有的慈祥表情。一位目擊的銅像教徒日後回憶說，在那一刻他才意識到，銅像實在是索倫城的靈魂。又有人說，氣化的銅像並未消失在大氣層裏，在呼河流域上游山區裏，又出現新的銅像。更有人相信，銅像必將再度凝聚成形，回到索倫城，領導呼回勇士，發動第五次星際戰爭，重振銅像教聲威。這些傳說，到今天還在呼回世界裏流傳。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確定：銅像和索倫城的命運關係至爲密切。銅像消失後，安留紀的呼回文明迅即走向崩潰的道路。銅像消失後廿五年，索倫城爲蛇人攻陷，從此成爲一片廢墟。而呼河流域的蛇人族，不久也都神秘絕種。這些離奇的歷史，究竟和銅像有何關連，還有待未來的史家繼續考證。（摘自「索倫古城觀光指南」）

原載：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聯合報副刊

中國當代科幻選集



7 夜曲

張系國

宴會結束已經快九點鐘了。客人簇擁在門口，等待機會向主人告辭。輪到佩華的時候，女主人特意提高了嗓門說：「王小姐住永和，誰能順路送送她就好了。」一邊朝那位國外回來的吳博士使眼色。吳博士果然湊過來說：「我順路，我送我送。」佩華知道是預先設下的圈套。今晚的女客裏，單身的祇有佩華一個人。女主人是她大學同班同學，剛畢業就開開心心嫁了人，風平浪靜到如今。承她不棄，連佩華的母親都幾乎放棄了希望，她還在努力替佩華介紹朋友。每次佩華都想勸她算了，看她熱心安排這安排那，也就不忍開口。今晚她從開始起就知道那位吳博士是女主人安排的對象。但相親的次數多了，她很快就可以斷定自己會不會喜歡對方。母親氣起來就罵她說：「交個朋友總沒有關係吧？對方可嫁不可嫁，怎能一眼就決定？難道妳現在還期望一見鍾情？」佩華旁的事情都很順從母親的意志，唯獨婚姻大事，不管母親怎麼軟硬兼施，她都不肯屈服。不知道多少對象，就這樣被她輕易放過了。

今晚佩華把頭髮挽上去，穿了三件頭的淡灰呢背心、外套和長裙，瘦俏的臉蛋上掛著淡漠的笑容，引得那位吳博士頻頻注視。那人相貌還算端正，娃娃臉，個子稍嫌矮些。並不算頂討人厭

。但佩華決定不給予他任何機會；他看上去就是那種死纏不休的人。佩華等他老遠跑到巷口喚了計程車來，自己先坐進去，並不立刻往裏面挪，卻對他說：「我還要到中山北路，回公司去一趟。吳先生，謝謝你了。」那人一怔，又不好硬擠上計乘車，不能不抗議道：「王小姐，這麼晚還回去工作，太辛苦了吧！」佩華淡然一笑，關上車門說：「我回公司拿東西，再見。」他過了片刻才想通說：「我送妳去。王小姐，我可以送妳……」但是太遲了，車子已經開動。佩華回頭看時，吳博士還站在那裏，斜歪著身體似乎正要上車，像尊蠟像，那模樣眞好玩。她突然有些許後悔，也許不該做得如此絕？但這祇是刹那間的悔恨，她立刻告訴自己，她絕不會喜歡那人，沒有什麼可後悔的。

「還去中山北路嗎？小姐。」計程司機問道。

「不，到永和，你走中正橋。」

「好的。」

佩華凝視著計程車前的馬表，發紅光的數字正停在廿八。廿八歲了，還那麼驕傲！她可以想像那位娃娃臉的吳博士背地裏會怎麼說。其實他不算頂令人討厭，就是有點娘娘腔。他也該卅二三了吧？回來教一年書，當然是爲了找太太。也許他還會再打電話找她。但這太像買賣交易了，她一想到賣身這兩個字，就不寒而慄。

紅色的數字已跳到卅一，好快！佩華留意到車裏播放的音樂，正是她喜歡的海頓D大調交響曲。計程車司機也愛聽古典音樂，倒十分難得。她突然想起剛才計程車司機問她還去不去中山北路。他怎會猜到她改變主意不去公司了？這計程車司機有點古怪，佩華不免緊張起來。聽到過太

多計程車司機不規矩的故事，眞後悔沒讓吳博士送她。這時計程車司機說：

「不用擔心，我不是壞人。」

在黑暗的後座裏，佩華臉紅了。他怎麼知道自己的念頭？從後座看不見司機的臉孔；他的肩膀很寬濶，強壯得不像個司機。這時他又說：

「喜歡海頓嗎？」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海頓？」

「我並不知道妳喜歡海頓。」他縱聲大笑，「我是問妳喜歡不喜歡海頓。好了，妳已經答覆我的問題。」

「我也喜歡藍調和慢搖滾樂。」

「有歌詞的歌曲，太容易引起情緒波動。如果你眞正有情，如果你眞的聽進去每首歌的歌詞，聽十首歌你就會累死。還是聽古曲音樂好。」

佩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車子經過一段比較光亮的鬧區，她注意到駕駛台右側貼著小小的紙條：

「一寸光陰一寸金
寸金可買寸光陰
買賣光陰　有意問津者請電二八一〇一四二」

佩華見過計程車上貼著「買賣名種犬」之類的小廣告。買賣光陰的廣告，倒還是第一次看到。「買賣光陰……」她輕聲唸道。計乘車司機突然轉過臉來。

「對，買賣光陰，小姐有沒有興趣？」

他的臉孔和肩膀一樣寬濶，五官分得很散，眼瞳似乎閃爍著奇異的紫光。佩華完全猜不出他的年齡，一時竟忘了回答他的話。司機咧嘴一笑，說：

「愛聽海頓的人，一定是好顧客，這是我鑑別顧客的妙法之一。你瞧！」

他突然加足油門，車子箭也似朝十字路口衝去。佩華大吃一驚，喊道：

「紅燈！小心哪！」

司機輕鬆的揮揮右手，撳下駕駛台馬表旁的按鈕。這時佩華才注意到馬表旁裝了個小小的儀器，有點像鬧鐘，比鬧鐘多一排機鈕。她再看車窗外面，四面八方的車輛全都停了下來，讓她乘坐的計程車通過。計程車司機卻偏偏刹住車，他們的車子就在十字路口正中央停下來。佩華斷定司機必是神經病無疑，她小心翼翼的說：

「人家讓我們過，你就趕快過去吧。闖紅燈已經是不對的了，你怎麼可以在十字路口停車？小心警察抓你。」

司機又轉過頭，對她笑笑。

「沒有關係，他們看不清楚我們。其實他們並沒有停下來讓我們通過。你注意到那輛摩托車沒有？」

佩華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一位大胖子騎在光陽五十西西摩托車上面，摩托車並沒有移動，他卻神奇的保持平衡不墜。

佩華正覺得驚訝，仔細看時，那輛摩托車並非完全靜止，而是以極慢的速度朝前移動。再看

四週其他的車輛，都在緩慢移動着。

「五百比一。」司機說：「他們的一秒，等於我們的五百秒，妳瞧，我在天長地久計上面，將時間比例尺定爲五百比一，計時器定爲一秒，再撳下開關，就將一秒鐘的客觀時間，換成五百的主觀時間。所以我們有充足的時間通過十字路口。」

他鬆開刹車，慢慢開過十字路口，駛進一條小巷，在路旁停下來。七八分鐘後，世界終於恢復正常，佩華也鬆了口氣。司機說：

「用我發明的天長地久計，你隨時可將很短的客觀時間，換成很長的主觀時間。比如學生要應付考試開夜車，情侶第二天要分手，公司職員要趕報告……都可以用天長地久計延長光陰，不壞吧？」

司機滔滔不絕的說，像孩子般得意，佩華卻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打開車門跳出去，逃離這瘋子？還是繼續坐在裏面聽他胡言亂語？她還沒拿定主意，司機繼續說：

「這是借光陰的辦法。有借有還，再借不難。怎麼還呢？也很簡單，妳瞧，我在天長地久計上面，將時間比例尺定爲一比五百，計時器定爲十秒，再撳下開關，就將五千秒的客觀時間，換成十秒的主觀時間了。妙不妙？」

佩華一瞥腕錶，居然已是十點半鐘。這麼晚還不回家，母親不知會怎麼着急？但計程車司機並沒有放她走的意思。他從口袋裏掏出個和車上裝的天長地久計類似的儀器，塞給後座的佩華。

「示範完畢，妳該懂得如何使用了吧？天長地久計可以讓妳借光陰，也可以讓妳還光陰。比如剛才我將一秒換成五百秒，就借了四百九十九秒，後來我將五千秒換成十秒，就還了四千九百九十秒，妳看天長地久計右側有個計數表，上面的數字就是妳可以借用的時間。我給妳的天長地久計，上面的計數現在是零。計數表沒有負値。所以你首先要練習儲蓄光陰。比如妳坐火車，等看病，這些時候妳就可以把光陰儲存起來，完全不必浪費，妙不妙？祇要妳善於儲蓄光陰，以後妳就有足夠的光陰夠妳借用。」

佩華盯著手裏鬧鐘形狀的天長地久計，忍不住說：

「司機先生……我還不知道你尊姓大名……」

「我姓施。其實我姓什麼都沒有關係，天底下祇有我這麼一位計程車司機推銷天長地久計，哈哈！」

「施先生，你的發明實在很偉大，可是爲什麼給我呢？我買不起的。你也許不知道，我祇不過是貿易公司裏的小職員……」

「誰要妳買了？」計程車司機不耐煩的揮動手臂。「妳想買，我還不肯賣呢！天長地久計，我祇肯借給有緣人使用，譬如喜歡海頓的人，哈哈。」

佩華並不覺得可笑。

「施先生，我實在沒有錢，也租不起你的天長地久計，我完全不懂機器，萬一弄壞了我賠不起……」

「我不要錢。天長地久計是我精心設計的子機，妳絕對不可能弄壞。即使懂機械的人拆開來看，也看不出其中的奥妙來，除非能到我的工廠找到天長地久計的母機……所以妳不必擔心。我說過，天長地久計祇借有緣人。我並不要錢，唯一的條件也很合理，妳一定不會反對的。」

「什麼條件？」

「天長地久計借給妳免費使用一年，一年後妳要還給我。那時候計數表上面剩下多少時間，也就是妳存下去用不完的時間，妳肯轉讓給我使用，就算妳付的租金了。」

佩華考慮了一會，好奇心終於戰勝了恐懼感。計程車司機不像是壞人。他可能是業餘科學家。聽說現在許多失業的數學家、物理學家紛紛改行開計程車，誰知道其中臥虎藏龍，有多少英雄豪傑？她拿了他的天長地久計，大不了不用，一年後還給他，也出不了什麼大亂子。計程車司機不等她回答，又遞給她一張卡片。

「就這麼辦！一年後的今天，二月十五日的晚上，妳到這個地址找我，不要忘了。」

他隨即發動引擎，開往永和。一路上他不曾再說一句話。佩華要他在國華戲院門口停車。他讓佩華下車，就一溜烟開走了。他走後佩華才想起忘記付他車錢。她在路燈下端詳手中的卡片，上面祇印著一行小字：「和平東路一段青田街口」。

第二天早晨佩華醒來，幾乎完全忘記了昨晚的奇遇。看到化粧台上的天長地久計，她才想起那位魁梧的計程車司機來。她一面把玩手中精巧的機器，好奇心頓起，便依照昨晚司機的指示，將時間比例尺定在一比一百，計時器定在兩秒。剛揿下按鈕，稍一眨眼，母親已怒氣冲冲站在面前。

「死丫頭，對著鏡子發什麼呆？喚妳多少遍，怎麼都不回答？妳的電話，聽到沒有？」

佩華暗暗驚異天長地久計居然真的有用，隨手便將它塞入皮包裏。電話是那位吳博士打來的，邀她下午出去看電影。佩華立即拒絕了，連讓他改日子的機會都不給，就將電話切斷。掛上電

話，她明白又做錯一樁事。母親坐在對面沙發上，兩眼圓睜瞪着她。

「人家好意邀請妳出去，爲什麼不去？」

「我不想出去。」

「今天是星期天，出去玩玩不好嗎？空留在家裏照鏡子有什麼用？這位吳晉國人品好像不錯，學問也好，跟他交個朋友不是挺好？」

「奇怪，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怎麼將他的人品、學問全部調查清楚了？」

「人家打電話來，妳死不肯出來接，我當然只好先跟他聊一陣。這孩子挺懂禮貌的，還說要來拜望我們……」

「誰答應他來拜望我們？媽，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的事情，能不能請妳不要管？」

佩華知道這一切都無法避免。每次有人說媒或介紹對象，結果一定是母女大吵一場。她明知母親爲她心焦如焚，但是她無法忍受母親干預她的情感生活。她好不容易建築起一道脆弱的感情防線，誓死也要捍衛到底，而母親總是第一個滲透她防線的間諜……

整個上午她都悶悶不樂，獨自關在房中。每次吵架，母親發洩完悶氣就算了，受創的還是她。吃中飯的時候，母親設法講和，要她一起出去做頭髮，她推說頭痛拒絕了。母親不在，時間更難打發。她想看看小說或聽聽音樂，都提不起勁來。終於她想起皮包裏的天長地久計。她將時間比例尺定在一比一千，計時器定在十秒，揿下按鈕，慢慢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立刻已是五點鐘。母親回來了，她笑臉迎接母親。母女倆有說有笑，一個洗菜一個切菜，又和好如初。雖然佩華毫無胃口，她仍努力吃完一碗飯。日子總是要過的，這世界上也祇

有她們母女倆眞正互相關懷，相依爲命。

還有那奇怪的天長地久計。

佩華逐漸發現，她一天也少不了天長地久計。她越來越懂得如何技巧的操縱天長地久計。坐公共汽車的時候，她將時間比例尺放到一比五，這樣她的動作雖然緩慢些，並不引人起疑。上班時她通常不用天長地久計。偶然老板要求她趕寫文書，她便乘大家出去吃午飯，花十秒鐘的時間，將時間比例尺花到五百比一，神不知鬼不覺做完所有的工作。現在她再也不需要加班，每天都能準時回家陪母親吃晚飯。她心情煩悶的時候，便把自己關在房裏，將時間比例尺放足到一比兩千，再長的時間，也一眨眼就渡過了。

不久她便發現，計程車司機並沒有說錯：她無論如何也用不完儲存下來的時間。也許世界上眞有人時間不夠用，那可絕不會是她。她像吸鴉片上癮了似的，越來越離不開天長地久計。人生最難熬的就是孤獨的時刻，有了天長地久計，她卻再不必害怕孤獨。有時她也不禁起疑，這是否早就在計程車司機意料之中。他說過，用不完的時間都算是租金。他拿去那許多時間做什麼用呢？轉賣給別人？或許天長地久計有某些她所不明瞭的軍事用途？他也許是極工心計的人，她不知不覺已變成他的奴隸，爲他儲存大量的青春。但她畢竟是自願這樣做的，不是嗎？

她運用天長地久計雖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她也注意到母親常以擔心的目光望著她。有一次她情緒特別惡劣，心一橫一口氣跳過七小時光陰。她跳出主觀時間的時候，發覺母親早已坐在她身旁，滿臉淚痕凝望著她。但母親並沒有說什麼，祇是再度開始積極託人爲她說媒。她自己也有些明白，她不能一直這樣下去。好在計程車司機說過，一年之後要收回天長地久計。她每次

想到他，就不能不奇怪他究竟目的何在。雖然她僅見過他一面，卻經常回想那晚的情景。她簡直無法等待再和他會晤。最後的一個月，她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是使用天長地久計跳過去的。

二月十五日終於到了。佩華下午六點不到就站在和平東路一段青田街口等待。計程車司機卻到八點鐘才出現。她並未看清楚他怎麼來的。似乎是眨了一下眼睛，他就出現在她身旁。他沒有記憶中魁梧，寬大的西服顯得鬆垮，在路燈下他的眼瞳仍閃爍著奇異的紫光。她還是看不出他到底有多大年紀。他寬濶的臉上掛著和她相同的淡漠笑容，或許這是他倆唯一類似的地方？

「對不起，來遲了。」計程車司機顯得十分疲倦，一開口就講到正題。「天長地久計，帶來了嗎？」

佩華覺得受到某種侮辱，一言不發，從皮包裏拿出天長地久計還給他。計程車司機瞧了瞧計數表，大爲高興。

「不壞嘛，有兩個半月的光陰……依照我們原先的約定，這些時間都歸我了？」

她點點頭，忍不住刺他一句：

「你要的就是這個？滿意了嗎？」

「當然滿意。妳存得太多了。一般的情況，有一個月左右的儲存光陰，我已經十分滿意。」

「一般的情況？原來你像蜜蜂一樣，到處收購光陰！有多少人像我這樣中了你的詭計呢？」

他楞了一下，才說：

「不要這麼講好不好？我從未強迫任何人儲存光陰轉讓給我，他們都是自願的。別生氣。我知道妳對我不滿，但我這樣做並沒有傷害任何人，對不對？」他注意看她臉上的表情，突然笑了

。「好吧，橫豎妳是最後一個了，我就仔細解釋給妳聽吧。妳有沒有空？我請妳去喝咖啡。永康街口有一家咖啡館還不錯。」

他不等佩華回答，就掏出天長地久計來一撳，世界遂復歸靜止。

「沒有時間也不要緊，我們可以借。我有的是時間。」

「你是不是做任何事情從來不徵求別人意見？」

他奇怪的望著她。「徵求妳的意見？僅僅費妳一秒鐘時間，妳一定有空。我要解釋給妳聽爲什麼我到處收購光陰，妳能拒絕嗎？」

「但是你總該等我回答。」

「好嘛，」他聳聳肩膀。「女人就是這樣不講邏輯。其實妳若不肯，我費盡唇舌也沒有用。妳若心裏早就同意了，我又何必等妳回答，對不對？好了，妳的答覆是什麼？」

佩華想想，也忍不住笑了。世界完全靜止不動，他們好像走進一座龐大的活蠟像館。計程車司機從小販手裏拿來一串糖葫蘆，順手遞給佩華。

「我就喜歡這樣，誰也不會來煩我，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到處走，到處看。我是十足的旁觀者，誰也不會注意到我。他們能看到的，是速度比飛機還快的幻影。」他打量她一眼，「今晚他們會看到兩個幻影。我借給妳的天長地久計，最大的時間比例是二千比一。我自己的天長地久計，時間比例沒有限制，一萬比一、十萬比一、一百萬比一……隨便我定。我剛發明天長地久計的時候，就許了個大願。我要存夠一萬年的時間，然後把時間比例放在一百萬比一。這樣世上四天不到的時間，就變成我的一萬年！」

計程車司機帶領佩華走進「小港口」，隨手把兩個泥塑木雕的顧客搬到一旁，自己去櫃台倒了兩杯咖啡，招呼佩華坐下。

「靜止世界唯一的壞處，就是一切都得自己動手。等我們喝完咖啡，還得把咖啡杯洗乾淨放回原處，把那兩個傻蛋搬回椅子上，要不然他們眞會以爲遇見鬼了。近年世界各處傳聞出現幽浮和幽靈，大都是我或者我的顧客的傑作。」

「你要一萬年的光陰，幹什麼呢？」佩華忍不住問道。

「我發願要走遍世界每一處角落，讀完世界每一本書。」計程車司機一本正經的說。佩華知道他並非吹噓。「我計算過，有一萬年就足夠了。在這一萬年裏，世界幾乎完全靜止——其實客觀時間不過四天——任我遨遊，妙不妙？而且我那裏都可以去。我可以在水面行走，像耶穌基督一樣。」

「一萬年，你怎麼存下一萬年呢？」

「靠你們幫忙啊。」計程車司機扮個鬼臉說：「這計劃我已默默進行了十幾年。在世界各處，我一共找到十萬名顧客，每人我借給他一年天長地久計，通常都會爲我存下一個多月的時間。顧客當然要仔細挑選。我絕不找商人、政治家，或任何所謂的忙人。剛開始的時候，我以爲找老年人最合適，結果發現他們對時間最爲吝嗇，一秒鐘都不肯捐給我。後來我到非洲去，找到十萬名餓漢，我以爲天長地久計對他們最有用，從此他們餓著肚子上床時，只要一撳天長地久計，就可避免整夜饑餓煎熬。這計劃倒是成功了，不幸這樣存下的光陰，對我完全沒有用處。」

「爲什麼呢？」

「因爲……我所能辦到的，是把別人儲存的主觀時間，轉換成爲我的主觀時間。但基本上這仍是他的時間，否則我怎能借用十萬年的光陰，而自己不衰老死亡呢？就因爲我借用的是別人的光陰，他的心境對我仍有影響。那些餓漢滿腦子祇想到食物。我不能在圖書館裏讀一萬年書，腦子裏不斷爲食物的幻覺所干擾！所以借用餓殍光陰的計劃，竟然失敗了。最後我才想到……」計程車司機停止不說，佩華替他接下去。

「利用像我這樣的女人，對不？你終於在世界各地找到十萬名寂寞的老小姐，騙她們自動捐出青春。這辦法眞巧妙！」

「別說得這麼難聽。」計程車司機脹紅了臉。「妳又不老，而且……我借給任何人天長地久計，從來都是一年，就是怕佔用她們太多時間。」

「眞是設想週到！還有一個問題。你說借用別人的光陰，他們的心境對你仍有影響，像我的心境，對你……合你用嗎？」

計程車司機雙眼注視著窗外，慢慢點頭。佩華突然明白，他也是極不快樂的人。她原本抱持著的敵意，這時都消失了。他竟和自己一樣的不快樂啊，即使他擁有世間所有的光陰，這一切對他又有何益處呢？她想勸他幾句，考慮了一會，說：

「你讀完天下每本書籍，走遍世界每處角落，又能怎麼樣呢？你想找尋什麼？」

「最後的解答，人生之謎。」計程車司機落寞的笑了，「不朽之鑰，我已掌握了一半，還差另一半。我準備花一萬年時間去找尋。如果我找不到，別人也絕不可能找到。今晚我從妳處收回了最後一具天長地久計，我已一切準備就緒。妳很幸運，是最後見到我的人，沒有人知道這麼多

關於我的祕密。」

「我陪你去好不好？」佩華急切的說；「我可以分擔你的痛苦和歡樂。讓我陪你去好不好？」

「那怎麼成？」計程車司機連連搖頭，眉宇間又顯現出驕傲自負的神情。「那我就只剩下五千年了，五千年不夠我讀完世界上所有的書。謝謝妳的好意。這樣好了，雖然我要離開一萬年之久，對妳不過是四天時光。五天後的晚上，我們在老地方碰面；我會告訴妳，我最後得到的結論。」

計程車司機說著站起來。佩華幫忙他把顧客搬回椅子上，又將咖啡杯送回櫃台。她一轉身，計程車司機已經不見了，咖啡店裏的顧客都驚愕的望著她。

她等了四天，第五天下午，她刻意打扮好自己，五點鐘不到就站在青田街口等他。計程車司機卻沒有出現。她等了他一晚，第二天又請了假去等他一整天，計程車司機始終不曾出現。

許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錯吧？她不相信靜止的世界裏有什麼東西能傷害他。他可以在水面行走，連耶穌基督也不過如此。那麼他爲什麼不回來呢？她不相信他會欺騙她，他不像是那種人。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她到處找尋他的下落。有一次她在南京東路過街時，看到一個背影像極了他。她追上去喊施先生，那人頭也不回。她大膽伸手拉住那人，那人轉身過來，她才注意到他雙目已瞎，手裏拿著拐杖。她嚇了一跳，對自己說絕不可能是他。

又有一次她同友人去碧潭，從吊橋上遙遙望見有人在潭邊行走，有一剎那她幾乎確信自己看到那人走在水面上。等到她跑下吊橋，那人已經失踪了。

她常回青田街口徘徊，希冀計程車司機再度出現。也許他忍受不了一萬年的寂寞歲月，提前回到人間世？也許他眞正發現了什麼，又去世界各地收購更多的光陰？他應該還會記得她；至少她曾獻給他一段寶貴的光陰，他總該不會忘記吧？

在和平東路青田街口，每到晚間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女郎在癡心等待著，等待一位愛聽海頓的計程車司機倦遊歸來。

原載民國七十年二月十七日聯合報副刊



8 長生不老

後人

新加坡舉行的亞洲醫學會議，規模之大，出席代表之多，是近五十年來所少見的。除了亞洲各國的代表以外，歐美非洲以及世界醫學組織，也都派了大批專家趕來參加。美聯社發布消息說：美國霍浦金斯大學病理系主任韋恩斯博士和他同行的七名博士專家，因爲一時疏忽，沒有早訂旅館，不得不住到二百哩外馬來西亞吉隆坡市的一家小旅館中。每日乘坐飛機往返會場。

這次會議所以引起世界醫學界注目，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基礎醫學發展中心」，在去年九月突破了「人體預體」研究的重重困難，在實驗室裏製造了第一個「人體預體」。當時基醫中心的主任吳海華博士卽說：「我們會將全部研究成果，在下屆亞洲醫學會議上宣布。」並且預言：「這是醫學界的一個新紀元。如果全世界的醫學先進，根據我們在「預體」方面的成就作全面性的努力，我們的下一代，就會從此長生不老，永享健康。」

和以往一樣，這次醫學會議，依然分成二組，分別在兩個地方舉行。電子醫學組在新加坡郊區九龍塘工業區內新興的華巫飯店，而基礎醫學組則在市中心區年久破落的希爾頓酒店。電醫組下面共有九十七個專題小組，比去年又多了三個，分別爲雷射切癌小組、紫外線診癬小組和衞星



通信會診技術小組。基醫組則因爲人才凋零，逐年減少小組數目，目前只剩下內科、外科、精神科、腸胃科、耳鼻喉科及婦科六個小組。今年總算未再裁減。當然，基醫組的參加人員，都盼望我國吳主任的「預體」報告，能夠震驚各界，使基礎醫學的前途，又能起死回生。

爲了使每一個與會人員，能夠自由而且快速地參加一百零五個同時舉行的小組會議中的任何一個，大會特地準備了四架直升飛機，每十五分鐘在兩個會址間對飛。同時，每個小組的會議，都即時在超高頻波段的對講電視中發射，供人在會場外參加會議使用。但是許多記者都發現，使用對講電視機在場外開會的人很多，而利用直升機往返電醫組和基醫組會場的人，則是絕無僅有。兩組的人，大都各自成羣，互不往來。直升機多半空來空返，象徵著電子醫學家和基礎醫學家之間，近年來愈來愈深的隔閡。

這個隔閡在這次醫學會議上還製造了一個挿曲，開會的第二天晚上，新加坡政府以地主之誼，在開發銀行的禮堂，酒會招待全體到會代表，各國到會的採訪記者，當然一併參加，並且穿挿在人叢中，採訪新聞。電醫組的秘書，韓國電子醫學家朴廣植博士對幾個記者說：「由於電子科學的驚人進步，現在病人的任何生理及心理狀況，可以由電子儀器立刻測量、記錄，並且進一步和電腦中已儲存的億萬個病歷資料相比，短時間內報告出病人的病況判斷。」

朴大夫一邊說，一邊從口袋裏抽出一張磁卡，挿進咖啡桌下的顯影機中，那透明的玻璃桌面，立刻顯現一架電子診病床的畫面。朴大夫用手指著說：「這是我在釜山電子醫院裏所用的一架電診床。上面是無輻射性的愛克司光機，用來拍攝人體中的高溫異狀的位置，通常這些位置，便是惡性瘤和癌的所在。腦旁有超微波接收器，用來記錄人體的腦波，根據腦波資料，我們經過計

算機軟體的程式，可以診定人體的血壓、心跳、體溫，以及內分泌的速度。此外，床下面還裝置有音波診測機、光纖維控制系統等，全是用來確定病人的病況用的。」

酒酣耳熱之際，朴大夫的聲音愈說愈大，也漸漸說溜了嘴：「病人找我朴大夫看病，一切簡單明瞭，一切科學化，只要在我電診床上躺三分鐘，他全身的生理和心理狀況，有病也好，無病也好，全部都在電傳打字機上打了出來，既沒有模稜兩可，也沒有錯誤和難理解的地方。規規矩矩，既便宜，又快捷，而且可靠。絕對不像那些江湖醫生，一上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叫病人脫衣服，拿著冰冷的聽筒，在人家胸前背後，敲來打去，動不動要病人擠出排泄物，又要抽血化驗，甚至還要病人照愛克司光，暴露在危險的輻射線下。這樣亂整一通，到頭來還是看不出病人生的是什麼病，只能給一些不關痛癢的診斷。什麼疲勞過度要多休息啦，坐讀太久，要運動啦，又是飲食失調要節食啦，居然還有醫生勸病人要看穿點，也算是看病。」

朴廣植博士的話，引起了許多基礎醫學組科班出身的醫生不滿，只聽他們冷冷地向採訪記者說：「許多電子技術人員，懂得撥弄幾個開關，便自命醫生。其實他們連基本的醫學常識都沒有，一分鐘心跳是多少，呼吸多少次都不知道。這種人做醫生，可以說是電子巫醫，把病人當作機器看。小病也要大作文章，計算機打出一大堆歪理，毫無人性感情。病人一上電診床，就像一部汽車，送到電子檢查房中，決定是否值得修理或是改送報廢一樣。」

電醫組和基醫間的冷言冷語，都被記者記了下來，再經過刻意渲染後，居然在次日的新加坡日報登了出來，使得亞洲醫學會的負責人大感尷尬，連忙出面否認。否認的申明中說：「基礎醫學是醫學之體，電子醫學則是醫學之用，二者相輔相成，有如牡丹綠葉。」這番話傳出以後，有

幾個好事的記者窮追不捨地問：「電醫組和基醫組之間，誰算是牡丹，誰又算是綠葉？」令大會的負責人抓耳撓腮，不能作答。

亞醫會的高潮，是我國基礎醫學發展中心主任吳海華博士的專題演講，題目是「預體——人類長生不老的新機」，這是綜合演講，在華巫飯店的大講堂舉行。因爲這個演講，包含了人類長生不老的奧秘，所以聽講的人非常擁擠。此外，國際衛星公司，特別開放了十九和二十八千赫的頻道二個，將現況透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衛星，向全球各醫學機構作實況轉播。衛星公司向亞醫會所付出的轉播權利費，據說是三千萬美元。

吳主任首先謙虛地說：「我是一個基礎醫學的小學徒，多年來始終在解剖、生態、微生化學的實驗室裏打轉。能夠來到華巫飯店，在許多以統計比較理論來治病的電子醫學專家們面前，報告研究心得，我覺得非常惶恐。請大家多多指教。」吳博士下面的話，漸漸露骨：「用統計比較理論來治病，無非是把病人的各種生理和心理狀況輸入電腦，由電腦將輸入資料與以往的病歷資料作深入的統計分析和比較，最後決定診斷報告和醫護指示。這個方法，就我個人的淺見來看，頂多能治人體的病，不能使人體延年。」

這番話立刻使在場的基醫代表們，驕傲地左顧右盼。電醫組的代表，則大多數無動於衷地揚揚眉毛或是嘟嘟嘴唇，一副自以爲是而又無可奈何地表情。只聽那吳主任繼續說下去：「我是一個用基礎醫學方法，研究人體初期生長的人。至少在這一方面，我敢說統計比較理論是沒有用的，因爲資料非常原始和稀少，統計沒法子建立。我們中華民國「基礎醫學發展中心」在研究人體初期生長方面的發現，全是根據我們多年來一點一滴在解剖、生態和微生物實驗中的成果堆積而

來。」

吳海華博士接著解釋生命的原始。他顯然爲了適應電子醫生對生理的了解，而說得非常淺顯簡單。他說當母體的卵子受精以後，生命便開始了，當時是一個單細胞。這細胞的第一個反應，便是在細胞外層自製一個厚膜，防止其他精子入侵。卵子的二十三個染色體跟著與精子的二十三個染色體配對，配對後的細胞便成爲一個「全能」的細胞，因爲在這細胞中約有四萬個基因，藉著去氧核糖核酸的不同，形成了生命的一切。

吳博士一邊說，一邊撥弄他手裏的遙控器，他背後的大銀幕上，也及時現出動人的彩色幻燈照片，配合他演講的內容。他接著說明受精細胞分裂的過程，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一直分了四十多次，最後出現在銀幕上的是一個即將誕生的嬰兒，他指著說：「這裏面的細胞總數大約爲五億萬個，也就是五乘十的十二次方個。」

初期細胞的分裂，吳博士稱作「全能分裂」，也就是說分裂後的細胞與分裂前的細胞是完全一樣的，都有相同的基因。中後期的分裂，吳博士定名爲「差異分裂」，因爲分裂前細胞中某些基因的內容，在分裂過程中消失，不再傳到分裂後的新細胞中去。因此，差異分裂出來的細胞，不再是「全能」的細胞，而是「專能」的細胞，其基因只包括人體某一專門部分的內容，分別造成人體的各部分。

中華民國基礎醫學發展中心在這方面研究的最關鍵性之成就，便是對「差異分裂」過程有了明確地瞭解。吳海華主任用以後的幾十張幻燈片，一步一步的指出，形容人體每一個專門部分之基因內容所包含的去氧核糖核酸之化學構造，以及差異分裂過程中，不相干的基因內容逐漸消失

的微生化程序。這時聽衆中有照相機的人，紛紛站起來，拍攝大銀幕上的複雜化學說明。吳博士微笑說：「這些在我們下期的研究學報中都有的。」

「我們既然明確地瞭解了差異分裂的過程，便立刻想到用人爲方法促進差異分裂的可能性。」吳博士說到這裏，只見台下鴉雀無聲，全體聽衆都聚精會神，一手按著錄音、錄影機，另一手拿著筆，雙眼注視著他。他知道以下的演講內容，牽連了國家基本科學研究的高度機密，國際間以後五十年千億美元新工業競爭的趨勢，以及人類在來日適應宇宙環境的新哲學，因而開始避重就輕。他要言不繁地說明基礎醫學發展中心的研究員，如何從母體在懷孕初期取出少數的全能細胞，如何使這些細胞在冷藏下長期不分裂而生存，如何製造人工子宮，如何將全能細胞移植到人工子宮中去，如何用人工方法促成差異分裂，最後，如何製造人體各部位的專能器官等。

他一面說，一面看手錶，偶而看看主席，他在下結論的時候說：「我們把從母體中取出的少數全能細胞，稱作「預體」，因爲它是預備用的身體。預體可以冷藏保持數十年。可以用來移植回本人的身體，使人長生不死，永享健康。」台下一陣騷動，顯然很多人並不懂吳博士的話。於是他再解釋了幾分鐘。

原來人體移殖的困難，主要是排斥作用。但是病人如果生下來就留有自己的預體，情形就不同了。預體可以冷藏多年，須要時再放進人工子宮，製造出一個病人所須要的心，或是肝、腎、肺等，用來安裝回他自己的身體。因爲預體所造出專能細胞中各基因的內容，與那人原來就完全相同，根本不會有排斥作用。因此，人的任何器官壞了，都可換新，從此長生不死。

吳博士演講完畢，台下掌聲熱烈，隨之而起的便是衆人舉手，大家都想問問題。主席指了指

韋恩斯博士，他站起來問：「在霍浦金斯大學，我們也嘗試從母體內攝取全能細胞，我們從嬰兒誕生時母體丟棄出的子宮中去找，找出來的都是差異細胞。去年我們找出了做腦子用的差異細胞，連分裂都不分裂，完全不能做實驗研究。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們的全能細胞如何得到的？」

吳博士會心地笑了笑，回答說：「老實告訴你，我們起先也是用你講的法子，完全沒有結果。但是在一個偶然機會裏，我們做出來了。我們基醫中心接受中華民國人口控制協會的委託，從事早期胎兒定性的研究。乃決定由從母體中抽胎液測定荷爾蒙的方法，來解決早期胎兒定性問題。在偶然的機會裏，我們發現能夠抽出全能細胞，而且可以冷藏養活。」韋恩斯博士揚了揚手，高興地說：「謝謝你，吳博士你省了我三千萬美元。」

接下去幾個問題，吳博士都從容應付了，有的回答誠懇，有的則顯然避重就輕。最後，朴廣植博士站了起來，問了一個門戶之見的問題：「作爲一個電子醫生，我必須承認你講的內容，我不完全懂。雖然如此，我總覺得你的研究工作，如果用電子醫學的方法來進行，能夠做得更好。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電子儀器能夠看到人眼看不到的東西，電子計算機能夠分析人腦所不能分析的東西。你覺得如何？」

吳海華博士沉吟了一下，笑容不斂地回答：「我當然不會否認你所謂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沒有一天離開過電子儀器和電子計算機。但是我們先設計實驗，再決定用什麼儀器來配合，而不是先看儀器能做什麼實驗，再定實驗的內容。我們用計算機幫助分析資料，卻避免用計算機來預測結果。我想，各種電子儀器、計算機以及電子醫學裏的統計理論，可以用來爲研究人員分勞，而不能替我們研究人員代勞。這個能分勞而不能代勞的看法，也許就是我

們從事基礎醫學研究的人與從事電子醫學工作的人之間最大的不同。」朴博士站著卻要再發言，被主席阻止了，他說：「這不是我們專題演講的主題，時候也不早了，我們散會吧！」

中華民國的十八個代表中間，也漸漸有了不安的流言傳布，一說吳博士已經把「預體」處理的高度機密，私下賣給了杜邦公司，一說他已接受了韋恩斯博士的高薪聘請，會後逕飛美國，主持人類長生不老新工業的企劃。直到大會完畢，吳海華博士在中華航空公司的飛機上向衆人廣播：「我希望你們過去二天在新加坡玩得愉快，現在公假完了，我們回去做實驗吧！」大家才安下心來。

原載：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日報副刊

9　混沌初開

後人

一

李華忍着淚，依依不勝地道別了父母和親友，踏上了飛機。坐定以後，他情不自禁地從窗口不停地揮手，希望那些送別的人們，依然可以看見他。飛機起飛了，他長長地吁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我終於被外聘了。」

當空中小姐來分發耳機的時候，他說：「我想聽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你們有沒有？」「啊，我不知道，讓我到磁帶裏去找找看。」空中小姐微微發窘地回答。他閉上了眼睛，自己問自己，爲什麼近來那麼喜歡這首「未完成」呢？

二

李華是剛從臺大物理系畢業的學生，讀的是極光物理學，那是一門冷僻的學問。當初他參加大專聯考，以最熱門的物理系爲第一志願，原來就是受了他父母的堅持和親友的慫恿。考進臺大

以後，所以選極光物理學，一方面是指導教授馮從蘭博士，在這方面譽滿全球，令他心儀，另一方面，只有他心裏清楚，也是想鬧中取靜，反正他父母和親友都不懂，無從反對。

他怎麼也想不到，這次國家受南極委託，代爲選聘技術人員，在僅有的四個名額中，竟然要一個學極光物理的年輕人。他通過了層層的嚴格考試，最後得以成行。

同學們酸溜溜地恭賀他，親友們奉承地祝福他，再加上報社訪問後的渲染，父母難以自抑的傳揚，都使他興奮之餘，有一種如在夢中的恍惚。只有馮教授嚴肅地對他說：「我不是一直告訴過你嗎，極光不祇是在地球極區黑夜空間發光的美麗現象而已，而是高度離態氣體的複雜電流變化。這種高度離態氣體，除了極光以外，只有在原子彈爆炸和太空船衝返地球時才會造成，因此，研究極光，其實是有國防和太空通訊的重大目的。你是我少數幾個學生之一，能夠被選派去，既不是做夢，更不是運氣好，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好自爲之。」

李華不是個妄自菲薄的人，他對前途，充滿了信心和期待。但是一切確實都來得太突然了，他始終有一層難言的恐懼、憂鬱和悵惘。也許是離別前的自然心境吧，他自己這樣想。每天想到這裏，那首舒伯特的「未完成」又在他腦海裏奏起。

三

廿多小時的長途飛行裏，李華也常放下耳機，和其他三位同時前往南極的中國同事聊天。大家談得最起勁的，便是選拔考試時專科部份的古怪題目。原來選拔考試有基本部份和專科部份，前者是筆試，考國文、英文、三民主義和國際關係，由教育部出題。後者則是依各應考人的專科

分別考，由南極組織的專家經過衛星通訊與應考人在電視中面對面口試。海洋大學畢業，在中國漁業公司做了二年事的劉青雲說，口試前他讀了一大堆有關南極大冰層底下豐富的海藻和魚蝦之書籍，那知南極專家對這方面提也不提，卻問他釣不釣魚，眞餌和假餌的效用，接線的技巧。劉青雲說，幸虧他自小就喜歡海洋和抓魚，否則會一句都答不上來。

黃文英小姐，在中央大學讀的是計算機儲存中文資料，他說投考只是想玩玩，想不到南極組織也會要她這一行的。她被問的問題最古怪，專家要她估計臺北市有多少理髮師，她一時不知所答，那專家很有耐心，提醒她從人口和每人找理髮師的次數來估計。她說：「現在想想，那題目和容積實在差不多，只是他那樣問法，未免有點整人。」

另一位是牙醫師葉可興，他的名額是南極組織指定要的，所以他沒有被問那些怪問題。大家接着要李華解釋極光，他指出極光是因爲太陽風中的高速電子，經由地球外層的無磁點，衝入大氣層中，藉着衝擊氧化了大氣裏的分子，最後造成極光電流。衆人都盯着他看，不曉得他在說些什麼。李華把話題轉到考試上去，他說給他口試的專家，似乎是個照相迷，問他夜間拍攝極光照片的各種曝光和快門組合，令他難以作答。他更坦白地說，自己專科口試並不理想，要不是基本部份筆試考得很好，國文和三民主義都有九十分，拉高了平均成績，不然他是不會被錄取的。

四

當他們飛機在南極達爾文機場着陸的時候，時間是夜間十時，因爲是夏天，大地仍是一副黃昏景象。一望無涯的冰雪，令大家覺得驚奇。機場建築只是幾棟平廣的黑色房子，間有一些冰上

坦克式卡車，在黑尼龍的跑道上緩緩地移動。

衆人隨着和氣的接待小姐，坐電梯直降地下三百餘公尺。出電梯後，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一個地下室，不是一個大廳，不是一個室內球場；而是一個有天有雲，有街有店，有車有人的城市，一切光亮鮮艷，令人舒暢興奮，卻又忍不住要懷疑，以爲置身在幻境裏。

接待小姐笑咪咪地向大家說明，南極地下已被挖成許多一百乘一百乘五十立方公尺的連續空間。頂上是廣圓形銀幕，由幕後電影映成有天有雲的長空，間或還讓飛鳥掠過，四周遠處商店和樓房，便是空間極限的牆壁，商店和樓房的後門，便是通往另一個連接空間的道路。整個南極地下世界，都由藝術家設計，經過電腦程式系統，控制光量、景色、溫度、氣壓，甚至雨量的變化。接待小姐說：「別以爲我們住在冰天雪地底下的地獄裡面，這裡有日有夜、有春花、秋月。這裡什麼都有、什麼都好，要不是大家在此都有任期，沒有人想自動離開的。」

當李華辦完報到手續，被引進他私人的公寓的時候，他立刻被公寓內的精巧豪華佈置吸引了，引導人員慢條斯理地向他解釋各種設備。和善的語氣裡一再暗示他安靜下來，好好聽說明。當引導把微波電爐、快速冷凍冰箱、電子保溫床、窗外銀幕換影系統，以及電視對講機交代以後，接着解釋立體調頻音樂系統。突然之間，李華全神貫注地聆聽了，最後，還意猶未盡地追問：「四個喇叭的音量分佈對房間平衡嗎？高低濾波的範圍是多少？」引導遲疑了一下，終於坦白地回答：「我只知道說明撥動開關、如何接收廣播、磁帶放音、或是灌音等等。其餘的，你最好問專家。」爲了掩飾他的窘態，引導一面伸手拉門，準備離去，一面說：「你是研究極光物理的，一定想到地面去親眼觀察南極光，你所須要的通行證、特別保暖衣、地面冰車，我們都已準備好了

，只待你明天專門測驗完畢，正式報到後，我們就會給你。」

李華漫應了一聲，看看手錶，已過午夜，他已有卅餘小時沒有睡眠。這是他來南極的第一天，一切都是新鮮稀奇，他雖然疲乏，卻又如何睡得着。他躺在床上，一邊聽音樂，一邊想東想西，最後，還是那首沉重深鬱的「未完成」，使他睡去。

五

次日清晨，當李華進入簡報室時候，發現裡面已有許多人在坐了。他找到自己的名牌位子坐下，他的左鄰，是個來自新幾內亞的小伙子，有一點粗相。右邊則是一個芬蘭小姐，香水味道很濃。李華忍不住打了幾個噴嚏，連連說對不起。粗小子說他是個木匠，芬蘭小姐則自我介紹爲美容師。李華開始納罕了：「南極連木匠和美容師都要向各國徵聘？這是怎麼回事？」

簡報開始了，由南極組織的秘書長卡森先生親自主持。他是一位五十餘歲，蓄着小鬍子的澳洲人。他首先誠懇地歡迎衆人到南極來，接着說明南極組織的情形。大意是說，國際間血淋淋的侵略戰爭，終於使大家覺悟，人類如不能和平，只有趨向滅亡。南極遂定爲國際所共有，由南極組織管理。又爲了要避免各國向南極作殖民競爭，國際更同意南極沒有永久居民，到此地來的任何人，都先經各國定額推薦，南極組織同意後聘請，聘期最多五年，期滿必須返國。

卡森先生更進一步說，南極由於地理位置特殊，所以有許多專業研究可做，例如寒帶漁業、地球物理、地下建築工程等。研究的成績，由南極組織定期向國際發表，大家分享結果，共同獲得人類利用環境的新福利。另一方面，南極社會的本身，是一個實驗社會，實驗人與人間，國與

國間共同和平生存進步的各種制度。如果新制度實驗成功了，便會推廣到全世界去，使全球人類從此沒有國族歧視、職業貴賤觀念、貧富不均現象，進而造成一個理想社會。

李華心裡想：「聽他這麼說，南極是在實驗大同社會了。我們各人被聘請來做專業研究也好，單純服務也好，都變成這實驗社會的小樣品。唔，這倒稀奇，他們怎樣處理每一個樣品呢？」

」

只聽卡森博士繼續說下去：「達成理想社會最重要的關鍵，便是人人都有一份他『恰好勝任』的工作，能力超過工作使人覺得懷才不遇，而能力不能勝任工作，則使人覺得徒勞無功，兩者都是病態社會的開端，唯有給人一份他『恰好勝任』的工作，他才不會比上比下，愉快而滿足地活下去。」

「說到這裡，你們一定想問，如何能給人一個『恰好勝任』的工作呢？也許你們會更進一步想問，南極組織裡如何能給你們每一個新來的人一份『恰好勝任』的工作呢？這個，就是我要向各位作簡報的最後一部份。」卡森先生這幾句話，確實把衆人的心事都道出來了，他眼光一掃，看見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看着他，慢條斯理地又說下去。

「今天下午，大家要接受一個測驗，我們用最精密的電子儀器，測量諸位的腦波譜形和智力傾向，用最新的心理分析來確定諸位對不同職業的興趣和性情穩定程度，此外，我們還要簡單地考一考諸位的學識和經驗，這些都是可靠而重要的資料，足以使我們的電腦準確地定出諸位的恰好勝任工作。」

許多人一聽要量腦波、心理分析、還要考試，惴惴不安的表情，在臉上自然出現。卡森預料

到了，安慰地說：「這個徹底而嚴格的測驗，是無害、無痛、沒有壓力的，請大家不要緊張，一定要跟測驗者合作，測驗以後，諸位每一個人便都會分派到一份非你莫屬、恰好勝任愉快的工作，在南極過着有意義、有進步、又有和平和快樂的日子。祝各位順利。」

六

南極組織的安排，一切都是迅速而有效率，當他們四個中國人受測驗完畢，一起在劉青雲的公寓進晚餐的時候，大家已經知道翌日要去報到的單位了。他們談論測驗，都覺得緊張難料之餘，還有滑稽刺激的一面。顯然，各人的測驗過程類似，內容卻不盡相同。

葉可興說：「他們居然把我當作太空船的猴子，全身黏滿電線橡皮觸頭，然後在銀幕上放映中古時代病人拔牙時那副慘相，試看我全身的反應。也不知他們那裏找來這樣一個病人，牙床蛀得一半都掉了，看了噁心。要不是我七、八年來天天就是替人拔牙，眞會被嚇暈。」

黃文英插了幾次嘴，終於輪到她說話了：「我最不懂的是，爲什麼心理分析測驗的時候，又問我臺北市有多少理髮師？」劉青雲笑道：「也許你長相就像個理髮師，哈哈。」李華忖道：「人家是小姐，又是這兩天才認識的，怎麼開這玩笑了？」連忙岔開地問：「發問的人是不是和你在臺北口試時的專家同樣一個人？你怎麼回答呢？」黃文英白了劉青雲一眼，轉頭對李華說：「不是。我回答的方式當然是從人口開始估計了，也不記得這次估計和我上次口試時估計的結果一樣不一樣，希望他們別翻出磁帶記錄，對答案才好。」

李華跟着報告他的測驗經過，他認爲腦波檢查最可怕，他說那兩個接收天線在他腦前後轉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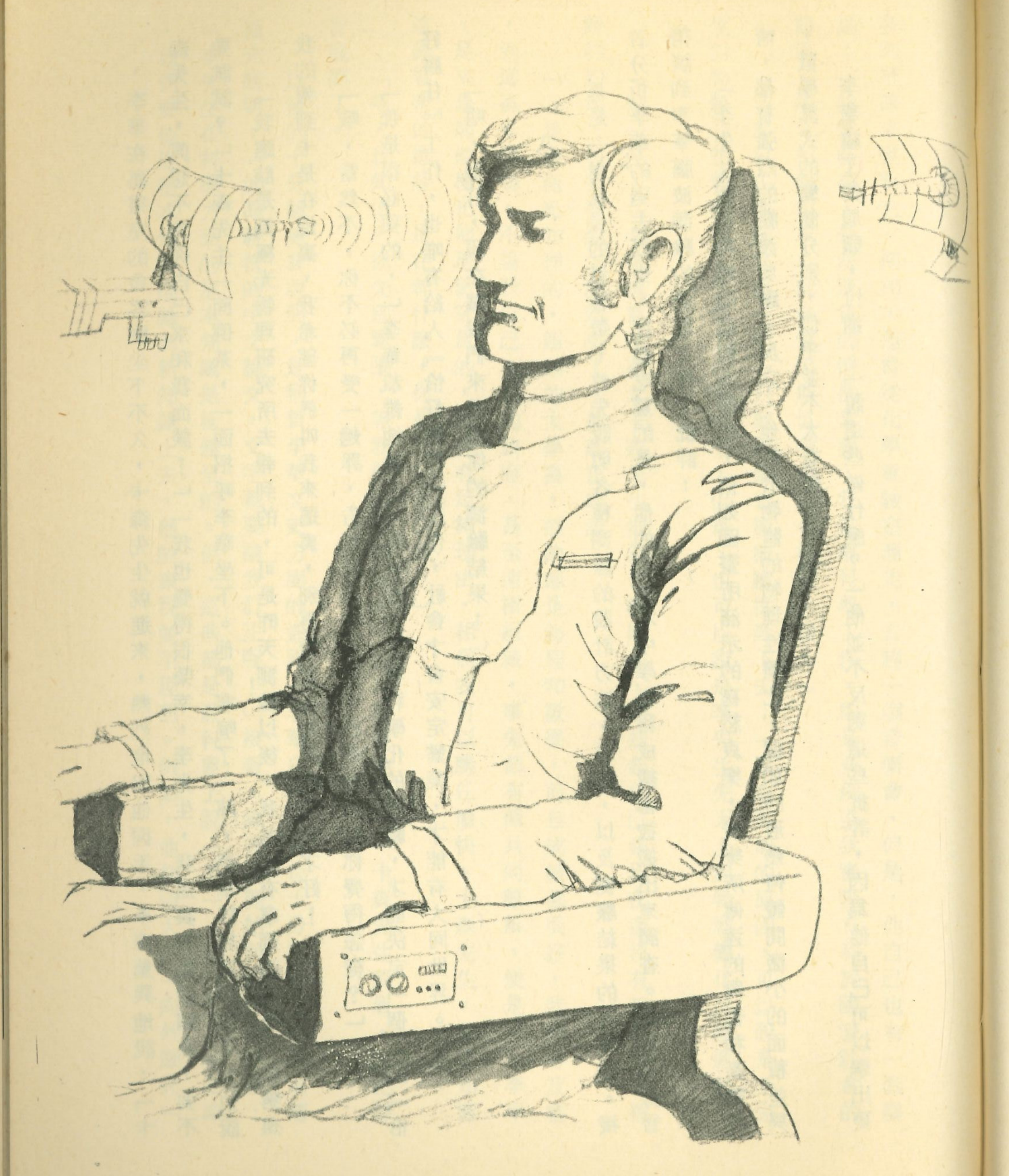
轉去，有半小時之久，雖然不痛不癢，卻令他如坐針氈。最後檢查醫生給他一個小機器人玩耍，讓他分心，結果他把機器人的手臂都扭斷了。

劉青雲好勝地接了下去：「你們的測驗都沒有我的來得絕，他們給了我卅幾個蘋果，說是來自世界各地，要我自訂標準分成四類。我分來分去，都多出來一個，要歸納到第五類去。我結果乾脆把多的一個吃掉，解決問題。」大家聽了哄堂大笑。

葉可興接着嘲笑：「一切都是噱頭而已，他們整了半天，還不是派我去做牙醫。」黃文英則說：「他們要我到中文資料中心做磁泡儲存工作。信不信由你，我連磁泡見都沒見過，是什麼都不知道，那居然是我最恰好勝任的工作呢！」劉青雲拿起報到卡，揮了一揮道：「我被派去到海洋三八七計畫小組工作，也不知道那三八七小組是搞什麼的！」李華聽到這裏，縐縐眉頭，心想：「奇怪，他們都有報到卡，爲什麼我沒有？爲什麼我被通知到秘書室去呢？」

七

第二天早晨，李華首先到電信櫃台把一堆音影郵簡發掉，接着便去秘書室報到。途中的花園道上，遇到兩個嬉痞坐在地上編織印第安人項練，他們抬頭友善地說：「早啊，喜不喜歡這些項練？你自己選一條吧，算是我們送給你的！」李華禮貌地辭謝了，卻忍不住問道：「你們不上班嗎？」「哈哈，有趣，有趣，你怎麼知道我們不上班呢？」嬉痞悠哉游哉地反問，相不相信，舊世界有嬉痞，新世界也該有嬉痞，我們的工作，便是在這裏做嬉痞，哈哈。」說罷，倆人右手緩緩一伸，做了一個「和平」的問候，目送李華過去。



李華在秘書室的會客廳坐下不久，卡森先生就進來，熱烈地與他握手，李華驚異地說：「卡森先生，眞想不到你自己來和我面談！」「我也覺得很榮幸，李先生，我這裏有點中國茶，要不要試試？」卡森先生一面倒茶，一面招呼李華坐下。他們寒暄了一陣，李華終於忍不住了，他說

「我應該是到極光物理研究所去報到的，可是昨天測驗以後，我並沒有拿到報到卡，我猜想我的報到卡是在這裏，我希望你們叫我來這裏，別再給我重新測驗一次才好！」

「哦，當然不，你不必再受一趟罪，告訴我，李先生，我們的測驗你覺得怎樣？」

「那是很必要的，」李華恭維地說，「唯有經過這種科學化的測驗，才能決定一個人的『恰好勝任』工作，也唯有給人『恰好勝任』工作，社會才會安定繁榮，才能有大同世界。」

「唔，很好，現在讓我們來聽聽你的測驗結果！」

八

那是一卷長長的錄音帶，首先說明各種測驗的設計方法、目的，以及測驗結果的可靠性。接着分析李華的過去歷史。使他吃驚的是，他的小學和中學各科成績都被搬出來調查。接着，錄音帶談到李華腦波測驗的過程，作了批評：

「李先生對於物體的藝術性變化，例如圖畫所涵示的喜怒哀樂，音樂所傳達的興奮和憂鬱感情，都有強烈的腦波反應，反之，他對於物體的物理性變化，例如同形幾何體間微小的面積差異，數學算式的繁簡分別，似乎並不太有興趣。」

李華縐了縐眉頭，忖道：「說這些做什麼？」他並不反對這些批評，因爲他自己可以舉出更

多的證據來證明它。例如，他曾從化學實驗室溜走，去趕一個音樂會，但是，他自己也有一套辯詞：「我愛藝術，是洗練我的情操素養，我從事科學工作，則是要創造我實際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前途，兩者相輔相成，就像愛因斯坦嗜愛拉小提琴一樣。」

一切都只在他腦筋裏一閃。只聽那錄音機繼續批評下去：「沒有興趣的原因，可以說是李先生對物體的物理變化，注意力沒有集中，但是，也可以說是李先生先天上對物理變化反應遲鈍。」

「停一停，」李華機警地要求卡森先生把錄音機關掉，他想起自己到現在還沒有報到卡，隱隱約約地，他猜測到怎麼回事了。他莊重地說：

「我是讀極光物理的，四年的大學裏，搞的都是物理和數學，而且成績都很好，我應考及格，到這裏來應聘，不論我自己，我的政府，甚至南極組織，事先都有個共同瞭解，便是我，李華，是來應聘做極光物理研究員的，我也有足夠理由，相信我可以勝任愉快。卡森先生，我不知道這錄音帶的批評，是在幹什麼，你最好先告訴我。」

「唔，我知道，你先別緊張，等我們聽完錄音帶，可以慢慢地談。」卡森先生說着，又把錄音機開了。

以後的十分鐘錄音說明，是稱贊李華文史方面的造詣，李華自己聽得也十分得意，他甚至想補充說明：「連馮教授的中文論文，文字都要請我訂正哩！」接着，錄音機開始討論他的學識：

「李先生在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是極健全的。但，這些都是教科書上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知識，我們要他從基本知識推論到新知識上去，他的表現並不理想。例如，他知道天體「向外爆炸」

擴散分裂成新星球天體的道理，他卻不能把這個過程，反過來推論，分析一下天體經由所謂「向內爆炸」而聚成「黑洞」的步驟，他知道極光是由於太陽中的電子，自「無磁點」進入地球的現象，他卻描繪不出高空原子彈引發後，電子經「無磁點」逃逸到太空中去的變化。李先生的記憶能力很好，可惜觀察和分析能力都不好，這方面，與他的先天的性格，後天的教育，都有關係。」

李華開始氣餒了，他記得「黑洞」問題和「無磁點」問題，確實弄得他焦頭爛額，他忍不住怪起教科書來：「這些問題，書上都沒有嘛！」

又是十五分鐘的樣子，錄音帶終於到了尾聲：「李先生在適當的督促下，可以做一個稱職的研究員，就像他是一個好學生，能夠按時交習題，好好考試一樣。但是，我們這裡的極光研究所，沒有功課、習題、更沒有考試，一切靠研究員自己的興趣來推動，一如富蘭克林自己放風箏到天上研究雷電一樣，李先生是在雷雨中爲研究而放風箏的人嗎？」

李華失措了，他的雙手絞在一起，他知道如果沒有人給他作業、沒人逼他交差、要叫他自己訂工作內容，他眞的會做不出事來的。大學裡八個寒暑假他就是在聽聽音樂、看看小說、找朋友聊天中度過的，錄音機說完了：「我們當然不是說到這裡的研究人員，都要是成名的學者，更不是說年輕研究員在這裡得不到長者和同事的指導和協助，而是說每一個研究人員都須要對他的工作『醉心』才行，李先生對極光研究可以稱職，但不會『醉心』，這就是我們的結論。目前我們有許多能夠『醉心』的青年學者，都沒法安插，實在沒有位子給李先生。同時李先生的藝術和文史天份很高，爲他自己的前途和快樂着想，何必硬要做一個稱職而不能出色的三流極光物理研究員

呢？」

九

一股難以抑制的寒意瞬間籠罩他的全身，他畏怯怯地問：「那麼你們要我做什麼呢？」

卡森先生似乎也受到那寒意的侵襲，他盡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清了清喉嚨，卻仍然結結巴地回答：「年輕人，坦白的告訴你，我不知道。根據契約，我們不能請你回去，卻也用不着給你事情做。我眞對不起。」

李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根本就沒有事情做，他難以置信地嘟囔：「什麼？我沒有事情做？」他心中一片混亂，有羞辱、有頹喪、有懊惱、也有忿怒。想起當年他如何盛暑苦讀，還請專人補習，辛辛苦苦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又如何接受馮從蘭教授一遍又一遍的耳提面命，讀完了那一連串又生澀又枯燥的課程，又如何闖過重重難關，應考及格，到南極來應聘，一切爲的是什麼？豈不是要藉着南極極光物理研究所的設備、人材、環境、名聲和地位，在世界學術界搶一個位子，將來返國後可以受禮遇重用？現在完了，一切都完了。多年的心血，前功盡棄，而且前途茫茫該到那裡去呢？

卡森先生欲言又止地看着他，看着他如同一個脫了力的運動員，連自己的身體都支持不住，癱瘓在沙發裡。卡森先生靜靜地等待着，也不知等了多久，終於李華掙扎地想站起來。卡森先生再也忍不住了，他說：「年輕人，我是南極組織在這裡的最高行政人員，你知道我百忙中抽出這麼多時間來陪你，是爲什麼嗎？」

這是李華一進門就覺得奇怪的，他抬起了頭眼神裡帶着困惑，但是他卻不想說話。

「我就是怕這個，就是怕一個像你一樣好端端的年輕人自暴自棄地毀掉了。」卡森先生誠懇解釋下去：「我們的測驗未必科學，我們不給你工作，當然不合理。但是我們對你的判斷，要你重新估計你的前途，對你是有益的。」

卡森先生走到李華的沙發旁坐下，充滿感情的說：「我父親是雪梨的名醫，我自小就被期待、訓練和教育，一心要繼承他的事業。可是我廿餘年前從雪梨醫學院畢業以後，先被分發到南太平洋一個澳洲託管的小島上做醫師。那島上只有五十餘個馬來族居民，我日夜無事，起初非常懊喪，後來，開始觀察馬來人的生活和社會，作爲消遣。一年以後，我對人類社會組織有了濃厚的興趣，以後棄醫就文，一直到現在，廿餘年來，我個人事業上、生活上、精神上都是順利愉快。你，情形和我當年相似，千萬別自暴自棄啊！」

李華將信將疑地望着卡森先生。他感覺到一股溫暖，他掙扎地坐直了，但是他仍然沈默着。只聽卡森先生接着勉勵：

「你千萬別氣餒，你的前途現在是個新開始。你可以不爲世俗、風尚、和社會成見所束縛，重新模索你自己的新方向。你大學四年科學教育的底子，不是白費的，而是一個好訓練。它能訓練你成極光研究員，豈不能更訓練你成一個其它方面你更有天份的人材嗎？只要你以後的幾年裡，別自暴自棄，別好吃懶做，像門外的嬉痞一般，而能多看看書、多問問題、多推想、多找人求教、充實自己，進而能被雇用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繼續培養自己的尖端長處，你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任何肯依自己興趣而苦幹的年輕人，前途都是無可限量的！」

十

李華無限悵惘地從秘書室走了出來，他只覺得有如混沌初開，迷茫中似是有一線曙光，他聽不見迎面而來的嬉痞對他的問候，也記不得中午和他的三位伙伴的餐會，不知何時，那首沉重憂鬱的「未完成」，又在他腦海裡奏起，好像是問他：「你要到那裡去呢？」

原載：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廿九、三十日中央日報副刊

10 解剖室之夜

章杰

嗚宇的近視眼本來只有四百度，但上了一學期大體解剖後，用功加上福馬林燻的，已經增加到六百多度了。這學期又有一門重頭課—神經解剖學，唸得他昏昏沉沉，連看場電影的時間都沒有了。

明天神經解剖要考小考，嗚宇下了課，和同組的幾位同學來到實驗室。班上的同學大部份都來了，嗚宇這一組還算來得晚的。

「今天開個夜車如何？」同組的小王提議。

嗚宇點點頭，心想：不開夜車也得開啊！上次小考準備得要死，才考了個四十七分，這次要是再考砸了，就完了。想著，他戴上橡皮手套，從一個大玻璃罐子裏，把他們那組的那個人腦捧出來。一股燻人的福馬林氣味衝入他的鼻子、眼睛，燻得他淚水直流。小王早在水槽裏接滿水，嗚宇把那顆排球大小的人腦捧到水槽裏，涮了涮，又扭開水龍頭沖了一下，才把它擺在水槽邊的一個長方形搪瓷盤子裏。

「我端回去好了。」看著嗚宇眼睛連眨，小王好心的把盤子接過來。嗚宇不想給他，但眼睛

太難過了，只好鬆手。小王端著盤子走了，嗚宇靠著牆，摘下眼鏡，用袖子擦了擦眼淚，閉眼休息了一下，才好過些。這學期已經好得多了，他想起上學期上大體解剖時的情景：一掀開覆蓋屍體的塑膠布，就有一股濃重的福馬林氣味衝過來，幾十個人圍著一具屍體，氣味散不開，看一會兒，就得跑到窗口去透透氣。教這門課的教授又是個老古董，解剖屍體時不許戴手套，弄得一雙手直脫皮。到了學期末，一具屍體已經割零碎了，只剩下腦子沒有動到。上最後一堂課時，助教示範取腦給大家看。助教的動作真熟練，把那顆已割得稀爛的人頭割下來，放在大搪瓷盤子裏，一手按住，一手握緊解剖刀，圍著耳朵以上的部位一劃，頭皮就切開了。屍體在福馬林裏泡久了，像臘肉一樣。李助教一面割，一面撕，費了好大勁才把頭皮剝下來。頭皮真厚，像牛皮一樣。李助教把頭皮扔到一邊，拿起電鋸，圍著切痕鋸起來。鋸一圈，用刀柄撬一下，把頭蓋揭下來。頭骨好厚，揭下來的頭蓋就像個碗一樣。李助教一面講解一面動手，按照一定的方法把腦從顱腔裏取出來。示範完畢後，各組自己動手，把腦取出，取得好壞要打分數。嗚宇手巧，他們這組就由他主刀。腦取出後，放在一個大玻璃罐裏，加上百分之十的福馬林，貼上標籤，寫明組別，留待下學期上神經解剖學時好用。

同組的同學幾乎都到了，一組只有一個腦子，委實僧多粥少，但學長們割過的腦都留下來，一罐罐的擺在架子上。嗚宇心裏不高興，自己拿的，卻被小王他們捷足先登了，沒法子，只好到架子上搬下兩個罐子，一罐是水平方向切的，一罐是由前後縱切的。嗚宇把罐裏的腦切片撈出來，盛在盤子裏，用水沖乾淨，打開課本和圖譜，對著實物仔細的觀察起來。這些腦的切片，每一片都有餅乾厚薄。嗚宇把這些切片一片片的疊起來，疊成一個腦，然後一片片打開，一面看，一

面默想各部的相關關係。

鳴宇看一會兒，就端到水槽去沖一下，這樣福馬林的氣味會淡些。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有些同學到餐廳吃飯去了，鳴宇不願浪費時間，洗洗左手，從書包裏摸出一塊麵包，一面吃一面用右手翻動著一片片的腦片。才胡亂吃了幾塊，又雙手並用的翻弄起來。

實驗室裏靜靜的，偶然有低聲的討論聲。鳴宇唸書喜歡自己唸，不喜歡和別人討論，他坐在一隅，靠著牆。牆上有一幅巨型人體骨骼掛圖，比例比眞人還大。鳴宇擡頭看看掛圖，圖中的骷髏就像在對著他笑似的。左邊是一排大櫃子，裏面放著一罐罐內臟標本。右邊靠牆的架子上，擺著一顆顆泡在藥水中的人頭，那顆人頭，也像是在朝他冷笑。「快看罷！明天考不出來怎麼辦？」想到考試，他趕緊低下頭來，照著圖譜按圖索驥。

實驗室裏那座老式大鐘，噹、噹、噹的敲了十二下以後，同學們已經走了一大半了。鳴宇不爲所動，決定開夜車開到底。到了兩點，實驗室裏只剩下七、八個人。鳴宇強打著精神，繼續撐下去，但看著，看著，心神漸漸不聽使喚了。

同學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都走光了，鳴宇忽然發現，實驗室中只剩下他一個人。他有點害怕，想離開，但一想到明天的考試，又捨不得走。「怕什麼？人都割碎了還有什麼好怕的？」但同學們所傳言的一個故事又湧上心頭：「聽說有位同學在解剖室開夜車，屍體忽然揮起右手，拍的一聲，打了他一個耳光，這個同學就嚇瘋了。」掙扎了一陣子，心神愈來愈不安。良久，良久，鳴宇才下定決心，把人腦倒回玻璃罐裏，夾起書本，走到門口。大門怎麼開也開不開，糟糕！被反鎖了！門開不開，鳴宇的懼意升高了不少。「走後門好了！」實驗室的後門通到儲屍間；從儲屍

間，有一扇門通到外面。鳴宇越過一排排的解剖台，三步作兩步的奔到後門，握緊喇叭鎖，心怦怦的跳，一扭，還好，門開了。儲屍間裏有一股濃重的福馬林氣味，燻得鳴宇直流淚。繞過兩個浸泡屍體的大水泥槽，開開外門，鳴宇這才舒了一口氣。

看看天色，陰沉沉的，不見星月。霧氣很重，迷迷朦朦的。鳴宇回頭看看實驗室，不禁又爲明天的考試擔心起來。「還沒看會，怎麼辦？」想回實驗室，但又沒有伴，猶豫片刻只得嘆口氣，邁開步子，朝寢室行去。

霧似乎愈來愈濃，連路燈的光暉都遮住了。走著、走著，迎面出現了一個人。「這麼晚了怎麼還有人呢？」鳴宇心裏狐疑不定。走近一看，原來是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

「你是不是剛從解剖實驗室裏出來？」來人問鳴宇。

鳴宇打量他一下，只見他西裝筆挺，一副紳士派頭。鳴宇點點頭，算是回答了他的問題。

「你剝過腦沒有？」來人又問鳴宇。

鳴宇點點頭，心裏暗自奇怪，他怎麼會問這個問題？

「那太好了。」來人的一雙小眼睛中露出喜色，「我想請你幫個忙，不知道可不可以。」

「什麼事？」

「嗨！是這樣的，」來人壓低了聲音說：「我的頂頭上司有一天對我說，他什麼肉都吃過，就是沒有吃過人肉。我回家後就把自己的小孩殺了，煮了一大碗給他吃，他吃完後，說他還想嚐嚐人腦是什麼味道。嗨！想不到人腦那麼難剝，所以嘛……。」

「你想找我給你剝腦?!」鳴宇打斷他的話。

來人點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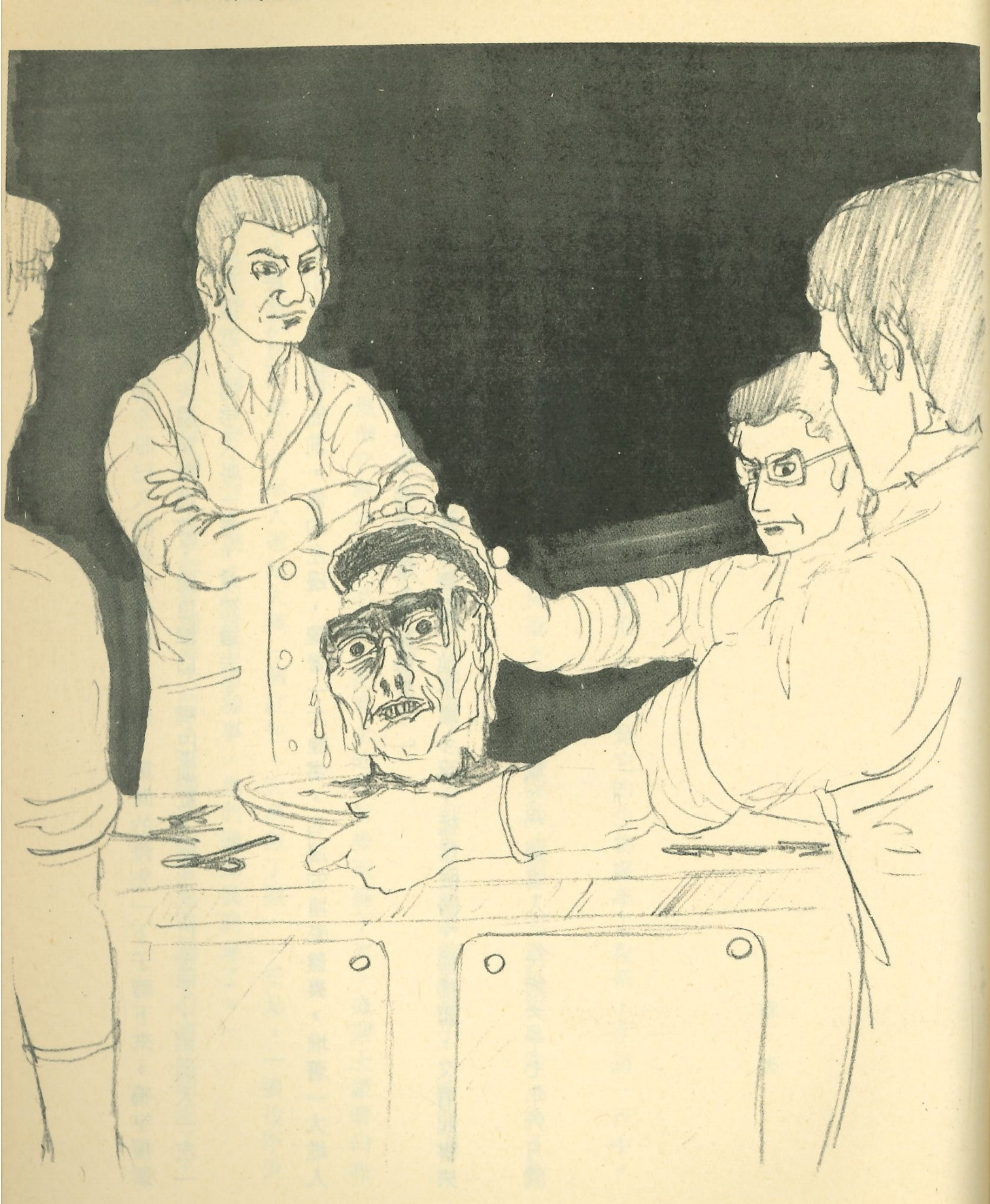
鳴宇望望來人，心想：眞是人心不古，爲了討好上司，竟然連自己的小孩也殺了。看他一副紳士派頭，沒想到肚子裏裝的卻是狼心狗肺。但轉念一想，反正人又不是我殺的，何不利用這個機會複習、複習，好應付明天的考試。想到這裏，就答應下來。

來人領著鳴宇，轉轉折折，來到一座大院落前。來人按一下電鈴，大門吱——呀一聲開了，應門的是一個妖嬈的女人。

三個人進入房內，那個女人迫不及待的打開冰箱，捧出一個小孩頭來。鳴宇想，做解剖時，屍體都是用福馬林泡硬了的，腦也泡得像豆腐乾。沒泡福馬林以前，腦子嫩得像豆腐腦，是沒法剝的。「何不先蒸熟了再剝。」鳴宇靈機一動，想出一個好主意。

主人夫婦連忙生著瓦斯爐，座上蒸鍋，把人頭放在鍋裏，扭大了火，呼呼的蒸起來。趁著還沒蒸熟，鳴宇又讓他們準備好鋸子、水果刀等器具。計算時間，約摸蒸透了，主人夫婦把小孩頭從蒸鍋裏端出來，交給鳴宇。鳴宇懶得自己動手，指導著主人夫婦把頭骨鋸開。即使是小孩頭，也鋸了半天才鋸開。鋸完後，主人夫婦已經累得滿頭大汗。鳴宇接過來，照著取腦的要領，小心翼翼的把大小腦取出來。蒸過的腦，像泡過福馬林一樣，也變硬了。鳴宇把腦放在大盤子裏，用水果刀一片片切開，一面切，一面觀察……。

「這是穹窿，這是內囊，這是海馬（以上均爲腦部構造名稱）……。鳴宇慶幸自己又有一個複習機會。「有福之人不用忙，」他心裏想：「看來明天的考試不會成問題了。神經解剖過了，二年級就天下太平。三年級一過，以後晉入臨床就好混了。七年唸完，汽車、洋房都來了……。」



他愈想愈開心，像是已觸及那企盼已久的遠景似的。忽然，房間的燈光一下子暗下來。鳴宇擡頭一看，不禁毛髮豎然：主人夫婦頭髮披散，臉色慘白，嘴巴血紅，露出一口獠牙，兩個人一左一右，一步一步的向他逼近。鳴宇大叫一聲，暈死過去。

「什麼事？什麼事？」

鳴宇睜開眼，小王站在他面前，他的左邊，擺著一大疊書，右邊的搪瓷盤裏，堆著一大堆人腦切片。

「你剛才大叫一聲，嚇死人了，到底做了什麼惡夢？」

鳴宇明白過來，原來是南柯一夢。時間寶貴，他不願多說，揉揉眼睛，搖搖頭，又看起書來。掛鐘敲了四下，已經是凌晨四時了。

原載：「讀書人」民國六十七年六月號

11 屍變

章杰

×大學的醫學院，是一所聞名全國的醫學學府；尤其是它的生物醫學工程系，在這一行中，更執全國之牛耳。

這一天，一輛漆有西天殯儀館的旅行車，開進×大學醫學院的大門。司機輕車熟路，轉了幾個彎，停在解剖系的大門口。

「來了！來了！」幾個穿白袍的年輕人正在門口等着，一看到西天殯儀館的車子，連忙迎出來。車子煞住，從駕駛座上下來一個叼着香煙的大漢。

大漢把車子的後門打開，幾個年輕人七手八腳，把車上的一付擔架拖下來。擔架上蒙著白布，底下躺着一個人——一個死人。

「麻煩你了。」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遞給大漢一個紅包，大漢數了數，一千元，一張也不少，這才抬起頭來，連說：「沒什麼，沒什麼，以後有這種事，你們通知我就是了。」

大漢收起鈔票，上了車，一踩油門，離開解剖系大門。幾個年輕人見殯儀館的車子開走了，才抬起擔架，逕往儲屍室而去。

根據資料，白布下蒙的那個屍體，活着的時候叫章杰，女，廿二歲，因厭世服安眠藥自殺，遺囑將遺體交×大學解剖系做教材。章小姐自殺的地方距×大學有二個小時的車程，一般的計程車誰也不願拉屍體，解剖系就想出一個法子，請西天殯儀館的司機老吳跑一趟。

老吳常從殯儀館中運屍體給×大學醫學院，和解剖系的人混得很熟。解剖系把拉屍體的事一告訴老吳，他就一口氣答應下來。

解剖系的屍體，大多數是一些無依無靠的孤寡老人。他們死了後，要是沒有人給他們料理後事，市政府就出來做主，出錢交殯儀館火化。殯儀館收到屍體後，先在停屍間存上一陣子，看看有沒有人前來認屍。如果經過一定的時間，仍然無人過問，殯儀館即可自行處理。火化是一種處理方式，但他們大多捨不得。一般的處理方式是賣給醫學院，因爲奇貨可居，往往可以賣到好價錢。

到了儲屍室，幾個年輕人把擔架放在地上，掀開白布，幾個年輕人一下子呆住了。

擔架上的章杰——那個自殺的女人，穿着一身淺綠色的長袍，頭髮柔順的攏在臉側，圈出一張秀麗的蛋臉。除了臉色略微蒼白以外，她只像是睡着了，很安詳，一點也沒有異樣。

過去抬來的屍體，都是在停屍間的冰庫裏冰過的，一掀開白布，臉上還冒露水。冰得厲害時，有時得化上半天冰，才能做防腐處理。但是擔架上的章杰卻不一樣，她才死了廿四小時，又是死在冬天，看起來就像童話中着了魔法的睡美人一樣。

面對着這位「睡美人」，幾個年輕人反而舉手無措。照程序，他們得先把屍體的衣服剝光，再用一個特殊的注射器，把福馬林（防腐劑）從屍體頸部的血管注入屍體內，這個工作做完，再

把她抬入浸泡屍體的池子裏，泡在福馬林中。

正當幾個年輕人面面相覷的時候，儲屍間的大門吱——呀——的開了，進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系主任，一個是生醫工程系的外籍客座教授卡特。

「開始打福馬林了沒有？」系主任一進門就問。

大家搖搖頭，表示沒有。

「那好，」系主任緊張的神情立即緩和下來，望望卡特說：「卡特教授正要找一個死亡未超過四十八小時的屍體做實驗，這具屍體剛好可以給他。」

卡特見屍體尚未做防腐處理，咧着嘴大笑起來，大笑——是卡特的商標，他常爲了一點小事咧嘴大笑，弄得別人分不清他是眞笑還是假笑。但這次，他的笑卻是眞笑，找了一年，才找到他的「實驗」材料，他怎能不笑！

屍體並未抬入生醫工程系，原因是生醫工程系的人不習慣屍體，抬過去怕大家彆扭。卡特教授說，屍體放在解剖系不妨，他可以在生醫工程系遙控。

爲了爭取時間——屍體死亡四十八小時後就不能用了，卡特教授的助手們馬上開始工作。大家做過多次動物實驗，所以做起來很熟練。

卡特教授會以他發明的一種技術，讓死狗、死貓站起來走路。原理是：動物死亡後，神經細胞等組織先死，肌肉組織死得較慢，在它們死以前，只要給予一種刺激——像腦部的運動中樞所下達的信號一樣，它就會收縮；集合許多肌肉的協調收縮，動物就會運動了。

爲了怕引起輿論反對，卡特的這次實驗很少人知道，即使是×大學醫學院，知道的也沒有多

少人。

一切就緒，已屆黃昏時分。卡特教授在他的實驗室中，守着滿屋的電子儀器。牆壁上是個大螢光幕，可以看到解剖系儲屍室中的實況。這時儲屍室中只有他的一個助手和解剖系系主任。卡特交待過，這個實驗看到的人愈少愈好，以免流傳出去，引起騷動。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當牆壁上的電鐘指到七時時，幾架電子儀器的指示燈自動的亮了。一架電腦、一架腦電波發射器，同時進入工作情況。屍體——章杰手臂上所扎着的一根銀針（就像針灸的針差不多），接受卡特實驗室傳來的信號。三分鐘以後——即七點零三分的時候，章杰一下子站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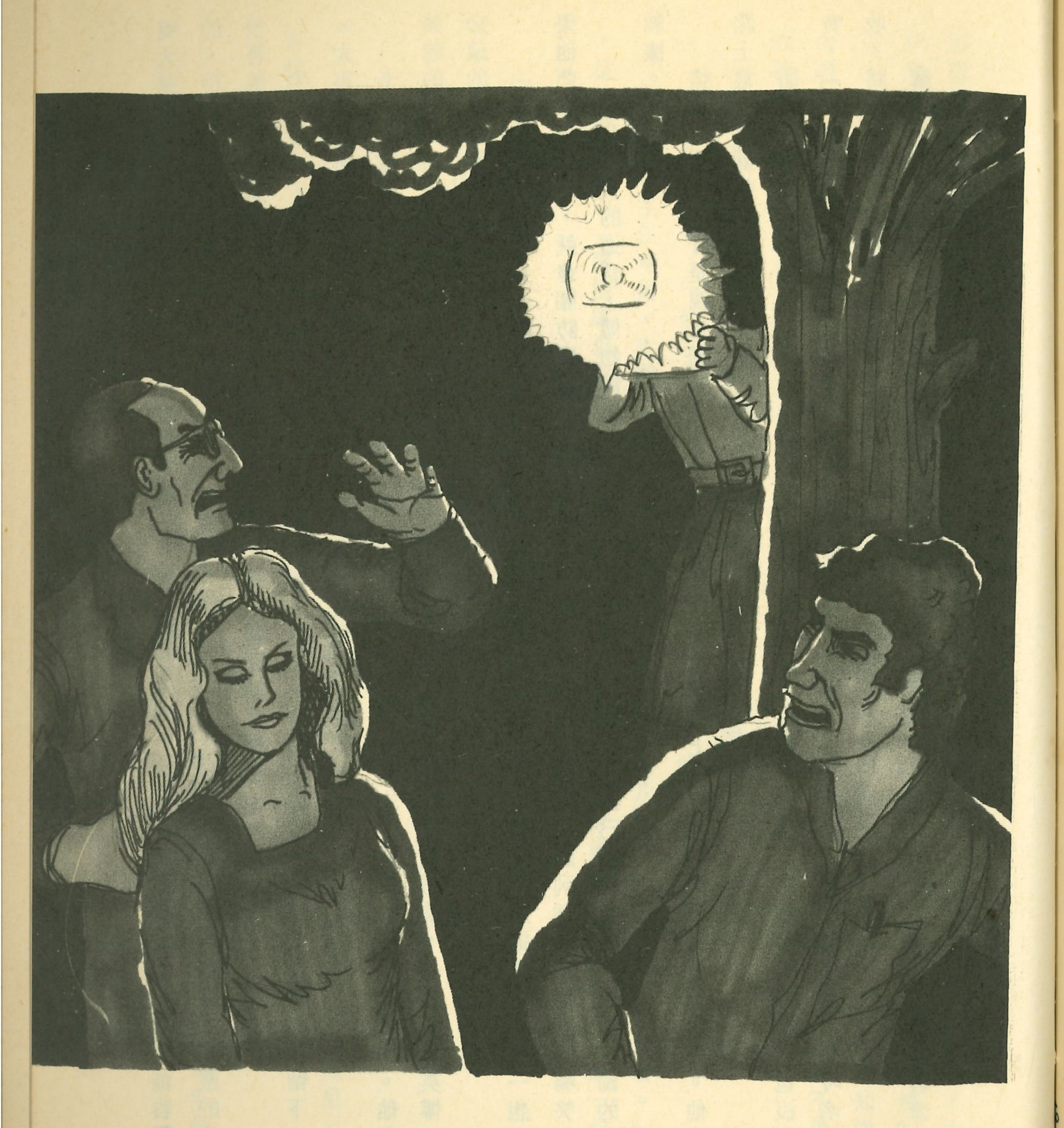
助手和系主任嚇得連連後退，卡特咧嘴獰笑，他得意的看着牆上的螢光幕，只見章杰繞着浸泡屍體的池子，走了一圈，眼皮眨了三下，又回到原來的地方，躺下，不動了。

卡特知道，此時電腦中輸入的程式上就只能讓章杰做這些動作。他把機器關掉，將電腦中原先的磁帶取出，換上一卷新的磁帶。「等着瞧吧！」他心裏暗喜：「明日凌晨，博物館中的那顆價值連城的鑽石就是我的了。」

在卡特還沒展開行動前，讓我們抽空介紹一下卡特這個人。卡特是某國帝國大學帝國醫學院生醫工程系的系主任，應×大醫學院之聘，來我國擔任客座。

在×大，卡特很得人緣，一些年高德劭的名教授，都願意和他來往。自從他爲某一名教授取得某國帝大的聘書後，更是門庭若市，成了全院最受歡迎的一個人物。

當初×大生醫工程系系主任趁旅行某國之便，向卡特提出聘他爲客座的事時，卡特不禁咧着



嘴大笑起來，他不是高興，而是覺得荒謬，心想：憑我卡特，豈是你們那個蕞爾小島所能容得下的。但卡特畢竟是個見過大場面的人，他笑完，打個哈哈，推說目前研究工作太忙，客座的事以後再說。卡特做事就是這樣，永遠面面俱到，從不當面給人難看。

半年後，卡特來東方觀光，遊過某博物館後，深受中華文化感召，竟然主動提出要留下來，×大喜不自勝，像接皇帝似的，把卡特接入×大醫學院，成了×大的客座教授。

卡特果然是個熱愛中華文化的外國人，一有空，就到博物館去，沈緬於中華文物中。他最有興趣的是一顆五百年前緬甸進貢的原鑽。他估計過，這顆原鑽如果琢磨出來，一定比大英博物館珍藏的那顆還大！

「stupid！」他在心裏暗罵：中國人眞是劣等民族，自己有寶物都不知道！但轉念一想，如果他們識貨的話，就會關防嚴密了，怎會放在一個尋常的玻璃櫃裏，想到這裏，他又咧嘴笑了。

一次又一次的造訪，博物館的一切都已丈量清楚，這些資料都已滙入程式，成爲行動的參考數據。

盜寶的事，最好是親自動手，但卡特沒這個膽量。事實上，他也不需要有這個膽量。他是國際上最有成就的生醫工程專家，科技可以幫他解決一切。

話再扯回來，卡特見自己的「實驗」成功，既興奮又自滿，他想：來台灣這兩年，也沒有白費，「屍體控制術」已從理論成爲事實，等那顆鑽石到手，再回國發表自己的成就，到時名利雙收，將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想到這裏，不免又咧嘴笑起來。

解剖系系主任和生醫工程系系主任都來道賀，卡特壓制住自己的興奮，對他們說些客套。他

壓根就瞧不起中國人，他對中國人所下的結論是一個字——stupid。不是嗎？在他看來，中國人只知道要某國的聘書，要某國的居留證，他們永遠不知道自己也有寶物。這兩位道貌岸然的系主任，在他看來，也是stupid！兩個人和自己日夕相處，但他們對自己的計畫卻一點也不知道，這中國人眞是好對付啊！儘管他心裏這樣盤算着，但口裏卻談笑風生，和兩位系主任說些不着邊際的話。

解剖系系主任先走，生醫工程系的系主任卻留下來，說要和他談些系務。

「God damn！」他在心裏暗罵，「什麼時候不好談，偏要在這時談。」

解剖系系主任走後，生醫工程系系主任壓低了聲音說：「我擬了一份計劃，你看看。」說着，從口袋裏取出一張摺成對摺的白紙，遞給卡特。卡特不經意的接過來，打開，原來是一份草聘！

「這是什麼？」卡特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希望你簽個名。」

卡特望着系主任，系主任也望着他，兩人對望了片刻，卡特終於垂下頭來。

「等我回國以後，可以嗎？」卡特的語調很委婉。

「不行。」系主任搖搖頭，臉上浮起一陣不自然的笑意，「你不簽，我就不離開這兒，你的事就辦不成。」

「我的事！什麼事？」卡特強裝鎭靜。

「說出來不好聽，總之，你的助理全告訴我了；不過，你不用擔心，他到時候還會幫你的。」

卡特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委頓的靠在靠背椅上，系主任還不放過他，繼續說：

「我答應保送他出國，他就把你的事全告訴了我。」

「God damn！」卡特想罵，但已罵不出聲來。他失神的望着系主任，覺得系主任像是已變成另一個人。他印象中的系主任是個過份客氣，帶點靦覥的人，但這時的系主任卻兩眼有神，充滿自信，正以一種神秘而略帶嘲弄的眼神望着他。

他想起了他那個助理，「God damn！」那個像一隻狗一樣忠順的年輕人竟然出賣了自己！他答應過他，回國後要聘他爲助理，但當助理畢竟沒有拿公費唸學位好啊！都是自己太小看中國人了！他對中國人的看法，像是一下子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過去他以爲中國人都是笨蛋，只要許他一點好處，就會伏首貼耳、唯命是從；現在才知道中國人太不可貌相了。

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他只得在那張草聘上簽了自己的簽名。

「祝你好運。」系主任拾起草聘，笑着走出了卡特教授的實驗室。

「God damn！」系主任剛帶上門，卡特就捶着桌子不住的咒罵，「God damn！就憑你！也想到我們帝國大學當教授！」連罵了幾聲，覺得輕鬆了些，這才取出一根香煙，點燃，斜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

剛才的事只是個小插曲，對大局並不發生影響，只是他覺得窩囊，憑他國際聞名的大科學家，竟然接受一個小中國人的威脅，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一想到那顆巨鑽，又覺得剛才的小插曲算不得什麼了。

在興奮、焦躁等複雜的情緒下，終於熬到了十二點，卡特檢查了一下儀器，關上燈，步出實

驗室，像個幽靈似的，踱到解剖系的門口。

十二點半的時候，從解剖系的大門中走出一個年輕人。

「通到儲屍室的門是不是都開了？」卡特問他。

「都開了。」年輕人答。

兩個人退到一棵大樹下，背靠着樹，各懷心事。校園裏靜靜的，霧氣很重，不見星月，只有遠處的幾盞路燈，在霧氣中，吐着慘淡的光暈。

年輕人就是卡特的助理，他本來不想再爲卡特做事，但系主任命令他一定要這樣做。

「他叫你做的事，你都得照做。」系主任的語調很嚴厲，「如有半點差池，你別想保送出國！」

系主任爲什麼這麼做，他想不通，事實上，他也不必多想，只要能出國拿學位，管他那麼多幹嘛！

卡特很想罵助理一頓，但一直忍了下來。他知道系主任不破壞他的計畫的原因；系主任是希望他快點完成計劃回國，這樣，他自己也可以提早前往應聘；否則卡特惱羞成怒，對自己並沒有好處。

夜光錶的指針指到十二時三刻的時候，兩個人的神情立刻緊張起來。十二時三刻一到，卡特實驗室的一系列儀器就會自動開動，腦電波發射器在電腦的控制下，開始發出一定的信號，這些信號會引起章杰——那個女屍的肌肉收縮。

在四隻眼睛的注視下，從解剖室的大門中閃出一個女人，卡特一看到女人，趕緊迎上去，助

理有點怕，緊跟在卡特後頭。

三個人會合後，轉身往停車場行去，停車場就在解剖系的後頭，轉個彎就到了。上了車，助理坐在駕駛位上，卡特和章杰坐在後頭。三個人，不！兩個人，都沒說一句話，逕往博物館開去。

五分鐘後，車子到了博物館。看看夜光錶，還有三分鐘一點，這段空檔，章杰是不會有任何舉動的。卡特讓助理把車子開到一棵大樹下，以減少別人注意。

卡特和助理站在轎車門口，望着腕上的夜光錶，一點一到，章杰又一下子「活」過來！卡特給她戴上一付手套，又交給他一支切割玻璃用的鑽石刀。一點零三分，章杰下了車，朝着博物館行去。

這當兒，大樹後頭突然閃出一個人來，閃光燈一閃，卡特、助理和章杰全被攝入鏡頭！

「你！是你！」卡特大叫。

來人退後一步，背起照相機。「明天再談，祝你成功。」說完，消失在黑暗中。

「God damn！」卡特恨得牙癢癢的，「明天再談，還不是脅迫我發聘書！」在卡特的心目中，解剖系系主任是個較為古板的人，有次一大夥教授去吃花酒，解剖系系主任就沒去。事後，卡特問他為什麼不去，他還講了一番大道理，卡特不能全懂，只能聽懂什麼孔子、孟子的。沒想到這個「古板」的傢伙竟然來上這麼一招，看來比生醫工系系主任還難纏。

當卡特和助理被突來的干擾弄得不知所措的時候，章杰卻不受任何影響，照着電腦的導向，一步步的向前走。按照程式，章杰將爬上一棵三層樓高的椰子樹，然後一躍，跳上三樓陽台，再

把玻璃窗割破，打開窗子，進去割開玻璃櫃櫥，取出鑽石，再循原路回來。這些動作，活人絕對無法做到；但在電腦的遙控下，死人卻能發揮肌肉收縮的潛能，變成超人。

這時章杰已走到那棵椰子樹下，抱住椰子樹，開始往上爬。卡特和助理緊跟上來，站在椰子樹下向上張望。章杰爬得好快，簡直像飛一樣，到了樹頂，正要躍上十公尺外的陽臺時，四下的燈光突然滅了，章杰像塊石頭一樣，從三層樓高的椰子樹上摔下來！差點砸中卡特。

「停電了！」念頭才轉過來，突然，四下傳來空襲警報的汽笛聲。

「空襲警報！快跑！」助理撒腿就要跑，卡特一把把他拉住。

「抬屍體！」功敗垂成，卡特變得格外冷靜。兩個人抬起跌得不成人形的章杰，向汽車奔去。

原載：「明日世界」民國六十八年九月號。

12 龍星傳人

呂應鐘

序曲

這件事到底發生在什麼時候，誰也不敢肯定，也沒有多少人去關心，因爲在無止盡的宇宙中，這種事情隨處可見。任何一個高等文明，發展到某種程度，便有機會重復類似的事情。

認眞說來，這件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它平凡得像飄浮的宇宙塵，惹不上高等文明去注意。可是，這一次卻有些不尋常。原來平凡的事，沒想到在遺忘的時間之後，卻使銀河文明多了生力軍而蓬勃起來。

這件事發生的時刻到現在仍被地球人爭論着，有人說，是發生在五十萬年前，北京人懂得用火的時候。

有人說，是在一萬五千年前，也就是上次冰河期結束之後發生的。

更有人說，是發生在五千多年前，黃河文明萌芽的時候。

儘管爭論紛紛，衆說不一，但沒有人敢否認，在遙遠的過去，在目前仍無法肯定的時候，地

球上的確發生過這一件事。

子

冰河期剛過，嚴寒氣候仍持續着。這一片久被冰封的大平原，仍蟄伏在冰層下，一望無際，使地面的雪白連着天上的灰白，顯得單調孤寂，毫無生氣。

不知過了多久，冰雪開始溶化，處處泥濘不堪。低窪之處，滙流了各處的泥土雜草，點綴在雪白平原上，顯得非常刺目。

又不知過了多少歲月，乾地逐漸露出，在原本雪白的平原上，開始透出土地的芬芳。陽光仍舊和五十億年前一樣，和煦地照着這片大地。又不知過了多少歲月，這一片大平原又回復到冰河以前的茂盛景像。

鮮綠的草原連着極遙遠的山脈，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洋溢着清新氣息。

躲過冰河浩刼的飛鳥走獸，開始將平靜的大地綴上生命的動感。

不知那裏冒出來的一羣原始人，在一位大個子率領下，從平原西方的山脈爬下來。他們約莫有七、八十位，經過多日的覓食和遷徙，逐漸來到這片大平原上。

他們只顧覓食裏腹，找些果實充飢。卻不知宇宙中一件奇妙的事，就將發生在他們及其子孫的身上，也將改變這片大地的命運。

甲

「隊長，我們已接近目標星系了。」

被稱爲隊長的這個人，相貌堂堂，在威嚴之中露着睿智的眼神，此刻聽到顯示幕前的隊員開口，便從電腦前走了過來。

「嗯，根據各項資料統計結果，這個星系和我們的很類似！」隊長說完，轉向旁邊坐着的化學工程師：「共工，分析這個星系各行星的含水量。」

「是的。」共工按下控制盤的一個淺黃色按鈕，只見他面前的顯示幕出現一行行文字。「隊長，這個星系的第三顆星含水量最多。」

一位隊員走了過來，交給隊長一份資料，說道：「隊長，第三顆行星很奇特，不僅含水量特多，而且初步顯示，有濃厚的大氣。」

隊長接過資料，詳細翻閱。四周的人都圍了過來，好奇地注視着隊長。

「增強影像，看清楚些！」隊長吩咐顯示幕前的隊員。

坐在顯示幕前的隊員又按下一個藍色按鈕，螢光幕一陣閃動，然後呈現出一顆藍白色星球，它的不遠處有個較小的灰亮衞星。

原先交給隊長一份資料的隊員開口道：「光譜分析結果，這顆星球不但有濃厚大氣，而且含氧量頗高，似乎很適合我們登陸，如果運氣好的話，我們還可以不穿太空裝哩！」

「不錯，」隊長點點頭，然後轉向化學工程師共工：「這顆星球有多大？」

「初步測量，直徑約一萬二千多公里，體積約爲我們龍星的〇·九二倍，它的引力略小於龍星。」

「很理想的星球，前進吧，大夥們！」

這艘來自銀河另一個星系的光子太空船，在航行了三個月之後，來到一個全然陌生的星系。很幸運地，他們找到了目標星球。

現在，這艘太空船以光速朝着遠方藍白色的星球迅速飛去。

丑

夕陽輝照着大平原。

零零落落的原始人踏着自己的斜影，朝河邊走去。覓食了一天，也只得個半飽。能採到的菓子，都採得差不多了。現在只好伏在河邊喝着混泥的河水。

大個子拖着一節結滿苞的樹枝，朝河邊一塊石頭走去。他不覺得渴，下意識的望了望同伴，然後爬上石頭，坐在上面抬着頭看着沉了一半的夕陽。

他不知道這個火紅的東西爲什麼每天都要升起來又沉下去，但他知道，接着而來的是黑夜，在夜裏，可以看到另一個亮東西掛在天空，也可以看到許多閃動的亮點。

這一天的夕陽餘輝逝去得很快。東邊天空已出現一些亮點。他們有時在半夜冷醒，會看到天上掛着的無數亮點，可是誰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今天，東方天空出現一個亮點，比其他的都要亮，移動得也較快。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注意到。縱使看到了，也不會知道這個亮點不同於其他的。這些亮點遙不可及，也不能裹腹，沒有一位原始人感興趣。但他們不知道這個亮點會給這片大平原，甚至這顆星球，帶來前所未有的景觀。

乙

太空船已飛到目標星球上空。全體太空人在忙碌中都洋溢着喜悅，他們知道這趟航行總算沒有白費。希望在胸膛中燃着。

隊長和兩位副隊長也懷着興奮的心情，在隊長室內談論着這顆即將踏上去的星球。

「神農、伏義，」隊長望了望兩位副隊長，說道：「所有資料都顯示這顆星球完全符合需求，希望能有結果。」

「可不是，」副隊長神農回應着，他是醫學與農業博士，此時說道：「我心裏急得很，一想到家鄉，就巴不得趕快完成任務，回去拯救同胞，唉，眞是浩刼。」

數學工程博士伏義接着說道：「大家都準備好了，請隊長集合一下，做登陸前的指示吧！」

「好的，走吧！」

三人來到主控制艙，看到隊友們興高采烈的樣子，想像得出他們內心的興奮。

「各位，」隊長首先開口，大夥馬上安靜下來。「經過三個月的航行，我們來到這個不知名的星系，很幸運的，這個星系第三顆藍白色星球合乎我們的要求，希望這一趟能使故鄉得以回生。」

說到這裏，大夥兒心裏一陣難過，數位女隊員禁不住內心的悲哀，低頭抽搐着。

這艘太空船來自銀河另一個星系的龍星。龍星文明經過三萬年的進化，已達到銀河盟主的地位，不但具有宇宙大同的精神修養，也組成了銀河東區的聯盟，共同爲宇宙全人類的進步而努力

。

「但是天有不測，就在此時，龍星遭遇到空前的大瘟疫，經過龍星全體生化學家與醫學專家的研究，證實這次大瘟疫來自太空，是一種不知名的病毒引起的。在實驗室中，他們分析了病毒的組成，發現竟然沒有任何藥物可以對抗這種病毒。

「在一次偶然的試驗中，一位生化學家分析出不知名病毒含有戊型細胞核，經過研究，知道利用戊型細胞核的突變可以消滅病毒。可是，要使戊型細胞核突變，必須使用環戊型抗生素。他們極爲失望，因爲，龍星上面找不到環戊型抗生素的來源，根本無法提煉！」

隊長看看大家，又說道，「大家都知道我們全體七十二人，是精選出來的，我們的任務是到其他星球尋找所需的藥草，以提煉環戊型抗生素。如果我們一年內沒辦法達成任務，那麼我們就會成爲宇宙孤兒，再也回不到龍星。縱使回去，也看不到親友了！

「很幸運，這顆星滿足我們的需求。現在，已過了三個月，去掉回程三個月，我們只有半年時間在這顆星球上提煉藥物。當然，能愈早完成愈好，那樣就可以早點回去，多拯救死亡邊緣的同胞。

「請大家瞭解，故鄉的命運掌握在諸位手中！」

寅

朝陽又昇起，大平原上吹着微風。原始人一個個醒來，望了望四周，然後漫步在晨曦中。有的走到混濁的河邊，埋下頭，先做晨起渴飲。

突然頭頂上方傳來一種從未聽過的聲音，他們一個個抬起頭來，看到極高的地方有個東西緩慢地飛着。

那個東西不像平常所見的飛鳥，他們也不知道它和飛鳥有何關係。所有原始人都怔怔地看着，逐漸地，看到這個怪物愈變愈大，發出的怪聲音也愈來愈強，好像恐怖的黑夜又將來臨。

一個原始人發出驚叫聲，其他原始人在茫然中驚覺，本能地邁開腳步，跌跌撞撞奔向河邊岩塊之後，好奇地偷看着下降的怪物。

丙

「隊長，這顆星球有生物！」螢光幕前的隊員興奮地大聲叫着。

指揮艙四周的八部電視都呈現着同一景物，全體隊長分別站在電視幕前觀看，內心相當激動。

隊長懷着好奇心情吩咐道：「強力放大！」

探測望遠鏡倍率逐漸增加，畫面上的生物依稀可見。

「將太空船降到五百公尺高度！」

隨着太空船的下降，零散在一條混濁大河邊的生物愈來愈清晰可見。

突然機械工程師祝融開口叫道：「原始人！」

就在此時，畫面上的原始人紛紛跑出水中，跌跌撞撞地跑向河邊岩石，躲了起來。

「各位！都看到了！」軒轅隊長興奮地說道：「沒想到這顆星球可能長有我們所需的藥草，

而且，還有人類。這使我想起我們的史前時代，或許，這是造物主的安排吧！

「我們就在這裏登陸！全體人員按任務編組開始執行工作。這些日子，我會和神農、伏羲兩位副隊長設法接近原始人，看看能不能利用他們，幫忙着找藥草。

「這是個好地方，我們要感謝這顆星球！」

卯

原始人躲在岩石背後，遙望着空中的怪物。

這個怪物只停在那裏，沒有做出任何危險的舉動。數位膽子較大的原始人從岩石後面走了出來。大個子也跟了出來，他的手中本能地抓着一塊石頭。

停在空中的怪物又開始發出咻聲，慢慢下降。走出岩石的原始人嚇了一跳，趕忙跑回岩石後面，眼睛仍好奇地盯着怪物。

怪物終於停住了，停在大平原中央，咻聲也停了，大地一片寂靜。

原始人摒住鼻息，定睛看着怪物，不多久，怪物的身體開了一個洞，好多小怪物從裏面飛了出來，降臨在地面上。

原始人望望小怪物，又看看自己，想不通爲什麼這些小怪物的模樣和自已一樣。

其中有三個小怪物提着一袋東西，朝岩石這邊走來。本能地，所有原始人都緊張起來，他們不知道這三個小怪物會不會看到自己。

丁

隊長、神農、伏羲和隊員們背着噴射器飛出太空船，隊員們散開工作，他們三人手中提着剛用微波爐烘烤好的麵包朝原始人躲着的地方走來。

「隊長，我看我們不能走太近，免得他們跑了！」伏羲說着。

「就在前面三十公尺處好了。」

三人來到預定地點，放下提袋，從裏面拿出麵包，高舉着手，向岩石後面的原始人招一招，然後大口地吃了起來，顯得津津有味。

吃了數口，又高舉麵包，向原始人再招一招，然後放回袋子裏面。

他們將袋口弄大，露出麵包。互相使個眼色，便飛回太空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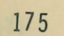
辰

原始人露着訝異的眼神看着三個怪物的舉動，他們很疑惑，從來就沒看過地上放着的這堆東西。在這片大地上，能吃的只有菓子和嫩芽而已。

三個小怪物已經飛回大怪物肚子裏，他們留下來的一堆東西仍在那兒。

膽子大的原始人走了出來，一步一步謹愼地朝地上那堆東西走去。

剛才那三個小怪物曾拿裏面的東西出來吃，很顯然的，這些東西是可以吃的。原始人邊走邊想，不知不覺已來到那堆東西旁邊。其中一個好奇的伸出手拿了一塊，左看右看，試着輕咬一口



，慢慢地嚼，發覺味道還不錯，再咬一口，然後丟在地上，伸手又從袋子裏拿出一塊，再度吃了起來。

其他原始人見狀，也爭着往袋子裡拿麵包，油然生起從未有過的飢餓感覺。

戊

「各位，今天的收穫很不錯，每組都採集了不少各式藥草。儘快地，在神農副隊長率領下，提煉出環戊型抗生素，再試試藥效，如果符合需求，那麼採集人員要全力以赴！」

隊長在一天工作之後，召集全體隊員逐一檢討，並說：「這顆星球賜給我們生還的機會。它將永遠留名在宇宙歷史上！

「我想，我們應該給它取個名字，好記載下來，諸位有什麼意見？」

護理長女媧接口道：「俗話說『大地是人類之母』，我建議將這顆星命名爲『地星』，這個星系命名爲『太陽系』！」

「贊成！贊成！」隊員們拍手叫着。

副隊長伏羲開口道：「我們在航行途中，知道這個太陽系有十二顆行星，這顆地星是第三顆，我想用五行來命名其他鄰近的五顆，第一顆爲水星，第二顆爲金星，第四顆火星，第五顆木星，第六顆土星，其餘六顆就讓地星以後的人類自己去發現命名。至於高掛夜空的衛星，命名爲『月』，不知各位意見如何？」

副隊長一說完，全體隊員興高采烈的鼓掌歡呼，一致贊成。

伏羲接着又說：「各位！隊長、神農副隊長和我曾商討一項值得大家贊同的事，那就是我們要在五個月內提煉足夠的環戊型抗生素，然後返航龍星。但，我和總工程師燧人、有巢、護理長女媧四人加上工作人員十名，要暫時留在地星。

「大家知道這顆星球是我們龍星的救命恩人，我們有責任將文明的種子傳遞給地星的原始人，讓龍星文明在此開花結果。」

神農副隊長接着說道：「我發現地星的植物種類相當多，很值得分析化驗，相信除了環戊型抗生素外，還可以提煉出其他各式各樣的藥來。所以，當我們返回龍星進行救援工作告一段落，全體隊員們要到地星來，研究地星的藥草。當然，文明方面，總工程師有巢的主要任務是傳播『住』的觀念，燧人傳播『食』的觀念，工程助理嫘祖的任務是傳播『衣』的觀念，至於『行』的方面，讓他們自行發展。」

隊長點點頭，說道：「各位，我們要教地星原始人說話，教他們寫字、狩獵、做簡單的算術，這些工作並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希望下次來地星，鄭重地點燃此地文明的火花！」

巳

又是一天過去，大怪物一動不動地停在那裏，所有原始人覺得很奇怪，卻又不敢走上前去，他們怔怔地望着，心裏產生一股難以形容的感覺，他們彷彿知道這個大怪物會帶給他們從沒見過的東西。

日子就這樣地溜走，每天都看到大怪物肚子開了一個洞，許多小怪物從裏面飛出來，飛到附

近各處，好像在尋找東西。

帶給他們吃怪東西的三個小怪物每天都拿一些前所未見的物品分給他們。原始人百思不解，爲什麼這三個小怪物對他們這麼好。

這一天，三個小怪物又帶東西來，其中一位舉着手，大聲叫着「喂」。其他二人也「喂——喂——」地叫着。

原始人被這突來的叫聲怔住了，他們沒聽過這種聲音，本能地站在原地，不敢向前走去。

大個子站了一會兒，也舉起手來。這時候三個小怪物又發出「喂——喂——」的聲音，大個子張着嘴，努力將氣從喉嚨裏擠出來，發出「喔」的聲音。

其他原始人跟着大個子，也舉起手，用力發出「喔」的聲音，此時只聽到此起彼落的「喔」聲響遍大平原。

巳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三個月過去了。這一羣來自龍星的太空人發揮最高效率，不僅提煉出數十噸環戊型抗生素，而且和地星原始人交上朋友。

「各位，三個月來，地星原始人幫了我們不少忙，文化傳播小組要加緊定出一套可用教材，好教導這些原始人。」

原來，地星原始人在軒轅隊長和神農副隊長的指引下，不僅已知道如何採集所需的藥草，還學到最基本的語言。

伏羲副隊長說道：「在基本算術方面，我已請電腦工程師將二進位計數法刻在玉石上，交給原始人，以便教他們算術。」

「我這邊的任務，」有巢說道：「已勘查附近地形，開鑿天然岩洞，教原始人穴居的方法。」

燧人接着說道：「至於熟食，目前尚未傳授，等下次再來時才教他們。」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提煉環戊型抗生素，至於文明種子的散播，是次要的。希望下個月能提煉到預定的數量。」

軒轅隊長停了一下，又開口道：「拯救同胞，重建龍星，責無旁貸。各位！時時自勉。」

午

朝陽又東昇。原始人已習慣了穴居的生活，他們心裏都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每當看到小怪物到來，就充滿喜悅。

大個子走出洞穴，望着矗立的大怪物，想到數個月來的相處，他們從小怪物中學到很多東西，尤其是昨天，一個小怪物指着自己也指着大個子，嘴吧發出「人」的聲音，要大個子跟着說。學了許多遍，總是學不像，他不知道這個音指的是什麼，冥冥中只知道這個音可能是指自己。

原始人都爬了起來，仍和平常一樣先到河邊做晨間渴飲。這些日子的學習，使他們瞭解到每天的生活除了喝水覓食外，還有許多事情可做，譬如尋找藥草，他們雖然不懂這些藥草的作用，也不知道小怪物們要拿去做什麼，但一聽到小怪物說出「藥草」兩個音，就知道該到四周去尋找

了。

今天，他們感到精神飽滿，彷彿有某種不知名的力量在激勵他們。喝完了水，望望大怪物，知道今天將是豐收的一天。

庚

「隊長，來到地星已四個半月了，共提煉環戊型抗生素七十噸，足夠第一階段使用，是不是要提早返航龍星？」神農副隊長來到隊長室，開口就問着。

「我正在想這問題，」軒轅隊長望了望神農：「早一天回去，早拯救同胞，可是伏羲那邊：……」

話沒說完，只見伏羲興沖沖的走了進來。「隊長，完成了，完成了！」

「是不是河圖洛書的計劃？」神農知道這一陣子伏羲正在製作河圖洛書，以便送給原始人，讓他們在太空船返航的空檔時間，在伏羲和女媧等人的領導下演習數學，所以如此問道。

「可不是！」伏羲轉向隊長：「按照進度，明天就可以返航龍星。隊長，利用今晚聚餐時間，向隊友們報告這個好消息！」

「很好，很好，辛苦你們二位。我看現在就去宣佈吧！」

三人來到主控制艙，隊友都圍了過來。

軒轅隊長微笑着開口道：「各位，不知不覺來到地星已四個半月了，我們第一階段的任務也已達成，更高興的是伏羲副隊長的河圖洛書計畫也同時完成，所以，決定明天就返航，早日回到

故鄉！」

隊員們聽到這宣佈，高興得拍手大叫。隊長又說道：

「暫時留在地星的十四位同仁，希望利用這一段空檔，加緊文明傳播的工作，希望半年之後，我們再來時，這些原始人會列隊歡迎我們，向我們致詞。」

全體隊員因為軒轅隊長的幽默，而哄堂大笑，數位隊員更興奮得跳了起來。

「各位，這塊大平原賜給我們生機，可稱得上是我們的第二故鄉。這一條混泥的大河，陪伴我們四個多月，賜給我們飲用的水，我想我們龍星文明移植到這裏，該給它一個合適的名稱，我想就稱之為『黃河文明』，以紀念這塊大平原和這條泥沙滾滾的大河！」

軒轅隊長停了一下又說道：「黃河文明將是地星的文明曙光，它將持續到永恆！」

「別忘了，半年之後，我們在這黃河畔再見！」

終曲

朝陽輝照大地。留下來的十四位龍星太空人和原始人站在一起，靜默地望着即將離去的太空船。

陽光拉長了太空船的影子，也拉長了地面上這些目送者的影子。

原始人知道這個大怪物將要飛上天空，飛回他的老家。他們也知道，這個大怪物仍會回來，因為留在這裏的十四個「人」用手勢告訴了他們。

第一具引擎發出電漿的嘶聲，五秒之內，太空船便平穩緩慢地離開地面。

陽光將太空船照得閃閃發亮，愈飛愈快。

站在地上的太空人滿懷依依地揮手告別。原始人望着他們，不自覺的也舉起手，對着太空船揮着。雖然他們不懂什麼叫離別，但此時，心中卻充滿着說不出的難過感覺。

原載：民國七十年二月九、十日台灣時報副刊

中國當代科幻選集

13 時光巡邏員

呂應鐘

春到蘭州，便把冰寒北風逼回塞北。只要瞧瞧黃河岸的淤積沙泥被水淹上，就知道嚴冬已過了。

林信站在名勝「觀河台」上，遠眺寬廣洶湧的河水急向東流，思緒不禁如水般湧流。

蘭州位居古代中原和西域交通要道，曾是西陲重鎮，隴南大都市，自光復大陸重建中國以來，不僅仍是中國版圖中心，更是世界性的大都市。

如今，在公元二二五一年，蘭州人口已達三百萬，其中五分之一是「時光飛航中心」全體人員和其家眷。

「時光飛航中心」是維護時光旅行安全的一個重要機構，它直屬世界安全局，下設亞澳區、美洲區、歐非區三個時光巡邏隊，負責全球各洲的時光飛航安全。

由於人類科技急速發展，到了廿三世紀，已能掌握並利用時空轉換的技術。在此時空可以任意變換的時代，犯罪者可藉時光甬道逃逸，投機份子可藉時光甬道預知物價的波動，盜寶者可回到古代盜取古物，而一些旅行者為了好奇，干涉了歷史事件。

爲了維護人類的歷史和文明，一種監視時光旅行的巡邏警衛組織——時光飛航中心——便應運而生了。

此外，時光飛航中心還有一項義不容辭的任務，那就是保護時光旅行者在其他時空中的安全。

爲了有效防範這類事件的發生，時光飛航中心還設有訓練班，專門教導旅客認識旅行目的地的一切必要知識，而且要避免將廿三世紀的物品現露在其他時空中。所以各時空區的語言特徵、服裝、禮俗等都是課程項目，否則一位不小心的旅客在古代掏出打火機，那眞是危險的事件。

亞澳區時光巡邏隊也設在蘭州，美洲區的設在舊太空中心美國休士頓，歐非洲區的設在埃及開羅，分佈在這三個地方，以最迅速的效率執行重要的任務。

加入時光巡邏隊是所有年輕人最嚮往的，林信也不例外，這種榮譽的工作不僅代表本身智能程度，也可以增進自身的知識，因爲做爲時光巡邏員可以任意穿越時空，接觸各時代人民，甚至可以回到史前洪荒時代，或者進入未知的未來。

七年前，剛從研究所畢業，林信就和同學一道報考時光巡邏隊甄試，很幸運的，林信以最高分錄取，從此就負下了他一生的工作目標。想想這七年來的酸甜苦辣，林信不禁輕搖著頭，感慨萬分。

「觀河台」是林信最愛來的地方，它位於蘭州市北郊，正臨黃河，依河畔小丘所築，高達二百公尺，台頂是衞星接收站，也是氣象站，距台頂十公尺處築了可容五十人的觀望室，在此可俯瞰整個蘭州市，與滾滾黃河和綿延的塞外風光。

站在觀望室內，由於視線極爲廣濶，心胸跟著也寬廣起來，林信最喜歡浸沉在天地人溶爲一體的感受之中。

想起考上之後的一年訓練，眞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挨過來的。在前半年，要接受基本學科知識，像時空轉換原理、空間翹曲論、時光機器原理、超光速航行法、古生物學、文明全史、宇宙道德等專業課程，共有十五門，要在半年內全部吸收，簡直比塡鴨子還難，在這半學期中便刷下不少同學，他們只好到行政部門任職。

後半年是術科訓練，就和太空人的訓練一樣，再加上時光甬道實習，若干同學一不小心就消失在時光甬道裏，永遠回不到廿三世紀。所以這個階段能撐過去，才剛夠資格做時光巡邏員。

一年的學習和訓練之後，還要接受兩個月的「宇宙道德」加強講習，讓每一位時光巡邏員深切了解自身所負的責任，要做一位大公大義的使命者，不可受到各時空區難以抗拒的引誘，而影響任務。

林信想起五年前剛當上初級巡邏員不久，跟著高級巡邏員做見習，和他同一班的巴西籍巡邏員，在一次任務中，就因爲要挽救巴西大地震逝世的雙親，而使時光機器卡在裂開的地層間，產生物質效應，整個爆炸，不僅沒救出雙親，還貼上了二位時光巡邏員的命。

這次事件讓每位巡邏員更加警惕。歷史是無法更改的，縱使在時空區遇到理智和情感交織的痛苦經驗，也不能亂了分寸，要把持大公大義，方爲稱職的時光巡邏員。

林信深深吸口氣，雖然春的訊息已到，但蕭瑟的北風仍然刮著，涼冽澈骨。就在去年，他升爲高級巡邏員，並兼任亞澳區巡邏隊隊長之職沒多久，爲了景泰藍之事，他和中級時光巡邏員邱

永南、初級巡邏員大木正雄回到宋神宗時代，沒想到邱永南在調查期間，愛上了汴京西城名醫的大女兒，願爲愛情拋棄廿三世紀的一切。

想到此，林信聳聳肩，眞不知邱永南現在是什麼樣子，一位公元二二五〇年的青年，回到公元一〇七六年生活，文明差距達一一七四年，憑邱永南的廿三世紀知識，足以成爲當時的大天才，希望他不要搞錯了生活習慣。

時光巡邏員的經歷是多采多姿的，有一次，爲了研究恐龍滅絕的原因，三個時光區各派六名隊員，組成聯合行動隊，回到六千萬年前的地球，這是一項很危險的任務，因爲六千萬年前的地球並不是在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的太陽每二億年繞銀河中心公轉一週，因此六千萬年前的太陽系是在別的地方，這要靠電腦精確計算，否則回到六千萬年前的時間，卻不是回到六千萬年前的空間，此種時空偏差，會使巡邏隊永遠漂泊在宇宙中，成爲宇宙游魂。

恐龍是地球中生代的產物，是雄霸當時地球的生物，他們一行在時光甬道來來回回調查，終於找出恐龍滅絕的原因，不僅完成詳盡的報告，而且拍下各種恐龍的立體照片。

更令人興奮的是他們帶回一條小翼龍，把牠從六千萬年前拿到廿三世紀，成爲全世界最轟動的消息。這條小翼龍被帶到廿三世紀不久，不知什麼緣故，死了。當然，立體標本仍保存在蘭州博物館裏，供全世界欣賞。

一大片雲遮住了太陽。林信瞧著昏暗的河面，思緒也跟著暗淡下來。前年，他還是中級巡邏員時，爲了一項機密任務，隨著歐非區時光巡邏隊隊長查理哈爾登、美洲區隊長約翰霍浦金斯以

及三位各區巡邏員，去到廿五世紀，沒想到廿五世紀的地球改觀很多，這是人類夜郎自大的結果，使八十億人口減少到三十億。

在時光甬道裏他們查明了人類大浩刼的原因，回來之後，高階層會議也著實開了好幾天，想爲人類的前途盡點力，可是最後還是決定不去干預，因爲，未來的乾坤怎能現在扭轉呢？

做爲時光巡邏員眞要有一副鐵石心腸，許許多多遭遇常叫人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若干悲劇性的英雄人物就是這樣產生。

一位法國籍時光巡邏員傅立葉的未婚妻死於一次大車禍中，後來他便在刻骨的思念和悲傷中，再次回到那次車禍現場，以超人的堅毅心志，強忍著挽回愛人生命的衝動，咬緊牙關心碎地望著未婚妻悽慘地死去。

人類的一切都早已由上蒼安排好，過去的更改不了，未來的也無法干預，人類能做的僅是嚴守自身的責任，不能有絲毫妄想。否則在貝多芬譜了月光曲之後，有人偸竊他的樂譜，利用時光光機器回到過去，在貝多芬未完成這支曲子之前，先演奏給他聽，那麼，眞正的作曲者應該算誰呢？

一批剛登上觀河臺的遊客說笑聲打斷了林信的思緒，他回過頭來，微笑著望著這批人，在大家歡笑的氣氛中，林信輕鬆地步進電梯。

林信踏進中心主任辦公室，陳剛明主任就開口：「林隊長，準備到美洲中心去一趟。」

「發生什麼事?」

「約翰霍浦金斯隊長剛用電傳報告，說智利海軍在復活島附近演習時，發現復活島的磁場有

增強趨勢，不僅嚴重干擾電訊設備，而且，根據美洲中心調查，復活島會在七天後消失。」

林信大吃一驚：「復活島會消失？」

陳主任默默不語，走到懸掛著的世界大地圖之前。林信跟了上去，站在旁邊。

「這就是復活島，」陳主任指著南太平洋中的一個小島：「屬智利領土，距智利西岸有三千七百多公里，全島只有二十四公里長，十六公里寬，沒有大樹，也沒有河流，現居民只有一千多人。」

陳主任轉過頭來，對著林信說道：「快到美洲時光巡邏隊去，與霍浦金斯隊長會合，他會告訴你詳情。」

❀ ❀ ❀

美國休士頓在二十世紀時是舉世聞名的太空中心，現在經過二個多世紀，已成為時光飛航重鎮，負責南北美洲的時光巡邏任務。

林信在美洲區時光巡邏隊的粒子電傳室中顯形後，霍浦斯金斯隊長與數位人員就快步走過來。林信認得其中五位，除隊長外，分別是副隊長艾倫嘉柏，加拿大籍時光巡邏員彼得哈里斯，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美國籍巡邏隊員喬治亞當斯。林信一看到他們，就先笑著打招呼：「嗨！大家好！」

「林隊長，您好，好久不見了。」霍浦金斯隊長高興的握著林信的手，接著說道：「這幾位是美國和智利籍巡邏隊員，你們還沒見過吧！」

「大家好！」林信又打了個招呼。

霍浦金斯隊長笑著說：「先到簡報室來，大家討論討論。」

簡報室已備好點心和飲料。大家坐定後，霍浦金斯隊長就開口：

「智利海軍部於十天前的演習時，發現了這樁不尋常的現象，我們馬上派出五位巡邏員去探查，經過九天的測量，畫出了這張曲線圖。」

霍浦金斯隊長按了一下桌上按鈕，正面牆上的螢光幕顯示出一幅以正比增加的曲線圖。霍浦金斯隊長接著又說：「由這條曲線的磁場增強速率來看，七天後，復活島的磁場會達『臨界』，換句話說，復活島會因磁場太強而從地球上消失掉。」

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接著說：「磁場與物質的關係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就被證實了。美國海軍的『費城實驗』就證明磁場增強會使物質消失！這是因為磁場使構成物質的分子振動頻率加速，使它放出的能量超過可見光的範圍，因此我們的肉眼看不到它了。」

「事實上，」副隊長艾倫嘉柏說：「這物質並沒消失，它只是從我們的三度空間進入四度空間，以另一種能量形態存在於宇宙中。」

霍浦金斯隊長說道：「復活島被列為世界奇景之一，是因為島上羅列著九百多尊七、八公尺高，重達四、五十噸的巨石像，這些巨石像的來源到今天還是未知，島上還有幾個神祕地方，就是龍格龍格文、鳥人的雕刻與傳說，以及全島平時的磁場就比地球上其他地方都強。」

「在它消失之前，我們應先撤離居民。」林信說道。

「是的，居民已全部撤回智利本土。」霍浦金斯隊長點點頭。

「有沒有辦法使它不消失？」林信看看大家。

「有是有，但太艱鉅，也太危險，」副隊長接口道：「用人為力量製造反磁場，抵消復活島的增強磁場。可是，復活島消失前的磁場強度有地球天然磁場的七十倍，時光磁流機恐怕無法負荷。而且，怕機器失效後，附近工作人員感染到強大磁場而變成半透明人。」

「這……」林信沉思了一會兒，然後開口：「若成了半透明人，就要好幾年時間才能恢復正常，的確不能貿然行事。喔，對了！這幾位智利籍時光巡邏員，你們有沒有什麼看法？」

其中一位先開口：「我叫雷納多歐希金。以個人研究智利古代文明的心得，認為應該讓它自然消失掉，不要騷擾復活島。」

「為什麼？」林信大惑不解。

霍浦金斯隊長插嘴道：「雷納多以前是智利大學物理系講師，在時光轉換的研究上相當出名，而且也是智利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的研究員。」

雷納多解釋道：「先不要笑我這個學科學的人迷信。根據古文明研究所對復活島文字、石像、鳥人傳說的研究，得到一個結論：復活島的壽命有一萬年，屆時就自然消失，現在正是時候了。」

「我還是不懂。」林信搖搖頭。

「以後有時間再詳細為你解說。」雷納多轉向霍浦金斯，說道：「隊長，希望您能採納我的建議。」

霍浦金斯隊長皺皺眉，看看雷納多，又看看林信。

林信感到奇怪，連忙問道：「什麼建議？」

隊長說：「雷納多要我們不要理會復活島消失的事。」

「但是，」副隊長艾倫嘉柏接口道：「我們已決定請你一起來調查。我們希望分三方面進行，第一是讓調查隊繼續測量磁場變化；第二是遷移五尊最靠海邊的巨石像，供日後研究；第三是將雕刻有鳥人和龍格龍格文的石版取下保存。當然，智利海軍部已答應全力支援。」

「這些工作要在七天內完成？」林信問道。

「七天?!」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搖搖頭：

「太久了。只能在四天內完成，因為第五天以後，磁場強得人體會受不了，大家只能在特護船上用望遠鏡觀看復活島的變化。所以，全體工作人員要以四小時輪班制，日夜不停地工作。」

「然後，看著它消失！」林信接口道：「隊長打算不理會雷納多的建議？」

霍浦金斯隊長點點頭：「為了科學研究！」

「巨石像是不可移動的！」雷納多插嘴道：「智利人民都知道這一點，而且深信不疑，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在一百五十年前，曾發生過企圖移動巨石像而死亡的事故。」

原本不語的其他三位智利時光巡邏員此時也異口同聲說道：「沒有錯。」

林信看看他們，問道：「你們都有相同看法？」

「不只是我們，全智利人民都為此行動感到不安，政府當局正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求教於時光飛航中心。」雷納多回答著。

另一位巡邏員說道：「鳥人和龍格龍格文也不用取下，因為智利古代科技文明研究所早有了

拓印本。」

林信看看隊長，說道：「眞難辦！」

「可不是。但總要嘗試，保存古蹟的意義很重大，平白讓它消失，未免太可惜，當然，雷納多的建議必有道理，只是……唉！」隊長說不下去，嘆口氣，看看大家。

衆人都沉默不語。

✿ ✿ ✿

第二天，林信、副隊長、情報組長、美洲區隊員、雷納多、和另五位巡邏員來到智利國防部，會同國防部有關單位人員派出的十名測量員，組成勘查隊，搭乘運輸機來到復活島。

一行廿人站在四個人高的巨石像之下，顯得相當渺小。

四位智利測量員拿出探測設備，走到一尊巨像之前進行磁場測量。忽然，其中一位大聲說道：

「請大家過來，這尊石像的磁場相當怪異。」

大家立刻走過去，發現巨石像周圍的磁力線不再成同心圓向外擴散，而是在巨石像正前方五公尺內形成箭矢狀，指向正東方。

「不應該如此！」情報組組長法蘭克哈定說：「莫非巨石像裏頭有增磁設備，如果這樣，那巨石像……。」

還沒說完，轉向雷納多問道：「你知不知道巨石像的內部構造？」

雷納多搖搖頭：「不知道，古文明研究所曾用X光、超音波、紅外線等來探測它的內部，每次都受到莫名的電波干擾。所以迄今，我們仍不知道它的內部構造。」

法蘭克哈定說：「果眞如此，它就存在有某種意義，某種我們未明瞭的意義，可見它不是原始土著隨意雕出來的。」

林信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道：「島上的龍格龍格文在那裏？」

「就在山上台地。」雷納多回答。

「去看看吧！」林信看著大家。

副隊長和智利國防部領隊商量之後，決定分兩組勘查，智利方面人員留在海邊繼續探測磁場；時光巡邏人員到山上去探查龍格龍格文和鳥人雕刻。

約莫走了十分鐘，他們才來到台地，曾研究過我國甲骨文的林信一看到龍格龍格文石雕，不禁叫道：「太像了，簡直和甲骨文同出一支。」

「是的，」雷納多說道：「龍格龍格文已被翻譯出來，其中一段提到『海那邊的大地有兄弟』，雕刻此文的年代，大約是九千八百年前，那時只有中美洲馬雅文明、印度河谷文明和貴國的黃河文明……」

話還沒說完，聽到海邊傳來淒厲慘叫聲，接著看到一道光芒射向天空。大夥嚇了一跳，趕忙跑下台地，望向海邊，原先十名智利人員只剩七名，而巨石像也少了一尊。

大夥跑下來，連忙問道：「發生什麼事？」

智利領隊還在發抖著，驚恐地說道：「神懲罰我們！」

「其他三人和巨石像呢？」副隊長急著問道。

「消失了！」

「什麼？消失了！」大夥不敢置信。

一位智利測量員說：「你們上山後，我們繼續展開工作，發現每一尊巨石像都發出箭矢狀磁場，而且指向同一方位。我們覺得很奇怪，當來到第五尊石像前，一位隊員發現石像底部透出微光，正在猶疑之時，另一位隊員拿出小型偵檢筆來測量。不知怎麼回事，巨石像突然產生極高電壓，通體變紅，他們三人閃避不及，在刹那間就……就化爲烏有，而且，巨石像也化成一道光芒消失了。」

「我們七人幸好站得遠，跑得快，否則也化爲烏有了。」另一位接著說道。

大夥不知該說什麼，只有默默收拾一切，走回運輸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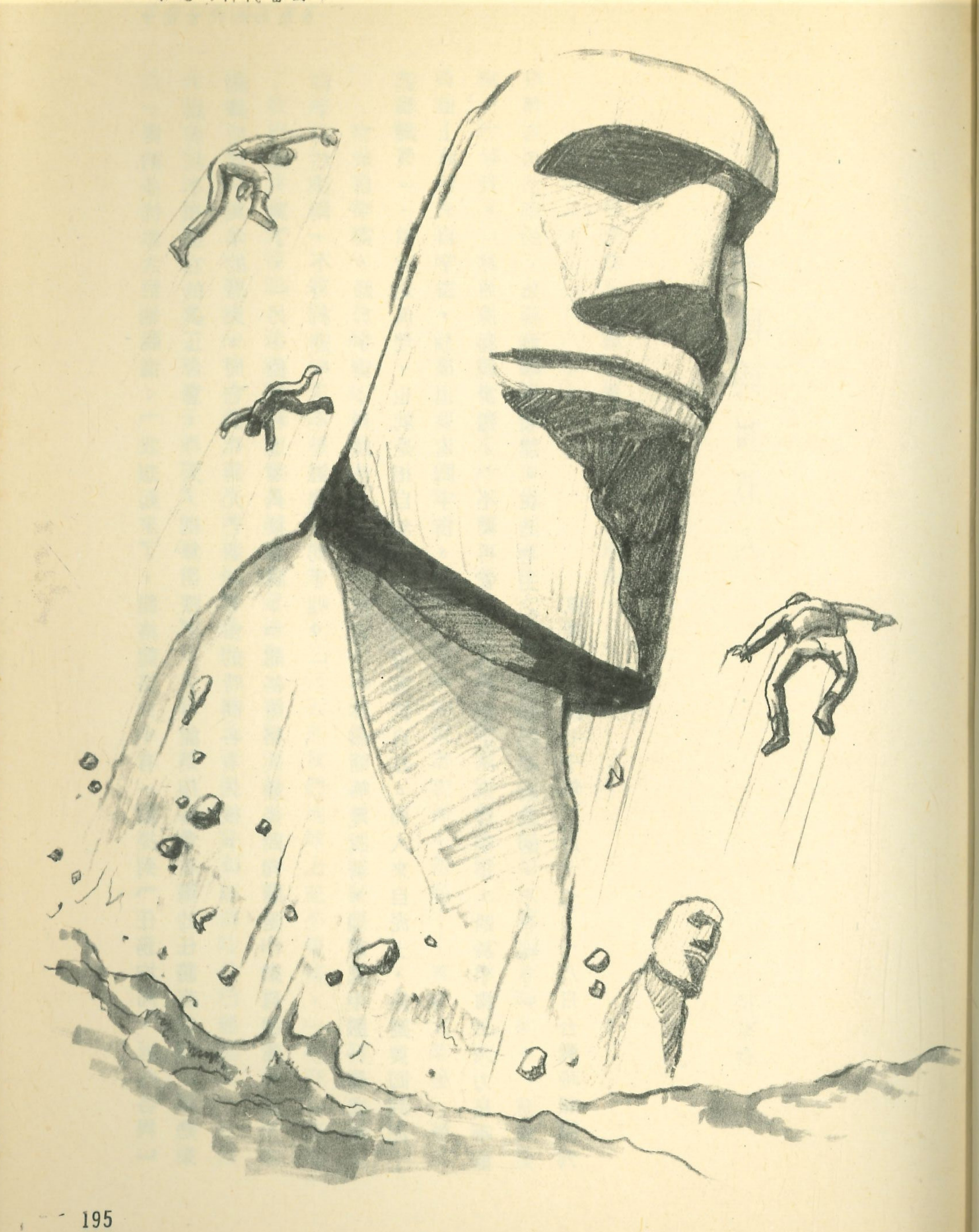
✻ ✻ ✻

霍浦金斯隊長看到他們回來，很高興地問道：「情況如何？」

副隊長聳聳肩，說道：「不好，發生意外了。」

聽完復活島意外事件的報告後，霍浦金斯隊長一言不發，過了一會兒才問林信：「依你看，是不是該報告中心，暫停一切計劃？」

林信不正面回答地說道：「難道巨石像隱藏有宇宙某種神力？它要存在於地球一萬年，然後將一萬年來的記錄帶回四度空間？果眞如此，我們能干預嗎？」



雷納多恍然大悟地說道：「我想起來了，龍格龍格文中有一段提到『任務均同，返時各異』，以前我不知道它的眞正含意，今天，總算明瞭了，它可能是指每尊石像的任務都相同，都是來記錄地球一萬年的歷史，而它們化爲光芒返回宇宙的時間各有先後。」

「嘿，對了，」另一位智利巡邏員接著說：「龍格龍格文最後四句話是『來自宇宙，歸於宇宙；自然法則，不可抗違』，不是道盡一切了嗎？」

「來自宇宙，歸於宇宙；自然法則，不可抗違。」林信喃喃地說著，他想起中國一句成語「返璞歸眞」，眞就是眞理，也就是指自然，人類不可違抗自然。而人來自泥土，終歸要回到泥土。世上萬物來自宇宙，最後也要返回宇宙。

「隊長，」林信擡起頭說道：「不要再管復活島的事了。來自宇宙，歸於宇宙，人力是不能扭轉自然法則的。無論科學多發達，在造物主之前，人類仍要服輸的，不是嗎？」

原載：民國七十年二月十七、十八日台灣時報副刊

14 迦得與地球人

吳望堯

最後一桶原油在南極冰原下層被抽上地面。

時間是公元二〇八八年。

早在一世紀前，專家們就提出警告，力勸人類莫再恣意地浪費能源。譬如那時候有一種四隻輪子的，稱爲「汽車」的那種該死的東西，在地球上每一個國家的公路上、城市裏亂跑，有時僅僅爲了一個人的體重，就算他七十公斤吧，卻要以半噸的機器設備來帶動——實在太落後，而且太浪費了。

自以爲智慧的一世紀前的科學家們——今天我們看來愚蠢之極。以發明了原子能發電而以爲能解決「能源」，這眞是可笑的悲哀，因爲鈾——二三五在我們地球上並不豐富，一些野心家爲了欲成立共產大帝國，還動用了上千萬的人去建造殺人類的武器，他們像一羣瘋狂的黃螞蟻、黑螞蟻、白螞蟻……要統治和消滅其他不同種類的螞蟻。眞是可笑。好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在我們新文明的歷史上，成了被孩子們取笑的時代，稱上一個世紀——廿世紀——爲人類「道德崩潰期」。

不過，這些都已經過去了，新的世界之建立，我們要歸功於來自銀河系X——一三五星球的迦得，他在二萬年前就曾到過地球，那時的地球上還是一羣猴子們的世界，迦得以改變遺傳因子的方法，在染色體中注入了智慧因子，於是一部份猴子就進化成人類，人類有時知道是猴子進化的，但不知究竟爲什麼有的變成人，而有的仍是猴子？達爾文的一派就以「物競天擇」來解釋，當然他的「天」字如果是代表迦得，那就對了一半。

迦得在他八十年前第一〇二次到達地球，當時爲了地球上發生嚴重的飢荒，能源缺乏，但最重要的還是共產黨即將發動對自由世界的致命攻擊，如果這場戰爭發生，那麼所有原子武器使用後遺下的放射汚染，將影響人類的遺傳，根據著名的迦得講詞，他在那時徒具形式的聯合國警告聲明中即宣稱，如果人類愛好戰爭，他——迦得可以在三秒鐘內使地球消滅，另一個辦法，他能使時空座標扭轉，產生倒流現象，也就是說所謂「時光倒退」，使世界回轉到兩萬年前，人類仍變回猴子，使地球上好像從未發生過，或有什麼進化情形演變過一樣。

在這裏，我們應該介紹一下迦得，他是銀河系生物進化研究員，他的宇宙編號是GX——⋮⋮M。上面的英文字母是按地球釋律，中間符號是電腦二進位語言，在中國古代（約七千年前），迦得就曾留給一名叫伏羲氏的中國人祖先，可是他們的後代誤解這種電腦二進位方程式運用，他們把它稱爲太極、八卦，像前面那個符號就變成了䷔，他們稱之爲「火雷噬嗑」，在易經中編爲第廿一卦，意爲困難重重，必須咬碎中間的阻礙。這就變成了似是而非，把科學和迷信混淆，像一大杯開水（迷信）加了一小杯牛奶（科學），誰也搞不清究竟是奶還是水了，而正確的答應是兩者都不是了。

當然，迦得在地球上所作的論文實驗，一地球上猴類染色體之因子變更與分析進化過程」，在他的母國X——一三五曾引起重視，根據迦得的實驗報告，絕大多數的科學工作者認爲他在猴類染色體因子中注入了太多的「野心」、「貪婪」因子，這方法雖可促使猴類加速變成人類——從懂得取火開始，算是成功了第一步，但若按照猿猴的分類而言，人類眞正的祖先，該是「直立猿人」，不過大家稱謂猴子，其實是有點差別的，不過這些都無關重要了，因爲當初迦得若選擇了青蛙或泥鰍，他們一樣可以獲得進化，成爲地球的主人。

迦得爲了經常到地球去實地考察，他的光臨地球，在不少地方就被人發現他來自天上，在地球上那些剛剛開化的人類就習慣稱他爲「神」——迦得（GOD），直到今天，我們也仍知道地球上無論何處的人類，不管他們信奉的是什麼宗教，他們在內心總是認爲「神」——迦得來自天上，一點也不錯，迦得先後曾去過地球一百零二次，他從不曾正面出現在人類面前，直到一百年前，地球人類已經隱隱覺得有「外星人」存在，不過迦得不願使他們驚擾，破壞了試驗人性的發展，和預期的結論。

值得一提的，是迦得有次到了東方，他從超光速無重力的小型運動器裏出來的時候，被一些剛開化的東方人認爲是一隻從石頭裏跳出來的猴子，中國有本小說叫「西遊記」，就是根據這個早年目睹者的口傳，這眞是使迦得啼笑皆非。在那本書裏，還敍述他能一個觔斗翻十萬八千里，還有什麼「大鬧天宮」、「海龍王」……。當然，迦得的樣子矮小，他們曾被稱爲「綠色的小人」，而且卻曾和來自另一個宇宙單位的智慧生物發生過所謂「戰爭」，而破壞了迦得的第一期文明試驗，地點在大西洋的阿特崙替斯，迦得和另一宇宙智慧生物的爭執是爲了另一羣智慧生物認

爲迦得所賦予的第一期的地球文明人類，他們的野心太大，狂妄而無能，在迦得同意之下，就把那一羣可憐的劣等品性生物予以全數消滅，他用的方法是仍是破壞了那期人類的遺傳因子，使他們不再能懷孕而綿延後代。迦得並使那時期的文明痕跡沉於海底。

不過他仍留下了在埃及的金字塔，那是他爲了保留一些特殊的實驗，和收集能量，至於遺留在東方的電腦語言，太極、八卦之類，迦得說：「讓他們去練習二進位的遊戲。」

到了公元二〇〇〇年，人類文明的發展，在迦得的眼中，已有小學二年級的程度，可是迦得認爲人類太浪費能源，而且太喜歡武器和戰爭。

使他最擔心的，是一種「共產瘟疫」之流行，當時的世界情況極爲惡劣，共黨的專制、陰謀．掠奪層出不窮，自由世界已退避到南極，在那裏建立了最後的基地，並發展成「極光保護網」來防禦原子攻擊，而且一名小學四年級程度的自由科學家，研究成功「反重力級數武器」，這種武器原是太空航行器的原始理論，也就是我們今日所稱的「重力隔斷磁路」的原始設計，功用是使重力消失，原理是使圍繞質子的電子產生反方向旋轉。當然這種簡單的原理，就像一百年前製造乾電池一樣，以鋅片、炭精棒產生化學方式的直流電，曾被廣泛用於早期的收音機、錄音機等的粗陋玩具。

人類一方面浪費能源，產生汚染，又製造戰爭與不安，傳統的能源——石油終於罄盡，一億三千萬輛汽車被推入海洋，二億八千萬輛機動車亦塡了海，六百萬架飛機熔成鋁錠，柴油發電機被置入博物館，傳統的槍砲、武器全改用了電磁操縱的高壓濃縮空氣——仍是火藥爆炸時產生大量氣體的原理，但更加精密而無聲、無嗅，殺人方法的發展，使人類已完全失卻應有的美德，「

和平」、「自由」、「民主」等美好的名詞，卻被共產黨充份利用，變成像魔術師的帽子。

迦得的終於出現，成了人類史上首屆一指的重大事件；他通過了在月球的全波段控制器，在所有地球上的收音機、電視機裏發出聲音：警告人類不得戰爭，解散共產黨，取消金錢制度；以石頭代替，各國間再也沒有海關、護照，自由往來，誰也不能統治誰，……結論是一種完全的世界大同。目光放遠到宇宙，成爲宇宙聯合國的一員，國名爲GS——3。「G」是代表銀河，「S」是太陽系，「3」是太陽系中的第三號行星。

那時，共產國家的一些魔頭還不服氣，因爲他們幾乎快要統治全球，可是迦得的警告，和迅速起來反共的人民，共黨自己的警察、兵士都能自動丟下武器，他們知道這是新的時代已經開始，一位眞正「神」，不是宗教那種抽象的神——迦得——已經出現，他們不再畏懼那些統治者了。

迦得在聯合國——其實已是有名無實的一個機構發表對人類的宣言，同時他供給一種「野心描掃儀」的藍圖，可以探出那些野心家的心能曲線，終於找出了八十多名野心家，有百分之九十八是共產黨的頭頭。迦得把他們裝入一具太空飛行儀器，給了他們足夠食用六十年的食物和水，在太空放逐了出去。有人問迦得這些人將往何處？迦得笑著說：他們在沒有抵達任何星球之前，就會互相拼鬥，結果是他們誰也不能生存。

地球上的野心家被放逐往太空後，迦得就傳授了一些新的能源獲得方法：如收集颱風的動能，海水潮汐的發電方法。水的簡易電解以變爲氫和氧來成爲取之不盡的熱，氫的燃燒和氧的助燃產生機械動能。另外以巨大的反光鏡在地球的外太空建立太陽能攝取和反光導電，收集閃電的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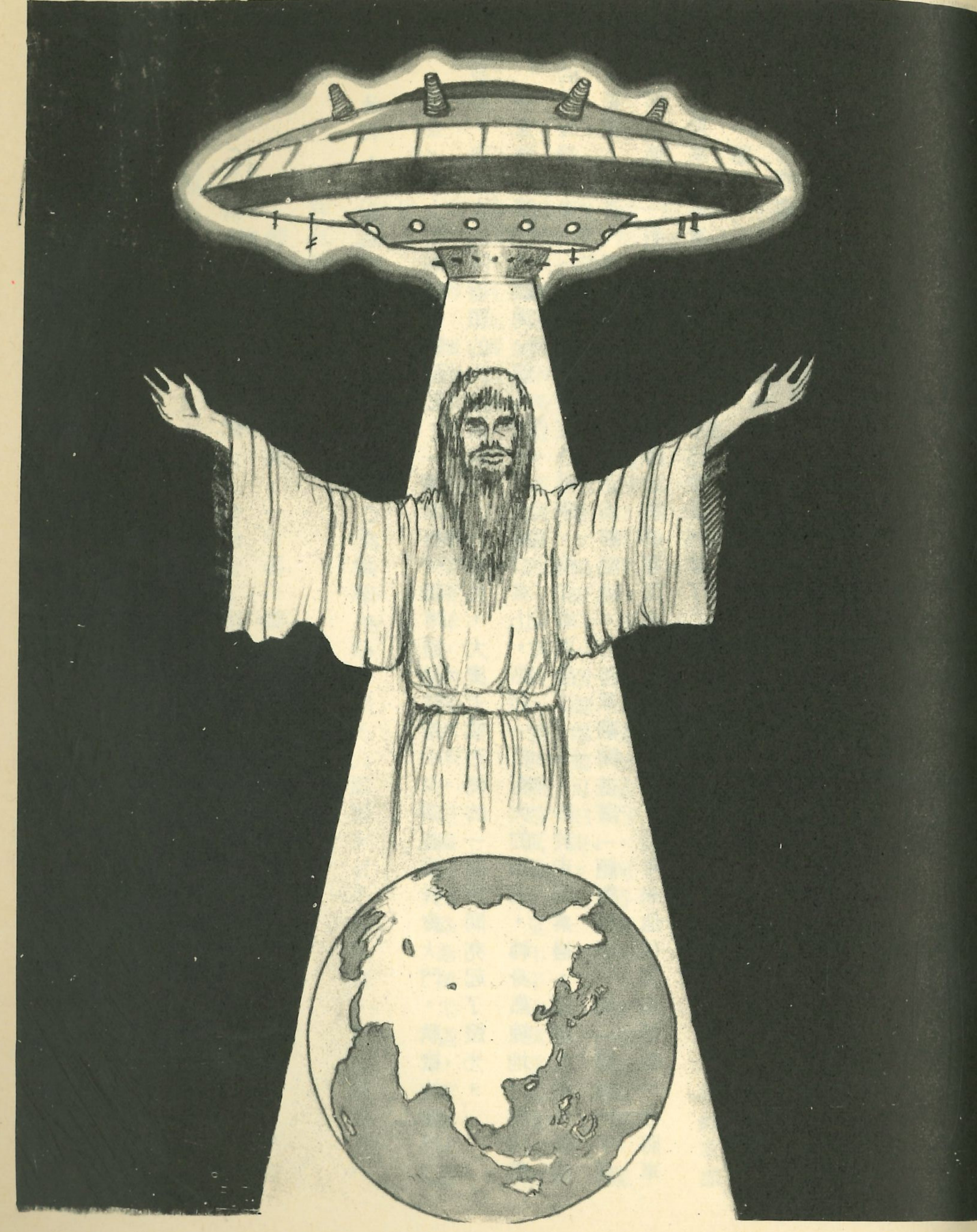
量，供給大城市運用，而一種利用反重力的運用於「永動機」，便成爲中心的電源供應站，馬路上不再需要汽車，因爲城市的地下按裝了低速的「自動人行道」和高速的「交通運接帶」，像自動樓梯一樣，坐在有皮帶的座位上，可以到任何一個城市。

迦得宣佈，他將幫助人類往太空移民，但是他將代地球人向太空管理處申請和保證：地球人已放棄了一切侵略和戰爭的野心。

他向地球人宣稱，新的太空移民方法很簡單，只要走進一間像電話亭一樣的「電子生化傳播站」，可以把人的原子結構傳送出去，傳送往何處，只要撥一個像電話號碼一樣的星球代號，那個人就會在那邊的「光化收集站」重新顯現——當然仍和原來的一樣，否則誰肯去嘛。

但迦得說了一句話：「假如你們不愛自己，下次我將使泥鰍再統治地球。」

原載：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聯合報副刊



15 高卡檔案

葉言都

神啊，饒恕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黃昏，地上的熱氣慢慢發散，一輛黑色大轎車緩緩駛進中央調查委員會大門，執槍的衞兵立正敬禮，車子在庭院盡頭的大廈前停下。一會兒，大廈七樓西側的一間房間亮起了燈光。

吳永浩將軍把他綴滿金線的帽子放在辦公桌上，點起一枝粗大的雪茄，轉身熟練地打開角落裏的保險箱，拿出一份極厚的深紅色卷宗。他歪著頭想了一下，終於走到桌邊，重重坐進一張高背皮椅裏。窗外，首都鬧區的霓虹燈正紛紛點亮，老將軍翻開蓋著「絕對機密」和「歸檔」字樣的封面。晚上一個人在調查委員會辦公室裏翻閱高卡檔案，竟成了近年來他休閒的活動。老將軍凝神讀起來。其實，這份東西他早已瞭如指掌了……。

第一部份

高卡問題研究報告　（編號：四六一〇五二）

時間：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

等級：極機密。

附件：各項詳細說明共十七份。

主旨：研判高卡族全盤狀況，以供參考。

說明：一、高卡特別區地理狀況

1.位置：本區位於我國西南部，介於北緯十二．〇至十三．八度，東經一一四．七至一一六．一度間，總面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三平方公里，北以南底山脈與我國本部相連。

2.地形：本區屬石灰岩地形，自東向西傾斜，侵蝕盛行，河谷密布。東部爲斷崖，離海面自數十至數百公尺不等，無港口。西南部勉可泊舟。

3.氣候：屬熱帶季風型，雨量豐沛，雨季長，並多熱帶風暴，全年平均氣溫甚高，達攝氏二十七度以上。

4.天然生物：植物繁茂，全爲熱帶雨林，動物亦多，昆蟲與爬蟲繁殖尤盛，有毒蛇猛獸。

5.交通：河川湍急，不通航，無鐵路，無機場，公路稀少且不易保養，步行爲主。（詳見附件一）

——那個學地理的老教授，一付弱不禁風的樣子，想不到還眞跑過全高卡特區。下面一條，是那個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人類學家的東西。

二、種族：本區以高卡族占絕大多數，我國及其他國人爲數不多。高卡族爲蒙古利亞種，東南亞分枝之一枝，其體型特徵介於我國與中國之間，散居高卡特別區中。（詳見附

件二）

三、人口：約五十餘萬。年增加率估計約千分之二十。（詳見附件三）

四、高卡族政治概況：地方分為八區，各屬一大氏族，社會上有貴族、平民二階級，貴族六十歲以上為長老，由其中互選重要官員，有雛形政府組織。領導者為世襲的酋長，掌握最高權力，但也視其年齡及能力變遷。現任酋長名吉阿里，年約四十五歲，精明能幹，甚得高卡人心，頭腦亦頗開明，能追求新知；有二子，皆留學歐洲，現長子里阿方在外國活動，博取國際同情，次子留在高卡區中。（詳見附件四、五）

五、高卡特區的經濟：本區資源豐富，有木材、鋁土、赤鐵礦，及咖啡、香料、椰子等熱帶經濟作物，沿岸大陸棚可能蘊藏石油，距鮪魚廻游路線亦不遠，唯皆未開發。高卡族迄今仍用火耕法種植原始的旱田，叢林中只有極少部份闢為永久田地，但因生活落後，故得以自給自足，工業全無，有時以手工藝品向外國走私商人換取部份生活用品，數量亦屬有限。其交易仍停留在以物易物階段，間或有用小塊的金、銅、玉及彩色玻璃者，若能將此區置於控制之下，有計劃地開採其資源，將為我國之寶庫。（詳見附件六、七）

——那時那個很洋派的經濟學家還很年輕，永遠西服筆挺，打大花領帶，但一談起高卡特區的資源，他的眼睛就會發亮。

六、高卡社會：為父系社會，分貴族、平民二階級，身份皆世襲，作戰時貴族為軍官。家族組織嚴密，父親為一家之主，在家庭內有最大的權力，長子次之，財產由長子得二

分之一，餘由諸子均分。同姓之家庭構成家族，聚居一起，家族中長子為族長，在全族中有最大權力，子女從父姓，女子無名，嫁後從夫姓，無繼承權，其風氣重視宗嗣，重男輕女。婦女貞操觀念很重。民風樸素，節儉刻苦，又勇悍好鬪，甚為記仇。（詳見附件八）

——那個學社會的嘛，雖然最不可愛，但對自己的啓發卻最大。

七、高卡族之教育與宗教：高卡族有高卡文，為一種象形文字。能書寫者不到百分之十，餘皆文盲，唯極少數貴族子弟亦留學外國，近年來彼等帶進一些新知識。傳統教育男孩學打獵、打仗、建屋等技術，女孩僅教以紡織、烹飪。全族信奉高卡教，為一泛靈崇拜，認為自然現象皆屬神管，太陽、山神，與祖先為主要崇拜對象，教士由貴族中選任，許多事都需要占卜問神意，非常迷信。（詳見附件九、十）

八、高卡族叛亂原因：此族性格強悍，信奉高卡教，拒絕我國之同化政策與經濟開發，自認我國褻瀆其神，虐待其族人，復受野心國家煽動，遂稱兵作亂。（詳見附件十一）

九、進剿經過：自一九三一年起，我軍陸續進剿，雖於當年及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屢獲大勝，但無法將其全部消滅，世界大戰爆發後，進剿工作停止迄今。（詳見附件十二）

十、叛軍戰力評估：

1.人力：全民皆可作戰，役齡男子約十萬餘人。

2.人員素質：體健耐勞，善登山、游水、負重、徒步、行軍、近戰、夜戰，能以極少量食物維生。

3.武裝：槍械約三萬枝，配有少數迫炮、機槍、火箭及防空武器，彈藥缺乏。但善於利用各種原始武器如弓箭、吹槍、陷穽等。

4.戰術戰法：對叢林、游擊戰運用純熟，行踪飄忽，出沒無常，埋伏襲擊小部隊或運輸單位，尤爲其慣用伎倆。（以上詳見附件十三至十六）

十一、叛軍對外關係：北亞野心國家加西亞支持之，高卡之少數留學生在國際間宣傳極活躍，世界承認其「獨立」者十一國。近年並發現不明國籍潛艇替其運補，唯次數尚不多，相信與加西亞有關。（詳見附件十七）

十二、結論：高卡族世居高卡特別區中，憑險作亂，其地易守難攻，其民團結良好，經濟不懼破壞，且有外國支持，以我國目前情況，似不可能就現有兵力將其一舉擊滅。只可堅壁清野，加強海、空軍力量，切斷其外援，待我壯大後，方可再度進擊。

高卡問題研究小組

召集人　參謀本部少將參謀　王逸嵐

組　員　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人類學組主任　于平遠

首都大學地理系教授　陶思齊

首都大學社會系教授　陳日新

湯瑪斯紀念學院經濟系教授　李　循

中央調查委員會國內組專員　楊無忌

外交部東亞處處長　袁世韜

老將軍懶得看附件了，他把超過正文許多倍的十幾份東西翻過去。

第二部份

意見具申書　（編號：四六一一三七）

時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等級：絕對機密。

受文者：國防部轉最高決策會議。

附件：MB-19研究報告壹份（已銷毀）。

主旨：請利用高卡族社會弱點解決高卡問題。

說明：一、前據國防部參謀王逸嵐少將核准，經職閱讀之四六一〇五二號公文中，曾由國防部高卡問題研究小組指出，現階段不能以武力解決高卡問題。

二、據職調查，高卡社會中重男輕女之風極烈，不獨男性如此，女性亦然。此因家族與宗嗣觀念太重，於父系社會下，女性無繼承權使然。高卡人莫不以有子爲榮，無子爲恥，若某人娶妻，數年內不生男孩，即可納妾，無力納妾者，雖連生十餘女孩猶不肯停止，望得一男孩以「繼承香火」。婦女用盡各種迷信方法以求子，如懷孕後吃豬肚、魚肚以求「換肚」等無稽之談，皆甚流行，求生男孩之法術、草藥、偏方不勝枚舉，「多男」爲普通祝福語，「斷子絕孫」則爲常見的罵言，一家男子愈多，地位愈尊，女孩輒被稱爲「賠錢貨」，有時尚有溺殺女嬰之習慣。總之，此觀念已牢不可破。

三、據近年歸國學人蕭雲森（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張詠絮（英國愛丁堡大

學遺傳博士）與職面談時私下表示，彼二人多年共同研究結果，已製成一種藥片，供女性口服，每日一片，即可改變婦女陰道及子宮內之化學狀況，控制X型精子之活動，換言之，若婦女於排卵期服用時，將僅接納Y型精子，因而只生男嬰。此種命名為MB-19之藥片，無臭易服，副作用極微，造價低廉，可大量生產，保存時間亦長，尤以成功率高達九〇％以上，至足驚人，實為一理想之生男藥劑。（詳情請參閱附件）

四、若能大量製成，並以各種方法滲入高卡族，廣泛分發，一旦行之有效，高卡族必全族瘋狂採用，任何人亦難以禁止，則數十年後，高卡族必將因女性缺乏而引起各種社會問題，削弱戰力，甚至形成分裂，我軍將可一舉平定之。

擬辦：一、擬特聘蕭雲森、張詠絜博士為國家科學顧問，祕密製造MB-19。

二、MB-19完成後，擬請參謀本部及中央調查委員會派員滲入高卡族，廣為宣傳，誘其採用。以上二項詳細辦法另定。

三、高卡族採用後，滲入人員應嚴密監視其效果，隨時報告。

四、俟高卡族社會問題爆發，時機成熟時，再行出兵。

參謀本部中校參謀　吳永浩　呈

老將軍看得微笑起來。三十年了，那時候，他還年輕，意氣風發，新升上中校後，眞恨不得一口氣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他的視線又回到案卷上面，這計劃，簡直是十全十美。

第三部份

海馬計劃　（編號：四七一〇一九）

時間：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等級：絕對機密。

附件：叁份。

說明：一、海馬計劃（以下簡稱本計劃）係利用MB-19藥劑，對高卡族之社會作戰計劃。

二、本計劃代號「海馬」，由參謀本部唐大禎上將為主任，負全責下轄四組：

1生產組：代號「紅海馬」，負責MB-19之生產及運送。特聘蕭雲森、張詠絜博士為技術顧問，利用軍醫署第二製藥廠設備製造。（詳見附件一）

組長：軍醫署署長　周建英。

組員：×××

×××

⋯⋯

2推廣組：代號「白海馬」，負責將MB-19推廣至高卡族並監視報告其效果。（詳見附件二）

組長：中央調查委員會國內組組長　蘇德潛。

組員：×××

×××

⋯⋯

3. 資料組：代號「黃海馬」，負責MB-19之儲存、分發、資料之整理、效果之研判。

組長：參謀本部中校參謀　吳永浩。

組員：×××

……

4. 風紀組：代號「黑海馬」，負責維持本計劃之風紀，並處理洩密事件。本組人員獨立作業，除組長外，不得與其他三組人員有任何來往。

組長：憲兵巡廻軍紀糾察總隊長　沈雨田。

組員：×××

……

三、本計劃各組以紅、白、黃、黑爲簡稱，人員付予代號，一號爲組長，二號以下爲組員。

四、本計劃對外保密，不得已時，以國防部資料處國防資源研究小組名義爲掩護。

五、本計劃總部設於國防部資料處B_2-15室，黃組在此辦公。白組以B_2-16，紅組以B_2-14爲辦公室，黑組無特定辦公場所。

六、參與本計劃人員，皆須經嚴格審核。條件爲身心健康、思想純正、熱愛國家、保防考

評A以上，堅決反對性別歧視，且本身專長工作特優。人員以不變更爲原則，但若發現任何成員不適擔任此工作，立即黜退，並在本計劃執行期間內，禁止與外人聯絡。替代之新人，亦須完全符合上列條件。

七、本計劃之經費，由國防研究發展項下優先撥發。執行期間應儘少與其他機構發生關係，但有必要時，全國各單位均應優先支援。

八、本計劃之全盤狀況，僅限主任及各組組長知曉，上列人員每月集會一次，並得視情況不定期召開，此會議命名「海馬會議」，主任爲主席，黃組派員任紀錄，主席因故不克出席時，由黃、白、紅、黑組組長依序代理。「海馬會議」中各組須提出工作報告計劃，並得請本計劃中之有關人員列席。其他人員，若確有列席必要，須經最高決策會議核准。

九、海馬會議每年須推派代表，向最高決策會議報告其工作情形及未來決策兩次。最高決策會議對海馬會議之決策有否決權。

十、爲免MB-19藥劑洩露，危害國家，本計劃執行期間，實施第一級保密作業。

十一、本計劃執行期間，視同作戰，適用軍刑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六條之戰場刑法，若有違反第二十五至三十六條之人員，主任得令黑組立即處決，事後補報。

十二、本計劃自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起實施，執行期間三十年，期滿後得視情況，經最高決策會議核准後繼續延長。

十三、本計劃執行中途若確有停止必要時，得由最高決策會議聽取海馬會議意見後，下令停

止。

十四、本計劃之細部及未盡事宜，由海馬會議決定之。

附件一　MB-19生產計劃。

1.一九四七年四月爲第一次採辦原料時間，原料儘量由軍醫供應，其必須由國外購買者，以特案從速進口，但軍醫署應在最短期間內設法自行製造。

2.購妥之原料，暫存紅組辦公室。

3.一九四七年五—六月爲第一次製造時間，利用軍醫署第二製藥廠設備製造。

4.第一次試造三百萬片，以普通消炎片之大桶盛放，運至黃組儲存，另視需要再加其他包裝。

5.若第一次試製品經推廣至高卡族，證明成功後，則以後視需要可每年再製造一次。

6.蕭雲森、張詠絮二博士在試製品成功後，由國家提供最佳研究設備及最高待遇，留其在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繼續研究。凡本計劃工作人員，均應多與其交往，俾能確實掌握其生活。

附件二　MB-19推廣計劃

1.MB-19之推廣至高卡特區，應利用各種可行路線，而爲長期性之努力。必須使大多數高卡族生育年齡之婦女，養成每天吃藥的習慣，方算成功。其可用方法如下：

A、以高卡教寺廟爲中心，「神賜仙丹」爲口號，藉宗教力量散播。

B、在高卡族的市集中出售。

C、由我方人員化裝爲走私商人，以藥作爲布匹、成衣、肥皂、火柴、五金工具、烹飪器具、菸、酒等物之贈品傳播。

D、設法打入高卡家族，說服族長，整族採用。

E、對高卡教之巫師，應與其聯絡，使他們瞭解若某巫師能使信徒生男，必有助於其獲得名、利。要使彼等在高卡社會中本有地位之巫師，主動爲我宣傳。

總之，各工作人員可依實際情況，靈活運用各種方法。

2.MB-19之名稱，可用「乾道丸」、「調經丸」、「宜子丹」等，或乾脆用「祖傳生男祕方」。

3.在散播藥片初期，須盡力造成「藥片很寶貴，不易得到」的印象，要高卡族私下走告，自行爲我宣傳，不必見人卽送，尤不可求人採用。

4.對少數曾受現代教育之高卡知識份子，初期應避免接觸，務必搶先造成社會大衆皆已非要MB-19不可之形勢。以後要利用這些知識份子內心中之傳統觀念，誘導其採用。萬一發現有堅決反對，並足以在高卡族或國際間產生影響力者，應斷然消滅之。

5.本計劃執行後，請三軍及情報單位加強巡邏，儘可能防止外人進入高卡特區，所有至高卡特區之通行證一概停發。現住高卡特區之極少數我國民及外國人，在本計劃執行後半年內，全部令其離境。

附件三是一大堆工作人員的表格，他們那時都非常年輕。發黃的紙張，模糊的相片，退了色

的墨水……，在在都顯出這個計劃歷時的長久。老將軍看到三十年前自己的照片，他感嘆地搖搖頭，再一翻，竟又翻到熟悉的那一張：羅瑩，女，二十四歲，石山市人，湯瑪斯學院統計系畢業，本名羅領弟，高中時自行改名，……右上角的相片裏出現一個短髮的女孩子，左頰上有一個酒窩。老將軍出神的看了一會兒，忽然迅速把這頁重重翻走。

再下去，就是三十年來自己寫的海馬計劃日誌了，老將軍決定只揀重要的看。

第四部份

海馬日誌及海馬會議記錄

一九四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　在美國採購之原料運到，即存入紅組。

五月二日　原料準備完畢，開始生產，正進行初步調劑工作，並繼續以白鼠、兎子、猴子作實驗。

五月十六日　機件故障，排除恐需兩、三天，加強保密措施。

五月十七日　機器修復，繼續生產。

六月十二日　成品開始交貨。

六月十九日　第一批三百萬片交貨完畢。

六月二十五日　動物實驗大部份完成，效果良好，成功率達九二%。工作順利，白組決定提前行動。以印有「祖傳秘方」紅紙包裝之五千顆，由白2、白3號携走，預定七月一日在瑪魯拉市集出售。

六月二十九日　白8號携走六千顆，將交予青峯山區高寺廟。

七月八日　白2號報告，出售順利，搶購一空，下次市集將至，請補充。即調海軍二七一號艦搭載直昇機，送去一萬顆。

七月二十七日　白11號報告：已說服高卡特區悠塔加地方「人丁不旺」的比牙家族，全族採用。

七月二十八日　白2、3號由四十六號潛艇接回，正整理資料中，將出席七月三十一日之第五次海馬會議。

七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海馬會議記錄。

唐主任：各項工作已依計劃展開，至為欣慰，唯須轉告各組人員瞭解，本計劃由許多環節組成，缺一不可，每人工作不同，皆有其辛苦之一面。為求同仁之進一步溝通，除規定各人必須遷至宿舍區居住外，將舉辦各項進修及休閒活動，由吳組長負責。

黃組吳組長：進修方面，初步擬定每週抽一個晚上，三小時，由同仁輪流主講自己所學之科目，要深入淺出，有趣味，參考資料及書目可先交我印出，並搭配放映新進口之各科彩色教育影片。休閒活動將經意見調查後，選人數最多之一項為共同興趣，全體參加，其他的亦將分別舉辦，如棋藝、釣魚、登山、游泳、合唱、跳舞、電影欣賞、桌球、網球等。

白2號報告：我與3號在六月二十五日，携帶各種藥品兩大箱，以賣藥郎中身份出發，乘拖網漁船換小艇，在高卡特區西岸，北緯十二度四十分處登陸，當晚露

宿叢林中。經三天跋涉，於二十九日上午抵瑪魯拉市集，該地爲一山間小盆地，每十天趕集一次，我們以一天半認識環境。七月一日清晨市集開始，最初我們並未把MB-19公開陳列，只在有人來看別的藥時附帶推薦，但他們對這東西的興趣極大，中年以上的婦女更厲害，所以下午也就公開陳列。當天賣出五十顆一包的七十二包，我們告訴他們除月經外，每天吃一顆，以免他們弄不清受孕期。當天市集結束後，我們繼續在瑪魯拉附近旅行，又將剩餘的一千多顆賣完，換來的東西千奇百怪，像母雞、蛇乾、手織布、水晶礦石，巫師的平安符等都有，我們都接受了。七月八日致電總部請補充，接到貨後，即在十一、二十一日的市集中出售，發現情況良好，五十顆一包的包裝法亦很適當。最後剩八包未賣出。二十四日開始回程，二十七日在原登陸地附近登上潛艇。

……………

十一月十八日

第九次海馬會議記錄（臨時召開）

白組蘇組長：藥片銷售迅速，致發現有其他走私商人亦仿造出售，唯迄今僅有一起，售出之藥片亦不多。經採得樣品送紅組化驗後，證實係僞造，全無效力。此事關係本計劃甚大，須早定對策。

紅組周組長：MB-19爲世界上唯一之物，發現的無效僞藥，恐怕是外國走私商人以爲我們的「走私商人」在玩新花樣，騙高卡人錢，所以也跟進，並不知道眞有效。



黃組吳組長：本藥已在高卡族掀起風潮，爲避免過份招搖，引起國際注意，建議目前應以確定現有市場爲主。不必與僞藥強行競爭。我們要使高卡族瞭解，向某人買才有眞藥，要做到買過藥的人一直只向我們買，人數少些沒關係。預計明年嬰兒生下後，將眞僞立判。

唐主任：同意吳組長意見，此外，紅組應注意包裝，使眞、僞藥有區別，白組要暗中追查此事，設法找出僞藥來源，交由海軍及緝私單位當作一般案件處理，並請他們加強緝私，最後，透過外交部，注意加西亞的情形。

…………

一九四八年

一月二十日　僞造MB-19的人已捕獲，是我國莠民陳遠輝。不是外國人，實爲大幸。陳遠輝判刑三十年，即將執行。

…………

三月三十一日　第十四次海馬會議記錄

從四月起，恢復生產MB-19。數量：一千五百萬顆。

…………

六月十日　白8號報告：近來青峯山區各寺廟中，前來還願的高卡婦女極多，有些還抱著新生的嬰孩，都是男的，情況熱烈。

八月三日　白11號報告：比牙家族近有五名婦女生產，除最早生產的一名生女外，餘均生男

MB-19應已奏效。生女的那名推斷可能尚未服藥即已懷孕。

…………

一九四九年

五月十二日　第三次生產之一千二百萬顆交貨。

…………

九月十四日　第三十七次海馬會議記錄（臨時召開）

唐主任：白7號以少報多，企圖將剩餘藥品偷運回國內出售的案子已經解決，請沈組長報告。

黑組沈組長：接獲情報後，即派3號、4號處理，在白7號與西藥商王某接頭之旅館中當場破獲，白7號拒捕，由4號開槍射殺，王某帶回，建議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MB-19追回九百七十七顆，應無流入市面者。

唐主任：由這個案例可以看出人員的挑選仍有問題，但現狀也不易改變，故各組長要對本組部屬再清查一次。凡有疑問的都要特別注意。

…………

十月二十七日　白12號以外國醫生從事慈善義診的身份，深入高卡特區東部山區中活動，績效優異，因染患惡性瘧疾，決定將其調回休養一段時期。

…………

十二月二十七日　唐主任腦溢血昏迷。

第四十一次海馬會議記錄（臨時召開）。

唐主任住院療養，無法視事，依本計劃法規，此期間主任職務由黃組吳組長代理。

吳組長領導與會人員祈禱，祝唐主任早日恢復健康。

（黃5號記錄）

……………

一九五〇年

一月四日　唐主任逝世。

第四十三次海馬會議記錄（臨時召開）。

上級指導員：唐主任不幸去世，實爲本計劃之一大損失，現依法宣布吳組長昇任主任，仍秉本職，以後全體人員要接受他的領導，服從他的命令。

吳主任：接下這個位子，深感責任重大，唐主任已經給海馬計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已經成功了一半；但這是一個長時間的工作，現在不過剛剛開始，我們在以後的道路上，必然孤獨、辛苦，也極容易被人誤解，因此唯有全體同仁團結一致，忍辱負重，堅定有恒，才有達成任務的可能。讓我們在工作的時候，時常想到我們的國家。

全體工作人員熱烈鼓掌，歡迎吳主任。（黃5號記錄）

一月七日　幾天來白組派至高卡特區之工作人員紛紛來電，除報告工作情況外，並祝賀永浩繼任。注意，切不可自滿。

白組之各報告情況樂觀，如：

1. 超過半數人員已可藉出售藥片在高卡特區自給自足，有些甚至賺了錢。
2. 各高卡寺廟中香火鼎盛，信仰之熱烈爲前所未有。他們將MB-19的效果歸於神意，是我們最樂於見到的事。
3. 雖有少數高卡人會爲「將來兒子可能娶不到老婆」發愁，但「爲什麼他們都吃藥，卻要我生女孩？」的心理更重，對這點要加以宣傳利用，而且要向他們灌輸「一家男人愈多，力量愈大，沒有老婆去搶一個來不就行了。」的觀念，以製造其內部之分裂與動亂。

一月十日　任命黃5號爲主任秘書，秉海馬會議記錄。

……………

老將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黃5號，羅瑩，黃5號……不要管什麼黃5號，小瑩就是我的小瑩。還是這句話，這句二十幾年前那個黃昏，在碧樹花園迎著血紅的落日說的話。其實從很早起，他就看出羅瑩是個觀察力極強，而有條不紊的女孩子，所以才會找她作秘書。果然，她把他枯燥而繁雜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條，而且很快地瞭解了他的習慣和嗜好，好像他用黑色的筆寫字，不喝茶的時候，喜歡鮮榨的檸檬汁摻一種最淡的汽水，再加一點琴酒等等。以後，他終於也知道了她一些小小的性格，例如她是白色綿羊牌香皂忠實的愛用者，只用這一種。這是有一次他太太買來一包紅、綠、白三色的綿羊香皂，用到白的那塊時，他才恍然大悟的：原來聞慣了的那股淡淡的香味，竟是從這片小小的白色東西而來。

一個如此善良的女孩子，爲什麼海馬計劃這樣的工作會找到她？就是因爲她不喜歡「羅領弟」的名字？然而海馬計劃不找她這樣聰明細膩，又勇敢而公開地反對性別歧視的人又找誰呢？既然進了海馬計劃，在這個孤寂的小圈子裏，自己和她的接近與愛戀已是一項不可避免的命運。

那時老將軍還是四十幾歲的年輕少將，人剛一得志，什麼看起來都順眼，他制服畢挺，鬍鬚刮得乾淨，對待屬下恩中有威，事事以身作則。有空的時候喜歡打打網球和橋牌，偏巧這兩樣東西羅瑩不但會，而且都玩得不錯，於是碧樹花園的網球場就成了他們常去的地方。打完球休息的時候，他們並肩坐在長櫈上看落日，往往兩個人都不願馬上去淋浴。他不能說他的太太不好，但是羅瑩卻太好了，他相信她作了家庭主婦，也是一流的；這是有一次她把他帶到她的一個同學家，繫起小圍裙，很快地做出一桌菜後他所得到的結論。

老將軍像是受到什麼吸引，手指飛快地翻下去，二月十八日，白6號賣出……顆，四月二日，恢復生產，五月、六月……最後，不可避免的那一天到了。

七月二十九日，黃5號羅瑩煤氣中毒死亡，究竟係自殺或意外，仍在調查中。

唉，最後那一個多月，事情變化得太快，簡直是急轉直下——六月裏有一天，下班後羅瑩拿著一張報紙，喜孜孜地向他指著一條消息，告訴他白龍山溫泉新建了符合國際標準的網球場。

「我們什麼時候到那裏打球？」

他仔細看了看，對她露齒一笑，說：

「傻丫頭，妳網球打得好，地理就不行了。妳想，白龍山這麼遠，以我們的上班時間，能當

天來回麼？」

羅瑩臉一紅，伸手要搶報紙，卻被他一把摟住，雖然主任辦公室裏別無他人，他還是湊近她耳邊小聲說：

「白龍山，我正式邀請妳了。」

羅瑩眞的跟他去了，他們在「國際標準」的場地打球，溫泉游泳池游泳，然後，兩人都受了蠱惑似的，鑽進溫泉旅館五樓的一個房間。

午夜夢迴，他發覺羅瑩還醒著，於是抓起她的一隻手，放在嘴唇上輕吻著，悄悄問她：

「怎麼還不睡？」

誰知羅瑩翻過身來，緊緊抱住他，急促而激動地問：

「永浩，海馬計劃究竟是怎麼一個計劃？」

他一下睡意全消，紛亂的思緒驀地湧進腦際。這怎麼回事？難道她是加西亞的間諜？但那些保防工作是白做的？他撐起上身，俯視著她黑白分明的眼睛，慢慢說：

「你應該已經知道了。」

「我要你親口的證明。」

他猶豫了一會，終於默默地點點頭，又一會，才輕輕地說：

「妳知道，高卡族不容易應付，所以才設計出……。」

她長長嘆了一口氣，縮進他懷裏，小聲說：

「我總算知道了。這些事如果不把它弄清楚，會把人悶死。」

說完了，不等他回答，她膩在他身上瘋狂的吻起來。

那以後，他們又幽會過幾次，雖然還沒有被人發現，但他瞭解這種事遲早會被人知道，正考慮怎樣解決這問題，她卻先開口了。七月底的一天她偎在他懷裏，幽幽的說：

「浩，我們走好不好？到鄉下教書去，離開這一切。」

「小瑩，別傻，在海馬計劃工作，怎能走得掉？或者，我可以和我太太離婚。」

她聽了竟大哭起來，一邊模糊不清的說：

「不是你太太……我願意，願意作你的情……婦。只是這計劃……你為什麼要做下去？」

他終於澄清了心裏的一些謎團，領悟到她的意思。他儘量平靜的對她說：

「小瑩，我欣賞妳的才幹，我已經愛上了妳；但是海馬計劃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設計出來的，它要求的就是效率和忍耐……。」

「你這樣大量殺人，你是劊子手！哦，我們都是劊子手！」

「妳要想到，有戰爭就免不了死人，我們這是打仗哪！難道開著飛機，提了機關槍去殺人妳就心安了？或者妳願意看見高卡成了加西亞的附庸國，我們以後都不得安寧？」

「你知道我為什麼約你去白龍山？因為……因為我要在聽你親口證明我在海馬會議裏聽到的都是真的之前……愛你，否則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他楞了一下，然後才說：

「小瑩，妳是我的愛情，但海馬計劃是我的事業，我的一切，它像我的孩子，我要把它帶大。如果妳不想做了，我會儘量安排……」

「不談了，送我回去吧。」

第二天她還照常上班，到第三天清早就傳來她的死訊。調查人員一直查不出她是自殺或意外，只能證實沒有他殺嫌疑就是了。她沒有留下任何遺書，後事很快辦完，他自請處分，卻被上級慰留，只要他慎選人員：於是他把紅組的鄭麗敏調過來繼任秘書。

這個矮矮胖胖的女孩子既不麗又不敏，他對她也很嚴，也不讓她寫海馬日誌。後來他把自己的辦公室由淺綠色漆成灰色，造成一種冷冰冰的印象，平日上班不苟言笑，有什麼活動一定帶太太和小孩參加，他努力把公私分清，結果居然成功了。海馬計劃淘汰掉少數人員之後，剩下的人員正結成一個強固的小團體，默默做著他們枯寂的工作，他們的成果漸漸露出來。

老將軍看了看錶，時間已經不早了，檔案還剩下厚厚的一疊，他搖搖頭，把羅瑩的部份翻過去。以下的部份隨著時間的前進，愈來愈符合他的預測。

一九六〇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百八十三次海馬會議記錄。

吳主任：海馬計劃的第十四年馬上就要過去了，依往例，請各組長提出工作報告及檢討。

紅組周組長：MB-19 的製造技術在今年有重大進展，現在已不必特別製成藥品，而能混入食品中，只要加入一種安定劑即可。鑒於高卡族主要飲用井水或泉水，所以特請白組派員將藥品放入水源，以後可收一網打盡之效，此外，蕭、張兩位顧問結婚後，今年添了第二個孩子，他們生活安定，目前正著手進行另一項研

究。

白組蘇組長：在水源中放置MB-19的任務已順利完成，希望紅組能發明一種慢速滲透器，則只要將大量濃縮藥品安放在水源下面即可。本組工作人員今年發出近三百萬顆，各人工作順利，只有白21號在六月二十八日不幸因誤踏高卡神像，被高卡人刺死。

黑組沈組長：在黑組來講，這是難得安靜的一年，但願這種安靜一直保持下去。

（一陣哄笑）

吳主任：我現在以黃組組長的身份發言。黃組在這一年中主要工作有兩項，第一是調查國內出生人口的性別，結果發現不論就戶籍資料、醫院資料中的嬰兒性別看，都沒有異常現象；當然各位海馬先生、女士也很正常，像上個月白10號就生了一個女兒。

第二則是研判高卡特區的消息，先要多謝白組同志帶回來的資料。這些包括敍述、日記、訪問記錄、錄音帶、照片、影片等的資料，顯示高卡族十五歲以下的人口，男女比例約為八．五比一，這已經很接近我們希望的數字——九比一。前些時候有同仁問我為什麼不做到百分之百，我可以這樣回答：一是MB-19的效力本來就不是百分之百，二是如果高卡族全部成了男人，他們可能拋棄一切，向外蠢動；我們留下十分之一的女性，正好使他們你搶我奪，自相殘殺。最後我要宣布，令人興奮的消息開始來了（全體熱烈鼓掌）：大家知道，住在熱帶的高卡族

成熟得早，這批小男孩已經給高卡人帶來麻煩。比如他們的戀母情結比較厲害，有的到了十二、三歲還不改。以下是一個極端的案例：青峯山區有一個生於一九四八年多的男孩，一直無法離開母親，今年春天有一天想解開母親衣服，作出猥褻動作，結果被叔父發覺，將其打倒，他的頭碰到一塊石頭，此後一直昏迷不醒。另外，他們同性戀的傾向也很深，如果你聽見一個高卡男孩向你提起某個「女生」，他大部份指的是女性化的男生。還有，一些男性占多數的遺傳疾病如血友病、色盲等，在高卡族中多起來，有一個高卡老人曾抱怨：現在小孩紅、綠分不清的怎麼這樣多！

……………

當然，六十二年五月那件事是不能忘的。

……………

一九六二年

五月二十三日　白22號為兄復仇，殺死高卡酋長之子里阿方。里阿方甫自加西亞「朝拜」而回，為我偵知，因吉酋阿里已老病，為免其繼位後破壞海馬計畫，即派白22號（白21號之弟）率快艇三艘攔截。由於情報正確，果然將其所乘小艇擊沈，里阿方被白22號親手殺死。現吉阿里若一旦斃命，只有由次子里阿士繼位，他一直留在高卡特區中，有一切高卡人的頑固與愚昧，就不足為患了。

……………

一九六七年

四月一日　本計劃到今天滿二十週年，全體工作人員照常上班，只是晚上的討論會改成酒會。其實眞應該慶祝，因爲現在高卡族正內鬨得熱鬧，一片混亂。高卡家長們拚命爲兒子找媳婦，常有兩姓械鬪的事。他們是眞的搶親。眞刀眞槍的蠻幹，像去年年底高卡西南部薩發薩家族去搶譚因家族的女兒，譚因家族爲了抵抗，連唯一的一挺手提機槍和四個彈夾都用上了，結果薩發薩死了十三個，譚因死了十一個，女孩沒搶到，薩發薩說要捲土重來。這是剛證實的消息。

……………

九月十四日　白16號報告，他以醫生兼走私商人的身份在高卡中部活動，發現高卡族的少年男性心理皆不正常，其常見情況有下列三種：

一、侵犯性的：好勇鬪狠，一言不合就會動武，不治生產，性慾很強，找一個女人發洩是他們唯一的目的。常有強姦、情殺、爭風吃醋而決鬪殺人的情形。如高卡中部塔利地方有個青年叫布阿良，現年十九歲，看上一個叫渥亞萊的十六歲女孩，爲了得到她，一連殺了她哥哥、兩個情敵，和一個勸他的老頭子四個人，最後他和渥亞萊性交完畢，問她還要不要其他的男人，她說當然要（注意，此處應深入研究，因此舉完全違反高卡婦女的傳統），他就手起一刀，把她也一併刺死。

二、退縮性的：膽小怯懦，就於幻想，整日無所事事，性情孤僻，沉迷於手淫，形同廢人。這種人很多，不必舉特例。

三、同性戀：已達公然地步。其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因喜歡做女人的事，常被長一輩責罰，兩代關係緊張，有時「她們」會鼓動其「男伴」，反抗長輩的干涉。如悠塔加地方比牙家族有一個十五歲的男孩，是同性戀中的「女性」，竟嗾使他的男伴將干涉他們的七十歲族長用毒箭射死，他的一個親戚趕來也被殺傷。

……………

一九六八年

一月八日　白10號利用其女性身份，出生入死，調查到一項重要情報：高卡現存女性分析。她表示，高卡族老一輩的女人現在對這批犯上作亂的年輕男人，又恐懼又痛恨，因爲連五六十歲的老太太都有被強姦的；她們之中有些已經後悔，但無能爲力，因她們受的教育使她們從未想到可以表示意見。年輕的女人則不然，她們可分成兩種，一種已被窮兇極惡的大批男人嚇呆了，她們躲起來，不信任任何男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她們的下衣都密密縫住，有些還準備了武器，也有男人死在她們手裏。另外一種則發現她們夾在男人群中，物以稀爲貴，地位忽然提高，因而格外的撒嬌獻媚，打扮得妖艷無比，什麼事都不做，玩弄男人於股掌之上。老一輩的看不慣她們，她們卻日見變本加厲，白10號所述之渥亞萊即屬此類。總之，高卡族不但男性大亂，雜在男性中的少數女性亂得更凶；可因勢利導，鼓動這些人盡可夫的女人反抗原有的高卡家族、社會及政治組織，將可帶動男性，力量極大。

……………

一九七一年

六月十七日　高卡族人口確已減少。自從新生女性減爲從前的五分之一後，這一代的生育率自然劇減五分之四；加上內部動亂、農業因缺人力而衰退，打鬪死亡和病餓而死的數字大增。現在高卡的人口結構中十五至二十五歲的男性極多，兵源尙足，但將隨著時間而迅速減少。若新生嬰兒的性別比例不變，則數十年後，高卡族將瀕於自然消滅。

……………

檔案的紙張漸漸高起來，各種公文，報告也愈來愈多。老將軍記起一九七一下半年到一九七三上半年那一段最忙的日子，那時他已經六十幾歲，精力漸不如往日，而孤立高卡特區，全力推行海馬計劃的政策也漸漸不易維持，唯一可安慰的，是海馬計劃的成效一直跟著歲月的消逝而增加。他找出那兩張在七二年向最高決策會議報告時，令自己大爲頭痛的公文。

那次會議裏，他向最高決策當局報告高卡族人口減少，社會動亂的情形，並且建議把海馬計劃在期滿後再延長一段時間；但他們遞給他兩張公文，一張來自外交部，一張來自海軍總司令部。這兩個東西的複印本，他在得到許可後，也保存在高卡檔案中。

外交部情報處報告　（編號：七二一二四五）

時間：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等級：極機密。

受文者：最高決策會議。

附件：加西亞對高卡族游擊訓練計畫之推測一份。

說明：一、據我佈建在加西亞境內之情報系統，及盟邦駐加西亞人員轉來之交換消息，顯示加西亞對高卡問題已大加重視。加西亞前曾與其西境鄰國克奇茲發生戰爭，以致十餘年中無力他顧，現其與克奇茲之衝突已解決，故對其一貫扶植之高卡叛軍又顯示濃厚興趣。

二、加西亞之支援高卡族，可以想見必有武器、彈藥、醫藥等，而其傳教士、經濟及社會工作人員，與特工等，亦必以高卡爲活動目標，近聞加西亞有意開辦一游擊訓練基地，偷運高卡人前往受訓，形勢已甚緊急，須早定對策。（詳見附件）

海軍總司令部報告　（編號：七二一六二九）

時間：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等級：絕對機密。

受文者：最高決策會議。

附件：一、海軍現有兵力配置表一份。

二、侵入高卡海域之不明船艦統計一份。

說明：一、海軍前奉命封鎖高卡沿海，此長達近一千公里之海岸線，雖頗爲平直，且高卡族亦不擅於航海，然以四分之三的兵力配置於此，仍略嫌單薄。（詳見附件一）

二、近半年來，侵入高卡海域之船隻突然增加，除各國競相發展遠洋鮪釣漁業，因之漁船

大增外，其他不明船隻亦漸有發現，可見加西亞已對高卡特區蠢蠢欲動。（詳見附件二）

三、對高卡之封鎖與分化政策行之多年，若已具成效，似可乘加西亞尚未全力南顧之時，迅速出兵高卡特區，海軍必全力以赴。

最高決策會議的意思是事情不能再拖了，他們終於決定一九七二年六月底到七月初出兵。這是一件全國性的大事，但卻在極機密的狀況下進行，他所奉到的命令，就在下面這張他珍若拱璧的公文中。

．最高決策會議令　（編號：七二〇一一八）

時間：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

等級：絕對機密。

受文者：國防部國防資源研究小組海馬計劃。

說明：一、海馬計劃自執行以來，成效甚宏，現因局勢需要，已決定對高卡特區用兵。D日為六月三十日，H時為〇四四五。

二、海馬計劃之白組人員，全部隨軍出發，充任嚮導及翻譯，如何分配，應與國防部洽商；又已派往高卡特區之人員，即令其就地製造分裂、發展組織，準備在內接應，並將未發出之MB-19銷毀。

三、海馬計劃之紅組、黃組，自六月二十九日〇八〇〇起，集中待命，準備從事該計劃之善後工作，及有關該計劃之資料研判及心戰作業。

四、海馬計劃之黑組人員移至通往高卡特區之各道路、港口，任檢查工作，務使MB-19不致流入本國。

此令。

也就是幾年前的事，但好像已很遙遠了，老將軍憶起接到命令後的忙碌情形。他很想隨軍前往，親眼看看二十多年來天天夢魂牽掛，卻只在地圖、照片，和飛機上見過的高卡特區；可是海馬計畫的最後階段工作，使他根本不能提出申請。他跟國防部洽商後，確定了白組人員的分配，然後把他們分幾批送走；又把黑組人員派到各檢查站，最後，那年六月二十九日下班時他把紅、黃組集合起來，向他們宣佈梗在胸中好久的消息。當天的海馬日誌破例由黃6號鄭麗敏記錄，他記得已經結婚作了媽媽的她，聽到開戰消息時激動得筆尖顫抖起來。

一九七二年

六月二十九日　下午五時正，吳主任集合全計畫現有人員訓話：

各位同仁，我們辛苦這麼多年，終於到了決定性的日子，在很短的未來，我們國家馬上要出兵清剿高卡叛徒了！（全體歡呼鼓掌，歷久不停）從現在起，大家在辦公室集中待命，餐飲、點心、睡具等都會送到。我們白組和黑組的同仁，已經分別出發，擔任國家的先鋒和警衛；大家要堅守自己的崗位，等待命令，等待消息。海馬計劃的成敗，立刻要揭曉了。（全體歡呼鼓掌）　（黃6號記錄）

…………

那天晚上大家都沒有睡，沒有工作的時候，有人喋喋不休的談話，有人則一語不發的坐著，

浸沉在回想中。老將軍穿梭在他們之間，和他們聊天，給他們鼓勵。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時候，消息如雪片般飛來，黃組的電務人員忙得滿頭大汗，那天的日誌潦草而零亂。

六月三十日

白13號隨傘兵第二旅空降高卡中部塔利附近，來電：「敵火力稀，部份投降，餘逃竄，不見女性，將與16號聯絡。」

白6號隨裝甲第一師翻越南底山脈前進，來電：「戰死之高卡人多中年以上，僅見老婦。」

白22號隨陸戰隊登高卡西南部，來電：「發現20號訊號，將速赴。」

……………

前幾天都是這種東一條，西一條的報導，後來就漸漸有系統性的資料傳來。

七月九日

白8號自青峯山區托空軍傳信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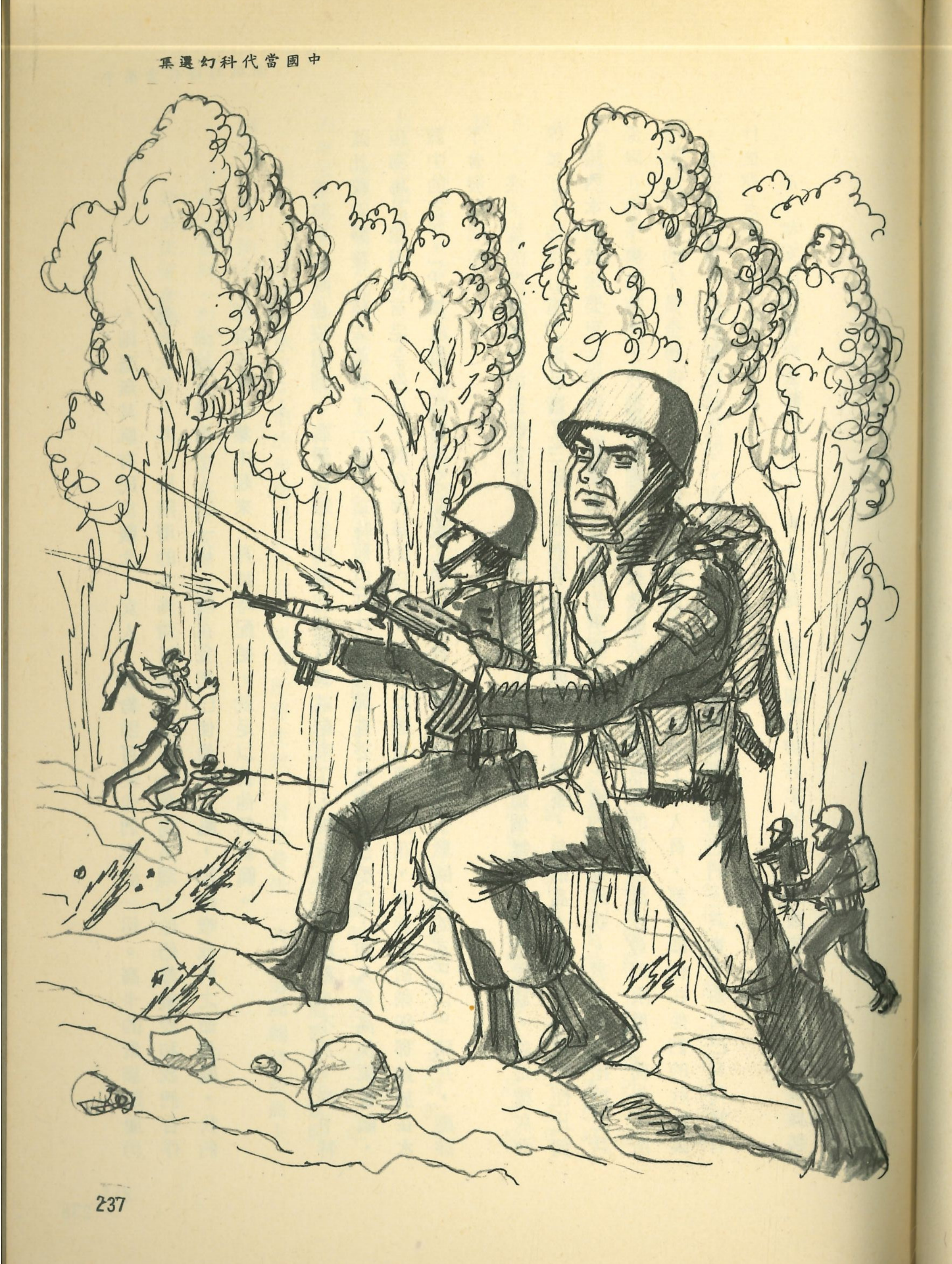
一月前接到命令後，即加緊工作，散布有我國與外國大批觀光客要來之流言，七月二日，集合好準備搶女人之一百餘名高卡青年，被我埋伏之裝甲部隊掃數擊斃。我軍抵青峯山大廟村時，高卡青年全無戰志，抵抗者極少，大部份皆投降，有些同性戀者還對我軍士兵發生興趣，現皆集中看管。除少數老人逃入叢林中外，我已有效控制該地。

……………

七月二十六日

白15、16隨步兵第24師進抵瑪魯拉，轉來報告：

我們隨心戰單位活動，發現高卡社會實際上已瓦解，老年人認爲這是天譴，年輕



人則毫無其原有民族觀念，女人、食物即可使他們忘記一切。高卡的貴族階層仍擁有女性，其平民階層的不滿情緒經煽動後，到達高潮，他們都樂於和我們合作，去搶上層高卡人的一切。現在我們已使他們大亂，漸漸唯我們之命是聽，我們把高卡女人集中起來，再按時配給，就足以使他們就範。

…………

老將軍當時也沒想到，戰爭在短短的兩個多月裏就結束了，加西亞想援助都來不及。高卡特區比較安靜後，他去視察了一次，這時他已升任中央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加入最高決策會議，但海馬計劃還沒有完全停止。他在殉職的白9、18、21號墳墓上獻花，督促紅組銷毀那些放在水源中的MB-19擴散器，回程時又巡視了黑組人員，他們只查獲少數陳舊的MB-19藥片，應該不會發生問題了。

高卡族的俘虜都被派去做苦工，幾年之內就死了一大半，這個桀傲不馴的民族，就這樣灰飛煙滅了。海馬計劃卻還延續了三年，他們在國內展開廣泛的調查，包括高卡特區戰後嬰兒性比例，國內本部戰後嬰兒性比例，結果高卡地區的男嬰仍比較多，國內則無異狀。於是他們指揮工兵部隊在高卡填塞舊井，挖掘新水源，使那些被戰火炸壞的擴散器的污染減至最低限度。前年，所有海馬計劃的人員全體退休了，海馬計劃停止。絕大多數的工作人員，都仍願住在他們的社區裏。老將軍知道，他們年紀都大了，已沒有別的朋友，老將軍常去看他們。其實，他自己又何嘗有什麼朋友呢？

高卡檔案的最後幾張終於到了。有一張是一家日報已排好字的新聞版版樣，上面的頭條標題

是：

高卡之戰迅速告捷
背後或有無名英雄

老將軍非常喜歡看這條消息；雖然當時他知道了這事，曾經連夜下令把它取消，並把已排好的版拆掉。他自己保留這張唯一的版樣上的新聞是：

「本報記者雷勝達高卡特區專稿：高卡之戰並不如想像中的困難就輕鬆獲勝，除我國近年來發憤圖強，整軍經武，戰力大增外，可能另有隱伏的原因……記者隨步兵某師沿高卡特區東海岸南下，發現高卡族中女性非常少……據記者救活的這個高卡老人說，神在處罰他們，從二十多年前起，生下的都是男孩，本來大家很高興的，誰知……將這些話和近年生物化學的發展連起來推想……。」

這個雷勝達！老將軍始終認為那時把雷勝達硬從××日報請來中央調查委員會工作是對的，他將可繼承自己的位子。

老將軍忽然面現痛苦之色，他的風濕又犯了。這兩年來，他老是夢見羅瑩。努力了近三十年的事業完成了。但究竟得到了什麼呢？也許大家都在一股無法抗拒的洪流裏不斷向前盲目奔竄罷了。所以，他決定退休了。他的申請已經核准，明天即將生效，這是最後一次，他細翻這些高卡檔案，他的孩子。

檔案的最後一張很簡單，是最高決策會議命令，

最高決策會議令

（編號：七五〇一四六）

時間：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

等級：極機密。

受文者：國防部國防資料研究小組海馬計劃。

說明：自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起，海馬計劃終止，原單位撤銷，

此令。

老將軍合上卷宗，伸伸痠痛的四肢，按鈴叫秘書進來。時間的確不早了，他今晚必須趕回家去，那批老海馬們已在他家裏聚齊，要預祝他的退休，當然還有他太太、女婿、外孫、外孫女，和他那僅有的兩個女兒。

原載：民國六十八年八月「現代文學」復刊第八期。

16 新年快樂

黃凡

自從市政府在這個城市建立了防護罩之後，一晃眼過了六十年。

後來我從一些老人口中聽到，當時開始這項工程時的混亂情形。他們必須先沿著城市四週設立一道緩衝區。不過麻煩並不在這裏，而是一連串無休無止的辯論。根據這些老人口齒不清的字句，「幾乎動武」差堪形容（動武這兩個字令人噁心）城市外圍的一些工廠，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爲就計算機所顯示的資料，這些地區的生態環境還可以提供廿年的服務。而透明罩的建立將切斷了他們與城市的一切陸上聯絡（那個時候，空中交通還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結果，他們可料錯了，最後一家介子反應廠宣佈解體時，僅僅隔了六年。

我出生於七〇年代，照我們教科書上的說法，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眞正黃金時代的開始，人類終於學會了彼此尊重，戰爭的陰影從此絕跡。因此，對於二十世紀、十九世紀和這以前的陳年老賬，我僅出於好奇而已。老實說這些都是歷史研究員的事。我本身對星際飛行要比我現在的工作——環境工程師，來得有興趣。在一次聯合考試中，由於運氣或是精神因素，我只獲得了「適合從事半創意和一般腦力工作」的分類。所以心不在焉地瞧著螢光幕上一些令人捧腹的紀錄影

片，乃成爲我晚間娛樂的一部份。

接近新年的一天晚上，電視上出現一條綠色發亮流動著的液態水時，我十二歲大的女兒叫了起來。

「爸！那是什麼東西？」

「一條河流。」我漫不經心地答道。

「什麼？」這可糟了，我應該告訴她一個數字符號什麼的，省得麻煩。

「很久很久以前，」我溫柔地說，「我們住的地方被一條『液態水』當時人們稱爲『河流』所包圍，他們甚至給它取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淡水河』，一些附近的居民習慣於划著船，一邊垂釣，河裏盛產很多魚類。」

「船我知道，」她拿了一個墊子放到背後，這個動作給了我很大的威脅，「但，魚是什麼東西？」

「一種在液態水裏爬行的動物，」我冷冷地說，「假如妳想聽完這個故事的話，就不要問東問西的。」

「哇！明天我一定跟我們老師說。」

「千萬不要這麼做。」我把電視關掉，因爲螢光幕上繼續出現一些會引起更多問題的畫面。

「爸，我不說就是了。可是這個東西現在怎麼看不到了？」

「它消失了，正確地說，它被淘汰了。」

「可是，依照『物質不滅定律』沒有任何東西會眞正消失。」他們在她這個年紀塞給她這些

東西，眞不人道。

「首先是河裏的生物，由於汚染而絕跡，等到這條河成了一塊黑稠稠的半固體時，他們乾脆將它塡平，這就是消失。」

說完後，我立刻從椅子上站起來。再來就是那個倒楣老師的事了，即使怪我也無濟於事，要我女兒不問問題簡直比殺了她還難。她是屬於「有開發價值兒童」這一級。想到這裏，我不禁在心裏偸偸笑了一下。

「妳媽下班到現在還沒回來，我去外面看看。」

我走出門時，聽到女兒開電視的聲音。於是我加快腳步，走到街頭，在人行道上的一張長椅上坐了下來。

整個透明罩已經點亮，極目處泛起一片微微的藍光，像極了林量筆下的「深淵」，林量是我們這一代最有名的畫家，他爲了畢生所追求的一個理想，花了卅年的時光在太空中漫遊，從地球的兩極到月亮的寧靜海，從冥王星的凹點到木星腰間的環帶。林量提出了對這個有限宇宙的純粹看法。「深淵」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整幅畫用一塊兩尺見方的鑽石板鑲飾而成。當我的腦海裏出現「鑽石」「深淵」這兩個字時，我忽然想到要給我太太買的新年禮物，眼看佳節就要來臨，而我還像個技術人員一樣地猛搓雙手，就不免有些洩氣。我辦公室裏的一個傢伙，整天叫嚷著要送他女友月球的來回機票，他甚至將所有的旅行細節向我們一一詳述，如：太空船上和駕駛員合照，在月球大飯店給服務生多少小費這類事。

雖說如此，不過我對這傢伙的勇氣倒蠻佩服的。他居然狠得下心來找「中央貸款處」幫忙。

五年前的除夕，爲了讓我七歲的女兒參加「新年亞馬遜叢林探險隊」，我不得不硬著頭皮到市政大樓第一層的「中央貸款處」。這個機構號稱不以營利爲目的，而且裏面的服務小姐，態度親切、姿態迷人，整日裏笑口常開，讓人幾疑身在夢中。爲了澄清我心裏「機器人」的疑念，我故意踩了其中一個大胸脯女郎一腳，她「哎喲！」叫了一聲，回過頭來，笑著對我說：「先生，有沒有碰痛您？」所以說，我到現在還在付這筆錢的利息，不是沒有道理的。

那年初一，將我女兒送到航空站後，我就跟我太太坐在窗口，面對熙熙攘攘的街道發呆。我們當時，連看場電影的錢都湊不出來，更不用說參加市長親自主持的「新春遊園會」了。去年這個遊園會就曾經弄來了一頭瀕臨絕種的「輻射人」（這個東西是長期暴露於輻射線下野蠻人的後裔），我們全家還站在籠子外拍了一張照片。

我太太出現在地下輸送道出口時，才中止了我腦子裏的胡思亂想。

我從她手裏接過一包包的東西，說：

「有什麼新鮮事？」

「還不是老樣子。」

「年終獎金發了沒？」這個才是我最關心的事。

「發了一個半月。」我太太長得嬌小可人，她在「婦女會」上班，這個單位薪水不高，但是工作輕鬆，聽說有一種改良的「拼圖遊戲」就是從這裏流傳出來的。

「那怎麼夠？」我說，「新年有七天假呢。」

「怎會不夠，你打什麼主意？」

「我想來一個全家『月球一週』。」

「我的老天！」她笑了起來，「不要開玩笑了。」

這個晚上，我摟著她纖細光滑身軀時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是個星際飛行員的駕駛一艘雙人太空船。我的助手是個嬌小的性感女郎，當她轉過臉時，我才發現到她並不是我太太，而是第十三街一家酒吧的服務生。

＊ ＊ ＊

我上班的地方，「環境工程處」在「市政大樓」地下第廿四層，市政大樓是一棟佔地極廣的建築物，門口有一具「自動詢問機」，你投下一塊硬幣，它就告訴你到那一部門搭幾號電梯，和各層洗手間的位置。

我經過門口時，看到了一個戴眼鏡穿黑衣服教師模樣的男子，帶著一羣學童圍在詢問機四週，孩子們一個個輪流投下銅板，螢光幕不停顯出一幅幅迷宮式的圖案。電梯門打開的當兒，從背後傳來這位教師的聲音：「將來你們來市政府辦事，」他對著他們大吼：「不要忘記帶銅板。」

我猜這是堂公民課。

電梯繼續下降：十層、十一層、二十層……。

我注視著壁上的指示燈，心裏忽然有種奇怪的感覺，這個清晨跟以往的每個清晨並無任何顯著的區別。陽光經過透明罩直射下來，沒有一絲微風，乾燥、清爽的冬季早晨，城北機場飛行器起飛時發出的嗡嗡聲，詢問機前孩子們嘈雜的叫聲，這只是個極爲平常的早晨而已。

我搖搖頭走出電梯。

辦公室自動門打開時，一個嬌柔的聲音說：「侯先生早！」我在這個聲音底下的金屬盒子按了一下，「八點廿五分」金屬盒表面出現了這個數字，經過二秒鐘它才消失。

環境工程處有個圓形辦公室，整面牆壁是由一小塊一小塊的螢光幕拼湊而成。我面對其中廿四個螢光幕坐下，關上「自動控制」，現在每個幕上都出現了一副標著紅點的固定畫面，我將這些畫面一個個接到「中央資料處理系統」，一面從桌邊的輸送帶拿起一盃咖啡，一面聽著從中央系統傳來的聲音「正常」「正常」「正常」。五年來只有一次，這些字有了變化，這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大約有半分鐘的時間，紅色警號燈亮了起來，立刻全辦公室一陣混亂，所有人都跑向我這裏。我邊流汗邊命令中央系統重新報告狀況：「防護罩第六區，座標十四、二、三、發生裂痕。」聽完情況報告後，在所有同事尚在目瞪口呆的當兒，我帶了一組修護人員，於六分卅秒之內，趕到「災區」。應變手冊規定七分鐘。當我抵達目標時，市長和幾個高級官員已經等在那裏。他們告訴我，這是個抽樣演習，我是幾年來第一個能在規定時間完成任務的人，他們決定頒給我一枚獎章和一筆獎金，也因此我就擁有了一台奢侈的「電子按摩機」，每晚洗完澡後，我便躺在這台機器上，享受三十分鐘的電擊，一面望著窗外微微泛藍的天空出神。

我喝完咖啡，站起來走向鍾成，鍾和我一樣，他負責第二區的一個地方，他是個大塊頭，臉色紅潤，聲如洪鐘。我們下班後，偶而會到路邊的酒吧裏同飲一盃。我對他抱怨我的童年、嘮叨的女兒。他則長篇大論地對議會的某項議案提出質詢，有時候七分醉意後，我倆便自顧自的，搞不清誰是旁聽者。

「鍾，」我拍拍他的肩膀，「你有什麼計劃。」

「我不傷這個腦筋，」他笑了起來，「我太太自有主意。」

我斜靠著操作台，不在意地瞧著鍾和他身後滿佈電動打字機聲和磁帶轉動聲的辦公室。

「聽說有這麼一個片子『星際大戰』過年時上演，怎麼樣？我們一道去看。」

「這種片子看多了，會搞得你神經緊張。去年『訊息號』無緣無故失踪後，便有人開始擔心，說是也許某個銀河系裏有敵人在窺伺我們。」

「也許真的會有這麼一回事。」我想起我的太空英雄。

「別胡思亂想了。」鍾站起來伸伸懶腰說，「你瞧，那個討厭鬼又來了。」

「我得走了。」

我離開他的時候，聽到討厭鬼的聲音說：「想不想聽聽我過年的計劃，我打算買『月球旅行』的來回機票。」

我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兩手抱在腦後，開始面對黯淡的未來，如果再不打算的話，孩子一天比一天大，開銷一天比一天多。等到我存夠錢和時間，我大概也已老得喪失了興趣。

這時候，我開始後悔買了那台按摩機，那筆錢可以助我實現多年來的夢想。從小，我就會遠望天際出神，我經常想像著透明罩外的世界，儘管那裏充滿了有毒的氣體，但是只要離開這片大氣層，橫在眼前的便是一個寂靜無聲，美麗非凡的世界，星光在四週閃爍，推進器發出耀眼的火焰，我在飽聽它們悅耳的歌聲時，還能神遊八方。

錢，爲這個問題傷腦筋，說來可笑，據近代一個哲學家的看法，這是個我們應該思考「宇宙

的基本秩序以及人類存在的無限意義」的時代。

我記得頭一次領到獎金時，曾經考慮了一下「人類存在意義」這樣的問題，但是結果並不如「電動按摩器」那樣吸引人，而當時作一次太空旅行的慾望也沒有這麼強烈。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我在這樣的年紀還像小孩子盼望禮物一樣地煩惱起來呢？我想是新年。

有一個機會能夠讓我衝破透明罩。那就是再來一次「抽樣修護演習」如果這回能夠在六分鐘之內到達；獎金將會比第一次還多。

喝完了第二盃咖啡後，我坐在原處，手指頭無意識地敲著桌面。當桌上的警報器響起來時，在五秒鐘之內，我整個人呆住了。我在現實和幻覺中掙扎了一下。然後像彈簧一般彈了起來，跳進緊急機動車，同時對著車內傳聲器大叫：「修護組、修護組、一分鐘內整裝集合完畢。」

一分鐘後，我在緊急出口處會合了第五修護組，他們共有四個人，探測器、雷射槍、通信設備塞滿了一車子。

「工程師，你的面罩呢？」

按規定，我必須先至修護組取我的安全裝備。

「不要管它了，」我跳上車，「我們必須在五分鐘之內到達。」

引擎發動，高速車緩緩上昇，在五十公尺的空中，固定了高度，便朝向西方前進。這是我們單位的專用高度。

高速車無聲地劃過這個城市的上空。我看看錶，只剩兩分鐘了。

我抬起頭往上看，透明罩閃爍的亮光逐漸靠近，在即將接觸到球形罩面時，高速車緩緩地垂

直下降，降落點離邊緣只有四十公尺。

我迅速跳下車，意外地發現附近一個人也沒有。

前進了二十公尺，我們在警戒區停了下來。這是一條內圓走廊式的密閉建築物，隔絕了從地面到廿公尺高的透明罩，因爲這段區域最爲敏感，也許有些城外動物會闖進高壓電構成的緩衝區和來自城內居民的不小心碰撞。

這時，警戒區塗成黃色的門口亮起了一閃一閃的紅色警號燈。

「怎麼一個人都不見？」

「也許他們躲在裏面呢，我們進去看看。」

「面罩要不要戴上？」

「你們戴上好了，免得測驗官說我們偸懶。」

我打開門，率先走了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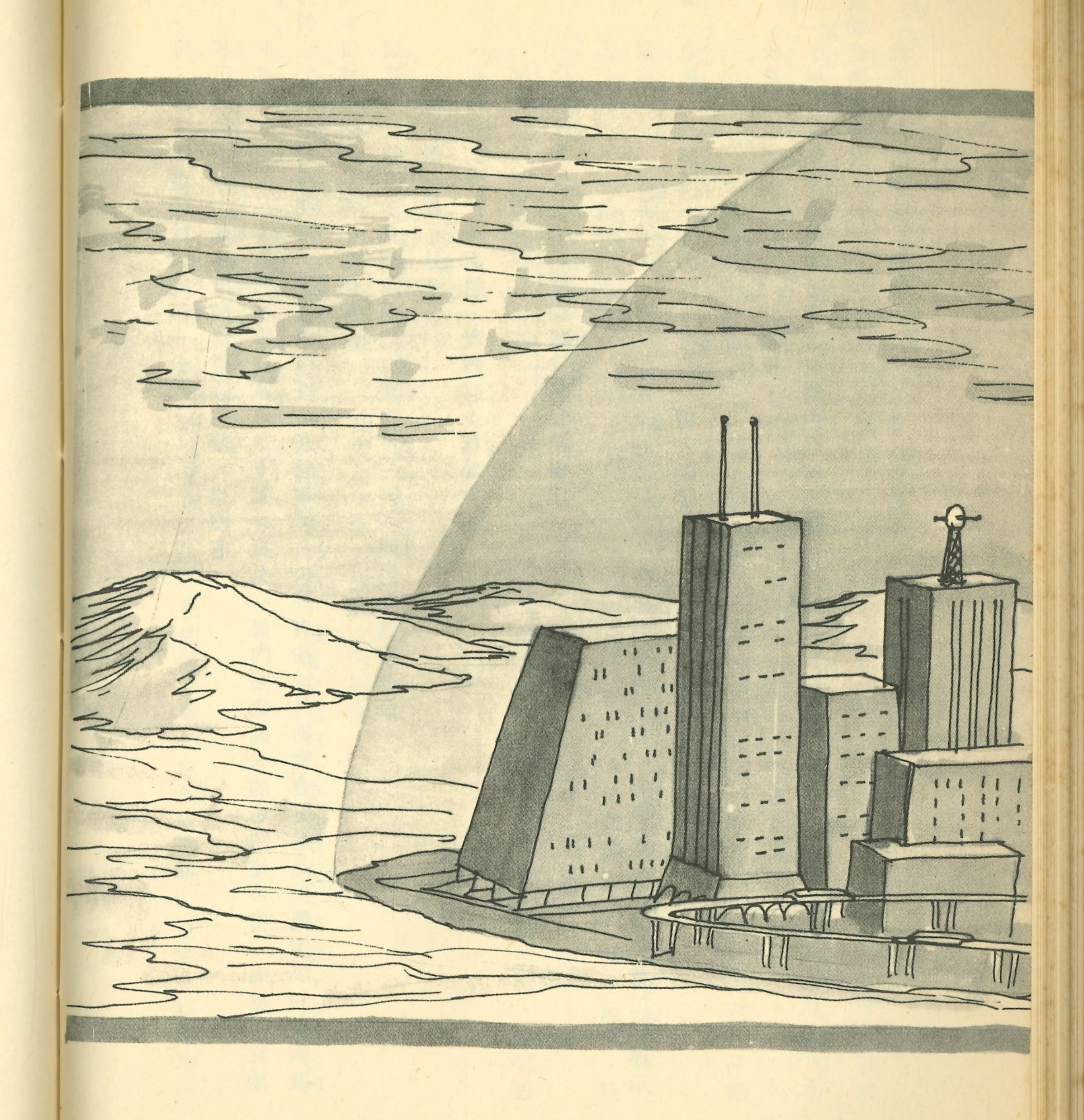
警戒區是一排隔間的小屋，如此設計乃是爲了防止「不明威脅」的擴散。我開了第二道標示著「危險，勿靠近」的門時，背後一個人說了：

「怎麼搞的，這裏也沒人？」

我看看手錶，糟糕，七分鐘到了。

小房間裏佈滿了經由透明罩過濾的微黃光線，從這裏可以看到一片荒涼的平原，起伏的小丘陵和泛黑的岩石。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房間中央，其他人也是。



這件事眞正發生了，六十年來，我們都在準備著這一天，而時間即將證明安全絕無顧慮時，它卻發生了。好笑的是，我們竟不知如何是好。

當一個組員大叫說：

「工程師，你的面罩。」

才將我從驚愕中喚醒，然而爲時已晚。

我肺部已經飽吸了有毒的氣體，然後我就不省人事。

* * *

在迷糊中，我像走進了一條很長很長的甬道，兩邊不時發出一些低沉的鳴聲。當眼前大放光明時，一個人過來告訴我，我被開除了，新年假期取消，兩天後到馬路清潔大隊報到。

這個夢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

在絕望中，我張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醫院裏。

我女兒首先叫起來。

「好，爸爸醒來了，醒來了。」

我太太跟著叫了起來，然後門一下打開，衝進來一羣人。

「完了，我們完了。」我嘆了一口氣說。

「你胡說些什麼？」我太太興奮地說，「你仔細看看來了些什麼人？」

十幾個人擠滿了小病房，市長先生赫然在場，在他的身後修護組的小組長對著我猛打眼色。

當攝影機的強烈燈光對準我時，我趕緊坐了起來。

「你們，你們幹什麼呀？」

「各位市民，」市長走過來坐在我床頭對攝影機說，「這位是勇救本城的市民模範，他爲了維護本城的安全，犧牲了自己……。」

我明白了，小組長的眼色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本人謹代表大家，向您致最大的敬意，」說到這裏，市長停頓了一下，從隨從手中接過來一個禮盒，「這是本市的榮譽市民章。」

所有人都鼓起掌來，在強烈的燈光下，我看不清他們的表情。

「另外本市還致贈您全家至月球作一週旅行的全部費用……。」

我差點從床上跳了起來，我在心裏決定自己有時間一定要仔細思考一下「宇宙的基本秩序和人類存在的無限意義」這些事。

市長和攝影師們走了後，小組長走過來，笑起說：

「你覺得怎麼樣？」

「謝謝你，眞的謝謝你。」

「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

送走小組長後，我回過頭問我太太。

「現在什麼時候了？」

我女兒搶著回答：

「今天是年初五了。」

原載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二十日中國時報

17 零機率

鄭文豪

我坐在交通飛梭上，望著窗外黑暗中的燈光發呆；我一直在猜測著張博士在午夜時，叫我去他的祕密試驗所會有什麼事？該不會又是發明另一座怪異而不實用的機器，或是導出一個不合邏輯的數學公式！

不論如何，他是我最尊敬的長者；而他的祕密研究所也只有我和他的幾個學生知道——那是在地下三百公尺深的地方，隱密的目的無非是為了不讓人打擾。而他每次一有新的發明總是先叫我去評鑑他的心血成果，雖然大多都是荒誕奇異的事物，但他總是解釋說這些機械和函數程式到最後會結合成為世上最偉大的科技結晶。

張博士的這些異態也只是在他中年後才有的，在他青年時期，就已獲得數學界及物理界的最高榮譽，這也就是我尊敬他的原因，而我到現在也只能在環球政府調查局作個調查員。

❀ ❀ ❀

我出了飛梭站，來到張博士的實驗室裏，他熱誠的招待我，好不容易才在那塞滿了文件及計

算機的房間裏空出的一角落坐下。

「為什麼不將這些文件及資料儲入電腦！」我說。

他滿臉疲乏卻仍興奮地說：「先別管這些，我告訴你，我發現了改變，改變……，不，應該說是控制……控制……」

「控制什麼？」我急著問道。

「控制機率的方法。」他自得地說。

「什麼！你是指或然率？」

「是的！就是一切事物的或然率，都能加以控制，進而可以改變事態發生的機會。你了解卜瓦松分布吧！」

（註）我們所做任何事都依一種機率模式；這種機率模式，統計學家稱為：「卜瓦松分佈」。

「我了解一點，但是機率和卜瓦松分布都是由事件的發生機會所計算出的函數式，怎麼可能再由改變數式來改變事件。就像有三件物體，其紙上數目是『三』，若現在我改寫成『四』，難道它就會變成四件物體，這完全不合邏輯啊！博士。」我滔滔不絕地說。

「我在深夜叫你來的目的，並不是要你相信我的理論，事實上，我也只是在數年前作一次電腦統計時，才有的靈感，當時也覺得不可能，但是經過這許多年的計算、推論、研究才證實有可行的辦法。而這幾年我所作的機械及導出的數式也都跟控制機率的方法有關，我現在正需要你的幫助來實現我的夢想。」

「我能幫上什麼忙呢？」

「跟我來！」他說完就拉著我走向隔壁的房間——一個巨大的倉庫。裏面裝置了龐大、繁複的機械和電腦。比我上次來時又多了許多儀器。

他叫我到原來的房間去把那些資料整理好後輸入主電腦，而他自己忙碌的在調整機械、複算程式……。

我們日以繼夜的工作了三天，我疲倦的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還有許多問題留在心中——機器能發揮什麼力量來控制機率？張博士設計的數式是什麼？根據什麼？……難道他瘋了不成？

我想我如果再工作下去，一定會崩潰的；幸好，在第三天就全部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張博士他憔悴而疲困的臉上有了笑容。

「太好了，終於成功啦！我的理論將要實現。」

「爲什麼不叫你那些學生幫忙，而只叫我來做你的助手？」我抱怨地說：「畢竟兩個人的效率是小很多的。」

「我看你睡意很濃，你先去休息吧！等你醒來，我就實驗給你看，到時，你就會相信我的，而不再認爲這是無稽之談了。」

我實在太疲倦了，周圍的環境已漸漸模糊……我要好好睡一陣子……。

❀ ❀ ❀

我醒了後，張博士拿了一枚硬幣給我，那是火星殖民地紀念幣，一面印的是太空梭，另一面是火星基地。

「你想在拋十次當中，有幾次是太空梭的那面？」

「十次！」我故意出難題。

他笑著在電腦上按上幾個鍵，說：「開始拋吧！」

我起初不信邪，拋了十次後，竟然都命中了。我再拋了十次，如中魔一般，錢幣依然是太空梭的那面。

「再投一千次也一樣，因爲你要求的機率是百分之百啊！」他臉上的喜悅比我的驚愕更明顯。

「該不會是用那些機器做出的電磁效果吧！」

「哈！哈！我已經預料到你還不會相信。把這個通話器拿去吧！交通梭已準備好了，到任何一家賭場都可以。賓果、輪盤、骰子……都玩一玩：不論你想大撈一筆、大輸一場或者正好不輸不贏都行，由你自己決定幸運是在你手中。」

「爲什麼要用通話器？」

「因爲控制卜瓦松分布也要有專一性，針對命令所發之事物有效，否則任何事物的機率都改變了，豈不天下大亂。」

「有道理，那麼我就去試驗你的機器了。」我坐上交通梭，準備啓程。

「包管有效！」他在後面笑著說。

❀ ❀ ❀

我在賭場裏，用通話器向張博士報告了位置和所要玩的遊戲。我儘量避免玩電子遊戲的賭法，而玩輪盤和梭哈等，全憑運氣的遊戲；因爲我總是懷疑他的理論的可靠性，而會採用磁力線干擾的取巧方法。

但在我走出賭場之後，我完全相信了張博士，而且使我更加欽佩他。因爲我選定的機率是贏錢機會大著，而我出來時，口袋裝滿了鈔票。

我興奮地用通話器跟他說：「奇妙極了，張博士！太了不起了，你一定要告訴我，那偉大的機器是什麼原理操作的。」

「你終於相信我了吧！」

「到底這是什麼神祕的力量！這一定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科技最高的境界……」

「如果你能再幫個忙，那麼我的成果就會更大！」

「哦！我竟能對這曠世成就有所助益，那太好了，我一定效勞。」

「我現在還需要一份環球政府調查局的交通事故資料的月份比例報告，你既然是那兒的調查員，這些文件一定很容易拿到的，所以就請你幫忙了。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暫時保守這個祕密。」

「沒問題！」我說。

我上了長途交通飛梭前往調查局，心裏一直無法平息。想想看，它對人類有多大的貢獻，因爲機率確實跟人們生活上每一件事物都有關聯：一些偶發的意外事件、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病

毒傳染傳布的可能性、排除購物、太空梭登陸的安全度、人造衞星墜落大城市的可能率、……甚至人體內血球分布、星球之運行、宇宙組織……等，這些都可由機率計算，而增加或減少這些事物的機率，也可以改變這些事物了；有了張博士的這項發明，命運是操在我們手中，可以造福人羣，助益人類社會，減少不必要的意外事件，甚至造成烏托邦。

不過，我仍無法了解他的機械及函數式是如何操作的，或許是種反慣性裝置，或許是種超越邏輯的觀念；總之，不是我所了解的。

❀ ❀ ❀

我拿到了交通事故資料，回到了張博士的實驗室。他將這些資料輸入主電腦，說：「我現在將要做一件較大的控制，不只是控制賭博遊戲或投擲硬幣了。我將使這個月的交通事故減少至最低。」

「太好了，這些都是環球政府努力想做到的，卻難於達成。這樣一來，的確對人類大有貢獻。」我興奮地叫道。

「你先別高興得太早。」他忽然冷漠地說。

「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問。

「沒有！」他又笑著說：「我是說要等下月份的報告下來後，才能肯定我的機器的確奏效。」

「這還會有疑問！你的論點已經證實，已經肯定可以造福人類的！」

「或許是吧！」他微笑著說。

✿ ✿ ✿

一個月後，我高興地拿著資料到張博士的地下實驗所找他。

「好極了，交通事故已減少到我預計的數字了，我的程式果然沒錯。」他看著資料卡說。「對了！我還需要聯合軍隊能量武器的資料……」

「我一定拿給你。」我毫不猶豫地便答應了，我想，那一定對人類有所幫助的。

其後三個月，我不斷地提供資料及檔案，甚至連政府的祕密文件也不加思索地就交給了張博士。

雖然他有這樣的大發明，卻仍然叫我保密，或許是他想爲善不欲人知吧！

✿ ✿ ✿

我駕著私人飛車在B市上空作三百公尺的飛行，正欣賞著地面規整的幾何形建築物。忽然，我後面另一架飛車，用能量武器朝我開槍，擊中了我的平衡舵——那是致命的一擊，車子頓時失去了平衡，到處衝撞及翻滾，幸好這時交通流量不大，否則就要撞到其他飛車或交通飛梭了。

經過一番掙扎，好不容易才在市郊降落，我想，如果當時撞到其他梭車或墜落地面，都會使許多人受到傷害。正慶幸博士控制的事故機率救了我時，另一架飛車也降落了，走出一個人手拿著雷射槍。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蓄意要謀殺我。

這種事，身爲調查局人員的我也司空見慣了，我熟練地躲過了他的攻擊，巧妙地把他架住，顯而易見，他不是職業殺手。

「快說，你的意圖何在？」我扭住他的手說。

「殺掉你。」他痛得大叫，不得已只好說。

「什麼！一定是有人主使你，快說，是誰？」

「是張博士，你中了他的圈套，哈！來不及了，已經無法挽救了。」

「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快說實話。」

「這就是實話。」

「好吧！我只有送你去社會安定局了，他們會讓你說出眞相的。」

就在我送他去安定局後，進入市區時，我看到了一副慘像——空中交通幾乎完全停滯，大部份的飛車及交通梭都似乎因連環相撞而墜入地面，擊毀了許多建築。

「這是不可能的！張博士不會發生錯誤的！」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急忙扭開車上電視，收看緊急新聞。

播報員不斷在各地方報導，災情遍布各大都市，各地都有類似的交通連鎖事故。

「這是人類活動有史以來最奇特的現象，各地方的安全單位已下令封鎖交通……傷亡人數已達……」

我無心再繼續聽這慘劇，心想，一定是張博士那邊出了問題，但是，剛才的謀殺者聲稱張博士指使他來殺我，這似乎有些什麼關聯。

我正百思不解，忽然電視起了一陣磁暴干擾，接著，畫面漸漸清楚，而出現一個人的影像：：竟然是張博士。

「環球政府及人們請注意聽：這個頻道先暫時借用一下，我要鄭重地宣布。」

我眞沒想到，博士會自己利用強力電波佔據電視頻道來演講。我也只有聽下去，才能知道是什麼回事。

「各位必定都看到了交通慘劇吧！現在的交通事故發生率是百分之八十五，如果我再增加發生的或然率，就會有更多的傷亡人數……大家都了解機率這種模式關聯到一切事物，但是我卻掌握了控制它的無形力量，想必各位都不相信吧！待會我再增加流星降落地球的機率，讓大家多看一次流星雨吧！哈！哈！哈……，環球政府的議員們聽著！限你們在一周內交出所有政權及軍事力，還有太陽系中十五個殖民地的統轄權。否則……只要我一調整『卜瓦松分布』，人類就要受災了……哈！哈！」

電視恢復了正常，播報員慌張地報道：「……請各位鎭定，政府將全力找尋這個瘋子……」

我無力地坐著，我想，張博士盡畢生之力所完成的，也只不過是要實現他的皇帝夢，而我竟然成了他的工具，受了他的愚弄；把政府的機密文件拿給他，提供他大量的資料。我成了世界的罪人，犯了永不可饒恕的罪惡。

博士想殺我以滅口，現在政府要找他更是困難重重，他的機密試驗所現在只有我能找到了。我要報仇，爲了他的利用我，爲了彌補我的過錯，更爲了人類安全，我要親手毀掉他的夢想。

我把飛梭轉過頭，開往軍備彈藥庫。準備偷取一枚足以徹底摧毀實驗所的武器。途中，竟然

有大量隕石落地，這又是博士所造成的，只是又一次爲了證實他有控制機率的能力，而造成更多的傷亡，這更激起我滿腹的憤怒。「我要殺了你，博士！雖然你一度曾是我尊敬的長者。」

✿ ✿ ✿

我到了祕密驗驗室的地下通口，衝動地拿了那個偷來的小型融合核彈，就往那三百公尺深的地下室扔去，一心只想毀滅那邪惡的機器和博士，也顧不得其他了。

我投擲後，趕緊跳上飛梭，逃離現場；在空中，見到那片區域在一陣強烈的震動和巨響之後，塌陷了下去。

我得意的笑了，我想，裏面一定全部化爲烏有了，那臺怪機器也永遠地消失了，無法再危害世人了。

我打開車上電視，收看最新的好消息，螢幕一閃，竟然出現了如幽靈般的張博士的面孔，我看到後，幾乎要跳起來，原來以爲從此以後天下太平，沒想到，他還活著。

「哈！哈！……限期還剩六天……只要政府交出政權……」

他那恐怖的聲音使我近於瘋狂，我只得關了電視，冷靜下來思考，或許他早就搬出了實驗所另住他處。但是，我依然要找到他，毀掉他的機器，以彌補我的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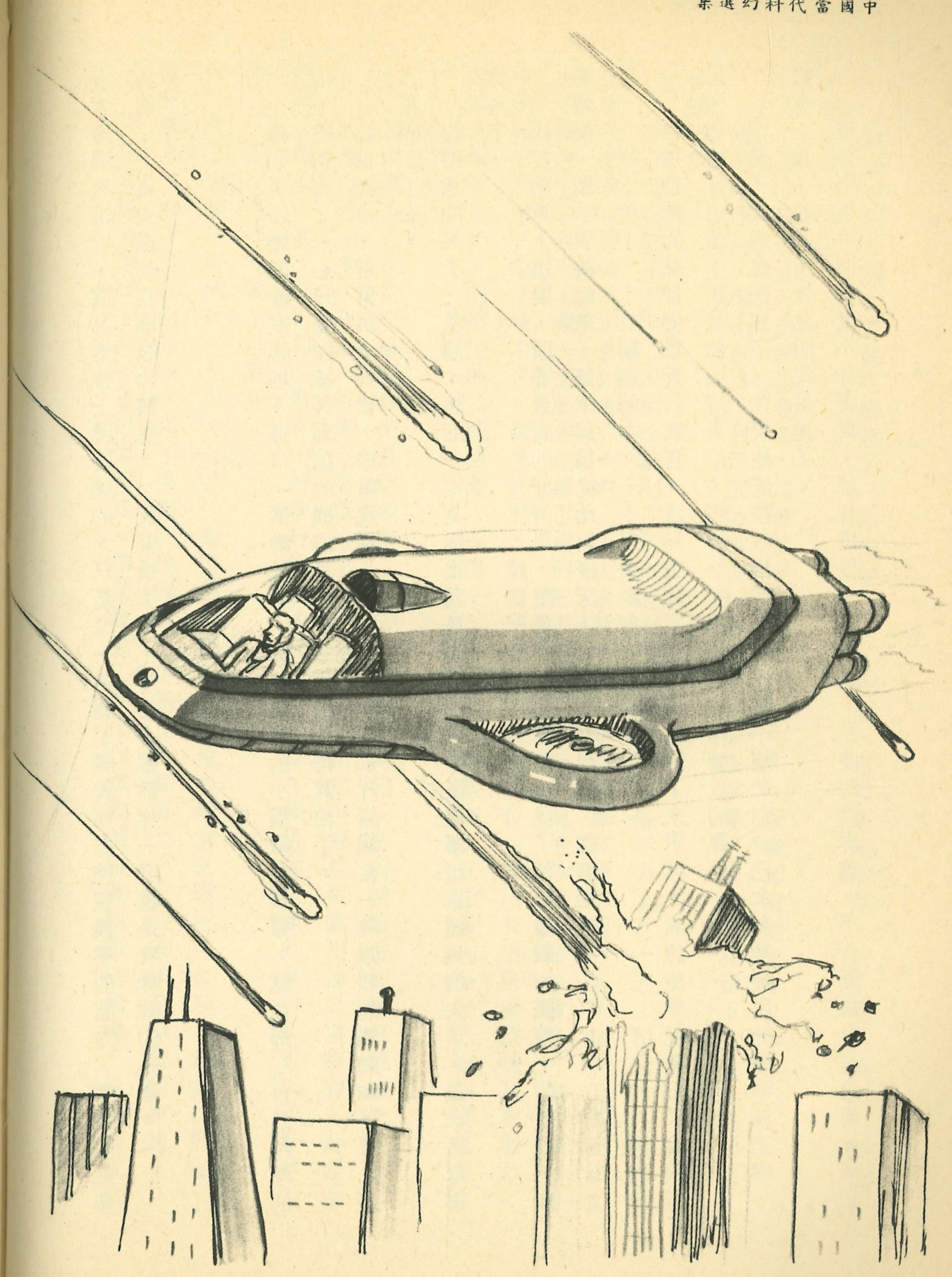
慢著！我忽然想通了，如果他能控制機率，爲什麼不能使他自己本身被發現的機率減至零；這樣一來，我永遠也無法找到他了。

可是這事一開始就不合邏輯，或許這根本是場夢，在夢幻世界裏，不合邏輯就是邏輯；所以

我就有戰勝「零機率」的機會，而有可能找到他，毀滅他。

這是場邏輯之戰，唯有邏輯才能戰勝「零機率」。

原載：民國七十年元月一日　台灣時報副刊



18 資訊戰爭

鄭文豪

眞理市的夜晚就像往常一樣，櫛比鱗次、高聳入雲的老式摩天大樓，迸射着網狀式的光亮。喧囂的商業區裏，雷射霓虹燈將一道道筆直的光束打到雲層裏，排成千變萬化的圖案及廣告文字。而在市區的另外一邊，寧靜的辦公區裏，所有的辦公大廈都已熄燈關門，只有少數夜間工作的報館和電視公司仍大放光明；但是有一棟金字塔型的新式建築似乎並未像往常一樣接到夜的訊息而停止工作，它尖形的頂部的燈光仍然亮着，那是林氏電氣公司的會議室。

會場裏，橢圓形桌的一邊，幾個中年人正吵嘈的討論着某個話題，另外一邊的幾個年輕人卻安靜地坐着，注視他們的議論紛紛。

終於，坐在橢圓桌一端的一個藍衣青年站了起來，他對那些吵鬧的一羣說道：

「各位董事，你們還有什麼疑問嗎？」

「當然有疑問！當初撥款兩億元給研究部門，是要他們發展眞正的光速瞬間電腦，沒想到他們做這種卡通式的玩具。」一個中年人說。

「好吧！那我們只有展示成果給你們看，你們才會相信那不是玩具，而是電子科技最突破性

的創舉。」

藍衣青年按下桌面上的幾個控制鈕。

「你們看吧！」他說。

會議室四周的窗戶降下了屏幕，使會場和外界隔絕，同時橢圓桌上伸出兩面弧型的銀幕；藍衣青年再拉開一道扳手，銀幕開始呈現畫面。

首先出現的是林氏電氣公司的金字塔型建築以及眞理市龐大的樓房；忽然，在空中出現十餘枚人造衞星紛紛墜落在林氏公司傾斜的屋脊上，於是火光迸裂，爆破聲不絕於耳，整座大廈像不堪一擊的蛋殼，完全被摧毀。

畫面凝結住，呈現的是靜止的廢墟一片。那幾個中年人張目結舌、面面相覷，只有那剛才發言的人，仍不信邪地站起來說：

「好吧！這只能證明你們攝影棚佈景得好，暗房技巧高超。但是，我想那不用兩億元吧！如果這就是你們所謂的畫面創造術，那麼這個名詞未免太冠冕堂皇了吧！」中年人諷刺地說。

「董事長，請你先坐下來。」藍衣青年說。

「我們還是請發明此種技術的幾位研究人員說明吧！」

坐在一邊的幾個年輕人推出一名代表，他站起來說：

「董事們！我現在簡單地說明一下影視創造術的原理。當初撥款是要我們發展光電腦的速度極限，使得整組元件能近似瞬間性的輸出資料；我們的確也費了一番功夫來研究，但是，後來我們由純理論數學計算過後，發覺那是不可能的，即使用低溫超導體和光學電晶體這些元件，也只

能稍微加速信號傳遞的速度，但是這樣的光電腦卻使我們發現它另外一項實用價值。」

「什麼實用價值！難道就是這種卡通式攝影技巧，我倒看不出有什麼利益可言。」董事長不耐煩地說。

「請繼續聽我說，畫面創造術主要是利用電視的掃描特性，一般電視的掃描，都是由攝影機傳來的電性訊號，使接收後轉變爲光性訊號，經過光電發像管，然後達成同步掃描，再造成圖像。

「如果我們能利用光電腦，以設計好的程式；當然啦！這個程式因爲掃描時的千萬個光點都要顧慮，所以相當複雜，不是人類能設計的；必須由特種電腦來設計。然後將程式輸入光電腦，電腦就會發出電性訊號，經過電視直接轉換成光性訊號而造成圖像；這樣的掃描程序也就等於是我們可控制的，所以任何逼眞的畫面都是可以製造出的。」

「既然如此，用普通電腦就可以了，爲什麼創造術只是光電腦的實用價值。」

「普通電腦它輸出資料是無法快過電視掃描的速度，而光學電腦的速度就快得多了。如果控制和發出電性訊號的速度慢於掃描程序，這樣製造的畫面會近似靜態而非動態。其實我們還克服了許多難題，才完成這種技術。例如：移轉光程相位的轉相機，當它和掃描映像管聯接時，它必須有回饋的機械裝置，才能完整地控制。還有元件的雙穩定性……。」

「不要老用術語！」董事長打斷他的話說：「沒人懂得你那套理論，我們只想知道畫面創造術的簡單道理，還有用途就可以了。」

「好吧！簡單地說，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畫面或鏡頭，只要告訴電腦，電腦就可以製造出如同

眞實情景的影片，而且絕對栩栩如生。

「至於它的用途，實在不計其數；例如：在電影藝術方面，我們不需要耗費大量的金錢和人力來佈景、攝影，剪接、打燈光……等等；只要把詳細的劇本編好後輸入電腦，再將電視畫面錄製下來，一部電影就產出了。

「或者在電視影集、電視節目製作方面，都可以運用這種技術。」

那羣中年人聽了，又開始交頭接耳地談論着，董事長說：

「這的確是科技史上又一里程碑，我們剛決定要妥善地利用這種技術來拓展我們的企業，所以決定要成立一家電視公司和一家影業公司。完全使用畫面創造術，這樣以低成本來製作大場面影片，盈餘必定是可觀的。我們要將業務擴展到另一層面；相信，這也是關係企業部所願意做的。

「另外一點，需要各位注意的是，這種技術可能會帶給社會一股衝擊力，尤其是大衆傳播媒體的可信度將會受到嚴重的打擊；所以公司決定要將技術資料列爲機密，希望大家在三個月之內，將所有細節安排妥當，成立好影視公司；而且最重要的是只能讓守密等級在八十以上的人才能涉及此事。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能體會公司的用意才對。」

❀ ❀ ❀

午夜時分，照得燈火通明的太空梭發射站，只有值班的工作人員和少數的乘客在龐大的候機

室裏走動；忽然，一個行色匆匆的人影走到售票機前面，他放下一個大型的手提箱，神祕地向四周望望，確定沒人注意他後；他掏出口袋裏的一塊小銅板，塞進機器裏——兩百多個方形燈瞬時亮了起來；他毫不猶豫地按下一個按鈕，一塊扁平透明的晶體吐了出來，他順手把它接住，拿起手提箱再向四面觀察了一會，他快步地走向出境關口。

巨大的長矛型太空梭在大堆的燈號、繁複的訊號總指示下，飛出了金屬隧道，隨著太空船的飛駛，一些機密文件也漸漸遠離了地球。

＊ ＊ ＊

在這二十二世紀的初期，日漸繁忙的人類社會裏，人們在白天只能忙碌地做自己工作上的職務，如此，一種對社會的陌生及疏離感就會發生，於是社會學家勸導人們盡量在晚間收看全球聯合電視網的新聞節目。使得人們在晚上能重新肯定自我的存在和對社會的參與感，雖然他在白日機械、盲目式地工作，而幾乎忘卻自己。

梁斯民是一個星際礦產開發公司的小職員，這天，他像其他的人一樣，坐在電視牆前面收看晚間新聞，超大型螢光幕再加上身歷聲傳音系統，使得人產生一種莫名的視聽感受。

畫面是一個身穿金色制服的中年人，他正口沫橫飛地評論着某件事，他的言詞似乎帶着某種說服的魔力，觀衆會隨着他，情緒時而激動、憤怒，時而悲傷、感懷，時而興奮、喜悅。

「基於提倡了兩百多年的人道主義，我們要嚴厲地譴責月球基地的這種行爲；雖然月球基地已經完全地獨立生存；但是植基在地球上數千年的道德標準是不容改變的，我們要維護它，不論

在宇宙中的任何一角……。」

中年人握着拳頭在空中揮動着，他依然有力地說：

「各位請看現在的畫面。」畫面轉到太空，一具巨大的貨運太空船在地球上空依着某個軌道繞轉，忽然！貨運船的艙口打開了，大量的裝箱物品被拋往地球，它們穿過大氣層，迅速地消失在雲層中。

「以上影片是十七號無人太空站所拍攝的，各位所見到的貨運船便是月球基地所派，而裝箱物經過我們查證，它裏面有大批的垃圾、廢物及污水，甚至還有核子廢料。月球基地的這種行爲將嚴重地危害到地球的生態環境，其結果是不堪設想。

「地球上已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來消除我們的環境，使得空氣更清新、水源更潔淨，山川海洋更可愛。

「但是剛剛宣佈獨立的月球，竟然想破壞這美好的一切和我們所作的努力。他們的動機，我們尚且不明，不過，時間會證明一切，他們的陰謀遲早會完全暴露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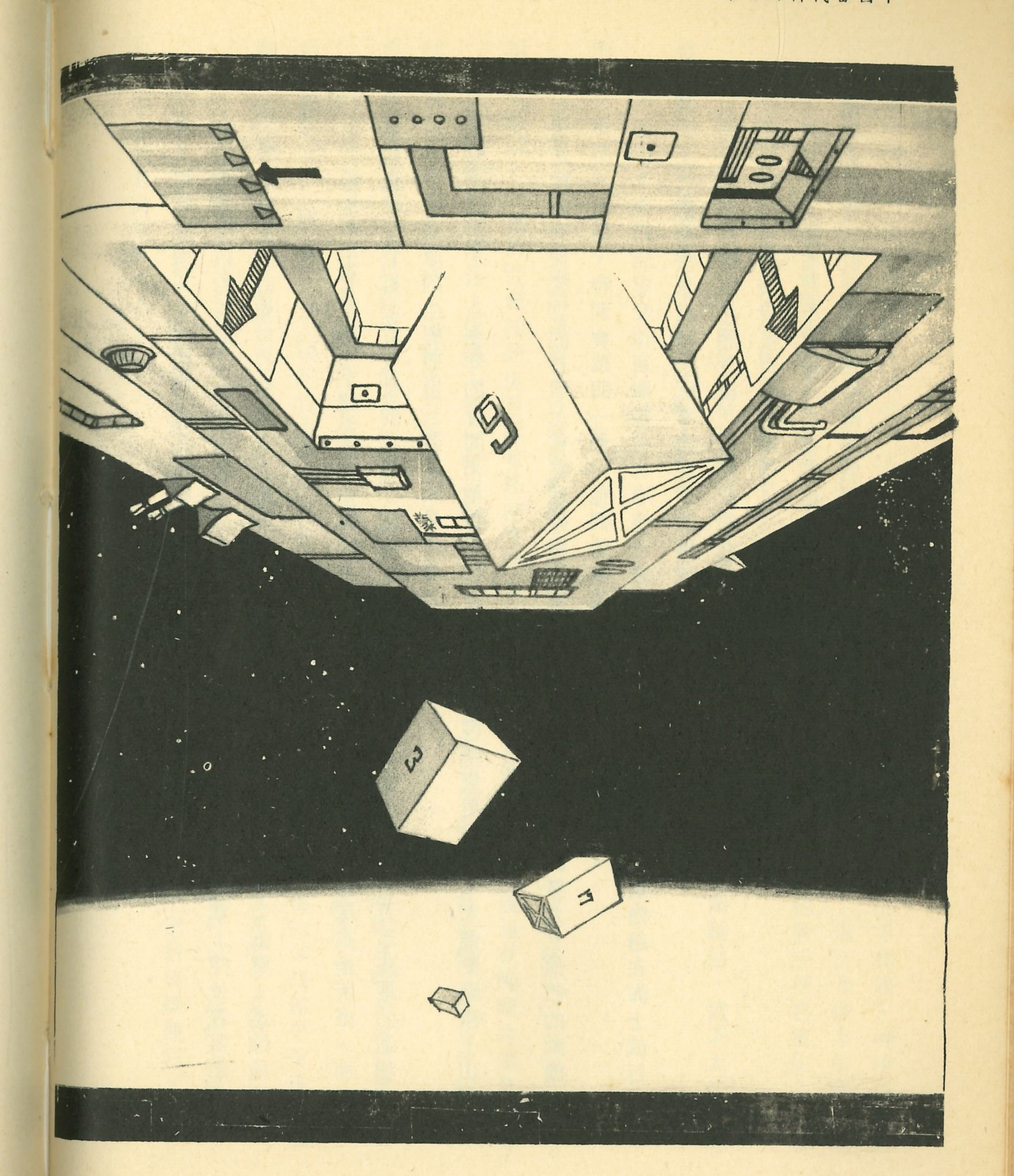
「各位！你們能忍受你家屋頂上有堆核子廢料嗎？或者當你駕著私人氣墊船在海上旅行時，發現海面上到處漂浮著垃圾，所有海洋生物陳屍海面。

「各位！要解除這生態危機，我們必須全力以赴！」

梁斯民聽完，不禁自言自語地罵道：

「太可惡了！簡直不像話，月球基地竟然……。」

他說完之後，似乎也聽到隔壁那個在經濟部上班的男子的怒罵聲。



梁斯民繼續又看了一些娛樂性節目，卻逐漸淡忘了剛才的那股憤怒。直到第二天清晨上班時，看到一個小孩子拿著一挺玩具槍對準那不太明顯的下弦月時，他才想起月球基地的事。

＊　＊　＊

「什麼？到底什麼時候被偷竊的？電腦監視網怎麼沒發揮作用？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主任！大概在一個月之前，當時……。」

「一個月之前！這麼重要的事？你怎麼拖到今天才向我報告？」他憤怒的說。

「當時，我們只認爲是誤置於別處的檔案室而忽略了，只使用備存的技術手册和資料，直到昨天，我們作每月例行工作，用電腦審查所有檔案時，才發覺畫面創造術的所有原本資料都不見了。」

「這下子問題大了，如果落到黑社會集團或勒索集團，不是社會倒楣，就是公司倒楣。」

「可是，主任！電腦監視網並未發生作用，當時它故障了一段時間，而且已證實那是蓄意造成的；這只有公司內的人才會如此了解監視網的所有電路系統。再說，外人要通過機密檔案室的三重連鎖防盜系統，機率近乎零；換句話說——不可能。

「因此，第一步我們可確定是內賊所幹的。再用邏輯推導，我們可確信是商業間諜。」

「我不了解，你最好說明你推理的過程，怎麼這麼肯定就是商業間諜。」

「對於資料的失竊，我們已經排除許多較不可能的因素，而又推論其他剩餘因素，只有商業間諜這個因素是必然的。例如：販夫走卒之類的人物，他們不可能有能力存在我們公司，因此我

們排除此項因素。而黑社會集團雖有其可能性，但是他們拿到資料手册一無是處，他們沒有足夠的專業人才和儀器來完成這種尖端技術。若要說是勒索，他們更不會在乎這一點小錢的；因此，也排除這項因素。最後，我們可發覺只剩下商業間諜這項因素未被排除，因此，它是必然的。」

「好吧！是商業間諜；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問題更大了。」他突然大吼：「如果其他公司也學會這種技術，咱們的影業公司就有了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這件事你必須負責，你負責找出誰是間諜？是那家公司派的？」

✿ ✿ ✿

「報告主任！我還是查不出誰是內賊；我們的間諜回來報告說，其他公司都沒有持有畫面創造術的跡象，所有電視公司和製片廠，還有其他電氣公司都依舊使用傳統的拍攝技術，他們對創造術甚至還毫不知情。」

「怎麼可能！你不是推斷小偷是商業間諜嗎？那麼總該有個公司來使用這種技術啊……從手册資料失竊到今天也有兩個月了，市場上怎麼會沒有他們的跡象？」

「據我推測，可能是間諜尚未把資料脫手；這個情形的機率很大，雖然我還沒計算過，但是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

「會不會是已經脫手，但是得到資料的公司無法明曉其內容，而發展不出創造術。」

「那是不可能，完全不合邏輯！沒有一家愚蠢的電氣公司能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站得住腳。

「對了！我曾召集過所有知曉此事的公司同仁，做了一次測謊試驗和心理分析，發覺沒有一

個人有嫌疑。雖然主任您和董事會尚未作過試驗，但是依據邏輯的原理推論，你們絕不可能是商業間諜；再說這是你們自己的公司，你們當然不會把它出賣給別的公司。」

「那麼；沒有嫌疑者該如何解釋？」

「我導出另一項推論，那就是間諜必定受過長期的心理訓練，所以他能通過測驗分析，我將依據這點做進一步的調查；我相信，針對職員方面著手，遲早可查出竊賊的。」

✿ ✿ ✿

一架高速磁力車停住，梁斯民從車上跳下來，他拖着疲困的步伐走進家裏。

他一進門便一股腦地投進那舒適的雙臂式泡沫纖維沙發，椅背有幾個按鈕，他按下那個最大的紅色鈕，面前的牆壁便充滿了巨大的畫面，又是那穿金色制服的人，依然口沫橫飛，振振有詞……。

「這是環球電視網；我們繼續評論並報導最新發生的月球基地事件。

「今天早晨，環球聯盟政府向月球基地作最後的通牒，警告他們要爲所作的行爲付出代價；但是月球基地似乎毫無反應，他們不聞不問，依然我行我素；在昨天和今天中午共發射六十個廢物箱，據估計每個廢物箱重約二十萬噸，平均散播面積約三千平方哩。各位請看現在的畫面。」

畫面轉到太空，仍舊是那艘貨船，仍舊在拋射貨箱……

忽然之間，畫面起了一陣磁暴，大堆混亂的線條出現，這是不常有的現象，這樣持續了五分鐘。畫面又清晰了，但是仍然有些閃動現象。

畫面出現了，卻是一個身穿藍色繡金線條紋制服的人。

「各位！這是月球基地。」他說。

梁斯民看了幾乎要跳了起來，這樣的事不在他的理性邏輯範圍之內，他作夢也不會想到月球基地能發射超強電波來佔據連鎖電視網。

「我代表月球基地；對於環球政府所說的歷史上最大的一個謊言，感到萬分遺憾，環球政府爲了想佔領獨立的月球；於是製造藉口，想引起全球人民的共同憤怒，然後冠冕堂皇地舉兵進攻，這無非是政府中幾個野心份子所暗中指使。事實上，月球基地並未將垃圾及廢料拋往地球，而你們所看到的影片，絕對是假的。

「相反地，地球每年都將上億萬噸的垃圾，甚至核子廢料都運往月球埋藏，各位現在所看的就是去年的紀錄片。」

畫面再度跳至太空，一羣來自地球的巨型貨船降落在月球表面上，一些機械手迅速地挖開月球土壤，又迅速地放下大批的貨物箱；隨即高效率的機械手又將它們掩蓋起來，太空船在噴射流中飛揚的塵土中起飛……

「這是顯而易見的，地球上的人們，你們要以最理智的頭腦分析事情的眞相，環球政府的野心家！希望你們不要再蒙騙人們，眞理是會日漸明顯的。」

又是一陣磁暴，畫面混亂後漸呈清晰。

「各位……千萬不要聽信他們的話……」穿金色制服的人滿頭大汗、神色慌張地說：

「這只是他們的另一項詭計……他們想用心理戰……他們的目的已經明顯了，他們是要挑起

戰火……爲了維護正義及自身的安全，我們也要採取措施……至於他們播放的畫面才是假的，那是項詭計……各位千萬要堅定自己的立場……。」

梁斯民呆坐在沙發上，到底是月球基地的陰謀，還是環球聯盟政府野心家的計劃？誰是誰非已無法分明，事實已撲朔迷離……

「但願眞理會日漸明顯……」他心想。

✿ ✿ ✿

地球上空，一枚人造衛星正繞轉着，它伸展着大片的太陽能板及複雜的天線支架；從被發射直到現在的十五年當中，它的任務一直就是傳遞全球電視網的雷射訊號。

在外太空的方向，有一架錐形太空船駛近了衛星；它停在衛星旁，一道氣鎖門打開，有三個太空人從船艙內爬出來，他們靠着小具的噴射引擎，攀上了衛星，又用一些工具打開了衛星的一個護罩，再拔掉了內部的模板，模板依慣性開往他處；他們又換上了自己攜帶的模板，正在裝置時，忽然一架戰鬥太空梭從地球那端繞轉過來，它開始發射能量光束，搖曳着火光爆出萬丈光芒，其中幾道雷射線射中了那三個太空人，太空衣爆了開來，從他們充滿恐懼、扭曲的臉上，似乎可聽到他們的慘叫聲。三個太空人像三個洩氣的氣球，傾向無涯的宇宙深處。

停駐在衛星旁的錐形船，迅速地發動噴射引擎向月球逃去。而戰鬥太空梭未再向前追去，它停在衛星旁。

「同步軌道已達平衡，派出修護人員。」太空梭正駕駛說。

「修護人員已經出去重建衛星了。」副駕駛員回答。

「月球基地也實在太可惡了，經常用強力電波干擾電視網不說，還想要控制衛星作資訊宣傳，使得我們工作加重不少！」正駕駛員說。

「戰略司令官說得對，月球是想要和我們做資訊戰爭，如果讓他們得逞，地球的所有人民再過幾年，所有思想，世界觀及哲學理念都會改變的，這樣的戰法實在太可怕了！」

「你說得對，尤其是最近月球方面又放映一大堆影片，例如：聯盟軍攻擊月球基地，環球政府設立酷刑室，還有……對了！說到酷刑室，那些拷打犯人、割除肢體的鏡頭，實在令人慘不忍睹。還有環球政府總統的祕聞，月球基地說環球政府是腐敗的，起初我也不相信，但是他們播放了環球政府總統的私生活和他在國庫裏偷取黃金的影片時，我不得不相信了！說實話，我有時也眞懷疑政府的作爲。」

「你就是受到這種心理戰的影響，所以才開始懷疑政府，你的忠誠開始動搖了！」副駕駛員看了看監視幕上修護人員的操作情形說。

「可是！那些影片該如何解釋呢？」

「他們可以用化粧或佈景，甚至可以用攝影的特殊技巧，像拍電影一樣拍成。」

「聯盟政府總統或許可以化粧成、酷刑室或許也可以佈景成，但是聯盟軍攻擊月球基地、長二公里寬一公里的國庫，是無法用電影技巧拍攝的。再說生存範圍有限的月球基地也沒有這麼大的攝影棚，更不會犧牲自己的基地，讓它被轟炸，而理由只是爲了拍電影。」

「你說的也對！這些事眞有些奇怪！」副駕駛員說。

❀ ❀ ❀

這裏所有的建築一半以上都埋在地下，只露出上半部不規則的屋頂及地面設施，內部則以自動滑行管道聯通所有密閉式的房間；從高空來看，它以一個中心點做有系統的輻射狀，這就是設立在月球的基地。

「你覺得戰果如何？」

說話的中年人正注視著窗外死寂一片的月球表面，那裏到處都是坑谷和小丘，坐在他後方的人高興地回答說：

「這次的戰略計劃非常成功，運用羣衆心理學和資訊作戰法，再加上指揮官盜取最新發明的畫面創造術的資料；使得我們能任意製造對環球政府不利的畫面，再配合資訊心理戰；我看再不久，地球人就會背叛他們的政府，我們就可以毫不費力的佔領地球；成立月地聯盟政府的日子就不遠了！」

「最可笑的還是，林氏電氣公司一直無法查出是誰盜取技術手册。他們還用邏輯推論法，證明這事是商業間諜幹的。」中年人臉上浮起一陣笑容，很得意地說：

「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他們的董事長竟是月球基地的指揮官！」

「是啊！不按牌理出牌，不依邏輯行事，是我們致勝的一大祕訣。」

❀ ❀ ❀

梁斯民還是像往常一樣，回到家就疲倦地坐在泡棉沙發上，他想打開電視機看。忽然想起電

視機已變成月球基地和政府之間的競技場，電視節目已成了辯論會；一個訊息傳到眼裏，馬上另一個更眞實的畫面又出現，兩種事實分開來都合乎理性，但是合在一起便混淆不清了，眞理何在？它並未日漸明顯。

像其他人一樣，梁斯民已不再看電視了，他不想讓自己已經很混亂的是非價值觀再弄得更混亂；他想起他在大學時選修的哲學課程，哲學教授最喜歡用的比喻：

「兩道鐵軌平行是眞理，但是人類站在鐵道上永遠只能見到事實，遠處的鐵軌在他們看來是交叉的；這也就是眞理與事實的不同。」「爲什麼神代表眞理呢？因爲祂站在天上看到的鐵軌是平行的。」

梁斯民反覆思考這句話，仍不得其解。他又想起社會心理學家的話。

「要讓自己對社會有參與感，才能肯定自我的存在。」

於是梁斯民走到報紙閱讀機前，想了解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進而對社會產生參與感。報紙閱讀機的資料是每天由報館以電訊所傳遞的；它收集了各類時事分析、新聞要項、知識性、娛樂性的資料。

他按下了一組按鈕，閱讀機跳出亮光，它開始打出字幕，提出某項評論；過了一會，另一行紅字也跳了出來，它卻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見。

「什麼！連報紙也……」他大叫著說。

梁斯民又想起前幾天一個歷史學家所說的話：

「現在是資訊時代，人類能利用傳播媒體充分地享受知識，盡情地關懷社會、積極地肯定自

我……。」

「好一個偉大的資訊時代，眞理蕩然無存。好吧！明天就把電視和閱讀機賣了。或許——什麼都不知道才最接近眞理呢！」梁斯民自語道。

原載：民國七十年元月二、三日台灣時報副刊

19 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

方以庸

「各位觀衆，歡迎大家收聽本台的『政府與民衆』節目。這一期中我們要用全部的節目時間來報導太空總署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進行的情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X—5號行星蘊藏有極爲豐富的稀有金屬礦物，對於我們的國家建設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是，由於該行星外圍隕石帶的保護作用，我們一直未能降落進行開採的工作。在犧牲了十多位優秀的駕駛員和他們的太空船後，政府從去年開始試行第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這個計劃首期的三位學員已經在上個月結業，並且到X—5號行星上空從事了實地操作的試驗。令人鼓舞的是，三位駕駛員都先後成功的穿過了危險的隕石帶，安全降落，然後又起飛把他們太空船帶出來。由於這次試驗的結果是這樣成功，議會方面已經批准了立刻加速該項計劃。同時國防部也決定把所有的戰鬥駕駛員輪調接受同樣的訓練。我們除了代表民衆對負責該項計劃的人員致以最高的敬意外，並且決定實地向大家報導這個計劃的進展情形。現在我把採訪的任務交給五百五十光年之外的本台記者大嘴巴三號，謝謝各位。」

鏡頭一轉之後，三度空間的螢光幕上五彩繽紛，然後焦點開始自動調整。螢幕上出現了一個

藍色的星球，表面一些地區覆蓋著厚厚的雲層。星球上方是一個太空站。由於攝影機與太空站都是以同步的速度繞著星球轉動，因此看起來太空站似乎是靜止地懸掛在藍色行星的上空。鏡頭又再一轉，大嘴巴三號手持麥克風出現在觀衆的眼前。

「各位觀衆，歡迎來到島狀星雲M十九。剛才大家所看到的，就是第三四三一號太陽系的第三行星，也就是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的所在地。我是在太空站上向各位報導。現在在我旁邊的這位是這個計劃的最高主持人傷腦筋博士（這時鏡頭調整了一下，大嘴巴三號旁邊出現一人，頭髮灰白，滿臉皺紋）。博士你好。首先我想請問，你們是怎樣找到這個星球作爲訓練場所的呢？」

「倒不是完全湊巧，」傷腦筋博士客氣地回答，「我們一直在宇宙各處找尋有隕石帶的行星，以供實地操作訓練之用。這種訓練在電腦模擬室內是無法進行的。就這樣我們來到了這個太陽系。它的第六行星上有隕石帶。密度較X—5號行星爲低，宇宙線的干擾也較輕微。因此我們決定用來作訓練駕駛員之用。」

「既然如此，爲什麼目前大部份的訓練都在第三行星上進行呢？」大嘴巴三號不愧爲出色的記者。

「第三行星上有人類居住。他們的科技水準較我們落後很多。根據太空法，我們不得干擾這個行星上的社會自然進化過程。因此我們祇派了一些觀察員下去。以後的結果你可以問神經六號。九四一三號訓練計劃的初稿就是根據他的報告設計的。」

這時候神經六號緊張兮兮地走到攝影機前面，還向著鏡頭作了一個鬼臉。

「神經六號你好。請你跟我們講一下你在第三行星上的觀察過程怎樣？」大嘴巴把麥克風伸

到他的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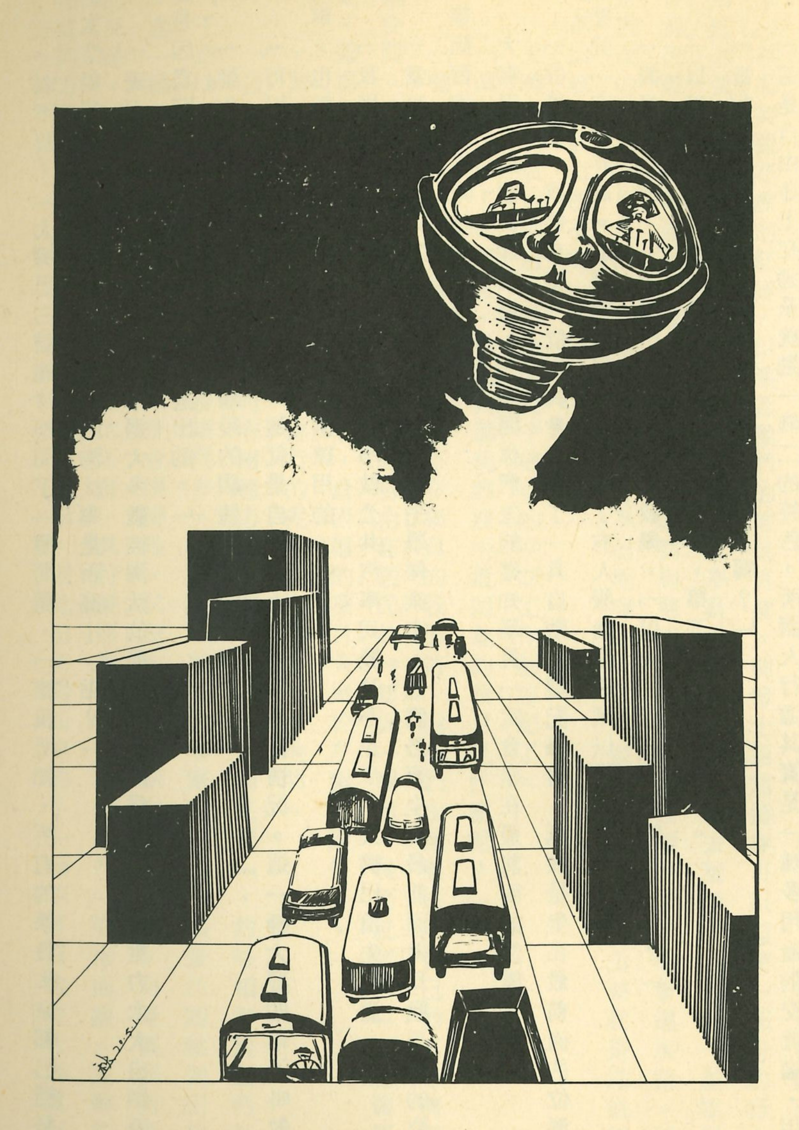
「嘻嘻，我本來是第一批在第六行星上接受訓練的駕駛員。因爲犯錯太多，他們罰我停飛一段時間。正好外星部資料組缺乏一員觀察員。就把我拉去湊數了。我被派到大陸邊緣的一個島上，在那邊躭了三十來天，回來後發覺自己的駕駛技術突飛猛進，反應神速。起初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緣故。安全部以爲我感染了什麼外來的病毒，著實緊張了好一陣子。後來發覺我除了血壓增高不少外，一切正常。追查之下，發覺原來是那島上的交通運輸系統非常特殊，用來訓練太空船駕駛員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因此我們就著手擬定了九四一三號計劃。」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多一點有關這個島上交通系統的情形。」

「是這樣的，根據電腦分析的結果，那島上的交通系統包括大大小小的各種運動單位。它們的運動方式與X—5號行星隕石帶上的隕石運動方式非常相似。雖然隕石與隕石間的距離很遠，可是它們的相對速度也快得多。因此我們的駕駛員如能適應自由島（我們把那個島命名爲自由島）的交通，就可以適應X—5號行星隕石帶的操作了。」

「眞有意思，非常謝謝你！各位觀衆，基於安全上的理由，我們不能到自由島上實地觀察訓練進行的情形。不過我們特別請了訓練主任雷射眼博士給我們講解一下課程進行的大概程序。」

雷射眼身材高大，目光炯然。他一板一眼地開始解說道：「第三行星上的訓練一共分爲五個階段。在每一階段中，我們淘汰了大約百分之十的學員。完全通過這些訓練的學員就可以到第六行星上的隕石帶上接受第六階段的訓練。如果再通過的話，就有資格參加X—5號行星隕石帶的駕駛考試。」



「對不起，」大嘴巴三號適時地問了一個問題，「據我所知，所有的學員本來都已經是資深的太空船駕駛員。每階段百分之十的淘汰率是否高了一點？」

「表面上看來的確是如此，不過大多數被淘汰的學員不是因爲精神上的壓力太大自願退出，就是因爲發生了交通意外受傷而退出的。」

「請你跟我們說一下這五個階段的訓練內容好不好？」

「可以的。請看這一張照片，這就是自由島上交通的通常情況。這一輛大型的車子叫做公共汽車，也就是我們用來做第一階段訓練用的。」

「我懂了，第一階段的學員就是學做公共汽車司機是不是？」大嘴巴搶先問道。

「當司機是在第二階段。初級學員要先學做乘客。他們必須坐在最前面與司機平行的位置上。等到習慣了才開始當司機。」

大嘴巴有點懷疑地問道：「請問你們怎能確知學員一定會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上？」

「很簡單。我們在每一位學員身上裝了一具自動血壓記錄器。祇要是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上，血壓就一定會昇高。這樣我們同時也防止了有人服食鎭靜劑以求過關。」

「眞是好主意！」大嘴巴表示由衷的敬佩，「以後的階段都是當司機了？」

「以後是駕駛公共汽車、計程車與摩托車，第五階段是當行人。」

「當行人也要訓練？不是有專用的人行道嗎？」

「這是自由島上交通系統獨一無二的特色。所謂人行道其實是一種多用途的交流道，用一些名叫違章建築的設施分隔爲各種長度。有很多地區可以用來停放腳踏車和摩托車，又可以擺攤賣

小吃及各種物品，上下班時間還可以當作摩托車的緊急通道用。根據胡說博士——我們的外星社會學家——的看法，當地政府爲了不使行人過份地佔用了人行道上的空間，又特別在路面上舖設了一些有美麗花紋的紅磚，以減低他們的前進速度。胡博士認爲這樣可以迫使一部份的行人走到馬路上面去。上星期我們有一位愛趕時髦的女學員穿了一雙高跟鞋去接受行人訓練，差點兒把腳背都扭斷了，現在還躺在療養箱裏。不過我們對第五階段學員的主要要求是學會過馬路。這是非常重要的。首期畢業的三位學員能夠從容不迫地穿越X－5號行星隕石帶，主要就是靠這種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訓練。」

大嘴巴三號愈來愈感興趣，幾乎把他的採訪工作都忘記了。

「眞是奇妙！雷博士，你個人認爲訓練中最困難的項目是什麼呢？」

「嗯，這倒是不容易回答的。有不少學員向我訴苦，說他們永遠無法把自己的車子擠到兩車道中間。又有的學員要求我們取消跟隨自由島居民的『前面一減速，後面就超車』這種習慣的規定，認爲這樣祇會更慢。不過，我想，最困難的項目莫過於左轉的操作了。」

「那麼這種左轉的操作是怎樣進行的呢？」大嘴巴好奇地問。

「自由島居民行車左轉一般可有兩種方式。第一種叫做『闖紅燈』，約略相當於我們家鄉的『千祈咪執輪』。另外一種比較複雜得多。我們的系統分析專家稱之爲『擴張性回輪判別效應』。當一輛車的駕駛員決定左轉時，他會慢慢地，試探性地把車頭向左方伸出，同時觀察對面來車的反應。後者受了這輛車子重力場的影響，其行駛路線會從直線修正爲一弧形曲線。左轉的車子根據對方弧線的曲度，又加強了左轉的表示。因此迫使對面來的下一輛車子採取更大的弧形路線

讓路。上述的過程一直進行下去直至左轉車子的重力場完全貫穿了左邊的車道，就完成左轉的動作了。我們觀察了藍色行星上所有地區的交通系統，祇有自由島上有這種現象。胡說博士說是跟當地居民的民族性有關，他們叫做『禮讓行爲』。不過學員們私下都稱之爲『硬著頭皮作業』。又據胡博士說，上述行爲的發生源於自由島居民排隊乘車或購物時某些人表現的態度。這種態度，假如我們沿用學員們的邏輯的話，大約可以稱之爲『厚著臉皮作業』。」

大嘴巴三號聽的莫名其妙，又不好意思打斷對方的話。好不容易找到機會換一個話題。

「請問雷主任，學員們在島上能不能互相聯絡，一齊受訓？」

「不可以。我們強調每個人都要能獨自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理論上前後左右的車子都是一塊一塊的隕石。不過摩托車階段的學員常常可以認出同班的同學來。」

「他們都帶了標誌嗎？」

「可以這麼說。我們規定所有的摩托車學員都要戴安全帽。島上的機車騎士好像不作興來這一套。」

「爲什麼呢？難道他們不怕受傷嗎？」

雷射眼聳了聳肩道：「眞是天曉得。胡說博士不知道已經花了多少心血要解破這個謎。根據他最新的假說（我以爲是非常荒謬的），自由島上的駕駛員多少都有一種犧牲精神，願意獻出自己的（有時候是別人的）生命以減輕當地的人口壓力——順便說一句，自由島上的人口密度是整個行星上最高的。他們有時會讓全家大小四五口都一齊坐到一輛機車上。幸而在這種情形下因爲馬力不足的緣故，走得比較慢。那些讓懷孕婦女或老人家坐在機車後座的才最令人受不了。總而

言之我們不能用自己社會的眼光來衡量這些外星人的風俗習慣。我們目前的希望就是趁他們的交通系統還沒改善以前趕快完成九四一三號計劃，就可以進行開採X—5號行星上的礦藏了。」

「非常謝謝雷主任給我們這樣詳細的說明。各位觀衆，相信大家都已看到太空總署的各位人員辛勞工作的情形了。政府有關方面深切了解大家對這個計劃的關心。本人相信一俟X—5號行星上的礦藏開採出來後，就可以滿足大家生活上最迫切的需要了。屆時國內的同胞每人都可以擁有一部輕便、耐用、價廉的海陸空三用噴射飛車。可以供各位上下班用，或是旅行、訪友、兜風無遠弗屆。雖然有一些神經過敏的人認爲我們到時可能會面臨一些停車場或交通管制方面的小問題，本人深信到問題發生時，政府方面一定可以找到妥善的辦法解決的。以上是本週『政府與民衆』的節目。各位觀衆，我是大嘴巴三號。謝謝收看，下週再會。」

原載：「科幻文學」民國七十年夏季號

20 飛碟夫人

黃博英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面上一片死寂。

「妳說就回來的。可是四十五個年頭過去了，連離去了二十年的兒子墨生也沒回來。他還沒找到妳嗎？還是妳們母子重逢之後，已在遙遠的『大同星座』定居，繼續從事那和平科學的工作，把我給忘了？」喟嘆之後，續之以喃喃自語，傳自江心舟中，劃破了早已凍結的空氣，振盪著凜冽的江水。

當釣魚的雷射杆臨空提起時一條魚在射線的一端抖動。蓑笠翁調整一下用「超級射線纖維」織成極薄極暖的蓑笠，食指一指江邊葫蘆酒罈，一線細長的弧形酒束，送進了老翁微張的口中。方才慢條斯理地去侍候這條魚，可見醉翁之意不在魚啊！

宇宙中，人類就是這麼孤單。誰會想到，尖端的科技帶來了孤寂，喪失了原始的詩意。從「地球民國聯邦」政府的科技研究部退休下來之後，蓑笠翁——趙漢民即常到山水之間，追尋那千年前李白、杜甫的世界，更常到這江邊拾回那如夢似幻的昔日片段：幸福的家庭，輝煌的科技事業成就，都是過眼雲煙啊！

她說：「別老稱讚我如花似玉。我已經兩千五百歲了。」多麼難以置信，多麼荒唐。可是她開著「兼愛號」飛碟來，又在與趙漢民結婚之後，建造了「非攻號」飛碟。她把飛碟和兒子趙墨生留下，又開著「兼愛號」走了。唉，二十五年之後墨生也開著「非攻號」走了，說是去找媽去的。這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啊！

本來一家人該一起乘上「兼愛號」同碟共濟而去的，但她說趙漢民是屬於地球的龍的傳人，在傳人的特殊任務未完成以前，不宜離開。而墨生則是屬於浩瀚時空的龍的傳人，他將負有在無限的過去，無限的將來，無限的太空中穿梭的任務，以達成和平及科學的大同使命。

「龍」所給予「傳人」的責任不許忽略，趙漢民因正在研究「超時空資訊系統」、「超時空雷射泛用系統」以及「超距力之有效控制」三項地球民國聯邦政府所賦予的重要工作，而失去與子同行的機會。終於三項工作計劃在十五年前，即墨生起飛後第五年，獲得成功，拯救了十年前地球上的空前浩刼。

那時地球上藍、紅兩大集團國家的衝突，在黃大集團政府的百般調停失敗之後，爆發了核子大戰。這禍延全球的毀滅性戰爭只發動了十秒鐘，就被黃大集團有效地制止。那都功歸於趙漢民三項成功計劃的適時應用。以「超時空資訊系統」獲知藍、紅兩方的核子戰略佈置、地域戰術詳情，及雙方發動戰爭精確時刻，代入「大同超時空電腦」處理，在百萬分之一秒中完成「雷射系統」及「超距力」的迅速、確實的自動控制。把已經升空的核子飛彈，用「超距力」捕捉與引導遠離地球，然後以「超時空雷射」消滅之，並將所得能量納入「能源儲存庫」。把尙未升空的核子飛彈引信全部以「超距力」阻止引發。因爲是初次使用，加上過份緊張，三項計劃的過度耗損



，傷了地球元氣。大量的「超靜電微波」加上在外太空消滅核子飛彈時所產生的光電效應傳出地球外上百光年。即使遙遠的大同星座亦包括在內。這件事後人稱之爲「三計阻變」，發出的光電效應則被稱爲「三計效應」。

此後藍、紅兩大集團陷於癱瘓，能量消耗殆盡，後悔莫名。於是聽從黃大集團的建議，大家摒除成見，終於在五年前紅、藍、黃三大集團重組了地球民國聯邦，以大同市爲首都。地球形成了空前的和平盛世。世人只歌頌當年的三項計劃，卻沒有人知道，三項計劃只是趙漢民根據已乘「兼愛號」而去的愛妻——飛碟夫人墨玉的一本科學大同篇加以研究而成的。

如今趙漢民已功成身退，隱居江邊「雲煙山莊」，暫時摒除那既害人又救人的繁重科技包袱，重拾千百年前的古人生活方式。時而在江邊「聽濤軒」欣賞「海濶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的畫境，時而「縱一葦之所如，歷萬頃之茫然」；時而極目窮遠，似乎在期盼飛碟的出現。

爲了追尋愛妻愛子的行踪，爲了確定大同星座的位置及運行方向，趙漢民需要返璞歸眞的原始生活環境，以提高「悟性」，並需有更多時間去研探科學大同篇的其餘菁華，及墨玉留下的文件。兩年來沒有任何結果。於是改變方向，從墨玉的回憶錄著手。其中的一段記載是用艱澀精簡的符號寫成，代入電腦譯成文字，赫然是墨玉的來歷：

中國戰國時代的偉大科學家墨翟死後，其屍體及其薄棺在地球上失踪。「龍族」的飛碟把墨翟帶到大同星座，以其特有的科技，把他做了復活永生處理。漸漸把龍族文化的菁華傳授給他。由於墨翟本具科技天才，加上龍族優越傳授設施，只在短短的一個地球年裏，就從飛鳶、攻城的原始科技，進入了縱橫時空的電腦、雷射、超距力、隱形、複製、重組等等的尖端領域。

龍族把一切教給他後就離去了，消失在宇宙的深處。墨翟需要助手，來完成宇宙大同的目標，於是駕著飛碟來到地球，帶走了女兒墨玉。兩千多年後，當墨玉奉父命返回地球與趙漢民成婚，大家就稱她為飛碟夫人。她以地球的傳統方法胎生了趙墨生，作為天人的橋樑，作為龍的傳人。墨生在大同星座找到了母親墨玉、外祖父墨翟，但他並沒有定居大同星座，而是浪跡太空，為宇宙大同努力。

趙漢民吞了一顆墨玉留給他的「緩老丹」，再來一次長空引酒，呷了個滿口。寒風一吹，猛然若有所感，他扔了雷射釣杆，手在口袋中探了探，掌心上出現了袖珍資訊儀，按了兩下，小銀幕上映出的符號，一行一行地，一幕一幕地移轉，大意是說：墨玉返回地球的任務，不只是安排「三計阻變」，更重要的是重建龍的傳人的信心。並實行替龍族繼往開來的最直接行動——生育了趙墨生。

袖珍銀幕上符號亂跳，飄雪停了，跳定的字幕改成傳真，清晰地印出了墨玉的笑容，風儀依舊。

趙漢民的手在發抖，眼色發直，口一直張著。一句墨玉還沒來得及喊出口，就像被催眠似的愣住，著了「定身法」。聆聽著資訊儀播出的每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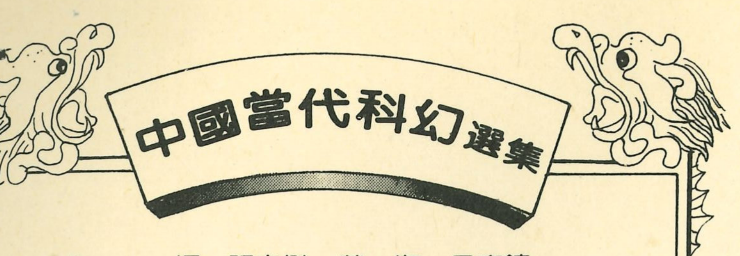
當他「醒」過來之後，天依然飄著雪花。他長嘆一聲，以長空引酒灌足了花雕，又喃喃地一番自語，說著墨玉剛才播出的話語的片段：

「在浩瀚的時空中不停的穿梭與奔忙，龍的傳人應憑『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信念，邁向世界大同的目標。」

「因緣非易。在偌大的宇宙中，親人的團聚彌足珍貴。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

原載科幻文學民國七十年夏季號

世界科幻名著



主　　編　張之傑　黃　海　呂應鐘
封面／插圖　蒙　傑
封　　底　張世傑
編　　輯　馬文善　李金蓮
企　　劃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
顧　　問　石資民　吳宗錦　邱志賢
　　　　　周東川　陳移強
發 行 人　潘朝闊
出 版 者　星際出版社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社事業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郵　　撥　174133（環華帳號，全省統一）
承　　印　豫鴻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　140元
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